

1914

年

第

卷

第

21

期

小說時報
第廿一號



Yanling L

行 草 大 字 典

◎ 連史紙印 六册 一元八角 ◎

書法為吾國特有之美術而行草又為
 日用所必需此書搜羅歷代書家行草
 之作集其精華按照字典部首編次凡
 應用之字無不備俱眉目釐然檢查極
 易足為臨習行書草書者之津梁而歷
 代書家之精構南北派別之名人行書
 草書之變化會合一編學者不難於此
 中窮原竟委考其大要得此一書足代
 古今書家專集數百種而有餘實高等
 小學中學師範等學校教員學生及美
 術家臨池政治家商業家不可不備
 之良書也

◎ 有光紙印 六册 一元二角 ◎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發行 廠琉璃北京

小說時報第二十一期目錄

(一) 短篇

假賊

(心一譯)

生殺之權

(冷) (綠衣)

褐衣女郎

(瘦鷗)

指印

(俠花)

(二) 長篇

慳人夢

(競生)

巾幗鬚眉

(著者冠子)

慾海情波

(揆) (笑)

(三) 雜記隨筆

紅閣冰雜記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翻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畫等

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

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冊如定常年著

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誌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

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或解均

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彙集章程錄後)

本報通告一 (購稿章程)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本報通告二 (寫真募集章程)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二)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誌章程)

(一)原稿 凡投小說雜誌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三)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 (或照購小說例或則照錄寫真例) 請於投稿上書明

(五)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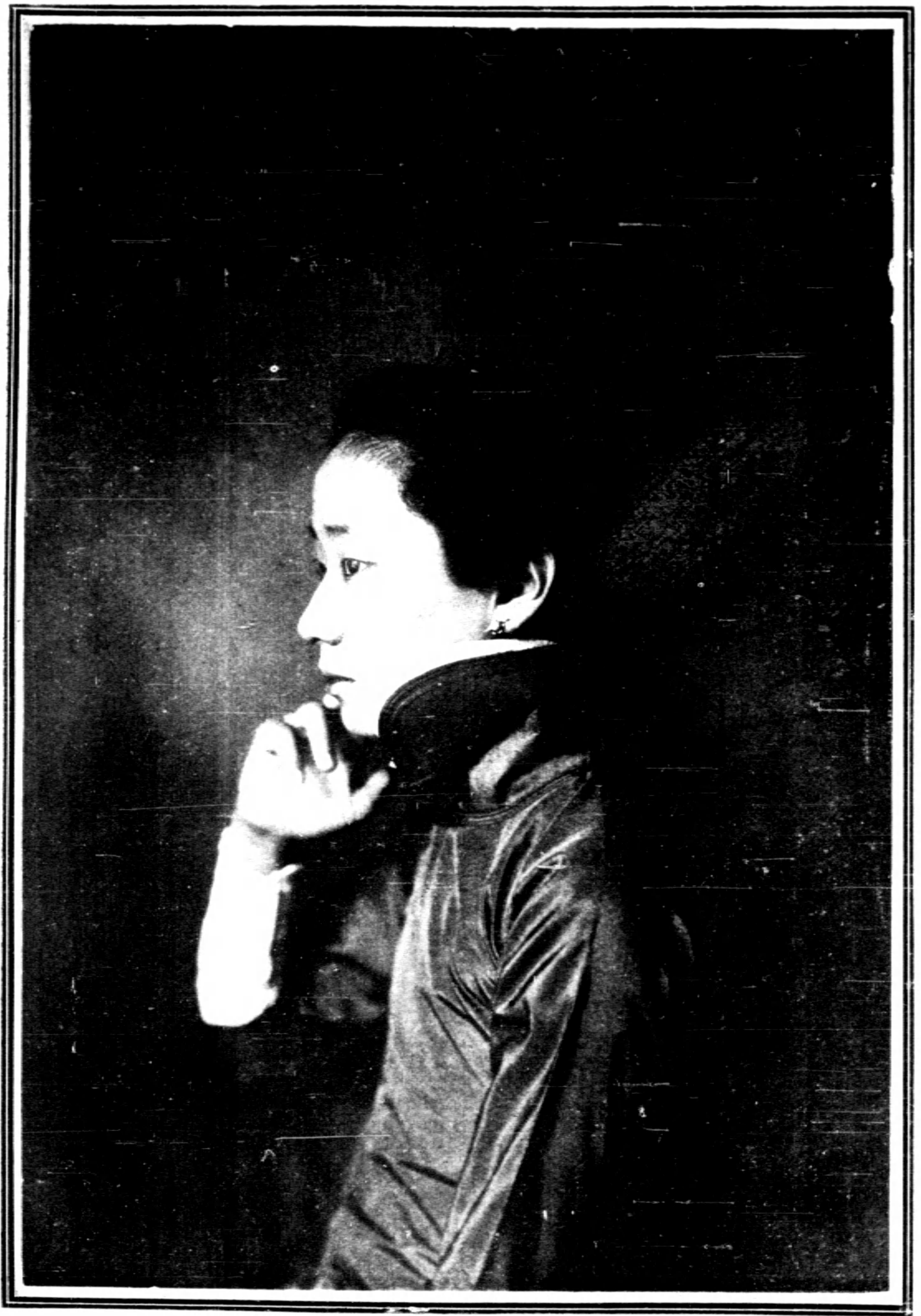


梅郎蘭芳旗女之化裝

有正製五彩珂羅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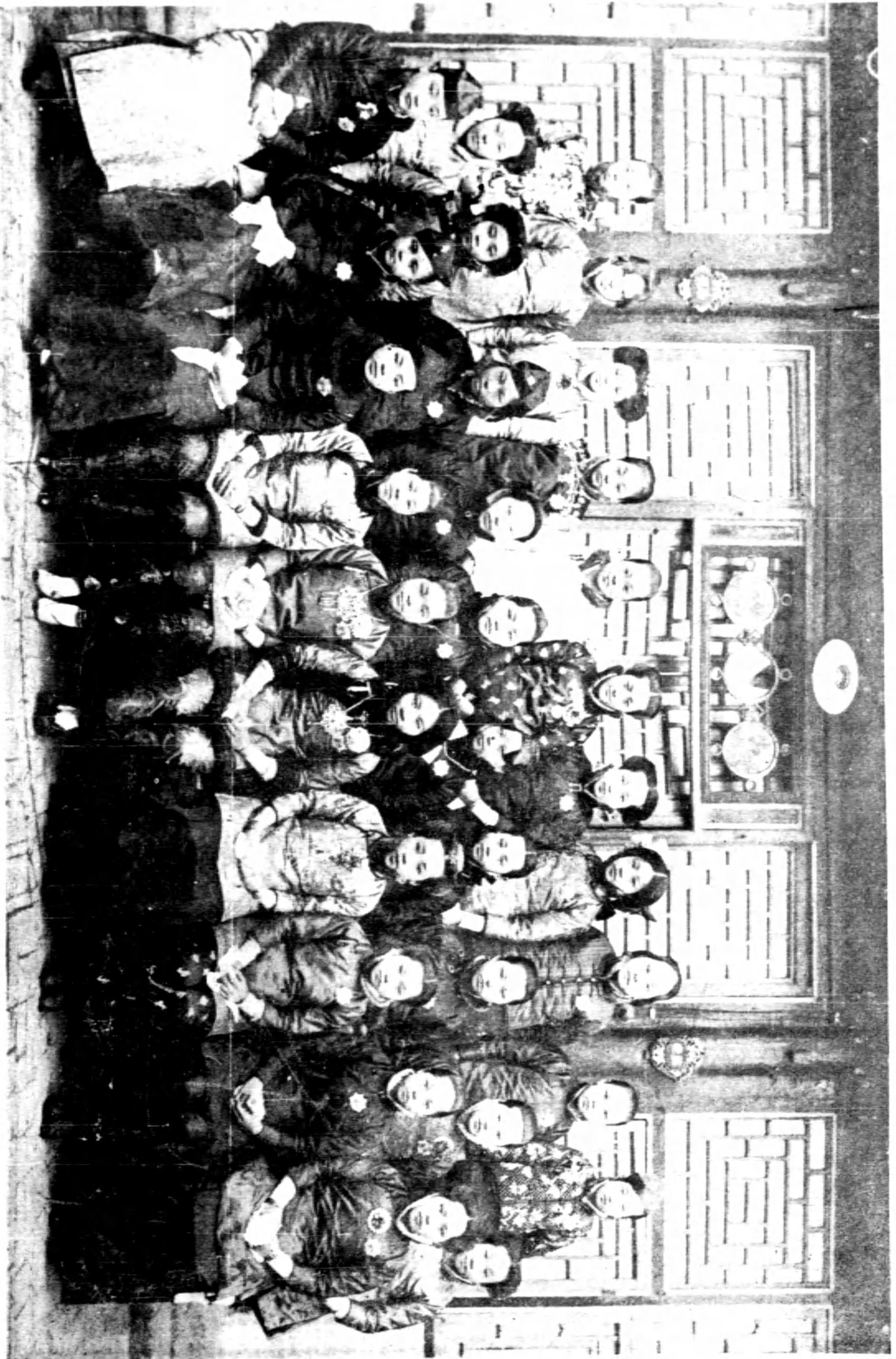


鏡影衣痕之治椅時裝



娟 娟 張 之 裝 面 半

影 撮 榜 花 京 北 年 二 國 民



中排左起

- (一) 藝科學士 洪小素
- (二) 色科學士 洪小雲
- (三) 藝科學士 周金仙
- (四) 色科學士 李小青
- (五) 色科學士 洪小雲
- (六) 才科學士 萬里紅
- (七) 藝科學士 蘇巧雲
- (八) 才科學士 馮月樓
- (九) 才科學士 馮月樓

- (一) 藝科學士 洪小素
- (二) 色科學士 洪小雲
- (三) 藝科學士 周金仙
- (四) 色科學士 李小青
- (五) 色科學士 洪小雲
- (六) 才科學士 萬里紅
- (七) 藝科學士 蘇巧雲
- (八) 才科學士 馮月樓
- (九) 才科學士 馮月樓

上排左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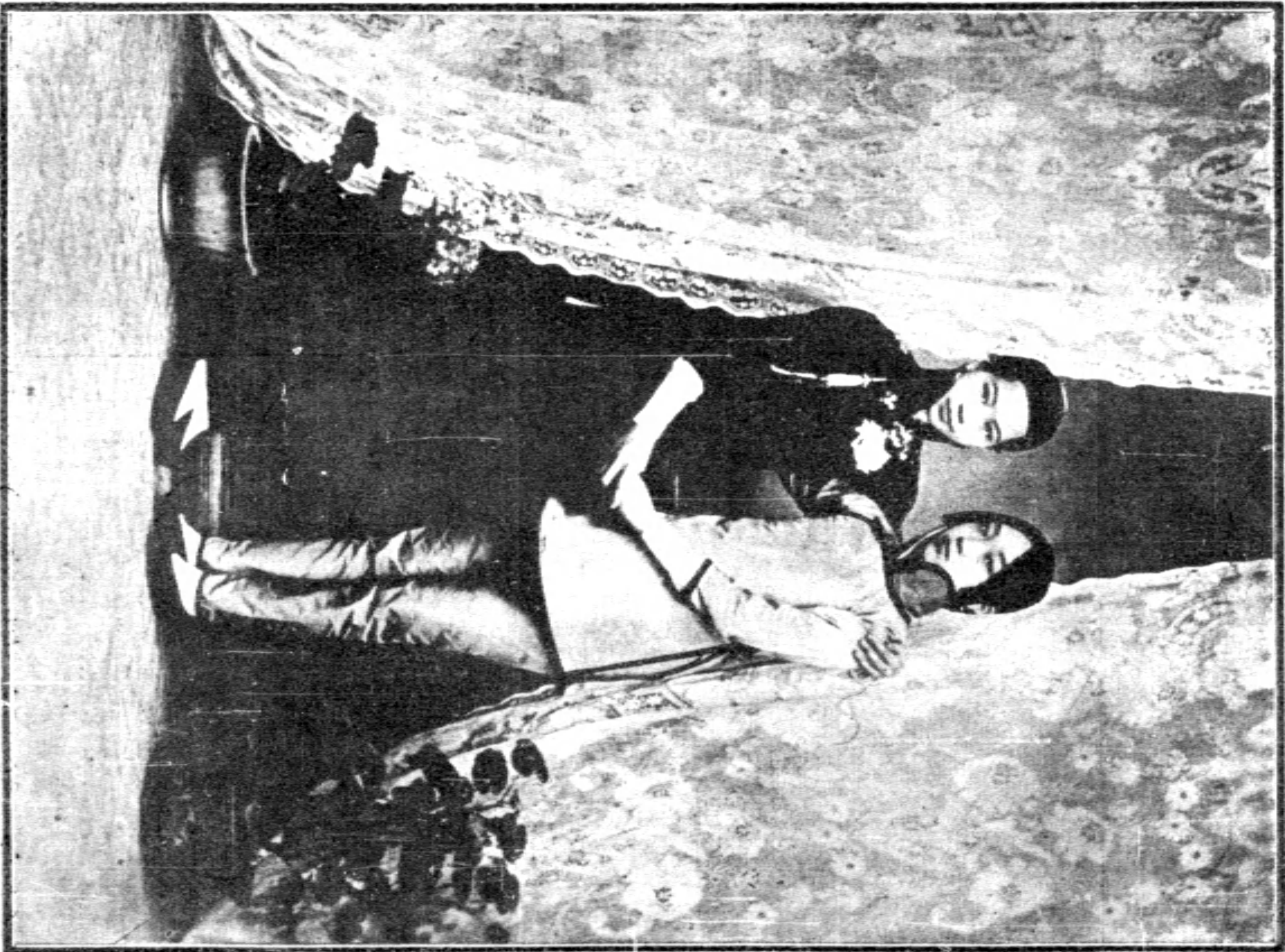
- (一) 藝科學士 王金福
- (二) 藝科學士 石曼君
- (三) 藝科學士 劉俊芬
- (四) 色科學士 金牡丹
- (五) 色科學士 張玉鳳
- (六) 藝科學士 張金福
- (七) 藝科學士 花麗雲
- (八) 色科學士 洪紅寶
- (九) 色科學士 洪紅寶

- (一) 藝科學士 小菊仙
- (二) 藝科學士 墨林軒
- (三) 藝科學士 劉桂寶
- (四) 色科學士 張玉鳳
- (五) 色科學士 張玉鳳
- (六) 藝科學士 張金福
- (七) 藝科學士 花麗雲
- (八) 色科學士 洪紅寶
- (九) 色科學士 洪紅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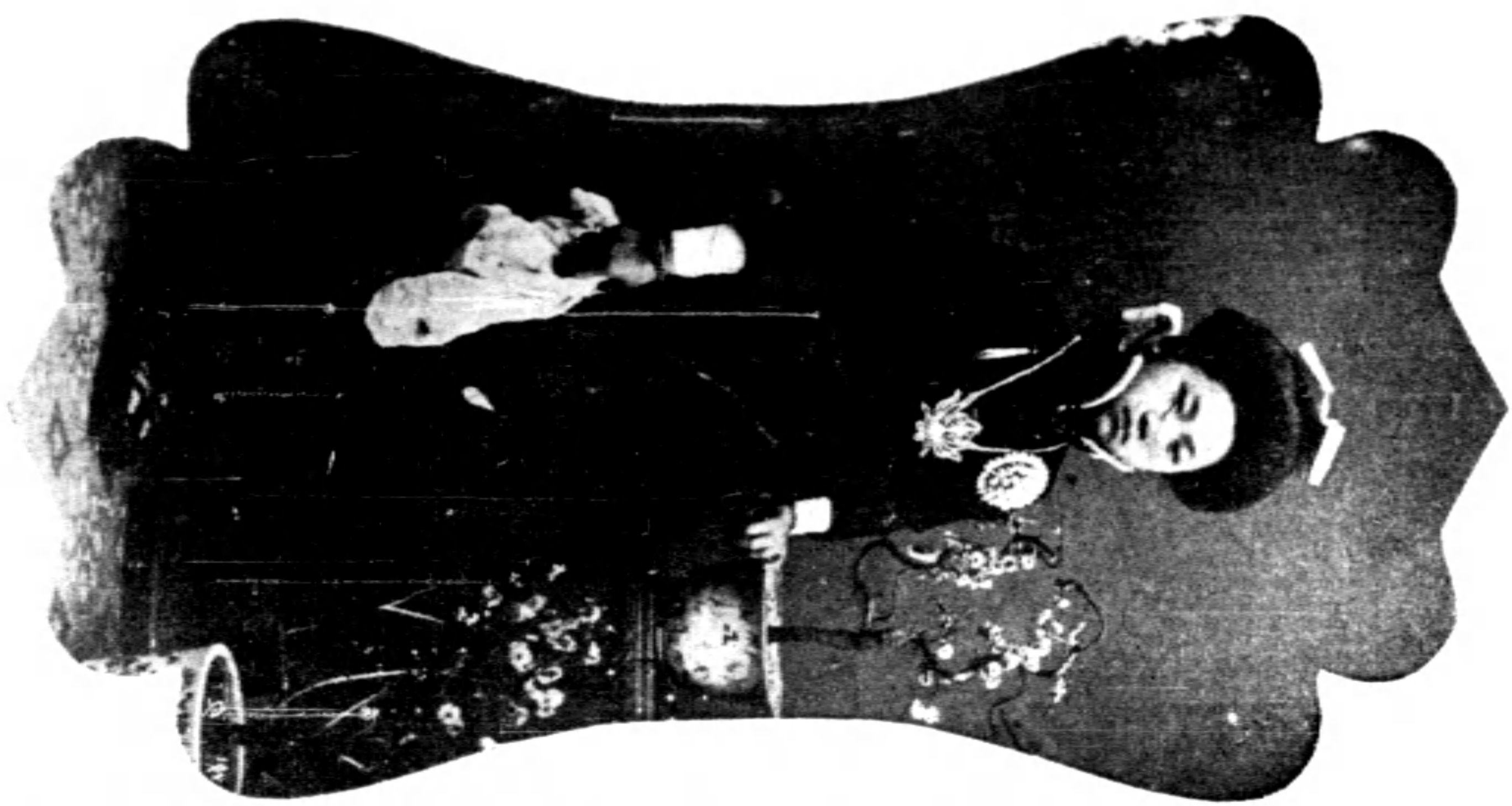
- (一) 才科學士 花逢春
- (二) 才科學士 沉香仙館
- (三) 藝科學士 小阿鳳
- (四) 才科博士 金秀卿
- (五) 色科博士 花元春
- (六) 藝科博士 彭月樓
- (七) 藝科博士 王子茹
- (八) 藝科學士 楊月紅
- (九) 藝科學士 陶小翠
- (十) 藝科學士 李翠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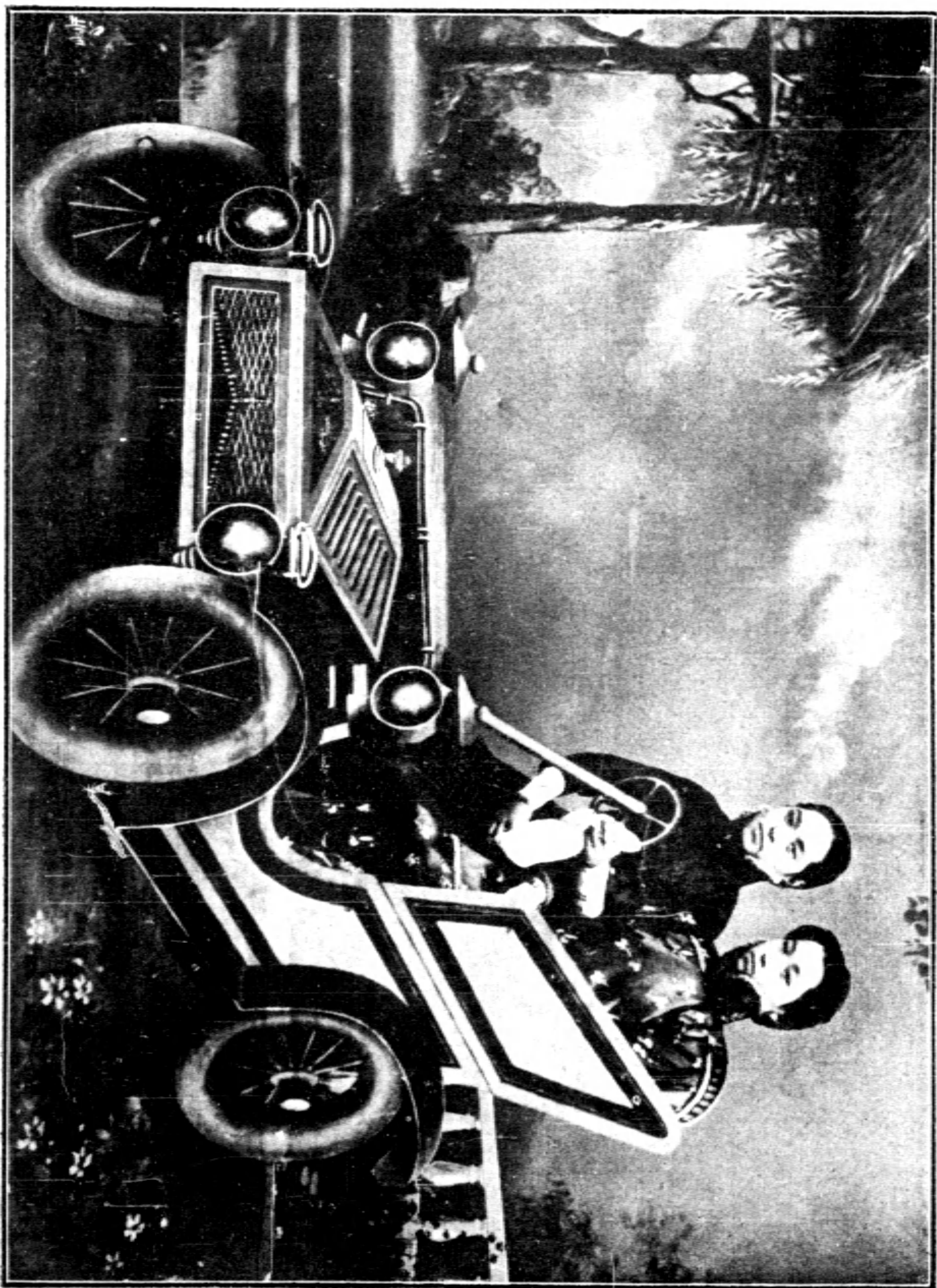
根阿 琴寶鏡 七老 蘭文洪 香桂花 雲慶陸



謝麗娟 桐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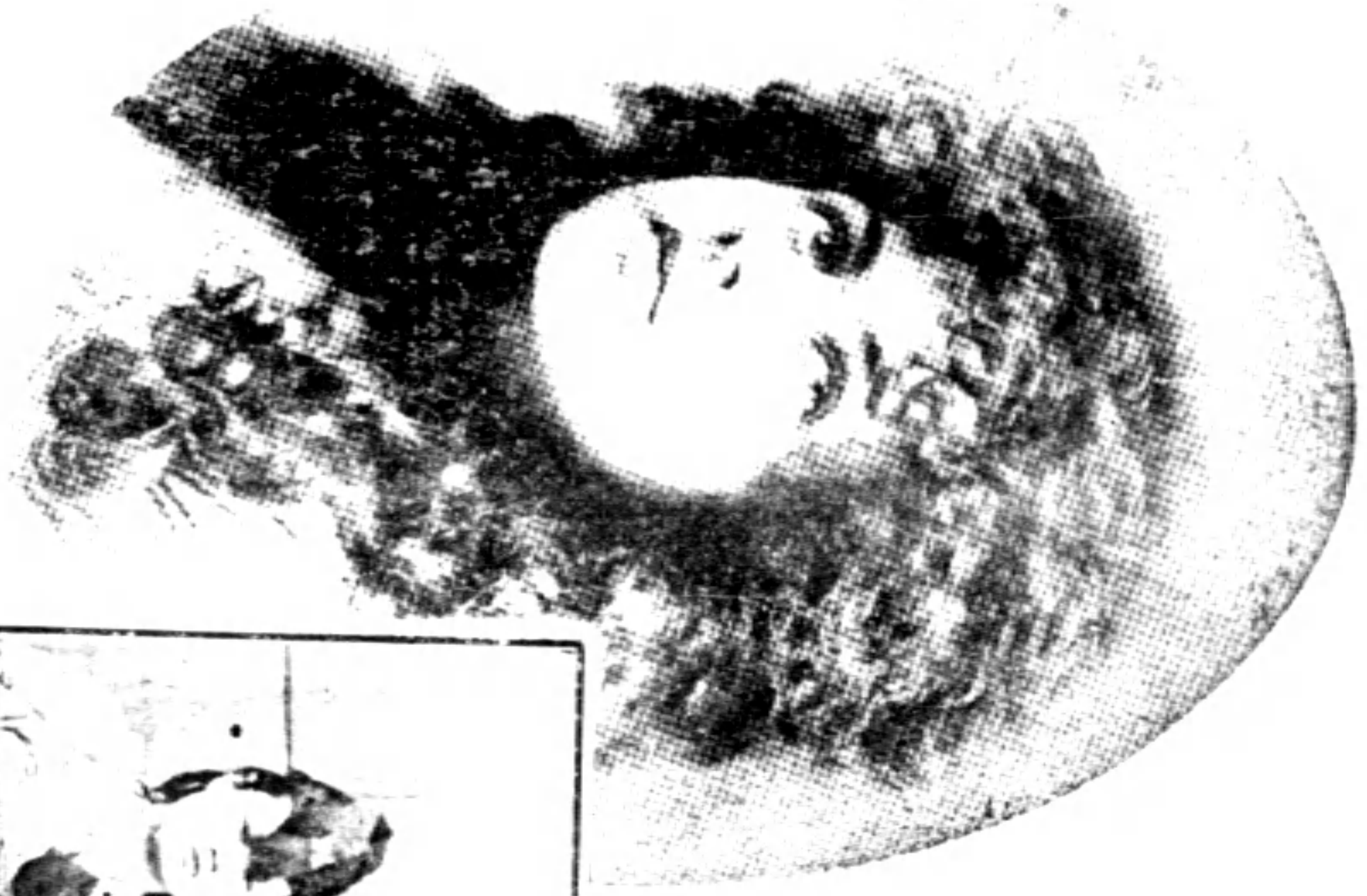
小 阿 鳳
(身 價 三 萬 金)



小 阿 鳳 彭 月 樓



雲 鳳 孫 春 雪 花 雲 慶 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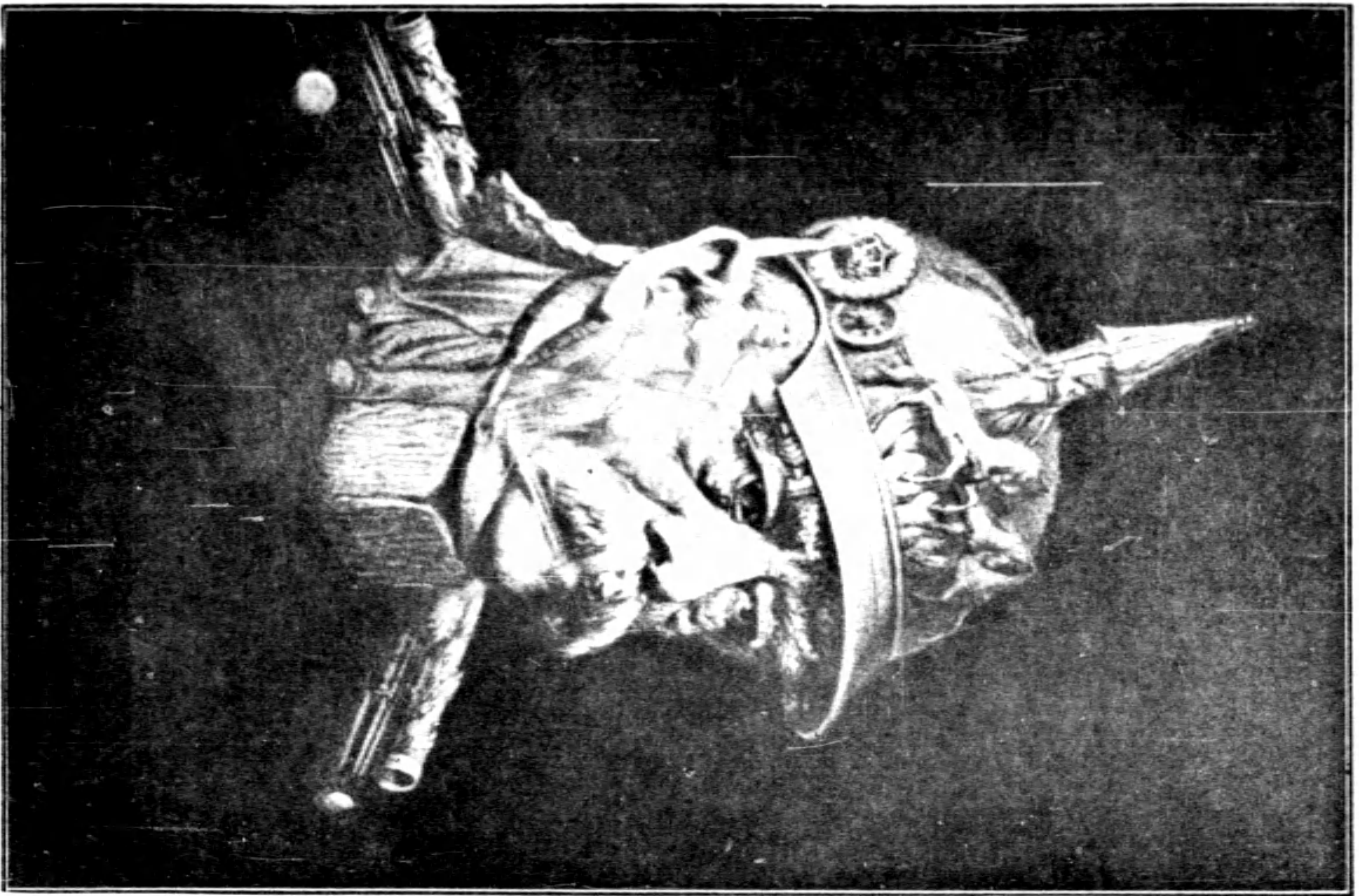
妓名利大意



景妓麗高

西 人 愛 情 之 次 序





裸體美人集合成俾士麥克像



裸體美人集合成拿破崙像

不 異 之 名 畫

一

不 人 美 雄 英



短篇名著

偵探小說
假賊

(心一譯)

茄斯賊也。特威爾偵探也。茄斯爲人至猾黠。隨機劃策。變幻不測。是以爲蘇格蘭場警察署之勁敵。夫茄斯之與蘇格蘭場警察署爲敵。一則孤立。一則人衆寡不敵。衆理之常也。然茄斯之所以久得逍遙於法外者。適以其絕無黨徒。絕無黨徒。故計劃無所宣洩。計劃無所宣洩。故蘇格蘭場警察署之偵探尙未能捕置法網。

茄斯非常人也。其計劃每出人意料之外。凡常人所不敢爲。不惜爲者。茄斯獨毅然爲之。惟其爲人所不敢爲。爲人所不惜。爲是以人莫之防。而茄斯乃得所爲。欲爲。先是克洛墨區竊案迭出。蘇格蘭場警察署遣偵探休登從事偵案。休登抵克洛墨區之夕。月明高潔。清光似水。積雪滿地。白色晶瑩。休登以爲賊必匿而弗出。蓋鼠竊之行。固宜於夜色昏墨。而不宜於光明如晝者也。休登遂不之備。居旅館中。與群客高談。但茄斯出其意外。竟於是夕潛入。史當頓勳爵之第。大肆其眩僂之技。席捲其珍品而去。勳爵至詰問。

始覺急招休登責其未先事戒備休登雖悔然已無及矣

茄斯作賊之優點尙不止此茄斯之業雖卑汚然生長於上流社會之中且曾受中學教育故其言辭風雅儀容俊逸不之知者每以爲厄斯福大學之文學士且其冠服秀整性好揮霍初值其人必猜爲誰家伯爵之幼子方自厄斯福大學畢業而出殊不知渠固胙篋之專家不操矛弧之大盜也

特威爾者本蘇格蘭場警察署之巡士近以破一巨案有功陞任偵探其爲人頗喜作幻想警察長嘗以此訕笑之然特威爾之所以得破巨案惟以其富於幻想否則案不能破功不能立亦不能陞任偵探也但世人盛傳之偵探大家如福爾摩斯之流亞非兩日耿耿射精光即目光灼灼如流星總之有名之偵探必有特異之狀態以表示其爲非常之人而特威爾則不然特威爾之面目庸人之面目也其貌豐肥其身短碩酷肖一終日勤勞之木作匠殊不類蘇格蘭場警察署中之人物也

皇家美術館既開名畫陳列會於館中游者甚衆館員恐名畫之被竊特請於蘇格蘭場警察署遣偵探二人駐館中警察長選二人特威爾與焉特威爾詣館供職之第一日茄斯適來館游覽茄斯來館之目的殊不在挾一名畫而去蓋茄斯之所嗜者金錢耳珍寶耳名畫大難銷售非所欲也茄斯之來不過以白日無所事事特欲消耗其時光耳特威爾之與茄斯夙未謀面特威爾見茄斯惟覺爲上流社會中人是日游覽皇家美術館者幾無一非上流社會中人特威爾以茄斯與餘人較則微有不同其異點何

在。則。又。不。能。自。解。特。威。爾。好。奇。之。人。也。於。是。尾。綴。其。後。茄。斯。覺。之。然。怛。然。殊。不。置。意。蓋。茄。斯。作。賊。雖。多。年。始。終。未。嘗。被。執。監。獄。爲。其。足。跡。所。未。嘗。及。而。其。十。指。之。印。警。署。之。簿。籍。中。亦。無。其。副。本。特。威。爾。尾。綴。其。後。者。良。久。突。覺。此。無。數。游。客。莫。不。有。人。與。領。首。鞠。躬。握。手。接。談。而。在。此。無。數。領。首。無。數。鞠。躬。無。數。握。手。無。數。接。談。之。中。茄。斯。獨。莫。與。領。首。莫。與。鞠。躬。莫。與。握。手。莫。與。接。談。此。寧。非。怪。事。耶。特。威。爾。於。是。又。興。其。幻。想。夫。以。冠。服。狀。態。論。其。人。固。上。流。人。也。游。美。術。館。者。亦。皆。上。流。人。也。然。而。無。數。上。流。游。客。之。中。無。一。人。識。其。人。然。則。其。人。豈。鄉。村。之。紳。士。而。初。至。倫。敦。者。乎。抑。久。居。於。海。外。而。適。返。英。倫。者。乎。但。以。冠。服。狀。態。論。之。則。渠。固。倫。敦。之。紳。士。且。其。衣。履。服。飾。小。而。至。於。手。套。手。杖。無。一。非。倫。敦。時。尚。之。品。然。則。無。數。游。客。之。中。必。有。識。其。人。者。但。竟。無。之。何。哉。

特。威。爾。返。至。美。術。館。之。門。首。語。其。伴。曰。第。三。室。中。有。一。人。誠。屬。不。可。思。議。游。客。莫。識。其。人。而。由。其。冠。服。狀。態。觀。之。則。渠。固。上。流。人。也。君。其。爲。余。留。意。伴。曰。其。剗。囊。刺。橐。之。流。歟。特。威。爾。急。曰。否。否。絕。不。類。此。輩。君。其。往。視。之。君。識。其。人。否。特。威。爾。之。伴。名。斯。密。士。任。偵。探。已。多。年。就。茄。斯。凝。視。之。茄。斯。覺。而。返。顧。意。似。怒。茄。斯。之。忿。不。應。流。露。者。也。不。幸。而。見。於。顏。色。斯。密。士。椎。魯。無。能。居。然。未。之。覺。特。威。爾。自。門。際。遙。望。則。見。之。但。茄。斯。則。未。見。特。威。爾。故。其。後。值。特。威。爾。未。嘗。戒。備。

斯。密。士。返。就。特。威。爾。特。威。爾。曰。君。識。其。人。乎。斯。密。士。曰。否。余。意。爲。正。派。中。人。特。威。爾。不。答。但。其。疑。茄。斯。之。

心亦不少減。特威爾由電話招一偵探至美術館。適茄斯將行。特威爾即命其人尾隨之。無何歸作報告。茄斯先詣一茶肆。繼返其寓所。其寓所在華德街第三十一號。茄斯出鑰啟扇而入。特威爾聞之頗失望。蓋華德街之第宅固皆上流人之寓所。而鄉村紳士來倫敦小住者。每喜在華德街賃數室而居。其中翌日特威爾詣華德街訪悉其人名茄斯。其他則不問。蓋恐茄斯覺而遁也。

特威爾自在皇家美術館中。遇茄斯。堅謂其決非善類。其歸宿必在囹圄之中。然而絕無憑證。徒以其冠服儀容如上流而不爲上流人所識。何能即捉將官裏去。但特威爾終時時念及其人而不去。於懷一日。特威爾遇之於蓬特路。又一日特威爾見之於都邑大旅館。又一日特威爾與同乘地底之火車。特威爾適坐其側。茄斯持一紙晚報。瀏覽特威爾。凝視其十指。恨不能取其指印返署就簿籍。一審查特威爾後。亦屢遇其人。但未嘗尾綴其後。蓋如尾其後。覺則事敗。渠果爲作奸犯科之人。則如時時注意。不愁其不投羅網也。

一日蘇格蘭場警察署警察長福史德。召特威爾至其前。謂之曰。溫敦發現二巨案。汝其詣其地。一偵索之。有報告在此。

溫敦二巨案均竊案也。奈斯公爵者一篤信宗教之人。有搜羅宗教美術品之癖。珍藏中古時代耶教古物及美術品不可勝計。其中尤珍貴者爲一鑲嵌鑽石之聖餐杯。杯爲公爵所深愛。嘗有一美洲富翁請

得。以。一。萬。二。千。金。鎊。易。之。此。美。洲。之。富。翁。亦。不。識。杯。之。真。值。惟。知。杯。上。鑲。嵌。鑽。石。之。代。價。殊。不。止。一。萬。二。千。金。鎊。耳。今。有。外。邦。傳。教。之。徒。開。大。會。於。溫。敦。設。珍。品。陳。列。所。以。籌。經。費。公。爵。舉。其。搜。羅。所。得。之。珍。品。假。與。之。獨。聖。餐。杯。則。弗。與。有。傳。教。士。某。力。請。得。一。擴。眼。界。公。爵。拒。之。公。爵。既。赴。會。有。教。士。詣。其。家。謂。其。記。室。曰。公。爵。以。多。人。之。請。求。初。意。已。變。特。命。余。至。此。取。聖。餐。杯。公。爵。記。室。信。之。出。聖。餐。杯。授。之。教。士。携。之。以。去。聖。餐。杯。於。是。不。翼。而。飛。此。午。後。三。句。鐘。時。事。也。

距。公。爵。第。宅。八。英。里。爲。富。孀。司。溫。夫。人。所。居。之。更。頓。樓。司。溫。夫。人。有。鑽。石。串。被。竊。是。以。電。請。蘇。格。蘭。場。警。察。署。遣。一。偵。探。往。先。是。有。溫。敦。巡。士。卜。格。詣。其。家。審。察。一。過。詢。夫。人。曰。夫。人。家。曾。有。生。客。乎。夫。人。急。曰。否。否。吾。家。未。有。生。客。夕。間。不。過。一。非。洲。某。地。之。副。主。教。來。吾。家。晚。餐。餐。後。閒。談。片。刻。即。去。渠。善。人。也。余。須。作。書。告。之。渠。曾。忠。告。余。留。意。此。鑽。石。串。孰。知。串。卽。以。是。夕。被。盜。乎。卜。格。曰。夫。人。豈。以。藏。串。之。所。語。之。乎。夫。人。憤。然。曰。自。然。汝。何。愚。也。余。不。之。語。渠。如。何。忠。告。余。卜。格。曰。渠。今。在。此。乎。夫。人。曰。蠢。哉。此。案。與。渠。何。涉。者。渠。昨。夕。卽。離。此。而。去。今。寓。主。教。家。也。卜。格。者。幼。時。曾。在。夫。人。家。作。奴。厮。是。以。夫。人。藐。視。之。

特。威。爾。既。抵。溫。敦。偕。溫。敦。警。察。長。桑。特。司。共。詣。公。爵。家。先。令。公。爵。記。室。述。教。士。之。年。貌。狀。態。記。室。曰。年。約。六。十。許。無。鬚。身。長。兩。目。作。藍。色。上。流。人。也。其。爲。上。流。中。人。自。其。言。辭。舉。止。知。之。特。威。爾。默。思。身。長。無。鬚。藍。眼。而。似。上。流。人。者。寧。非。美。術。館。中。所。見。之。少。年。耶。其。年。六。十。許。想。是。喬。裝。耳。特。威。爾。於。是。草。一。長。電。致。蘇。

格蘭場警察署請遣人密往偵視寓居華德街第三十一號之茄斯君尙在寓所否疾書竟卽以電文授公爵僕役令發之返顧公爵記室曰君憶其人有所觸乎記室追思良久曰無之特威爾曰請以其入室後之舉動一一語余記室曰渠先敲門請入乃入余適坐彼處渠既入室便言公爵將以聖餐杯示教士數人彼奉命取杯踰頃卽携歸余乃詣鐵箱時余一手持書故渠爲余移……特威爾急曰渠何所移記室曰渠移彼椅椅適在鐵箱前警察長桑特司曰渠作此時不言恕余乎記室曰然時特威爾方諦視椅背揚揚有得色奈斯公爵曰余恐漆尙未乾吾兒偶一不慎斷椅背彼喜作木匠自製一新者易之是以漆猶未乾特威爾曰幸有此耳否則余儕何自得斯人之手指印其觀之其大指之印在前餘四指則在後公爵曰手指印何用者余但望聖餐杯之璧趙耳特威爾正色曰珠還或能恃此蘇格蘭場警察署如有此指印之副本則欲捕其人亦殊易耳公爵曰此卽最新之制度耶余祝君之大功告成也特威爾出表審視警察長桑特司曰此時已無火車君不若乘氣車歸耳特威爾曰善顧公爵曰乞以此椅背任余携去余儕須攝影而放大之公爵曰可特威爾既歸警察署警察長謂之曰君誠幸運兒哉苟無此椅君將何自得其指印特威爾曰誠然此種佳運不恒有也署中之攝影師攝影放大既畢不覺失笑蓋此手指之印均手套印也攝影師以告警察長警察長憤甚召特威爾特威爾曰手指印如何警察長曰特威爾汝其卽返就公爵記室詢以教士着手套否特威爾愕然曰然則此豈手套印乎警察長乾笑曰誠

然汝其速往溫敦偵索之。詰朝特威爾嗒焉若喪詣公爵記室詰之曰賊着手套乎記室曰誠然渠固着有手套特威爾憤然曰君何不以此語余記室莊然曰君未嘗以此詢余也特威爾不答無何乃曰椅背在此請爲余寄語公爵警署中并無此指印之副本溫敦警察長聞其語不覺胡盧而笑溫敦警察長既出笑顧特威爾曰君今將如何踪跡其人特威爾傲然曰余固知其爲誰溫敦警察長愕然曰君識其人乎特威爾曰余覺賊卽是人警察長曰感覺無憑證有何關係特威爾曰兩處失竊時彼人不在其寓所警察長曰君知賊卽彼人乎特威爾曰否余但覺賊卽彼人耳警察長深訝其言默念偵探恃平感覺實屬曩所未聞旋思此豈所謂偵探家最新之學說乎於是默然不語久之特威爾曰司溫夫人家如何警察長曰余已見此老媪其鑽石之串必爲彼非洲副主教所挾去夫人以藏串之所示其人今乃堅不肯信盜串者卽此非洲副主教余曾電詢主教據覆并無此非洲副主教也特威爾曰兩案之盜一人也警察長曰但彼非洲副主教爲少年而此案中之教士則年可六十許君將何以解之特威爾曰此則甚易喬裝易容之術爲之也氣車在此乎余將往訪司溫夫人特威爾既至夫人家夫人曰人皆謂非洲副主教恐卽盜鑽之賊但余殊不信此人能作鼠竊之行何則渠臨行時猶堅持欲召集全家入役至此禱祝以祈上帝賜福也特威爾曰渠誠卽盜鑽賊也請爲余詳述其儀容舉止夫人述竟特威爾默思彼必茄斯無疑旋曰夫人見其手套乎夫人曰見之其手套甚奇特其色黃特威爾曰謝夫人見

告。余。將。盡。力。偵。索。之。

特威爾徧詢十五哩內各車站之站長及鐵路員役終不得非洲副主教之蹤跡蓋其地開傳教大會教士自四方蒞會者甚衆故鐵路員役無留意於傳教之士者特威爾頗失望然而心猶未灰擬徧詢附近之旅館於是乘火車行方就座斗見對座有一作副主教裝束者方持報紙瀏覽其面目爲報紙所掩蔽不可得見惟其座上有手套一副作黃色特威爾思機會至矣心頗震震旋亦出報紙作閱報狀更作煙斗納口中狂吸之噴烟空中其一身及報紙幾爲烟霧所籠罩是時副主教摺疊其報紙徐置座上特威爾覺其兩目方凝注己身惟僞爲不覺閱報自若徐待時機審視之副主教展報紙旋又摺疊之特威爾不之顧無何電忽至敲窗作響特威爾念副主教必目視窗外於是諦視其面副主教爲老年人髮已鬢鬢然白額際多縐紋特威爾殊失望自思此副主教殊非己所欲得之副主教其目睛固作藍色然藍眼之人何可勝數特威爾方默想間突聞副主教和聲曰大電哉余儕幸不在田野中此當感謝上帝者也特威爾肅然曰副主教之言是也副主教曰冰雹之來人每不能預測汝亦知雹之將至而先爲之備乎特威爾曰余固未爲之備也二人相對無言副主教乃又展報紙閱之特威爾諦視座上之黃色手套遙見手指之端似染棕色之漆恨不得徑取審視之凝注良久已爲副主教所覺副主教起立摺疊報紙置座上取革囊及傘將行顧特威爾曰此時傘殊有用也特威爾默思傘殊非余所欲余欲得手套耳與思

及此不覺脫唇而出曰余寧得副主教之手套耳副主教聞言愕然然神色仍自若鎮定非常徐曰否否此何可者此手套屬別一副主教彼已赴餐車彼歸時必尙需此奈何可以與君特威爾曰別一副主教耶彼在車中乎副主教曰彼在餐車中進午餐返顧車中一侍者曰彼教士尙在餐車中乎侍者曰然彼尙在餐車中進午餐也副主教曰謝汝又顧特威爾曰余在此站下車君如不在此間下車者請代留意余留置座上之手套及報紙俟吾友歸時與之特威爾曰諾副主教徐行下車有人代携革囊旋乘一四輪車馳驟而去特威爾目送之及其車不可見卽注意其餘下車諸旅客則并無作副主教裝束者心乃稍慰念當俟其返而審視之此時恐難漏網也車旣前行特威爾徐待副主教之歸踰五分時無來者閱十分時仍無來者特威爾按鈴侍者應聲而至侍者曰君欲午餐耶特威爾曰否彼教士午餐畢乎侍者曰畢已久矣已返其座特威爾曰余初意彼坐此車中也侍者曰余不之知但渠今在第一輛客車之中適在火車頭之後特威爾曰余將往視之特威爾起取手套納囊中先向後行至火車盡處乃反身前行已而抵第一車矣則大失望蓋車中僅一短而碩之教士與其婦相向而坐其左右則有幼兒三教士固有手套卽無之則其肥碩之指亦斷不能納入此黃色手套之中特威爾大懊恨嗒然返座其時彼副主教則方吃吃而笑不能自禁然與特威爾相距二十英里笑聲雖巨亦斷不能達於特威爾之耳鼓也特威爾自審失敗抵車站便下車易車而歸至副主教下車處蹤跡其人則副主教乘四輪車至里探恩

伯爵第左近即出。卑言將步行入第。特威爾入伯爵第詢之。則并無副主教其人。特威爾返至旅館進食。致電溫敦警察長詢消息。溫敦警察長覆電言。昨夕有賊入富翁漢列泰之家。席捲其所有而去。今尙毫無端緒。至於奈斯公爵之聖餐杯及司溫夫人之鑽石串兩案。亦無新消息。特威爾接電愕然。兩案未破。第三案又出。苟不能即日破案。將何以歸。見蘇格蘭場警察署之福史德乎。

特威爾思索良久。忽得一策。乃以貲購一附近地圖。出鉛筆作記於三案之地點。念彼賊設欲行劫。第四家第五家則當於何處爲之。特威爾僱氣車就溫敦警察長桑特司談久之。乃斷定第四家及第五家之地點。作記地圖上。特威爾更出一小銀幣擲之以取決。正則爲里探恩伯爵第。反則爲別一家。銀幣墜地。則正面上向。然則里探恩伯爵第也。

一夕茄斯衣獺裘大衣。至里探恩伯爵第之後戶。出器械去其鎖。潛行而入。詣第中之書室。抵其地。戶固未闔。探首視之。不覺大震。蓋室中已先有人在。室盡處有大鐵箱。其門已闢。一人伏地上。探首箱中。方力謀。啟其一履。地上有燈。燈光注射於鐵箱中。茄斯微笑。思此人殆初次作賊耶。於是解手套。納衣囊中。潛行而前。詣其後。微言曰。如是焉。能啟。屨賊震驚。急出其首。茄斯睨其人。則貌豐肥而身短碩。項際圍一赤色之巾。賊既出其首。揚聲曰。先生任余去可乎。余固無所得也。茄斯止之曰。毋作巨聲。闖家將至矣。賊似仍未解。大聲曰。先生如釋余者。余誓不復作此營生。茄斯怒其聲之巨。舉其手止之。賊仍不之解。遽起撲。

之。茄。斯。與。俱。仆。賊。伏。茄。斯。身。上。茄。斯。力。推。之。賊。終。不。之。釋。賊。以。膝。抵。茄。斯。之。背。是。以。茄。斯。不。能。脫。已。而。賊。忽。移。其。膝。茄。斯。乘。機。力。推。之。賊。仆。數。尺。外。茄。斯。起。出。手。鎗。曰。速。去。速。去。汝。誠。偷。夫。哉。余。欲。汝。勿。揚。聲。耳。汝。奈。何。撲。余。賊。曰。先。生。此。余。第。一。遭。作。賊。耳。余。因。迫。於。饑。寒。不。得。已。而。爲。之。余。今。無。所。獲。先。生。其。釋。余。乎。茄。斯。曰。然。則。速。去。



母。再。多。言。賊。曰。先。生。慈。悲。哉。余。行。矣。謝。先。生。賊。默。然。行。茄。斯。默。然。而。立。者。五。分。鐘。面。揚。揚。有。得。色。諦。聽。移。時。無。聲。息。出。至。廊。中。傾。耳。聽。亦。萬。籟。之。無。聲。茄。斯。返。至。鐵。箱。前。出。器。械。啓。諸。屨。取。其。中。金。銀。幣。納。衣。囊。中。然。尙。有。一。屨。未。敢。力。關。之。終。不。可。得。茄。斯。念。其。中。必。奇。珍。方。以。器。械。撥。弄。忽。聞。室。中。有。震。震。聲。茄。斯。止。則。

聲亦止。茄斯撥弄則聲又作。茄斯急起審察，則鐵箱之上有玻璃杯二杯相觸，是以茄斯撥弄時震震作聲。茄斯乃移置几上，始復從事於啟扉。閱二分鐘，仍不闢。茄斯起而行徑，就前扉啟之，而出。茄斯之作此舉，又出人意外者也。蒸茄斯入以後，戶特威爾意渠必仍由後戶而出，故率巡士四人待於後戶之外。及黎明，待茄斯尚未至，始知已由他途出，頗悔恨，然悔亦無及矣。

二日後，茄斯立一書攤，前方欲購雜誌一二冊，忽有一衣履敝穿者來，其前謂之曰：先生，余有言奉告。茄斯辨其音，返顧之，則果即探首鐵箱中之賊也。茄斯冷然曰：如何？賊曰：彼處非汝屋，汝亦與余同類耳。茄斯取一雜誌，作瀏覽狀。徐曰：誠然耶？賊曰：余識汝，汝名茄斯，汝居倫敦華德街第三十一號。茄斯聞言，始驚旋曰：如何？賊效其言曰：如何？余但欲分得少許耳。茄斯左右顧，無傍聽者，始曰：若干？賊曰：五十鎊。茄斯默思：此等人殊不易與，一次付款則一而再，再而三，慾壑殊難填也。賊續言曰：余知君不欲人見，與余語盡詣酒肆乎？茄斯曰：諾。然則汝可前行，二人相率詣一酒肆，入一密室。賊曰：先生何所欲？茄斯曰：余不欲飲。賊曰：余儕須飲酒，否則酒肆之傭將逐余儕去也。酒肆傭至，賊曰：威士忌酒一杯。此君則欲言至此，不復續言。茄斯乃曰：爲余取蘇打水一杯可耳。酒肆傭與賊相視而笑，二人殆熟識耳。酒肆傭既去，茄斯發言曰：汝今索五十鎊，閱一月更索五十鎊，閱一月更索五十鎊，賊急正色曰：否否，余索一遭耳。今日五十鎊，日後決不更作要求也。汝與余則，余與汝執手爲誓。茄斯尋思良久，計惟有如數與之，於是出金授賊。

賊得金。握其手。曰：余如更作要求者。上帝禍我。誓訖。顧茄斯曰：先生。今可飲蘇打水矣。茄斯取杯飲之。急置杯案。頃曰：杯何不潔之甚也。遂出巾擦其指。事畢。遽起而去。晚間乘火車返倫敦。抵倫敦。則有警吏五六人立車站門首。俟其至而捕之。茄斯至蘇格蘭場警察署。則賊已先在。茄斯見賊。大憤怒曰：汝何賣我。警吏命毋譁。便有一人宣讀其罪狀曰：茄斯居華德街第三十一號。盜里探恩伯爵之金銀。奈斯公爵之聖餐杯及司溫夫人之鑽石串。茄斯知事敗。徐曰：若輩如何知之。此人賣吾耳。言次憤然指賊。警察長曰：汝在里探恩伯爵第遺有指印甚多。今日汝又任偵探特威爾得汝指印。供余儕之。比較汝所飲蘇打水之玻璃杯。上先已塗有膠質。汝持杯指印。即留其上。警察長言至偵探特威爾時。目視彼貌。豐肥而身短。碩者。茄斯始恍然悟。賊固非賊。偵探特威爾喬裝作賊耳。茄斯曰：汝言余遺指印於里探恩伯爵第。此又何指。警察長曰：地板一處。漆未乾。汝仆地時。兩手均有印。鐵箱上之玻璃杯。汝以移置几上者。亦有汝指印也。茄斯默然。旋曰：汝所言之聖餐杯及鑽石串。則余不能承認。警察長出黃色手套示之曰：此非汝物乎。茄斯大愕。顧特威爾曰：天平。汝豈即車中與余對坐者耶。特威爾笑曰：然。



◎結婚奇談

▲一針之緣 有一英婦在倫敦某肆中見一珠飾之針據肆中人云此針係人失卻久待無人來取者婦人殊愛之乃書住址於其肆取針佩之謂若有人來索則可返之也久之婦人之妹有一美國之友閒談中謂有一針失之久索不得針爲珠飾其珠本成兩鉗爲其母之物因失其一故改爲針而傳諸己者物雖非貴然傳之父母失之甚可惜也妹謂我姊曾得一珠針不知是否君物乃約明日至家驗之美人屢與妹至其家未嘗遇其姊是日踐約而往其姊果待一見甚相悅驗珠針果係英人所失者英婦笑曰此物今歸原主矣美人曰否我願汝得此物而我復得汝也姊不怒相與大笑數日美人返美數月後英婦亦往美踐婚約焉是所謂一針之緣

(冷)



短篇新著

生殺之權

(冷)

(綠衣)

咄咄使彼當日不以大中二指撒然作響以仿昔年其友在印度時射鷹而空中飛繞之蠅若鷹之受射而墮斃於彼之賬台上者則彼賬台之上每日死蠅纍纍余等尙不以爲意也

彼之以大中二指撒然作響也如小兒之遊戲以之作槍聲者然而每一作響空中之蠅應聲而斃若果中槍彈者是誠一不可思議之怪事

彼之身甚矮其貌亦不揚兩目外露唇有微鬚此鬚不但不能增彼可憐之口之威且因是而益增其陋彼頂已禿髮已微白彼在余等之公司中名爲二等寫字其寔可稱二等中之二等同事福斯脫嘗笑之爲僕人之長蓋視僕人較高也然而彼之對於僕人輩則大自誇耀自謂著作家自謂游歷家自謂探險家滔滔自述往事談至驚駭之處張其眇小之目挺其單弱之胸幾若有萬夫不當之勇者其寔論其著作或亦能之論其游歷確有其事論其探險則決無人信之者使彼坐在賬台時余等苟以賬簿猝然叩桌彼必驚而離座三寸以上可以測其胆力之如何矣

彼之作事寔屬全無所用。每日所記之賬必煩。余與福斯脫二人費半燭之餘。晷爲之較訂。其差誤福斯脫每言曰。是禮拜過後必解其職。然而如是一禮拜一禮拜相續。直至今日。

彼名排立克。才雖無能而性甚和藹。且胸中所蓄故事。幾無窮盡。每當禮拜六下午薪金既付之後。公司中人立意辭彼。經彼說一故事而辭彼之意立消。其能久留公司而不去者。寔以此故。

彼之性情無可不可。卽以彼之賬桌論。暑夏之時則由窗口移之於室。與寒冬之際則又由室與火爐之旁移之於窗口。而彼仍怡然自得。不與人較。彼不與人較。而人更易視之。有時有人取其坐椅離賬桌甚遠而釘之於地板之上。使彼坐時桌與椅不相合。以窘彼。而彼不問是誰所爲。僅取桌就椅以適其軀。又有時有人釘其桌使不得動。又釘其椅離桌過近。使不能入。而彼亦勿問。僅自椅旁跨入坐之而已。又有時有人將其賬桌之上所儲紅藍墨水。瓶爲之顛倒。以儲之。所用紅藍墨水之筆頭顛倒。以試用藍者。紅之紅者。藍之。此係寫字間內最易使動怒之事。而彼亦勿問。祇於寫賬之時。應紅者而劃。以藍應藍者。而寫以紅。任其顛倒錯亂而已。爲此之故。福斯克反致因而大怒。至下。如有人再與排立克相戲。顛倒其紅藍墨水。與擾亂其紅藍墨水筆者。卽行斥革之命令。

寫字間內之僕輩亦以其易與喜與之相戲。每嘗無端報之曰。排立克先生。經理有命請往。而彼卽正襟離坐上樓。以謁經理。而寔經理未之請也。忽有一日。經理果欲請彼往。語彼又以爲戲。反莊色厲聲而言。

曰。我。今。有。事。無。論。何。人。欲。與。我。言。者。我。均。不。能。往。其。易。受。人。欺。乃。如。是。

又。有。一。日。彼。之。賬。桌。上。忽。失。一。壓。書。之。木。塊。此。木。塊。爲。栗。木。而。製。而。刻。成。一。可。笑。之。神。像。者。彼。乃。大。怒。曰。余。之。木。像。被。竊。矣。余。以。爲。此。處。乃。與。清。白。純。篤。之。人。同。事。非。與。竊。賊。同。居。故。敢。携。木。像。來。此。不。然。余。決。不。携。之。來。也。今。余。敢。盡。忠。告。取。我。木。像。者。速。還。諸。我。否。則。余。必。以。最。激。烈。之。手。段。對。付。也。

彼。之。此。言。對。於。衆。人。可。稱。無。禮。苟。易。一。人。而。出。此。寫。字。間。內。勢。必。一。時。大。起。騷。擾。以。彼。平。時。不。足。重。發。此。不。相。稱。之。嚴。令。人。祇。匿。笑。而。已。時。有。僕。人。名。它。斯。者。笑。忽。出。聲。

福。斯。克。乃。停。其。作。書。之。筆。旋。其。轉。抒。向。衆。言。曰。相。戲。至。此。亦。可。已。矣。如。有。人。果。取。排。立。克。先。生。之。木。像。者。速。卽。還。之。衆。人。無。有。應。者。福。斯。克。又。曰。它。斯。汝。知。之。乎。它。斯。曰。我。何。知。者。我。決。不。竊。此。可。駭。之。怪。物。先。生。當。能。信。我。我。每。睹。此。怪。物。不。覺。生。駭。今。若。失。此。使。我。身。上。頓。若。失。去。百。磅。之。重。負。我。何。爲。而。竊。彼。也。衆。人。聞。言。默。然。是。日。排。立。克。於。下。午。應。做。之。事。亦。憤。憤。不。做。臨。去。時。亦。不。與。人。告。別。

至。次。日。彼。又。復。其。常。度。仍。來。公。司。中。怒。氣。全。消。談。笑。仍。如。往。日。乃。談。及。其。友。在。印。度。射。鷹。之。事。彼。云。余。前。在。印。度。某。山。旁。有。一。大。鷹。村。人。見。之。甚。駭。幸。我。友。有。槍。一。擊。而。大。鷹。倒。村。人。甚。德。之。彼。言。及。大。鷹。時。指。桌。前。一。蠅。以。爲。比。言。其。友。槍。擊。則。以。大。中。二。指。作。響。以。比。槍。聲。而。所。指。之。蠅。果。然。倒。地。矣。僕。人。它。斯。此。時。忽。發。駭。聲。曰。異。哉。福。斯。脫。厲。聲。叱。之。曰。它。斯。汝。何。無。禮。此。時。它。斯。平。昔。粗。暴。之。氣。一。時。爲。駭。所。攝。頓。

時收歛徐言曰是誠不可思議排立克乃莊其不揚之貌洪其輕細之音大言曰它斯汝來汝欲知所以然乎它斯果至排立克之椅後則見排立克之大中二指一響而有一蠅已倒其帳桌矣它斯叫曰怪事！怪事！於是我輩寫字間內之衆人群擁至排立克之四旁圍排立克而觀彼復儼然出令曰汝等欲觀我技請畧退後於是衆人悉退至排立克之椅後排立克乃以二指指一飛蠅作舉槍之勢逐蠅而左而右而上而下而至一處撒然作響而飛蠅又倒下死矣



果然其蠅忽然一轉身而倒下殷然一身六足微動而斃命矣排立克曰我之死蠅非以兩指之撒然作

衆人睹之愕然莫測其所以它斯年少喜猜度復多言曰彼指尖殆有機括機括一發而射蠅死者排立克不語亦不辯祇以兩手叉於胸語衆人曰汝等試觀之我今不以指發聲然而我欲蠅飛之至彼處者死死矣我輩見蠅果見飛至桌之某處者盡死排立克又指一蠅之立於桌之一隅者鼓腹而彩身張其後之兩脚以理其翼意甚舒也謂它斯曰汝審視之此非一強壯之蠅耶我欲其死死矣言已

響。兩。指。之。響。不。過。警。醒。汝。等。使。注。意。耳。我。技。已。畢。汝。等。其。各。回。本。位。乎。余。等。茫。然。乃。聽。其。言。復。返。自。己。之。坐。位。

余。嘗。自。思。世。界。固。有。一。種。權。力。能。不。以。刀。槍。子。彈。殺。人。之。物。去。人。生。命。而。操。生。殺。之。權。者。或。以。魔。術。或。以。咒。力。然。其。事。斷。非。在。於。現。今。之。世。界。今。日。之。事。外。視。雖。甚。可。怪。然。其。寔。必。有。一。至。常。之。理。特。我。等。不。知。一。時。爲。彼。儉。夫。所。愚。耳。

余。念。未。終。福。斯。脫。早。發。言。曰。排。立。克。汝。果。何。術。以。至。此。歟。排。立。克。輾。然。而。笑。凝。重。而。言。曰。欲。問。我。所。以。致。此。由。乎。諸。君。其。靜。聽。復。與。諸。君。約。諸。君。自。後。勿。再。談。此。事。也。衆。人。皆。曰。諾。

排。立。克。復。言。曰。昔。年。余。游。印。度。其。地。名。域。西。者。沙。漠。也。余。往。游。之。故。爲。欲。淘。金。當。時。余。之。身。體。較。今。爲。強。健。余。聞。某。山。之。後。爲。白。人。足。跡。所。未。至。者。其。地。或。多。金。產。余。乃。鼓。勇。而。往。其。時。余。負。行。李。之。驢。其。一。已。被。渴。而。死。尙。有。一。頭。亦。已。病。渴。及。過。沙。漠。至。山。後。爲。途。甚。長。及。一。村。落。知。爲。域。西。之。純。粹。土。人。從。未。與。他。種。人。相。雜。者。其。地。有。一。源。泉。余。乃。俯。首。而。飲。一。清。數。日。之。肺。腑。不。意。余。方。俯。首。而。燦。然。之。色。忽。觸。余。目。其。色。非。他。即。余。日。夜。尋。求。之。金。苗。也。余。見。金。苗。甚。豐。即。駐。其。村。村。人。待。余。亦。甚。和。好。余。乃。復。返。至。原。處。見。其。酋。長。得。有。採。金。之。諾。遂。返。村。中。設。帳。於。泉。旁。每。日。取。斧。而。鑿。金。塊。纍。纍。均。儲。帳。中。不。及。二。十。日。間。帳。中。所。儲。已。不。少。余。此。時。貪。心。頓。起。因。想。如。是。斧。鑿。每。日。盡。人。之。力。所。得。終。有。限。不。如。取。行。李。中。所。携。炸。彈。埋。於。泉。

旁一炸而毀則勝於斧鑿者多矣。乃先塞其泉源埋藥而炸之。不意炸聲一發而余之禍事至矣。村人之聞我炸此泉源也。一時擾亂頓起。扶老攜幼。取其所殘之水。奔逃村外。其餘器具蓬帳一切不顧焉。爲一時驚恐過甚。故亦不暇向余尋仇。聞其所語。悉曰。泉源塞矣。我等大難將至矣。余且憤且笑。咒之曰。偷夫泉源。雖塞他日。豈不可以復通耶。何蠢蠢乃爾。余乃奮力拾其所碎之金塊。而水之有無一時不在我意。

蓋此泉源之在平日。所釀之水甚多。永無缺乏之虞。故村人之儲水者甚少。一時猝然阻塞。其驚惶也。亦在情理之內。唯余則自知有塞泉之事故。畧爲預備。然所儲者亦不過供數日間之用耳。蓋數日之後。余之採金之欲已足。必使泉源復其通流也。不意余於炸毀泉源之後。見村人悉逃。乃去所塞。欲令泉水復通。而泉水果如村人所料。不復能流矣。余謂此乃一時之關係。亦不之深顧。所盡力者。一心祇在彼金塊。詎意一日復一日。余之儲水將盡。而泉水終不復流。余乃不覺心急。因思泉水之不流者。或以所塞之處。未能盡去之故。復以炸藥埋入泉根。裨全炸其泉之淤塞之處。當可復流。余此時苦渴已極。每歷一刻。幾若肌膚即將爆裂者。余之最後之希望。唯此炸泉之一舉而已。余乃取余所攜炸藥。盡數埋入泉之穴內。轟然一聲。天崩地裂。村中所有帳篷半毀於火。而半亦爲火震動倒毀殆盡矣。此時全村之中。烟沙盡起。模糊不睹一物。余知此禍不可以收拾。乃亦倉皇而逃於摸索中。逃至余設帳繫驢之處。忽見我驢立于

我鄰帳之旁而探其首於帳內似有所窺探余甚異之亦往帳內探視見一老人年已古稀閉目而坐兩膝之間夾一水瓶若護之甚力者唇間微動似有所禱余此時口渴已極一見水瓶如餓虎之撲食卽奔入帳中欲攫老人之水瓶而飲余驢亦隨之而入欲潤餘瀝然而老人則奮力抵抗如奪其性命者蓋此時之水瓶爲余與老人均有性命之關係余若得之則余之性命或可保而老人則死余若不能得則余必立時渴死而老人則有數日之延。

余年尙少而老人則已老奮鬥之後而老人遂敗水瓶爲余所得老人乃憤怒不可言喻發聲而咒余之死并謂余得操生殺之權余此時既得水瓶如已登天欣喜無比先取水瓶中之水僅飲一口其水甚污而余味之寔甘美無比其餘之水余乃珍惜而藏之於身即牽驢以逃去此無水之地行不數里驢因渴而仆余卽扶之起復策之而行既而又仆余一時不及提防腰間水瓶幾爲所碎余乃大怒咒之曰死驢而驢果死矣。

排立克言至此少息衆人寂然莫能發言小僕它斯復又挿言曰此咒固單簡而有味今後我將亦以此咒一人排立克不語良久莊聲語之曰小子誌之母以爲有味且聽我復言因又述云余當時頗自喜不以驢死爲恨蓋知余咒之有靈也因自念方今世上余所欲咒者唯彼老人蓋老人水瓶旣爲我奪又以年老之故不能投奔他鄉則日後之死已可定決徒受數日之病渴耳不如咒死之爲愈乃且咒且奔聞

一。日。夜。而。余。所。奪。水。瓶。內。之。水。亦。已。用。罄。余。乃。惶。急。將。棄。瓶。而。疾。走。不。意。棄。瓶。時。瓶。底。有。一。物。忽。留。我。目。其。物。非。他。即。余。昨。日。失。去。之。木。神。也。此。木。神。爲。印。度。沙。漠。中。之。水。神。蓋。沙。漠。之。民。得。水。則。生。不。得。水。則。死。故。印。度。之。水。神。寔。操。人。生。殺。之。權。其。大。無。比。得。此。水。神。者。亦。能。操。人。生。殺。之。權。而。其。大。無。比。雖。然。得。此。權。力。亦。有。大。爲。不。利。之。處。蓋。其。人。必。須。無。家。室。妻。子。至。好。之。朋。友。及。不。能。任。重。要。之。職。守。窮。困。衰。弱。精。神。彷彿。而。無。聊。以。終。何。則。如。有。妻。子。有。朋。友。關。係。既。切。則。有。歡。笑。之。時。即。有。憤。怒。之。時。憤。怒。之。極。至。於。咒。罵。而。妻。子。朋。友。無。端。以。死。人。所。必。不。忍。也。世。界。既。無。關。係。深。切。之。人。則。一。切。所。作。所。爲。自。不。能。奮。力。以。謀。而。精。神。萎。頓。不。至。無。聊。而。不。止。矣。

排。立。克。語。至。此。所。謂。自。歎。其。身。世。者。余。回。首。視。其。面。覺。平。日。一。種。可。笑。之。色。悉。已。改。變。儼。然。一。幽。怨。厭。世。之。人。滿。目。中。若。尙。睹。域。西。淒。涼。之。事。而。圍。繞。其。前。使。之。不。能。去。懷。者。既。而。以。白。巾。微。拭。其。兩。眼。徐。徐。復。語。曰、

凡。人。之。得。保。性。命。固。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余。徬。徨。於。域。西。沙。漠。之。中。約。有。三。日。之。久。而。得。一。隊。採。金。之。人。余。遇。彼。等。時。知。覺。已。全。失。迨。及。畧。醒。惟。知。高。臥。於。驢。車。之。上。耳。重。困。之。後。一。時。不。能。復。原。前。事。亦。幾。盡。忘。但。有。一。事。不。能。忘。者。即。余。之。水。神。此。時。已。經。失。落。也。余。昏。迷。於。沙。漠。中。時。余。尙。自。知。手。中。緊。握。水。神。及。醒。而。無。有。自。不。能。忘。余。思。此。水。神。之。失。落。不。過。二。道。其。一。昏。迷。之。時。失。落。於。沙。漠。之。內。其。一。爲。救。余。者。所。竊。

余臥車上。數日後精神漸復。漸能下車。與救我之人同步。然而余思此水神益不能自己。蓋其物得之死。生患難之交。非比平常也。余欲一問之。同行者然。余命既爲彼等所救。以此區區微物。疑人之竊。我終難以啓口。然余雖不啓口。而心念益切。心念既切。而恨彼竊我之人。益深。因恨而不免於咒。經我咒後。可憐我同行之人。卽有一人死矣。余探死者之衣袋中。我之水神宛然在也。

自後益覺我咒之有靈。而水神之不可以不寶。乃益珍惜之。然卽有偶然失去之時。余亦不敢恨。及取之之人。蓋恐其人因此而喪性命也。然而展轉之後。終必復歸於余。此亦所謂不可思議者。余有此物在身。所遇不可思議之事甚多。每能免去意外之危事。然所當受者。則曰貧。曰困。曰孤獨。曰勞苦。曰終生聊倒。余每欲去之。而每有所不忍者。蓋恐之得此。或轉移禍。不若我本不幸。任此義務。以終生耳。至昨日余既失去。則必有人所得。故略語其來由。如是。排立克言已。衆人仍默然。

是時適近正午。烈日當空。道上行人盡居室中。不敢外出。祇有黑人之兒童二人。携手過公司之窗下。聞排立克語。駐足而觀。排立克語已。回其兩目。直視黑童。不意黑童之長者。登時面色改變。向後仰倒。其少者卽扶之而去。排立克乃回頭默坐。無言。

室中之人目睹此狀。不覺人人變色。小僕它斯更以手障其面。縮縮而戰。福斯脫之面亦現青白。汗自額間下。猝然起立。至帽架旁。取帽而出。余亦從之。道上無語。至近邊一酒店內。福斯脫卽呼酒保。取酒兩杯。

與余對飲。飲畢。以巾拭其額上之汗。問余云。排立克所云。君其信耶。余反問曰。君以爲何如。福斯脫曰。是何待言。安有信之者。彼之最激烈之手段。不過誕言以恐嚇人耳。雖然。我欲觀我公司中有人受其恐嚇者否。又曰。彼之木神。乃我取之。我不信其爲神。試觀彼後驗何如也。言時。色雖輕視。寔露驚恐之情。余一時不知答。惟唯而已。既而福斯脫又談及已有子女及妻。

言已。復飲酒。飲酒後。即起立。匆匆謂余曰。我將返家。午膳矣。此時雖視平日爲早。然余昨夜小女有疾。今當速歸。視其病如何。更將助余妻料理家事也。言已。遂與余別。

至午膳後。余至公司中。未既。福斯脫亦至。亦視平日來時爲早。余意渠家既有病人。何以早來。若是既而見其衣袋內。若有一物。爲紙所包者。晰索有聲。排立克作事迂緩。每日其來必後於人。其去也亦必略後於人。福斯脫既至。而排立克尙未去。既而排立克起。以帚拭其帽。整衣以行。排立克去後。一轉瞬間。而其桌上所失之木神。已宛然在矣。

自是之後。排立克在公司中所受待遇。遽變其前。其帳桌亦已移至窗口之旁。日光風路。均得其宜。而公司中同事。亦不與之相戲矣。它斯每日俟其至時。必爲之取帽。授衣。極盡僕役之職。及其去也。亦然無故而傳。經理之命。更不敢復作劇矣。

排立克在公司本極岑寂。此時更岑寂矣。特以岑寂雖同。而所以岑寂之故。則不同。何則。前之岑寂。以衆

人均輕視之也。今之岑寂則多畏敬之而不敢與侮。於是排立克之氣象亦因之而變短瘦之軀體微露莊嚴之色含糊輕細之音亦輕清重而有力。平日所司之事本已無多至此則少益加少然每作事時輒復抗聲而呼曰確兒此相加之數其代余加之於是年少之確兒即趨至其坐處代之作一甚長之加法不敢或辭。有時亦呼福斯脫曰福斯脫君汝能助我繁忙之老人乎此事果如何爲之者福斯脫亦不敢略遲即棄其所事至彼坐處爲之解釋一切或至一小時焉然而不敢或厭。

一日福斯脫與余語謂排立克甚無用將必去之。公司經理原有減省費用之說不若去彼而我等分任其事可也。余無他語只謂之曰子勿忘子尙有子女及愛妻也。渠乃默然。渠言未數日至發薪之期不特不去之且更加薪三元。余等或問之福斯脫悻悻而言曰汝輩耽耽以視他人之薪水無異饞貓之視食物。我今明告汝等以前排立克所記之帳常令我輩忙至深夜爲之較正。今乃何如已不勞我等費此閒神矣而謂不應加以三元之薪金乎。余等聞言亦不與之分辯。寔則排立克之帳日間已由衆人爲之分任不勞較正者衆人之力非排立克之功也。

排立克在公司中位置益穩固使非遇考南萊而知其底蘊至今尙不知若何神明視之也。

考南萊亦爲公司中之副經理而派往在他埠者。一日考南萊來公司中遇余及福斯脫笑曰余久離此間不得飲美酒矣於是遂與余等往鄰家酒店內。余等問考南萊來此何事考南萊云經理來電謂有要

事相商。頃至公司。而經理適外出。尙不知商何要事也。因呼酒保。取酒。至正談話間。忽見一老人。携一細手杖。戴一淡色之帽。衣一灰色之衣。推門而入。既而又出。考南萊笑曰。不見老人。排立克來。此何爲。福斯脫曰。君亦識彼耶。考南萊曰。然。汝何以亦識彼。福斯脫若有慚色。答曰。現在公司中。助余爲事。考南萊聞言大笑曰。助汝爲事耶。大概備位而已。彼亦能爲事者耶。福斯脫聞面赤。不知所對。考南萊復以誠懇之色。問福斯脫曰。福斯脫君。汝試詳細語我。汝何由而用彼。彼在汝處現事。若何。福斯脫仍不能答。僅反問曰。君曷爲而問此。考南萊乃詳言曰。彼爲一放浪之老年。彼於四個月前。嘗至我處謀事。彼之談論。甚爲巧妙。彼曾述一異事。我聞之。甚有味。彼又謂有一妻六子。處境甚窘。我故授之以事。其實彼所言。皆誑言也。彼常談論各地風土。其實彼曾未出所生之省。彼自生至今。常在此城中。余固知之。彼亦嘗卒業於大學。彼且常受萬國方言之獎牌。彼亦能彫刻。彼且能音樂。彼又爲一理想家。使彼出其一技。何愁不享盛名。而致大富。然而彼則不然。自學校卒業以後。卽在叔父之雜貨店內。爲一司帳。其最得意之事。唯於其狹小之帳台上。低頭看書。其所看之書。計其總數。實有十二國以外之文字。看書之外。又喜彫刻種種之玩物。以自爲樂。迨及其叔父已死。兄弟輩以其人之無能。亦遂逐之而出。若彼人者。誠所謂聰明有餘。而怠惰性成。因至浪蕩以終生也。

福斯脫曰。自後在君處如何。克南萊復笑曰。彼自叔父店內被歇後。卽不願居此城中。乃至余處謀事。余

見。其。人。之。言。談。有。味。復。覺。其。可。憐。乃。令。之。略。司。帳。事。不。意。其。所。記。之。帳。其。差。誤。之。多。曾。有。爲。人。所。不。及。料。者。同。事。中。人。亦。多。輕。之。唯。聽。其。談。論。饒。有。趣。味。不。忍。卽。令。之。去。日。復。一。日。以。事。容。隱。公。司。中。多。蠅。患。人。皆。厭。之。而。彼。獨。創。一。殺。蠅。之。法。桌。之。左。旁。置。一。銅。片。離。桌。數。尺。之。上。亦。置。一。銅。中。通。電。線。箠。斗。內。蓄。以。乾。電。蠅。苟。入。其。界。內。者。無。不。觸。電。而。死。人。初。不。知。其。事。見。蠅。之。近。彼。帳。桌。而。卽。死。也。頗。怪。異。之。而。彼。因。此。駭。人。見。蠅。將。近。彼。桌。而。觸。電。也。卽。以。大。中。二。指。撇。然。作。響。蠅。乃。應。響。而。倒。自。以。力。能。操。生。殺。之。權。迨。余。查。知。此。事。乃。向。之。詢。以。裝。此。電。機。之。法。彼。卽。掉。頭。不。顧。曰。是。易。耳。是。與。無。綫。電。報。同。意。也。而。其。裝。置。之。法。曾。不。我。語。嗚。呼。福。斯。脫。君。汝。豈。不。知。之。我。人。之。苦。蠅。患。久。矣。苟。此。法。一。傳。我。知。數。禮。拜。內。我。國。之。蠅。必。消。滅。無。算。既。可。增。人。幸。福。而。此。殺。蠅。之。機。亦。可。獲。利。無。算。也。不。意。彼。老。人。吝。不。我。告。而。我。以。彼。在。我。處。無。用。亦。遂。辭。之。彼。既。被。辭。仍。殷。然。謂。我。曰。君。遇。我。甚。厚。我。亦。樂。爲。君。用。雖。然。今。已。相。別。能。爲。我。另。行。設。法。乎。我。乃。姑。令。彼。至。君。處。求。君。不。謂。君。竟。用。之。時。至。矣。君。欲。往。晤。經。理。不。知。所。商。何。事。也。乃。相。將。出。酒。店。考。南。萊。先。行。福。斯。脫。此。時。面。紅。耳。赤。亦。復。匆。匆。以。行。余。急。追。隨。之。至。轉。角。處。余。不。覺。對。之。而。笑。福。斯。脫。切。齒。怒。目。曰。儘。君。等。笑。耳。彼。老。僮。我。必。誓。復。仇。此。事。之。可。笑。盡。發。始。我。也。余。無。他。語。祇。戒。之。曰。君。勿。忘。君。尙。有。子。女。及。愛。妻。也。福。斯。脫。怒。目。睜。視。不。答。亦。不。語。仍。匆。匆。以。行。余。復。盡。力。追。之。福。斯。脫。身。高。而。瘦。余。則。肥。而。短。追。隨。甚。覺。不。易。至。公。司。門。口。福。斯。脫。忽。立。定。顧。余。而。言。曰。尙。有。一。事。我。實。不。知。其。故。余。問。何。事。福。斯。脫。曰。彼。黑。人。子。

者何以一爲所視即突然而倒余笑曰此事我知之黑人子爲余洗衣家者是日因余洗衣帳未與彼算故來公司中尋余而此黑人子者平日又有羊風之病爲日所炙因而病發猝然事耳福斯脫益怒曰然則汝平日亦已知之特故意弄我耳我必復此仇言已匆匆而入余仍他言只語之曰子勿然子豈忘尙有子女及愛妻耶福斯脫亦勿答

余方入公司忽聞寫字間內衆人哄然大笑余急入室視之見福斯脫立於室中手携一紙衆人環立其旁余亦往視則排立克告別之遺書也排立克至酒店時一見考南萊與余等同飲知其底蘊必爲顯露故卽時退身而出回至公司中書一告別之信於桌上卽以所謂水神者壓之卽復出門以去其詞曰

福斯脫君鑒余前所云皆誑語也雖然此誑語於人無傷而亦有味印度並無所謂域西之地水神亦爲我所自刻得此水神者無論若何玩弄決無纖毫之禍患我今以此奉君兒女以爲玩具君遇我厚我不敢忘區區之物聊作紀念而已 排立克白

余等既閱其書卽調查其桌內殺蠅之機不意早爲彼料已將所設之具拆去所留者只有屈曲銅絲數枚而已福斯脫曰我必令之返仍任其職雖然彼排立克者一去而不復來矣

冷曰若排立克者今人豈少也哉有美才而不知自用且借其才以欺人而誑事當其日彼且自以爲得計然而潦倒終生實由於此排立克尙其賢者苟不如其賢必至用其才以爲惡亦因而殺身者



短篇名譯

褐衣女郎

(瘦鷗)

紐約東第十二街上有巨厦一。其中小室鱗毗。凡數十號。賃者多城中作苦之人。日出則如蜂散。衙男女群歡然而出。日入則如鴉歸巢。男女群歡然而歸。是一作苦者之俱樂部也。一日傍晚有工人某自外歸。力作竟日。至此劃然脫去。得歸享晚餐。與其愛妻嬌兒。把臂於意。良得樓梯上一燈如豆。大光至。黯澹。此人方至第一層樓上。失足而仆。及起。則手與衣上已染爲殷紅之色。就模糊之燈光中。俛首一視。則見足下有一血泊。尙有餘血。方自第五號室之門隙中。涔涔而滴。工人大駭。立支其身於牆上。大呼曰。天乎。是血也是血也。呼時。即猛搥對面六號室之門。繼又抗聲呼曰。謀殺。謀殺。趣來相助。趣來相助。六號室中一男一女。聞聲。遽啓門出視。婦人一手擎燈。一手捉男子臂。弗釋。男子面工人。低聲詢曰。君奚事。狂呼。殊令人吃驚。不小須臾。瞥見其人衣上血痕及地。上血泊。二人乃却退。相顧。錯愕。男子又曰。此斑斑者。果胡爲乎。來工人不及答。忽聞足音。歷亂雜。遽而至。蓋屋中諸扉戶已聞呼聲。知有變。男女老幼。胸息奔集。正擾

樓。二警察排。藍衣。藍冠。赫然照眼。既見工人。衣上血痕。狼藉。即進而執之。旋復揚其手中。挺號於衆曰。若曹。各歸。而狗竇。焉奚。爲因車。將來當盡捉。若曹。入官。裏去。若曹。如有舌。儘可。白白於警署。長前也。斯時。警署中。囚車。已戾門外。二巡長。率警察。多人。闖然而入。聯翩上樓。工人。訥訥然。述其所遇。狀至惶悚。巡長。力叩五號。室門。頑門。乃嚴扃。上懸。有小牌。顏曰。一串珠者。哀爾。加薛。北司。夫人。寓。巡長。叩良久。初無應者。遂立命。其所部。破門而入。室中。故無燈。黝黯。甚。惟六號。室中。燈光。映射。及此。隱約。中見。地板。上。眠一婦人。之身。去門。可數尺。喉際。已有血痕。撫之。僵矣。諸鄰。爭來。諦視。其面。一人。遽呼曰。噫。是即。串珠者。薛。北司。夫人。余於。半句鐘。前。尙見。之也。

是夜。紐約。各晚報。上。已競載。其事。警署。中人。粟六萬。狀。共研。稽。此謀。殺。之案。夜將。半。忽。又。有一。警報。飛。來。則。東。第。一。百。十。街。上。名。人。亨。利。麥。斯。拉。克。被。戕。於。其。家。中。此。消息。傳。遍。紐約。衆。皆。大。震。蓋。麥。斯。拉。克。乃。城。中。有。名。人。物。富。於。資。今。方。爲。上。議。院。議。員。冠。冕。政。黨。發。一。言。每。爲。大。下。法。議。院。中。大。權。幾。盡。在。此。君。掌。握。之。中。顧。其。微。時。操。業。至。賤。爲。狀。亦。良。苦。嘗。爲。工。人。爲。警。吏。爲。夜。巡。爲。司。閤。者。爲。放。債。人。說。者。謂。惟。其。疇。昔。從。困。苦。中。磨。鍊。過。來。故。今。日。能。頭。角。崢。嶸。蜚。聲。全。城。此。際。忽。死。於。非。命。聞。者。靡。不。惋。惜。新。聞。紙。上。連。篇。累。牘。悉。載。其。事。而。哀。爾。加。薛。北。司。案。僅。寥寥。數。行。初。不。詳。盡。落。泊。脫。落。西。爾。者。達。亞。特。姆。日。報。之。新。聞。主。筆。也。一。聞。茲。耗。立。延。其。通。信。員。弼。萊。楷。羅。主。辦。公。室。中。語。之。曰。弼。萊。君。其。從。速。着。手。探。茲。案。愈。速。愈。嘉。

想兇手此舉必爲復仇而起。議次視其手中一紙片。又曰。今夜七點半鐘時。麥斯拉克君方與其家人就晚餐。其使女忽携一函至。謂有一婦人在外來見。詢其姓氏。不肯相告。但云有要事。須與麥君一面。麥君爲政黨領袖。似此突如其來之怪客。固數見不鮮。遂忽出見客。其家人亦以司空見慣。漫不加意。餐事既竟。其公子擬往劇場觀劇。方行經客廳廊下。忽躡視之。則橫陳於地者。乃翁也。氣息已絕。喉際創痕了了。可辨一利刃。深陷入胸。二手中。有灰褐色絨數片。握甚固。似被刺時裂之兇手衣上者。以外一無所見。惟此刃與絨片。足爲偵探此案之線索。據司閤之僕人言。彼女身材合度。不修亦不短。全身著灰褐色之衣裳。面上蒙一絕厚之面幕。殊令人無從窺其玉容。閤人所見者。惟如此而已。弼萊楷羅聽畢。即曰。茲事良有趣味。如得親戾其地。一視所知。當不止是以吾度之。殆彼女之父。若兄。夫婿。若情人。爲麥斯拉克所毀。故刺刃其胸。以復此仇。吾其往彼處一行。便言已如飛而去。

一。來復中各新聞紙上。僉大書特書。謂謀殺亨利麥斯拉克者。爲一褐衣女郎。警署及各報館中。盡懸賞徵集報告。願久久。乃無端倪。以刃置顯微鏡下視之。柄上亦無指痕。殆兇手著手衣來也。刃之爲狀頗奇特。兩面皆有鋒銛。利如薙髮之刀。柄長可九寸。以鹿角雕琢而成。柄端作球形。鍍以銀球。上鐫一小圈。中有E字。字母及251.10.六號碼字。細極於顯微鏡中。僅見之。願此九個蠅頭細字。殊有研究之價值。由此或能得賊。亦未可必。查一般偵探家。費盡心力。仍無補於事。屈指去麥斯拉克。死之日。忽忽。亦復

矣。偵探長與白林氏狀至悒悒。謂弼萊曰。弼萊。茲事奇幻。特甚。吾殊無能爲力。僅僅此刃柄上數小字。奚能助吾。雖懸巨賞。亦復無效。弼萊再審實不啻以頭與石垣抵也。弼萊微笑曰。懸賞本屬多事。走殊不謂然。走雖不敏。雅願力自勉。勉破此疑案。

又一來。復後麥斯拉克謀殺案。已漸漸淡忘。弼萊楷羅方獨坐達亞特姆日報館一室中。新聞主筆蒞泊。脫蒞西爾忽召之往。指寫字桌上一紙。謂之曰。弼萊。頃間來一函。辭氣頗怪。君曷一讀之。弼萊遂取函讀曰。

達亞特姆日報主筆先生大鑒。向聞先生慈心俠骨。爲無告者之益友。吾夫於前月十五日爲謀殺案之嫌疑。被繫入獄。迄今已閱三來。復尙未得自由。警署中人既不准吾往省。又弗許吾夫出獄。先生如垂憫婦人。力爲斡旋。則感且不休。密昔司迭克傑羅上言。

弼萊讀畢。蒞西爾卽曰。君以爲如何。弼萊曰。警署逮彼無辜之工人。殊屬無謂。余今當往見偵探長與白林氏。力爲此婦作說客。蒞西爾曰。佳。君須記此函中之語。吾輩慈心俠骨。爲無告者之益友。君此行務必爲彼工人緩頰。援之出獄。弼萊曰。余知之。吾達亞特姆日報原肯爲無告之將伯者也。蒞西爾曰。良是良是。

警署中人卒徇弼萊楷羅請。釋彼工人傑羅。弼萊出警署後。卽至第十二街巨廈中。探詢一切。知五號室

今已空閉。室中所有器物。悉爲死者之友人取去。六號室中之婦人。特爲弼萊縷述爾時情狀。并啓五號室門。示以地上血痕。且曰。吾家男子恒囑余。勿多言取禍。若彼樓上之工人傑羅謀殺案。初不與聞。乃亦爲警察吏捉將官裏去。入獄已三。來復矣。已而又曰。彼五號室之婦人密昔司薛北司嘗有一情夫。爲狀似係異國人居恒頻來。欺關彼婦。似亦死於此人手中。事發之夕。余方爲吾夫料理晚餐。見糖已告罄。因往雜貨肆購一磅。歸旣入室。忽聞五號室門上隱隱有剝啄之聲。余門固半掩。遂探頭窺之。則見叩門者爲一女子。少頃門徐徐開。密昔司薛北司呼曰。汝密司蘭痕乎。呼已。門立闔。女子似尙亭立門外。此時火爐上之鍋已沸。余遂返身入室。比再至門次。則女已不見。殆已去矣。聞是夜彼情夫方在室中。故薛北司夫人屏此女客弗聽入也。未幾吾夫歸。與余同就晚餐。餐甫竟而傑羅大呼謀殺之聲起矣。弼萊曰。彼女客之狀。奚若。婦曰。時以門外燈光殊黯。淡視之。不甚了了。但見其身材適中。體態纖小。衣飾甚楚楚。面上羃以面幕。肩頭披有肩巾。恨爾時未曾仔細一視。今日弗克一一爲君道也。弼萊微笑曰。夫人但告吾。彼女衣飾作何色。足矣。婦曰。未之見也。弼萊曰。燈光雖黯。其衣裳及肩巾何色。當能依稀辨之。婦曰。彼女全身一色。似是灰褐。色也。弼萊曰。奇哉。此褐衣女子。令人不可思議。語次。遂別婦人。返至達亞特姆日報館。入落西爾室。欣然呼曰。落泊脫。今日余已偵得一事。彼褐衣女子。實兩案內幕中人物也。遂以六號室中婦人告言。一一語之。落西爾曰。不識彼婦人。已以此事告諸警署。未弼萊曰。未告警署。但語之。

余。落。西。爾。曰。二。來。復。來。各。新。聞。紙。上。所。侈。道。者。惟。此。褐。衣。女。子。之。事。報。館。警。署。悉。懸。巨。賞。徵。求。關。於。褐。衣。女。子。之。報。告。彼。婦。既。有。所。知。何。不。白。之。警。署。領。此。賞。金。彌。萊。曰。余。亦。作。如。是。想。以。吾。觀。之。彼。婦。人。似。亦。不。學。無。術。者。流。報。紙。未。必。關。心。况。彼。夫。乃。丹。麥。人。所。讀。者。爲。一。斯。蓋。狄。南。維。亞。之。新。聞。紙。彼。哀。爾。加。薛。北。司。之。死。近。在。咫。尺。言。之。較。親。切。有。味。亨。利。麥。斯。拉。克。之。案。自。不。甚。注。意。懸。賞。之。事。遂。亦。度。外。置。之。矣。落。西。爾。以。鉛。筆。點。桌。作。聲。沈。思。無。語。旋。乃。向。彌。萊。曰。彌。萊。吾。知。君。胸。中。已。有。成。竹。此。後。將。如。何。着。手。曷。爲。吾。言。之。彌。萊。曰。夫。以。一。嬰。嬰。宛。宛。者。乃。能。於。數。點。鐘。間。條。東。條。西。往。來。如。電。一。舉。手。而。殲。二。人。何。物。弱。女。子。有。此。魄。力。然。二。案。之。兇。手。吾。敢。決。其。爲。一。人。彼。第。十。二。街。上。求。兒。哀。爾。加。薛。北。司。之。褐。衣。女。子。即。爲。第。一。百。十。街。上。求。兒。亨。利。麥。斯。拉。克。之。褐。衣。女。子。無。疑。余。今。已。定。一。策。擬。倩。律。師。爲。助。遍。登。廣。告。於。各。新。聞。紙。上。招。哀。爾。加。薛。北。司。之。友。人。及。戚。鄰。謂。有。絕。大。之。利。益。相。餉。厥。後。卽。以。諸。人。姓。氏。列。之。爲。表。與。亨。利。麥。斯。拉。克。之。親。友。姓。氏。錄。兩。兩。相。對。觀。其。中。有。相。同。之。姓。氏。否。如。有。同。者。余。卽。設。法。探。得。其。人。更。以。周。密。之。手。段。偵。其。行。事。着。着。進。行。不。遺。餘。力。則。兩。案。之。水。落。石。出。可。立。而。待。矣。落。西。爾。曰。旨。哉。斯。言。君。其。迅。速。進。行。爲。今。之。計。當。先。截。止。懸。賞。肆。力。於。薛。北。司。案。想。諸。同。業。亦。必。步。吾。後。塵。也。

勃。洛。克。林。者。在。東。河。上。居。民。可。百。萬。位。置。良。佳。人。皆。譬。之。爲。紐。約。之。寢。室。其。地。有。泊。老。司。壁。脫。園。瑤。草。琪。花。爭。妍。鬥。豔。園。外。有。樹。蔭。之。路。曰。春。路。上。多。二。層。之。屋。小。屋。外。皆。有。小。園。第。七。號。屋。爲。稅。關。監。督。挨。企。福。

期所居。其人爲挨而蘭產。髮赤。軀幹奇偉。性至躁急。人或小拂其意。立拔劍而起。挨企年事富而職位崇。且擁有艷妻。面似滿月。腰比楊柳。尾眸如點漆。滿頭香雲。絲絲都作深黑之色。實爲勃洛克林第一之美人。一日忽有一客來。按此第七號屋門上之電鈴。則弼萊楷羅也。福朗夫人出見客狀。至摠謙。謂弼萊曰。乞君見恕。外子已於六來復前。以要事往華盛頓去矣。須於耶穌聖誕日左右方能言旋。君如有所事。儘可語妾。弼萊曰。下走與密司脫福朗素不相識。今日此來。第有一二事相詢。乞夫人惠告。於是以其姓氏告之。女女笑容立斂。冷然曰。密司脫楷羅妾殊弗能爲君助語。既閉門欲入。弼萊立止之。女又曰。君當恕妾今日百事叢集。殊無暇晷。吾夫行後。妾杜門謝客。卽村姑亦屏弗見。今屋中祇有妾一人。烏能延君入。飛短流長。人言可畏。須知衆喙足以鑠金也。言已微笑。雙扉徐徐闔。弼萊望門笑曰。今日運嘉。此豈已人吾手。今日往華盛頓去。

弼萊不久遂抵華盛頓矣。時挨企福朗方自西浮尼亞來。一日弼萊遇之於一小酒肆中。把杯言歡。瞬如莫逆。席間挨企舉其生平所經詭奇之事一一告之。弼萊述畢。又曰。余事屏當已竟。當返紐約。暫息征塵者番之行。又得海關中酬金千元。於意良適。明日略事準備。便歸見細君去矣。翌日午后。弼萊又與挨企福朗相見於華盛頓火車上之吸烟室中。福朗歡然曰。不圖今日復於此間遇君。歡喜無量。楷羅一至紐約。須來視吾。余於勃洛克林有一可愛之居宅。更有一可愛之細君。居宅有如天上。絳闕。細君則天上安。

璞兒也。弼萊曰。余至紐約後。必來款關拜訪。至尊夫人不必再勞。君爲吾紹介。日前余道府時。已識之矣。揆企大驚訝。愕然呼曰。君已惠顧寒舍乎。果有何事。詔余者。弼萊彈去其雪茄之灰。熟視揆企面。答曰。余日前訪君。實有一事相問。君識亨利麥斯拉克否。揆企曰。識之。可憐哉。此老麥斯拉克。乃不得善終。一年前渠頗垂青於余。結婚後。又藉彼之力。得擢今職。弼萊又詢曰。然則君夫人亦識麥斯拉克乎。揆企笑曰。海倫娜爲交際社會之皇后。那得不識麥斯拉克。顧其爲狀。似甚淡漠。略無推重之意。蓋渠儂目空一世。視麥斯拉克與衆人同也。此際揆企復喚酒至。與弼萊洗盞更酌。眉飛色舞。述其結婚時事。其言曰。爾時余已爲稅關監督矣。駐於曼哈頓。每日必至碼頭查驗進口之船舶。八九月前。忽有一輪船曰。意倫公主者。自脫里斯脫。滿載旅客來。余於婦女艙中。遂見吾今之細君海倫娜。才斯堪。個儂多情。頻以秋波睇余。剎那間。如以萬斛愛河之水。作醍醐之灌頂。余魂爲之蕩。情爲之移。立與之締交。知彼美本匈牙利人。乃兄以與人決鬥而死。有一叔方在潘昔。而范尼亞從事礦務。此來即應。乃叔之招。海倫娜上陸後。擬在左近勾留二三日。以俟叔來。余乃力與周旋。三日中。除晚間外。幾於形影弗離。海風泠泠。斗吹來。萬丈情絲。將吾二人牢牢縛住。及乃叔來。見吾多情。遂玉吾於成。允其姪女。嬪余情根。旣深。鴛譜遂填。結褵後。伉儷燕鶯同心。蓮子憐吾憐卿。渠心中但有吾。吾心中亦但有渠也。

火車抵紐約時。方在午后。二人於火車站上。復命酒對酌。福朗大雀躍。堅激楷羅同戾其家。旣至。福朗即

出。鑰。於。囊。啓。關。逕。入。引。楷。羅。進。會。客。室。楷。羅。翹。首。四。望。乃。不。見。福。朗。夫。人。倩。影。心。滋。疑。訝。而。挨。企。殊。殷。勤。款。客。趨。至。廚。下。將。威。斯。克。酒。及。蘇。打。水。來。謂。楷。羅。曰。老。友。君。其。少。須。想。吾。妻。此。時。尙。未。出。在。樓。上。假。寐。似。此。春。光。大。是。困。人。渠。儂。棠。睡。猶。未。足。也。今。君。且。俟。吾。數。分。鐘。吾。家。所。有。肖。像。頗。夥。君。可。遍。覽。之。少。選。會。看。余。攜。得。玉。人。來。也。語。已。自。室。隅。一。桌。上。取。寫。真。帖。三。四。冊。列。楷。羅。前。乃。匆。匆。上。樓。去。楷。羅。舉。目。四。顧。則。見。室。中。陳。飾。頗。簡。器。具。圖。畫。都。雅。而。不。俗。繼。卽。取。寫。真。帖。信。手。翻。閱。第。一。二。冊。中。皆。輪。舶。及。福。朗。親。友。之。攝。影。第。三。冊。爲。狀。較。陳。舊。其。中。肖。像。皆。係。外。邦。所。攝。則。福。朗。夫。人。之。親。友。也。中。有。一。像。爲。一。匈。牙。利。服。之。美。少。年。像。四。周。緣。以。黑。邊。知。已。作。古。其。人。腰。際。懸。手。槍。利。刃。各。一。下。有。數。字。曰。莎。爾。谷。才。斯。堪。奧。方。O'FENZ
二。五。一。二。一。〇。251210 楷。羅。乍。見。茲。數。字。幾。欲。躍。起。狂。呼。私。念。彼。刺。殺。亨。利。麥。斯。拉。克。之。利。刃。上。非。亦。有。此。後。數。字。耶。楷。羅。沈。思。有。頃。自。語。曰。是。矣。是。矣。彼。刃。柄。上。雖。有。HEN 三。字。母。實。是。O'FENZ 一。小。圈。卽。所。以。代。〇。此。奧。方。一。字。頗。不。經。見。想。係。地。名。至。二。五。一。二。一。〇。六。號。碼。殆。隱。有。一。千。九。百。十。年。耶。穌。聖。誕。日。數。字。在。內。也。語。時。卽。出。一。顯。微。鏡。細。視。影。中。人。腰。間。利。刃。已。又。點。首。曰。良。是。良。是。此。刃。卽。彼。刃。細。審。之。二。刃。正。復。相。同。絕。無。異。點。審。視。移。時。復。翻。閱。其。餘。諸。葉。翻。至。末。葉。忽。見。一。婦。人。肖。像。年。可。三。十。許。像。下。有。字。一。行。曰。哀。爾。加。薛。北。司。謹。贈。與。其。友。海。倫。娜。楷。羅。方。子。細。端。詳。而。門。已。閉。然。關。福。朗。含。笑。扶。其。夫。人。香。肩。徐。徐。而。入。女。玉。顏。深。絳。似。受。激。刺。頰。櫻。唇。邊。亦。微。現。笑。渦。福。朗。大。呼。曰。老。友。吾。妻。在。是。矣。君。今。日。獲。覩。玉。容。

亦當羨吾挨企艷福不淺乃奪得世界第一美婦人爲細君也楷羅莊容不語斯時密昔司福朗斗見其手中方執哀爾加薛北司肖像色遽變桃花之靨白如梨花立低鬟微呻仆於乃夫臂間抱乃夫頸低聲言曰挨企吾愛趣讓儂上樓夫儂弗適甚此間不能片刻留矣福朗微睨楷羅取進止楷羅點首乃抱其妻眠一沙發上又回頭向楷羅曰趣以杯酒來或能少已其疾楷羅如言斟酒授福朗言曰福朗余歸矣君第一夜歸來余不應擾君至此明日當再來省君望君夫人不久便霍然也福朗遂與楷羅握手握甚力似表其感激之心也

翌晨彌萊楷羅行行至泊老司壁脫園忽見一馬車風馳電掣而來及門而止車中人出則警署偵探部長奧白林氏也楷羅亟趨前曰彼神秘奇奧之褐衣女郎余已得之矣偵探長作驚訝色曰君何言曷爲吾道其詳楷羅曰君設能從吾行當爲君言之君輩警署中人徒知肆力於亨利麥斯拉克案而哀爾加薛北司案乃漫不注意揣君輩之心殆以爲亨利麥斯拉克者大人物也自應著力緝兇以慰其在天之靈彼串珠婦人操業賤殊卑卑不足道然而吾之探得褐衣女郎實基於此考兩案之發生在一夜相去僅四十分鐘而兩案之兇手亦爲一人彼褐衣女郎既殺哀爾加薛北司於第十二街上之巨厦中遂翩然作鳥逝復至第一百十街置亨利麥斯拉克於死余既廉得其實即竭吾心力蒐集兩家親友姓氏互相對照則見其中惟有福朗一家俱與兩人相識偵探長曰君所言者殆卽稅關中之挨企福朗乎渠固

麥。斯。拉。克。賞。識。之。人。也。楷。羅。曰。良。是。挨。企。之。妻。密。昔。司。福。朗。亦。與。哀。爾。加。薛。北。司。相。識。蓋。二。人。皆。匈。牙。利。產。往。還。甚。稔。願。挨。企。未。之。知。也。偵。探。長。曰。吾。輩。今。將。安。往。楷。羅。曰。往。福。朗。家。一。行。其。家。去。此。非。遙。轉。胸。可。至。今。挨。企。方。出。必。午。后。纔。歸。余。當。在。君。前。面。詢。密。昔。司。福。朗。一。切。以。後。作。何。舉。動。君。自。決。之。可。也。二。人。且。語。且。行。須。臾。至。春。路。七。號。屋。已。在。望。瞥。見。一。頤。長。纖。削。之。女。郎。一。掠。而。過。奧。白。林。立。以。手。堅。執。楷。羅。臂。呼。曰。弼。萊。趣。止。趣。止。彼。女。郎。何。人。者。二。人。遂。駐。足。弗。前。視。彼。女。郎。則。全。身。衣。裳。悉。作。灰。褐。之。色。頭。上。冠。一。天。鵝。絨。冠。頸。際。圍。一。褐。色。松。鼠。毛。之。圍。巾。女。郎。姍。姍。而。行。逕。至。七。號。屋。前。啓。關。而。入。楷。羅。遙。指。屋。謂。偵。探。長。曰。此。屋。即。挨。企。福。朗。居。老。友。趣。從。吾。來。數。分。鐘。後。二。人。已。至。門。前。按。門。上。電。鈴。頃。之。門。啓。則。亨。亨。立。於。前。者。密。昔。司。福。朗。也。女。乍。見。楷。羅。驚。訝。殊。甚。兩。靨。俱。灰。敗。星。眸。微。赤。似。方。啜。泣。願。爲。狀。極。鎮。定。冷。若。冰。霜。悄。然。言。曰。密。司。脫。楷。羅。晨。安。挨。企。方。不。在。家。未。能。見。君。楷。羅。足。恭。曰。密。昔。司。福。朗。走。此。來。實。欲。見。夫。人。此。爲。偵。探。長。奧。白。林。君。因。有。細。事。相。詢。故。隨。下。走。來。謁。夫。人。女。微。顫。洞。啓。其。門。鞠。躬。曰。二。君。既。有。所。垂。詢。請。入。室。也。可。言。既。引。二。人。入。會。客。室。楷。羅。立。趨。室。隅。自。桌。上。取。一。最。陳。舊。之。寫。真。帖。返。至。中。間。一。桌。畔。翻。至。末。一。葉。則。哀。爾。加。薛。北。司。之。肖。像。已。渺。細。審。之。似。已。撕。去。然。略。無。痕。迹。楷。羅。顧。女。女。亦。顧。楷。羅。目。光。嚴。冷。頰。輔。邊。嫣。然。含。笑。楷。羅。詢。曰。君。友。之。像。安。在。密。昔。司。福。朗。曷。告。吾。女。信。手。翻。閱。一。過。反。問。曰。君。言。何。指。吾。友。爲。誰。此。際。忽。聞。門。上。有。彈。指。聲。女。立。闢。其。扉。一。絳。髮。女。郎。白。衫。褐。裳。當。門。而。立。二。人。視。其。人。似。係。頃。間。在。

門外所見之女郎也。密昔司福朗趨至門次，向女郎曰：喀斯林，恕吾無狀，弗克撥冗見君，蓋吾方有所事。與此二先生語也。語已，遽閉門入，拽一圈手椅桌，且坐且言曰：二君心中事，僕已知之。今且坐容僕述其梗概。君輩偵取罪人，如獵狗偵獸，初無仁慈之可言。願一聞僕事，當亦惻然。僕今先爲二君述一故事。信不信，自在二君。僕姑妄言之。君等姑妄聽之可也。言時，展其玉臂於桌上，以手掩面，久之，柳腰顛不可止。旋乃仰首視楷羅及奧白林，面婉婉言曰：君等雖美人，當亦知匈牙利事。匈牙利者，一蠻野殘暴之民族也。人人血筯中，幾於都含淫慾，觸處便發。今吾故事中先述一男子曰亨利。麥斯拉克，匈牙利之蒲達配司人。一婦人曰哀爾加，薛北司匈牙利之挨拉鎮人。更有一可憐之女子，姑假定其名曰堪脫。此三人俱自匈牙利，襍被來此新世界，分道揚鑣。日漸得意，亨利、麥斯拉克以一道左，跌足小兒一躍而爲富豪者，名卓卓遐邇，都聞哀爾加、薛北司、生涯頗不惡，所業大昌，而堪脫亦殊躊躇滿志。竭來異鄉，忽遇一多情少年，一見傾心，遽結絲羅不數。李波小妹嫁得羽林郎也，孰意東風無賴，似故故欲吹散鴛鴦。彼亨利、麥斯拉克者，陡來驛入此新夫婦間，見堪脫美而艷，欲力圖之。堪脫故示意拒絕，而麥斯拉克佯作弗覺，迫之不已，可憐堪脫，遂受精神上莫大之苦痛。香閨繡閣，亦視作羅刹地獄矣。女言至此，仰首微喟，又續曰：願此女雖受彼儉之脅迫，仍芳心自知，初不敢語之。夫婿蓋彼儉於商界、政界上，勢力頗巨，而夫婿復藉彼奧援，得以蜚聲社會。故此女終含辛茹苦，隱忍不發。而是時，忽又有一婦人從挨拉鎮來，則哀爾加

薛北司也。女性固和易。遂與締交。異鄉忽遇。國人中心彌適。由是往來漸稔。一日者。乃夫方有事。他出。女獨處家中。而哀爾加薛北司來。携都堪酒一瓶。與俱。女正寂寞無俚。至此乃大悅。立烹咖啡。與婦同啜。啜後。婦復勸飲。都堪嗚呼。上帝以後。儂不忍言矣。帝在上。如何佯作不見。女一飲。茲酒四肢立時麻木。頭腦立時昏亂。轉胸間知覺失矣。及蘇。則方僵臥於床。彷彿見亨利麥斯拉克披衣而去。女兒花好。那禁狂風推殘。羞憤之餘。幾欲操刀自殺。俾脫離此五濁惡世。還吾清淨之身。視彼婦人。則已去矣。而都堪酒瓶亦杳。女且語。且作急喘聲。大顫玉指緊握。指爪幾將透手背。而出。少須。又曰。女既受此蹂躪。憤氣填膺。夙興夜寐。謀所以報復之策。自念似此奇辱。必須以血滌之。方能潔淨。女志立而哀爾加薛北司於是死。女心決而亨利麥斯拉克亦於是死。女語已粉頰如土。雙手力持桌邊。以支其玉體。高聲呼曰。吾言已竟。二君將如何。下斷詞。楷羅視奧白林。奧白林起立曰。夫人情固可原。然操刀殺人。爲法律所不許。吾亦愛莫能助。女聞言。立躍起。酥胸起伏不已。雙波熠熠。四射。厲聲言曰。何物法律。男子所定之法律。祇合施之男子。不當施之女子。彼侮辱吾。吾何能默爾而息。楷羅曰。夫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聖經不云乎。一吾仇既報。吾身可殉之。一仇既報矣。在理自當受法律之裁判。楷羅語時。卽至女側。以手按其香肩。柔聲慰之。女紅淚如雨。啜泣久之。旣乃力脫楷羅手。翩然出室。去而哽咽之聲。猶隱約可聞。楷羅目奧白林。詢曰。君於意云何。奧白林曰。余當歸取一提票。再來逮女。此半句鐘間。女必不至遁走。余心亦滋憐此女。手刃二憾。實非

得。已。然。職。守。所。在。不。得。不。爾。余。今。且。去。君。脫。能。爲。吾。留。意。此。屋。則。感。激。無。已。楷。羅。首。肯。二。人。遂。悄。然。同。出。奧。白。林。旣。去。楷。羅。悄。立。路。角。觀。望。久。之。尋。乃。見。福。朗。與。一。人。同。入。七。號。屋。去。閱。半。句。鐘。偵。探。長。助。手。華。立。司。來。謂。楷。羅。曰。密。司。脫。楷。羅。鄙。人。奉。偵。探。長。命。而。來。君。如。有。所。事。鄙。人。當。爲。君。後。盾。楷。羅。方。欲。啓。口。忽。見。一。運。貨。車。輾。輾。至。七。號。屋。前。居。頃。之。卽。見。多。人。自。屋。中。陸。續。昇。箱。篋。出。載。入。車。中。車。遂。行。適。經。二。人。立。處。華。立。司。急。趨。前。遮。之。曰。車。上。人。此。車。將。安。往。者。車。人。悻。悻。曰。往。去。處。去。耳。干。汝。甚。事。乃。出。而。梗。吾。行。華。立。司。不。語。半。禡。其。衣。以。警。署。徽。章。示。之。車。人。勒。馬。鞠。躬。曰。小。人。萬。死。乃。不。知。公。爲。警。署。中。人。幸。恕。冒。瀆。此。車。實。往。南。勃。落。克。林。碼。頭。車。上。物。事。則。運。至。一。一。麥。利。安。那。一。輪。船。上。者。小。人。所。知。已。盡。於。是。華。立。司。麾。手。曰。去。休。去。休。已。乃。顧。楷。羅。曰。渠。輩。似。將。遠。行。吾。儕。其。好。自。爲。之。毋。使。脫。肩。而。去。楷。羅。領。之。此。際。七。號。屋。之。門。又。關。福。朗。送。客。出。視。客。卽。向。同。行。之。人。也。須。臾。門。復。闔。客。返。身。匆。匆。而。來。華。立。司。候。其。行。近。卽。高。呼。曰。來。者。非。木。器。商。施。華。非。爾。乎。胡。爲。來。此。施。華。非。爾。亦。佇。立。弗。前。微。笑。曰。密。司。脫。華。立。司。下。走。亦。將。以。此。問。君。此。間。有。何。隱。隱。事。乃。勞。大。偵。探。僕。僕。走。殊。望。君。非。爲。七。號。屋。中。人。來。也。華。立。司。笑。曰。余。非。爲。七。號。屋。中。人。來。者。君。可。勿。慮。施。華。非。爾。昂。首。吐。氣。似。心。已。釋。然。欣。然。言。曰。彼。密。司。脫。福。朗。乃。稅。關。中。人。今。將。遠。行。故。以。屋。中。器。物。售。之。下。走。君。當。賀。吾。今。朝。做。得。一。好。賣。買。也。華。立。司。曰。君。於。何。時。將。屋。中。器。物。去。施。華。非。爾。曰。下。走。今。晨。卽。來。取。去。入。晚。渠。輩。便。當。啓。行。一。對。好。鴛。鴦。到。處。比。翼。雙。飛。真。個。令。人。羨。煞。華。立。司。點。首。漫。

應之。施華非爾卽告別而去。楷羅向華立司曰：渠輩已準備遁走矣。華立司曰：然密司脫楷羅曷在此少待鄙人。當電偵探長告以茲事。立飭人候於「麥利安那」船上。俾兩鳥入吾網羅。不致逍遙天外。華立司去後可一點鐘。仍無奧白林一絲消息。楷羅飢腸已轆轤動。乃草一短簡致奧白林。就附近一酒肆小食。聊果腹。食已乃返原處。復與華立司相遇。顧奧白林仍踪跡杳然。二人大訝。但徘徊于談笑。吸烟用以徘徊。天入晚。始見一車飛馳而來。止於路之盡頭處。則奧白林至矣。奧白林至二人前。謂楷羅曰：弼萊今日栗六欲死真快。喪煞人。吾一得君書。卽召第十二街六號室中婦人及第一百十街亨利麥斯拉克家女僕來泊老斯壁脫園警署中。俾得臨時證明彼女。今一切已準備定妥。君可不必煩惱。余頃已如華立司言。飭二人往彼輪船上相候。吾儕今且入七號屋去。

奧白林遂先與楷羅前往叩關。楷羅按鈴。福朗應聲出啓扉。一見楷羅。立伸手趨前曰：密司脫楷羅。今晚甚風兒吹。君來也。此一點鐘中。余且攜山妻出行。弗克多扣光陰。與老友把臂。至以爲歉。事出倉猝。幸君見恕。楷羅曰：余亦至爲于邑。蓋此來實大殺風景。於君家頗不利也。卽介紹奧白林於福朗曰：爲紐約偵探部長密司脫奧白林。福朗怒曰：吾家有何曖昧事。乃勞偵探長大駕。奧白林曰：茲有要事。欲與君在此一談。不然。吾來胡爲。福朗以身蔽門。狀至憤激。奧白林卽作勢向華立司。華立司乃自黑暗中飛步而來。福朗大笑曰：若招此君來嚇。乃公耶。尙有何人者。趣來。趣來。奧白林曰：吾携得一提票。在此。君如弗允。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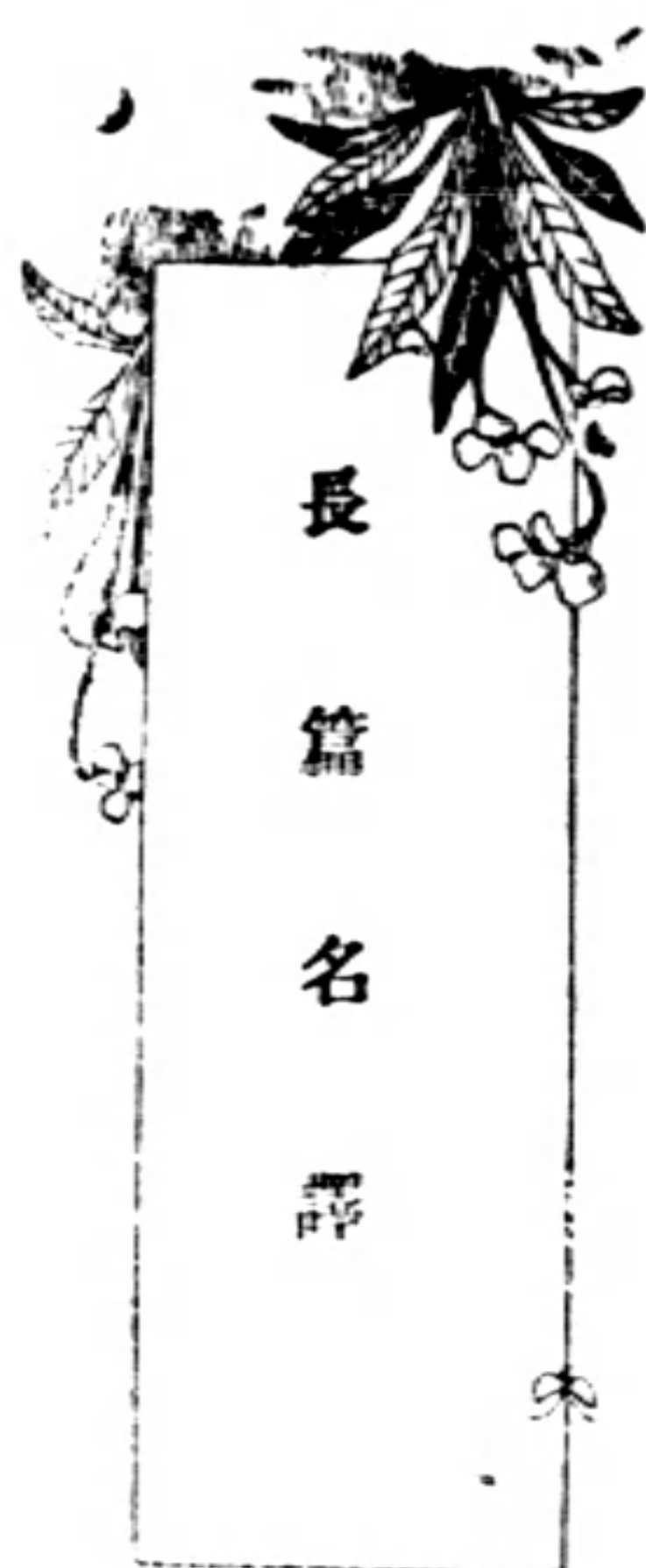
入。請君及君家人。悉隨吾往警署。去。福朗曰。否否。吾不願往警署。君等請入吾屋可也。遂讓三人入屋。相將至會客室中。楷羅柔聲霽容。語福朗以狀。語未竟。福朗立大怒。幾將用武。奧白林力捉其臂。使弗動。願福朗殊不能受。遽擺脫之。雙手握拳。擱桌如雷。且擱且詈。弗已。楷羅急止之曰。君其少安。毋躁。且容余竟。吾辭。福朗大呼曰。誰要汝。饒舌。汝曹皆妄人耳。吾。斯時門斗關。密昔司福朗分息而至。絳髮女郎亦尾綴於後。密昔司福朗面其夫。詢曰。挨企何事。狂叫幾令儂心嚇破。語時。流波四盼。而玉容遽失色。福朗曰。此輩狗耳。吾逐狗也。既而見絳髮女郎。卽出一銀票納其手中。謂之曰。喀斯林。此無與汝事。汝且去。行再相見。願上天。福汝遂推女出室。出鑰扃門。奧白林一躍而前。將奪其鑰。願福朗力大無朋。甫一揮手。奧白林立却退。福朗大聲曰。若曹且坐。余將一聽其究竟。海倫娜頃楷羅以卿今晨所述故事。語余。殊令人不歡。余一昨徇卿請。方期今晚買棹。他適結廬異邦。詎料有此不特意事。海倫娜卿幸以詳情告余。毋少隱。挨企語已展。雙臂向其妻。女粉頸低垂。竟投入。乃夫懷中。就其身。微語良久。挨企聽畢。大呼曰。嗚呼。吾上帝。乃釋其妻。木立如石。人女長跽於前。舉其如荑手。嬌啼曰。挨企。挨企。吾至愛之人。曷聽儂言。少止。又續曰。儂所述良稿。儂復仇耳。疇昔之晚。因以阿兄之刃。殲哀爾。加薛北司及亨利。麥斯拉克。二憾天相。吾躬得如願。以償歸後。卽以破肩巾。付之一炬。又褫吾褐。色衣裳。授之。使女喀斯林。喀斯林初不知其事。君亦不知其事。儂以爲從此可高枕無憂矣。不圖乃有今日。挨企。儂知君一聞茲事。必不再愛儂。而今而後。吾

二人長別矣。儂既殺彼二人。自當待罪於法庭。夫復何言。女言畢。搖搖欲墜。爲狀似暈。福朗立趨前扶之。撫其背曰。吾至愛之妻。吾二人生同室。死同穴。永無別離之日。吾一片愛卿之情。直鏤心而刻骨。卿幸勿鬱鬱。今爲時已晚。趣去取衣冠及手囊來。吾輩行矣。言次。頻頻拍其香肩。出鑰啓門。送之出。奧白林華立。司急至門。次遮之。挨企大呼曰。趣退。勿前。不爾。乃公且以老拳向汝。奧白林曰。福朗母。妄言。余有提票在。來執汝妻。汝須知吾輩亦頗憐渠。如能相助。匪不盡力。汝又奚事。憤憤爲未幾。女復來。攜福朗衣冠。作出行狀。福朗揚其拳。向奧白林曰。汝勿以手指觸吾妻。觸則立死。奧白林出手槍。高聲曰。福朗。余初非弱蟲。寧畏死者。福朗不語。突從壁間取一球板。下力措。奧白林奧白林手中手槍。砉然落地上。華立司槍亦立發。而福朗之球板。已及其肩。槍發不中。彈深入天花板數寸。福朗復揮球板。撲二人。二人乃同仆於地。失其知覺。即俯身拾奧白林槍。來而楷羅楷羅亦出槍。相對二槍同時並發。楷羅蹶地。而量福朗創於手。手槍亦墜。落手上。血直濺及其妻香腮。女大驚。急來扶福朗。福朗曰。創微。勿慮。今且以巨索來縛茲。二憾女應聲去。旋即取索至。將三人一一縛訖。乃滅火扇門。相將出屋去。

楷羅創於頭。流血頗多。半點鐘後始蘇。閱十分鐘。神思稍清。卽思竭力脫去其身上之縛。顧乃無效。雙足縛尤緊。輾轉地上久之。一足遂脫。已乃轉至門後。貼其身於牆上。以口就電話之接音器。電達亞特姆日報館。落泊脫落西爾。趣來相援。未久。落西爾來。破門入室。援三人出。是時。「麥利安那」業已啓碇。一帆。

風。順。舟。行。如。矢。而。福。朗。夫。婦。仍。未。弋。獲。三。日。後。忽。有。男。女。二。尸。飄。至。施。堆。興。島。海。邊。面。色。猶。奕。奕。如。生。二。尸。各。展。臂。相。抱。固。結。不。可。解。女。風。貌。艷。絕。桃。腮。杏。頰。檀。口。櫻。唇。一。似。生。時。男。子。右。手。爲。彈。丸。所。穿。創。處。隱。約。可。辨。一。密。昔。司。福。朗。一。則。福。朗。也。一。對。冥。鴻。竟。作。同。命。鴛。鴦。楷。羅。對。此。二。尸。感。喟。弗。已。掉。頭。低。語。曰。一。吾。仇。既。報。吾。身。可。殉。之。一。可。憐。此。多。情。夫。婦。竟。以。身。殉。仇。也。





指印

(俠化)

(一)

却說一千八百九十年六月倫敦出了一件離奇幻怪驚心動魄的謀殺案一時鬧動全城使得倫敦人都舌橋不下被害的喚做苟屈特新格爾頓兇手還不知道是那一個只憐那赫赫大勳爵梅恩的兒子喬弗利梅恩受了嫌疑翩翩公子竟送入森森鐵窗之中那些偵探家對於此案人人皺眉個個掉頭不想時勢造英雄就中便有一個飛而食肉的喀斯白施頓博士應時而出這案兒到頭來遂迎刃而解他的大名頓時傳遍歐洲沒一個不知道說起這位博士確是一個能手從前瑪立司特勞佛來出使羅馬的時候曾有好幾件奇案被他探出內中有一案幾乎使特勞佛來壞了前程也虧得博士手腕敏捷才智過人把兇人的奸計打破纔得安然無事特勞佛來經了這小挫不覺一病顛連便解職離任先往滑愛脫島養病過了一月方始回到倫敦在挨爾勃麥爾街住下杜門養晦倒也自在六月十八那天

忽聽得倫敦人喧傳哈脫街的謀殺案當夜翻開晚報一瞧却見有名的貴公子喬弗利梅恩以嫌疑被逮這喬弗利便是梅恩勳爵之子出落得一表非俗好似一株臨風玉樹加着生性慷慨朋友着實不少近來方與密司脫哀爾遜萊福達姆的繼女密司康斯頓司濮愛兒訂婚密司芳齡才二十有三是個美艷絕世的女郎作配公子真是世界上第一良緣這時新聞紙上一披露這喬弗利被捕的消息倫敦西部的人都吃了一驚街頭巷口三三五五無非議論這件事更急煞了他老子梅恩勳爵把雙腳頓得震天價響慌忙來見瑪立司特勞佛來懇求他介紹施頓博士替兒子昭雪特勞佛來不敢怠慢立刻發電給施頓許下一份厚酬請他來探這案兒六月二十二日那天夜中九點鐘時這位喀斯白施頓博士便不慌不忙應召而來特勞佛來竭誠歡迎先拉他到維奈大酒肆用了晚餐又在利琴街和拋兒毛兒街散步了一會然後一同回來彼此坐在起居室裏促膝談將起來施頓點上了一枝雪茄倚在椅背上開口道密司脫特勞佛來請你先把那案中事實見告好使小可有個把握特勞佛來手中執着幾張紙兒說道第一事吾須和足下說足下這回身與其事該守着秘密如今你到倫敦來除了梅恩勳爵和密司脫福達姆外單有一人知道這人即是偵探長希受白是個有才有學聰明絕頂的人逮捕喬弗來梅恩也是此君的主意據他說今夜要到這裏來和足下相見兩位大偵探家握手一堂定有一番偉論咧施頓道小可曾聽得過這位大偵探的大名記得往年有一件蘇格蘭火車上的謀殺案和利瑟爾屋的事

確爲此君所破。不過此次未得案中實情。貿然問拘禁喬弗來。未免過於孟浪。此刻那梅恩家的僕人。可
在這裏麼。特勞佛來道。正在下邊等着。施頓道。如此。請你先把事實告知小可。特勞佛來道。一月以前有
一個婦人。喚做密昔司。新格爾頓的。住在哈脫街勃洛姆斯白來屋第二層的二號室中。裏邊有兩間起
居室。有和合門。可以相通。此外又有一間臥室。一間浴室。和一所廚房。都和別家的居室隔絕。外面的一
扇門上。常常用一把耶爾鎖鎖着。密昔司。新格爾頓。年事不過二十五左右。姿首却也不惡。性兒好靜。並
不用甚麼僕人。一切打掃的事。却託了一個人。名叫維廉翻恩。和他的老婆密昔司。翻恩他們兩口兒。便
住在下一層的房間裏。那密昔司。新格爾頓。閉門獨居。過他沈靜的光陰。有時彈琴。有時唱歌。倒也自適。
其適。一月中。並沒甚麼人來。欸。關相擾。前禮拜三傍晚六點鐘時。密昔司。翻恩。親見他進臥室去。當下就
把門兒關了。七點鐘時。維廉翻恩正在那裏打掃。二層樓的梯頂。忽地來了那喬弗利梅恩。按那二號室
門上的電鈴。一會門就開了。喬弗利。卽忙走了進去。施頓問道。那開他進去的。可是密昔司。新格爾
頓麼。特勞佛來道。據維廉翻恩說。他並未瞧見密昔司。新格爾頓出來開門。這倒是個疑問。那二層樓的
扶梯頂上。原又有一個房間。是一家奈維遜夫婦所住。這時他們正不在家裏。過了數分鐘。翻恩已打掃
定當。走下樓來。在大門前徘徊了片刻。七點半鐘時。忽見密司。脫奈維遜。三脚兩步跑進去。五分鐘後。就
見他提了一隻行囊。匆匆而出。久之。却不見喬弗利梅恩的影兒。既不見他出來。又沒有別的動靜。

十點鐘時密昔司翻恩照常拿熱水到密昔司新格爾頓房裏去。那知兩脚踏進起居室，即見氣象不佳。寫字檯抽斗開着裏邊一切紙物翻得雜亂無章。密昔司新格爾頓橫在一隻睡椅之上，星眸緊閉，檀口半啓，一縷倩魂早歸離恨大去了。那時維廉翻恩恰在門前和一個工人閒談，驀地裏聽得他老婆驚呼之聲，疾忙同那工人飛步上樓。兩人一見這情景，都嚇呆了。那工人倒眼快，瞥見桌上放着一隻水杯，怕裏頭有毒，就把鼻子湊上去細細聞了。一聞，施頓又問道：那工人名兒喚做甚麼？特勞佛來道：那人喚做勞白脫，是個斯堆福街的鉛匠。當時翻恩見出了命案，大吃一驚，忙去報告警署。警署裏立時委外科醫士達克透道和蘇格蘭場偵探長希受白來驗屍。踏勘那兩位到時，房裏還未十分紊亂，窗兒仍緊緊的關着，地板上却有許多足印。密昔司新格爾頓靠在門左面的一隻睡椅上，他上衣已在喉際撕破，只是那抹胸上的金鎖金鍊，却依然還在鎖面上刻着兩個字母。一面是個G字，一面是個M字。以外又有三隻鑽石約指，一隻結婚約指，一雙金釧也依然還在。可知兇手之來志不在物，後來把那尸體略一移動，又有一粒橢圓形的藍寶石墜落於地。這東西的來歷，吾們尙未分明。達克透道生一驗那尸體，說傷在心房，照這情形看來，如非被人擊死，定是被兇手壓在左邊腰上致死的。因爲那邊微有傷痕，算來死了差不多有兩個鐘頭了。他身上毫無別的痕迹。子細瞧時，那左臂上却隱隱有幾個指印。右手的小指骨兒已脫了節，似是拗斷的樣子。然而一些兒也沒有爭鬥之狀。中間的桌子上放着一個威斯克酒樽。

一個蘇打水的虹吸管。一隻水杯。看那杯上。却留着兩個指印。一個是右手的大拇指。一個是右手的食指。那螺旋紋甚爲清晰。烟灰盤中有半截吸剩的雪茄。面哈脫街的一扇窗前。有一隻寫字檯。兩隻抽斗都開着。裏面攪得顛倒混亂。似乎那兇手曾在這裏搜尋過甚麼東西。一般洋琴上。幾張樂譜。下邊攤着一張喬弗利梅恩未婚妻密司康斯頓司濮愛兒的照片。影裏美人眉目如畫。只不知道是那一個惡作劇。用鋼筆尖在那玉顏上。劃了兩道深藍色的線。火爐架的上邊。有一架報時鐘。鐘的前面立着一張明信片。是喬弗利梅恩的手筆。寄給密昔司新格爾頓的上邊寫着「明晚七時當來奉謁」幾個字。下邊簽着 G M 兩字母。看那發信日期是六月十六日。恰是密昔司新格爾頓被害的前一天。第二天午時。喬弗利梅恩便在他苟崇街家裏被捕。喬弗利峇無恐懼之色。侃侃說道。昨夜七點鐘時。吾確去見過密昔司新格爾頓。向他索取三年前有一個婦人寄給吾的六封信。這婦人並不是密昔司新格爾頓。是另外一個人。如今已死了。算來吾在密昔司新格爾頓室中。不到十分鐘。給了他兩張五十磅的銀票。當下他便把六封信一齊交付與吾。吾放入袋中。興辭而出一路慢慢吞吞的散步。直到八點鐘。從八點至九點。吾在辟開狄來的奧梅加俱樂部中。九點十五分。在維奈大酒肆用晚餐。餐後取出信來。逐一檢驗。却見六個信封裏頭。只有五封信。內中有一封空着。吾連忙跑到辟開狄來演武場。跳上一輛兩輪馬車。趕往勃洛姆斯白來屋。去滿擬向密昔司新格爾頓究詰那封遺失的信。不道趕到哈脫街。見那屋前立着一大

堆人都說二號室中出了命案了。吾大失所望，只得折了回來。總之吾先前在那邊，既未喝過一滴酒，也不會吸過半枝雪茄信兒，到了手便走將出來。密昔司新格爾頓的被害，吾委實一些兒也不知情。施頓道：那幾封信呢？特勞佛來道：據他說，已經在禮拜三夜中燬了。施頓道：他那夜在辟開狄來演武場坐那兩輪馬車，可曾把勃洛姆斯白來屋的名兒告知車夫麼？特勞佛來道：他告知車夫的，如今吾且和你說那水杯上的兩個指印。後來捺了喬弗利的指印，和那上邊的一對，却是截然不同。施頓道：呀，奇了！特勞佛來道：據偵探長希受白的揣測，說這兩個指印是那鉛匠勞白脫的，但是這一說也有些兒靠不住。因為那天黃昏時，勞白脫在家裏潑翻了一盞火油燈，右手被火燒得十分利害，大指和食指的螺旋紋已模糊不辨。這水杯上的指印，分明不是他的了。勞白脫也說：那夜雖然聞過那隻水杯，手兒並未動過一動，只是喚他立誓，他却堅意不肯。目下警署中雖未得實據，一大半人頗疑喬弗利梅恩是個案中要人。梅恩的明信片上明明證實他禮拜三夜七點鐘時曾與密昔司新格爾頓相見，那時維廉翻恩也親見他進密昔司新格爾頓室中去，有幾個達克透都一致說：被害者死時是在七點鐘和八點鐘之間。從各方面參考起來，喬弗利的罪案竟好似鐵鑄的了。照那兩輪馬車上的車夫威爾生說：十點一刻時，他曾載過梅恩往勃洛姆斯白來屋去，到了那邊却聽得裏面發生了謀殺案。當下未曾下車，便回到辟開狄來演武場，來那些偵探們在密昔司新格爾頓家裏到處搜尋，並不見有甚麼寄給梅恩的書翰。那梅恩

贈與他的一百磅銀票也不知去向。特勞佛來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又道：那喬弗利梅恩確是個不吸煙的人。但是據利琴街煙商施乞弗說，梅恩曾在六月十五日買他一箱賴蒙挨龍司雪茄。希受白到他家裏去一尋，果然有這一箱雪茄。箱中單少了一枝，回來便把密昔司新格爾頓家裏那枝吸剩的雪茄請了兩個善於吸煙的人辨辨滋味，說是賴蒙挨龍司去問梅恩。梅恩自認曾買過一箱雪茄預備送給密斯脫福達姆的，開這煙箱的也是他自己。不過少了一枝，却不曾留意。現在吾有一張指印放大的影片在這裏。密昔司新格爾頓喬弗利梅恩和那水杯上的指印都在上邊。又有一張密昔司新格爾頓死後的攝影和勃洛姆斯白來屋的草圖，足下可以參觀。下禮拜一便當開庭審訊。日前梅恩的地位萬分黑暗，萬重的疑雲都籠在他身上。十人中倒有八人說他是兇手呢。施頓道：足下述得頭頭是道，很爲明晰。這照片和草圖更助吾不少。說着把那照片和草圖都看了一遍，又細細的瞧那指印，瞧了一會纔放下來。倚在椅背上問道：那密昔司新格爾頓家裏的煙灰盤中可有甚麼煙灰？特勞佛來道：但有這半截雪茄並無煙灰。施頓道：有沒有雪茄的香味？特勞佛來道：也沒有。施頓道：那地板上的足印，希受白已研究過，不會特勞佛來道：只爲地板上鋪着絕厚的地毯，那足印不大清楚。施頓道：密司康斯頓、密司濮愛兒前途很有希望麼？特勞佛來道：這個不用說。密司脫福達姆早年在外邊曾發了一注大財，回到英倫便和一個極富的寡婦密昔司濮愛兒結婚。那時膝下已有了一男一女。左顧孺人右弄稚子，家庭間十

分。美。滿。不。幸。四。年。以。前。夫。人。忽。爾。棄。世。福。達。姆。遽。賦。悼。亡。非。常。悲。痛。從。此。心。灰。意。冷。不。想。再。娶。打。算。將。來。死。後。把。所。有。財。產。替。他。子。女。平。分。施。頓。又。問。道。密。司。脫。福。達。姆。和。他。繼。女。可。和。好。麼。特。勞。佛。來。道。不。消。說。得。密。司。脫。福。達。姆。原。是。個。心。地。和。藹。的。長。者。很。愛。他。繼。女。真。視。如。己。出。他。生。性。也。頗。好。交。際。一。年。中。宴。會。觴。詠。連。綿。不。絕。平。居。又。酷。愛。美。術。遊。獵。名。滿。倫。敦。西。部。幾。於。婦。孺。皆。知。施。頓。道。梅。恩。和。密。司。濮。愛。兒。訂。婚。有。多。少。時。候。了。特。勞。佛。來。道。約。在。三。月。以。前。一。對。璧。人。真。足。爲。名。都。生。色。施。頓。道。梅。恩。和。那。密。昔。司。新。格。爾。頓。可。有。甚。麼。親。戚。的。關。係。麼。特。勞。佛。來。道。沒。有。沒。有。梅。恩。和。己。說。他。平。生。只。見。過。密。昔。司。新。格。爾。頓。兩。次。爲。了。要。索。回。從。前。一。個。婦。人。去。給。他。的。幾。封。信。施。頓。道。那。婦。人。的。姓。氏。叫。做。甚。麼。特。勞。佛。來。道。他。不。肯。說。出。單。說。那。婦。人。是。個。有。夫。之。婦。現。在。已。不。在。世。上。了。那。幾。封。信。萬。分。重。要。倘。不。用。金。錢。收。回。便。要。被。密。昔。司。新。格。爾。頓。送。到。那。婦。人。丈。夫。手。裏。夫。於。死。的。很。不。便。施。頓。道。那。幾。封。信。如。何。會。人。密。昔。司。新。格。爾。頓。手。中。特。勞。佛。來。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施。頓。道。更。有。可。疑。的。那。密。司。康。斯。頓。司。濮。愛。兒。的。肖。像。如。何。往。密。昔。司。新。格。爾。頓。室。中。那。密。昔。司。新。格。爾。頓。的。金。鎖。上。如。何。刻。着。喬。弗。利。梅。恩。縮。寫。的。名。字。特。勞。佛。來。道。這。個。梅。恩。也。不。知。道。施。頓。道。還。有。那。照。片。面。上。爲。甚。麼。好。端。端。劃。着。兩。道。藍。色。線。豈。不。是。叫。人。莫。名。其。妙。麼。特。勞。佛。來。道。正。是。呢。吾。們。至。今。不。曾。明。白。施。頓。道。總。而。言。之。梅。恩。定。有。甚。麼。隱。情。特。勞。佛。來。道。這。也。未。可。知。只。是。他。始。終。不。肯。說。明。此。刻。讓。吾。先。喚。那。梅。恩。家。的。僕。人。琴。肯。司。上。來。或。能。從。他。口。中。探。得。一。二。說。時。便。

在電鈴上按了一按。不一會他的僕人已領着琴肯司上來。那琴肯司是個很壯健很幹練的少年。年紀約有三十來歲。生得高顴低額。一個誠實面龐。兩隻棕色的小眼睛銳利如鷹。一面彎腰鞠躬。一面走到中央。植立在桌子的旁邊。施頓向他熟視了好一會。說道：「琴肯司，吾是個替你主人剖白的人。你所知道的事務須一一告吾。吾纔能設法助他。」琴肯司答道：「先生，小人怎敢違命。無奈小人並不知道甚麼事。施頓執着那密司康斯頓司的照片說道：『你瞧這照片。可認識這位姑娘麼？』」琴肯司道：「先生，小人不認識這位姑娘。」施頓問道：「他從未到過你主人家裏來麼？」琴肯司道：「先生，小人從未見他來過。」施頓道：「你主人朋友很多麼？」琴肯司道：「很多很多。小人在他家裏已有三年。主人的朋友大半都認識了。」施頓道：「前禮拜中，你主人可遇着甚麼非常的事？沒有琴肯司道：『先生，小人日夜苦念，總想不起前禮拜中並無非常的事。』」施頓道：「也沒有甚麼來歷不明形跡可疑的怪客登門求見麼？」琴肯司道：「記得上禮拜二午後曾有兩個素不相識的客官來謁主人。一個嘴上兩撇菱角鬚，瘦長的幹兒。那時主人恰恰不在家裏。他等了十分鐘，纔去臨行。和吾說日後再來過訪。然而至今不曾來過。」施頓道：「他可有名片留下？」琴肯司道：「並未留下名片。」密司脫梅恩回來時和吾說：「萬一那人再來時，只說主人不在家裏好了。」施頓道：「你主人素來和他相識麼？」琴肯司道：「那天早晨，主人曾接到那客官一封信。據主人說他是個代理人。彼此略有往來。那禮拜二夜中，又有一位客人喚做密司脫奈維遜的來謁見。和密司脫梅恩在一塊兒。約有一個

鐘頭然後告別。施頓道：他的容貌如何？琴肯司道：那人面色微黑，似是外國人，嘴邊留看一片薄鬚，身材不長不短，兩肩頗闊，很強壯似的。施頓道：上禮拜密司脫梅恩可流露出憂慮之狀麼？琴肯司躊躇了半响，默然不答。施頓把眼兒注着他，說道：琴肯司，吾們都是你主人的朋友，你倘願助你主人，百事不用隱諱。琴肯司道：先生禮拜四早晨密司脫梅恩似乎有些舉止失常。施頓道：只告吾那天早晨他做些甚麼事？琴肯司道：那天主人方纔起身，忽地清理他的寫字檯，把一切東西都翻了出來，一會又執着筆寫了半點多鐘，後來又燬了幾封信。施頓道：你還有甚麼旁的事告訴吾麼？琴肯司道：小人所能奉告的已盡了。於是彼此不語了好幾分鐘。施頓又頻番探他口氣，叵耐於謀殺案上仍無一線光明。末後施頓便道：琴肯司好了，你今天說得十分清楚。日後如有所知，你儘可到這裏來報告吾。琴肯司就閉門而去。施頓博士坐在椅上，把手兒支着頤，沈沈而思。特勞佛來問道：足下聽了琴肯司的話，可有甚麼端倪麼？施頓搖頭道：此刻仍是一片黑暗，尚無絲毫端倪。這時忽聽得有叩門之聲，門開處，特勞佛來的僕人走將進來，報道偵探長希受白來了。僕人去後，又停了會兒，便來了一人，衣冠楚楚，年紀約在三十五歲左右，軀幹魁梧，煞有氣概，生着一個聰明乖巧的面龐，尖尖的鼻，高高的額，深深的眼眶，口上兩撇黑鬚，翹如菱角，那態度甚爲沈着，不愧偵探家的本色。他一手提着一隻小文牘，大踏步進來，一見施頓，頗現愉快之色。殷殷的問他探出了甚麼沒有。施頓答道：小可尚無頭緒。日來聽得足下很注意於喬弗利梅恩把

這一個網羅罩在他頭上。愈收愈緊。照足下看來。他竟是個有罪之人。麼希受白在一把椅上坐了下來。吸着一枝雪茄。答道。這是無可疑的。吾有許多證人的口供。在這裏都能證實。他說着。從那文牘篋裏取出幾張紙來。放在桌上。又道。足下剛來。下手事實。尙未甚明瞭。這上邊所記的。於足下很有裨益。施頓道。小可感激不盡。先有一事動問。那死的婦人。和那鉛匠。勞白脫。可有甚麼關係。麼希受白道。吾曾費了好些心血偵察。那勞白脫和翻恩夫婦。無奈他們畧無半點可疑之處。只得放手。新近吾却發見一事。施頓坐直了身體。把煙斗敲着桌子。問道。當真麼。希受白道。當真。當時吾留意搜索。那間起居室。忽在洋琴上樂譜下邊尋得了一張密司濮愛兒的肖像。昨天吾子細一瞧。又見了幾個指印。施頓道。有趣。有趣。請細細說與吾聽。希受白又掏出一張照片。說道。那指印共有兩起。一起是一隻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正與水杯上留着的指印。一模一樣。一起是左手上的兩指和一隻大拇指。這三個指印。既不是梅恩的。也不是勞白脫的。你瞧。這便是放大的攝影。不見那兩個大拇指。一清一楚。其餘的幾個指頭。都有些兒模糊。麼希頓對那照片凝視了半晌。說道。這確是將來一個最重要的證據。看這照片上右手的指印。恰和那水杯上的一個模樣了。無不同之處。可是勞白脫並未動過密司濮愛兒的肖像。可知杯上的指印。定然不是他的了。這指印。人人不同。蘇格蘭場中有許多攝影。足下可見過沒有。希受白道。自然見過。這種學問。確是吾們偵探界上新發明的。施頓道。吾很想備一冊副本。以便參考。希受白道。那指印冊子。吾恰好。

帶。在。這。裡。一。壁。便。探。懷。取。出。一。本。小。冊。子。來。施。頓。道。再。好。也。沒。有。待。小。可。描。摹。一。二。說。時。就。拂。箋。命。筆。照。那。上。邊。摹。了。幾。個。下。來。摹。畢。便。道。足。下。可。帶。着。自。來。墨。水。筆。麼。能。否。替。小。可。分。別。詮。註。希。受。白。滿。口。應。允。受。了。那。紙。兒。拈。起。筆。來。在。那。指。印。下。一。一。註。了。字。授。與。施。頓。施。頓。即。忙。鄭。鄭。重。重。的。鎖。入。抽。斗。之。中。從。椅。上。立。起。身。來。說。道。多。謝。多。謝。更。有。那。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往。事。可。能。約。略。見。告。麼。希。受。白。道。上。月。他。使。住。在。哈。脫。街。的。勃。洛。姆。斯。白。來。屋。中。這。一。月。中。並。沒。甚。麼。奇。怪。的。事。足。資。吾。們。做。偵。探。的。研。究。後。來。吾。打。定。了。一。個。主。意。到。却。林。克。洛。司。路。去。探。聽。那。房。屋。代。理。人。弗。洛。加。山。士。方。知。那。位。夫。人。以。前。住。在。乞。爾。西。亞。市。王。路。吾。再。到。那。邊。一。探。又。知。道。了。兩。事。第。一。事。那。屋。子。是。一。個。甲。必。丹。毛。根。霍。泊。替。他。租。的。第。二。事。他。那。時。曾。用。過。一。個。使。女。現。在。已。嫁。了。禮。拜。堂。街。上。一。個。製。造。畫。圖。鏡。架。的。人。吾。得。了。這。個。消。息。怎。肯。輕。意。放。過。立。刻。尋。到。禮。拜。堂。街。去。見。那。使。女。把。喬。弗。利。梅。恩。的。照。片。給。他。瞧。問。他。見。過。這。人。沒。有。使。女。堅。稱。不。會。見。過。并。且。也。從。未。見。他。到。過。密。昔。司。新。格。爾。頓。家。裏。來。密。昔。司。住。在。那。邊。不。過。三。個。月。平。日。似。乎。不。甚。快。樂。天。天。愁。鎖。春。山。毫。無。笑。容。也。沒。有。甚。麼。人。上。門。單。有。甲。必。丹。毛。根。霍。泊。時。時。過。從。每。來。一。回。兩。人。必。定。鬧。一。回。鬧。得。不。歡。而。散。那。甲。必。丹。身。材。很。長。年。約。四。十。左。目。上。戴。着。一。個。單。眼。鏡。鬚。兒。學。作。軍。人。之。式。一。頭。頭。髮。都。作。鐵。色。那。使。女。又。說。密。昔。司。新。格。爾。頓。並。沒。有。朋。友。到。英。倫。來。還。未。久。聽。說。他。和。甲。必。丹。是。個。表。兄。妹。密。昔。司。新。格。爾。頓。爲。了。金。錢。問。題。居。常。鬱。鬱。甲。必。丹。雖。在。中。年。却。是。風。情。未。減。時。有。求。凰。之。思。

爭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表哥哥很想娶表妹妹。表妹妹却有些兒不願意嫁表哥哥。因此兩下裏不甚相得。兩月前有一天夜裏兩人竟大決裂起來。甲必丹頭也不回的憤憤而去。從此便絕跡不來。聽得他已在四月三十日坐了八點三十五分的火車往柏林。吾聽了這話連忙詳細開明甲必丹的容貌發電到柏林各處去一問。回電來說確有此人。早在五月五日啓程往聖彼得堡去了。施頓道足下曾往梅恩家搜索過一遍。可得着甚麼謀殺密昔司新格爾頓的證據麼。希受白道沒有一切證據都被他在上禮拜四朝上消燬淨盡。施頓道諒來足下已去見過那個奈維遜了。希受白道不幸奈維遜已離了英倫不知所往。本月初上他和他老婆從莽屈里奧爾間關到此。在六月十日租那勃洛姆斯白來屋二層樓上的一室居住。他們倆皆在嫌疑之列。吾們必須尋到他們纔是。施頓點頭稱是。沈思了半晌纔道這案中有幾件事都是要點。那水杯上和照片上的指印更須着意着着進行。罪人斯得足下專心致志的注目於梅恩不免失策。還宜三思爲是。希受白道吾注目於梅恩實是從事實上着想。據吾想來那密昔司新格爾頓定是個妒婦。見梅恩和密司濮愛兒訂婚心裏老大的不高興。想中梗其事拆散他們。鴛鴦那梅恩呢必有甚麼把柄落在密昔司新格爾頓手中。怕他暴露出去有些不便。所以約他相見想利用金錢塞住他的嘴。不道這位夫人却是個硬漢。不是阿堵物所能動的一些兒也不肯通融。梅恩怒從心上起。自然用刀兒解決了。密昔司新格爾頓既死他就翻開寫字桌的抽斗取了那信件去。施頓道他既犯了

這殺人。之罪。爲甚麼。火爐架上。仍留着。那明信片。並不。取去。滅迹。豈不是。太疏忽了。麼。希受白道。正是。後來。他也。想起了。因此。上十點十五分。時。又坐了。馬車。趕來。取誰。知己。東窗。事發。沒奈何。只索。由他了。施頓。道。足下。雖是。這樣。說。小可。總不敢。附和你。坐實。梅恩。過於。造次。希受白道。這是。怎麼。說起。吾做。偵探。二十年。可不是。個。初出。茅廬。的人。平生。不論。探甚麼。案。未嘗。捕風。捉影。陷害。無辜。必先得。了證據。然後。能說。那。嫌疑。人。果真有。罪。沒罪。就是。吾對於。此案。也得了。許多。證據。不好。說是。造次。逮捕。梅恩。實非。過當。吾且。把。這幾。件事。說與。你聽。那密。司。濮。愛兒。的。肖像。上。劃着。兩道。藍色。線。足證。密昔。司。新格。爾頓。是個。妒婦。他恨。着。女郎。所以。如此。那幾。封信。足證。梅恩。確在。密昔。司。新格。爾頓。掌握。之中。倘不。取回。於他。很不。方便。那火。爐架。上的。明信片。足證。梅恩。確在。那天。黃昏。時。約。密昔。司。新格。爾頓。相見。那維。廉。翻恩。的話。足證。梅恩。確。在。七點。鐘。進。死的。室。中。去。那幾。個。醫士。確說。死的。在。七點。鐘。和。八點。鐘。間。遇。害。那車。夫。威爾。生。確說。梅恩。在。十點。十五分。時。坐。他的。馬車。趕往。勃。洛。姆。斯。白。來。屋。那灰。盤中。吸。剩的。半截。雪茄。明明。是。梅恩。之物。別。的。都不。必說。單是。這件事。已足。證實。梅恩。不是。個。沒關係。的人。了。施頓。在。烟斗。中。裝了。烟。說道。這幾。件。證據。却。也不。錯。小可。看來。裏邊。尙有。弱點。那烟。灰。盤中。既有了。雪茄。如何。沒有。烟灰。希受白。略想。了一。想。纔。道。這個。似非。重要。之。點。烟灰。盤中。沒有。烟灰。或者。當時。灑落。在。地下。也未。可知。施頓。道。還有。那。藍寶石。如。何。了。希受白。道。據。幾個。寶石。商。說。這。寶石。是。從。甚麼。約。指。上。掉。下。來的。吾想。這。東西。或。是。梅恩。之。物。那時。

他殺了密昔司。新格爾頓後，移動那尸身。百忙中不知怎樣一碰，便把這寶石掉了下來。他自己却不曾覺得。飄然而去。這不過是吾揣測之詞。至於實在的來歷，尙未探明。咧。施頓道：那奈維遜夫婦，忽爾不見也。大足研究。希受白道他們，倆不難緝獲。但是吾敢信他們於這謀殺案毫無關係。上禮拜二，奈維遜去見梅恩，也非爲曖昧之事。實是討論開礦的計畫。施頓道：那甲必丹的事，可有些兒頭緒麼？希受白道：還沒有頭緒。施頓道：多謝你的指教。明天吾想煩足下領吾去瞧瞧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居室。然後有幾件小事要一問梅恩。禮拜六日吾便回羅馬去。把這案兒細細想他一想，或能尋出一個頭緒來呢。

(二)

第二天一清早，施頓便急急的出去。三點鐘時纔回來。又同着瑪立司、特勞佛來去見密司、脫福達姆兩人，出得門來，一路走去，轉到蓬特街上。施頓啓口說道：這案兒已略有進步，不過進步得很慢，到處都有阻力。可是吾是個非常性急的人，大凡甚麼事一到手裏，恨不立時解決。只是此案看來，不是三四日所能解決的。剛纔吾已去檢查過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居室，仍無端倪。但知他死的前幾天，專用一種「J」字筆尖和紫色墨水寫字。探問翻恩夫婦，依舊是以前的幾句老話。奈維遜又去得無影無踪，好不叫人納悶。可憐那梅恩老勳爵，這幾天慌得甚麼似的，幾乎要翻天覆地，替他兒子剖白那喬弗利呢。又是閉着嘴不肯把他的隱衷宣洩出來，只苦了吾們做偵探的，暗中摸索，難以下手呢。特勞佛來道：足下想喬弗

利這小子可是隱瞞着甚麼事麼。施頓道：吾確有這個揣測。特勞佛來瞧着施頓，微現驚異之色。施頓又道：喬弗利雖是沈默寡言，老大的不開口，却被吾探得了三件事。第一事：那夜他在七點十五分時纔離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屋子。第二事：那密昔司新格爾頓那時只給了梅恩五封信，還有一封不肯給他。第三事：那夜他出室時，見桌上並沒威斯克酒罇、水杯、烟灰盤等物，只有那付與密昔司新格爾頓的一百磅銀票。施頓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又續道：據喬弗利自述，上禮拜二確見過奈維遜，他們還是第一次相會。以前並不相識，禮拜二午後又來了一個客人，他不在家裏，所以不曾接見這人。到底是誰？至今還未明白。他記得那天早晨曾接到一家公司裏寄來的一封信，是用打字機打成的。說午後有一個代表前來奉謁，幸勿他行云云。那時他不大在意，把這信向紙籠裏一塞完了。飯後恰有事外出，甚麼代表不代。表早置之度外，連那公司的名兒也記不起來。至於那密昔司新格爾頓的被害，益發不知情了。他的話真也不真，尚在不可知之數。可是那案情委實奇怪萬分。銀票和那第六封信如何不見，那半截雪茄和密司濮愛兒的肖像如何會到那邊去，那水杯上照片上的指印究竟是誰的，這幾事都須探明，方能破案。如今吾又有一事問你：那密司濮愛兒和喬弗利梅恩訂婚，密司脫福達姆可贊成麼？特勞佛來道：密司脫福達姆自然贊成，斷不肯拂他嬌女意的。兩人走了一會，已到一個所在。施頓立停了，說道：好好這裏是格洛斯特夫諾廣場了。論不定這福達姆家或能給吾一線光明呢。一壁說，一壁逕向福達姆家來。那

密司脫哀爾遜萊福達姆是個忠厚和藹的長者。年約五十。看他舉止態度。知道從前曾入過行伍。當過兵的。這時很殷勤的接待兩人。領他們進了書室。分賓主坐下。先向施頓說道。博士。枉顧寒舍。在下極其歡迎。但不知道博士對於那命案。有何高見。須知喬弗利這回蒙此不白之冤。不但是梅恩一家的不幸。小女轉眼便是他家的人。也有連帶的關係。施頓道。小可理會得。此次梅恩君含冤入獄。密司濮愛兒心裏定抱不安。福達姆道。正是如此。因此在下很望博士能。速破案。使兩家都安了心。施頓道。足下儘管放心。梅恩如果無罪。不久自能剖白。小可雖不才也。必竭吾棉力。替他斡旋。福達姆道。以博士高見。梅恩可保無事麼。施頓道。目下他的地位。雖甚危險。兩家都無須恐慌。有罪沒罪。終有明白之日。福達姆道。在下却要問博士。梅恩果真有罪。沒有罪。施頓道。吾以爲梅恩實是無辜。福達姆道。如此在下的心安了。施頓道。然而梅恩的有罪沒罪。又是另外一個問題。目下吾但要知道梅恩的秘密。料他定然隱瞞着甚麼事。那寫信給他的婦人。姓甚名。其他總不肯說呢。福達姆道。梅恩原是個很有氣概的小子。不惜爲了別人犧牲一身。但是爲了那已死的婦人。犧牲又何苦來呢。博士。你必須使他說出那姓名來。施頓道。吾所要知道的事。自然要設法探他出來。小可近在密昔司新格爾頓室中。尋着一張密司濮愛兒的肖像。不知道那肖像是幾時攝的。福達姆道。那肖像是四月裏在新蓬特街末斯格來夫照相店裏所攝。一共印了十二張。分送親友。施頓道。那十二張照片。送給那幾家親友。福達姆伸手到胸口袋裏。取出一束紙。

來。從裏邊抽出半張信紙。授與施頓道。足下請瞧。有三張。是送給居留外國的親戚。兩張送給梅恩。如今正挂在他室中。吾們自己也留着。兩張挂在這裏。後來有一張忽地失去。餘下的五張都送給倫敦的朋友。近來吾還瞧見四張。惟有第二號的一張已瞧不見了。施頓看了看那紙兒。說道。這第二號的一張。可是送與堪新頓克里生一個歌女密司克拉伏愛珊的麼。福達姆道。正是這密司伏愛珊便是小女的音樂教師。三禮拜前他偶不經心燒掉了好些東西。那張照片也逃不過這個劫。數化爲烏有。施頓道。剛纔你不是說你自己的一張已遺失了麼。福達姆道。不錯已遺失了。那照片還未裝鏡架。放在客廳裏的一隻桌子上。如何遺失的。吾們都不知道。但記得那天是五月十日。施頓道。那遺失的日子。你倒還記得。福達姆道。因爲那天是吾愛馬米梯注斃命之日。所以吾還記得。施頓道。那照片到底是誰竊去的。福達姆道。照吾想來。定是被吾從前一個女僕竊去的那女僕爲了和管家意見不合時時勃谿。五月中旬吾便辭掉他。後來康斯頓司一檢箱篋也遺失了。幾件零星東西。施頓道。那時梅恩常常到這裏來麼。福達姆道。那時梅恩不在英倫。施頓道。謝足下惠告。小可所要探明的。便是這幾件事。密司濮愛兒可在裏邊麼。福達姆道。正在裏邊。這女孩子幾天來爲了梅恩被捕。非常着急。鎮日價情思昏昏。很不自在。足下如能安慰安慰他。也是好事。足下請少待吾去喚他出來。說時便出了這書室。匆匆而去。數分鐘後纔伴着一個碧眼玄髮長身玉立的美女。郎進來。看他芳齡似乎還不到二十三歲。只是愁痕界面。悽惻可憐。兩

片朱唇微微帶着藍色。嬌紅桃頰慘白如紙。一雙星眼四邊圍着兩個藍圈。痕大有憔悴之態。一壁微步而來。一壁把秋波注着施頓。盈盈不語。他父親替他介紹也兀不做聲。只在一隻椅上坐了下來。施頓瞧着女郎。玉容說道。密司濮愛兒。小可瞧你有些兒鬱鬱不樂。今天早晨吾已去見過梅恩。囑吾寄聲。姑娘珍重。玉體不必爲他悶損。女郎急問道。博士他可好麼。施頓道。他很平安。正在那裏設法脫罪。咧。女郎道。叵耐那些可怕的證據。咄咄逼人。英倫三島上有那一個俠男兒肯出來救他呢。施頓道。姑娘且不要焦心。小可雖不是俠男兒。自問也能救他。女郎大呼道。博士你真個能救他麼。快救他。快救他。施頓道。密司濮愛兒。梅恩既沒有罪。吾必能替他辨白。儘竭吾的力做去。就是女郎很快樂的喊道。博士當真能救吾。梅恩吾便好似過第二個生命了。施頓道。吾見姑娘快樂心裏也着實欣慰。只記着梅恩的話。珍重玉體不必悶損。要知這案兒還在模糊縹緲之中。若說梅恩曾在那夜七點鐘時見過密昔司。新格爾頓。便算是兇手。那奈維遜在七點半鐘時上樓。難道算不得是兇手麼。女郎嘆了一口氣。把兩手掩着面龐。倚在椅背上。施頓又道。據梅恩說。那夜七點十五分時。那第六封信還在密昔司。新格爾頓手中。那一百磅的銀票還在桌上。到十點鐘時。信和銀票都無所在。記得七點三十分時。人家曾見奈維遜上過樓。也不免有些可疑。況且近來風聞他經濟正非常困難。咧。女郎道。那奈維遜經濟也非常困難麼。施頓道。正是。他曾在六月十二日向一個放債人借過一百磅。那謀殺案發見之後。他忽爾失蹤。至今不知道在那

裏密司。可知道那密昔司新格爾頓手中會執着梅恩幾封很重要的信麼。女郎低聲答道。知道的。梅恩曾把一切事告訴吾。但有那婦人的姓名始終不肯說出。施頓道。姑娘。玉照怎麼會刊密昔司新格爾頓那邊去。女郎道。吾也不知道。怎麼會到那邊去的。吾但知梅恩是個無施頓喜。又問道。姑娘。你真個不知道麼。女郎道。吾真個不知道。誰哄你來。施頓搖了一搖頭。說道。密司濮愛兒。吾勸姑娘總要決心相示。萬不可隱瞞一事。女郎道。你這話是其麼意思。施頓兩眼注着女郎。說道。梅恩的秘密。諒姑娘必定知道。一二密司濮愛兒。你不必如此深諱。明明白白說了出來。小可也好。省許多寶貴的光陰呢。女郎囁嚅道。達克透。吾不知道甚麼秘密的事。請你只恕施頓又眼睜睜的瞧了他好一會。纔道。奈維遜是誰。姑娘可知道麼。女郎粉靨上立時變色。半晌說不出話來。施頓把肘兒擱在膝蓋上。俯身向前。冷然說道。密司濮愛兒。你眼中怎麼現着恐懼之色。女郎舉起了那雙纖手。掩着玉顏。悲聲說道。呀。叫吾怎麼處。叫吾怎麼處。施頓道。吾但勸姑娘好好的回答吾。女郎道。博士。你問吾甚麼來。施頓道。吾所問的那個人。姑娘必須告吾。不論姑娘肯說不肯說。吾在這二十四點鐘中。定要知道一個分明。女郎驚呼道。怎麼說。怎麼說。施頓道。因爲那人和那命案。似乎有些關涉。吾偷探得了他踪跡。便能救喬弗利。梅恩還他自由。女郎道。這個吾也知道。但是……施頓道。姑娘爲甚如此恐懼。可是在那人勢力之下麼。女郎道。並非並非。施頓道。然則姑娘利他。有甚麼關係。女郎猶豫久之。纔道。他實是吾的阿兄。施頓又靠在椅背上。把兩臂交叉胸前。緘

默了好久。突然問道。令兄爲甚麼用這假名。女郎道。奈維遜是吾阿兄的教名。他年紀比吾大十二歲。十年前爲了賭債。和阿父鬩了意見。負氣出門。當時便改了名。出奔外國。以後好幾年。沒有他的消息。道他已做他鄉之鬼了。不想十天前。吾忽收到他的一封信。說他已回倫敦。喚吾別使父親知道。私下裡去和他會面。次日。吾如言而往。知道他和他夫人一同回來。勾當一件要事。下一個禮拜。他就來見阿父。施頓道。令兄到英倫後。住在那勃洛姆斯白來屋中。正和密昔司新格爾頓。在一個樓上。想來姑娘必定把梅恩和那夫人的書件。交涉告訴。令兄求他相助。咧女郎道。吾曾在阿兄跟前說起過。囑咐他見了喬弗利。然後再作計較。阿兄應允了。去見喬弗利。不料喬弗利却不要他相助。施頓道。可是密昔司新格爾頓無端遇害。梅恩受了嫌疑。你阿兄也不免被他株連了。女郎慘呼道。吾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施頓立將起來。皺着雙眉。在室中踱來踱去。踱了幾十回。向女郎道。姑娘。你只信任小可。別要多疑。第一要着須尋到令兄。問他幾件事。待吾一得他踪跡。立刻寫信通知你。姑娘不用吃驚。吾斷不會陷害令兄。你只善自珍攝。保重玉體。靜候未婚夫出獄好了。接着又回頭向福達姆道。密司脫福達姆。剛纔足下所見告的。吾都已明白了。一二天中。或有詳細的報告。奉上。福達姆道。博士。你果能不使吾們絕望麼。施頓道。但願足下自己不要絕望。只忍耐等着。一日。浮雲掃盡。便是朗日之天。福達姆很懇切的喊道。多謝上帝。十分鐘後。施頓和特勞佛來已出了福達姆家。在格洛斯夫諾街上。施頓問道。那奈維遜究竟是

怎樣一個人。特勞佛來道：「吾至今尚未分明。」施頓道：「最可怪的是那密司濮愛兒兩脚剛跨進書室，便現出懼吾之狀。吾一提起奈維遜的名兒，他頓時變色。這可不是不可思議麼？」特勞佛來道：「這個吾以爲不足怪。他一聽得吾們又把那命案牽涉到他阿兄身上，自然驚惶失措了。但是吾想那奈維遜決不會竊取那一百磅銀票謀殺密昔司新格爾頓，更不必說了。」施頓道：「然而奈維遜也有惹人起疑之處。他既不會犯罪，爲甚麼不挺身而出，自明心迹，好似故意避匿着的一般？」特勞佛來委實和你說：「吾心上也疑雲疊疊呢。」

(三)

這天特勞佛來和施頓分手後，施頓便走了。個不知所往。夜深時纔回到挨爾勃麥爾街來看他樣兒，好像在那裏想甚麼極疑難的問題，一般不言不語，只呆呆的坐着。半夜裏特勞佛來和他告別歸寢，他仍毫無倦容，一手執着一支挑織針，一手執着一個顯微鏡，細細的瞧那幾個指印。禮拜三那天，施頓仍整日的出去。夜中特勞佛來翻開晚報，瞧時却見那新聞欄中高高的印着幾個大號字，上邊是喀斯白施頓博士的名兒，下邊是「哈脫街謀殺案」數字。案中詳情已記得一明一白。九點鐘時，施頓回來了。一見那報上的記載，也着實奇怪。知道他這回到倫敦來做偵探，已被那報館裏的訪事披露出去了。次日早晨，施頓却杜門不出，讀那各處寄來的報告，用過早餐，歇了半點鐘，又把那許多報告一一羅列在寫

字桌上。再檢點一遍。纔分夾在三個摺紙器裏。取出煙斗煙袋。吞雲吐霧起來。特勞佛來正在那裏看一部萬國政治學。斗的抬起頭來問道。施頓。那事兒可有些進步麼。施頓坐在一隻圈手椅上。答道。很有進步。這幾天裏。吾已打算從三方面着手。第一探那甲必丹毛根。霍泊。第二探那密昔司。新格爾頓。室中尋着的藍寶石。第三探那奈維遜。現在那甲必丹毛根。霍泊。無下落。吾一些兒頭緒也沒有。那藍寶石却已略有端倪。上禮拜中有六個人。在幾家寶石店裏。鑲幾粒橢圓形的藍寶石。日前已被吾探得。三人六月十九日。有一個婦人。到奧克斯福街。勃洛寶石店。來把一粒藍寶石。鑲在一隻肩巾的定針上。六月二十日。有一個長身有鬚。跛脚的中年人。一趑一趑的到利琴街上一家翻瑟寶石店裏。喚那店中人在一隻金釧上。鑲一粒藍寶石。六月二十四日。又有一個瘦長身材。三十五歲左右的人。拿着一粒藍寶石。到辟開狄來利。却生寶石店中。鑲在那袖口的金扣子上。這三粒藍寶石。卻和密昔司。新格爾頓。室中尋着的一模一樣。此刻寶石都已鑲就。取去那三人的來歷。叫人無從探明呢。特勞佛來道。那奈維遜如何了。施頓道。已經尋着。特勞佛來道。很好。很好。施頓取出一封信。擲與特勞佛來道。這是希受白的來函。昨夜從聖挨爾本司。付郵。吾今天收到的。他但說。奈維遜住在聖挨爾本司。夫人家裏。那命案發生的一夜。他忽地從一輛車上。倒將下來。腦兒受了重傷。至今仍昏昏沈沈。連那命案還未知道。咧。希受白已從各方面詳細檢查。知道奈維遜實是無辜。於那命案上毫無關涉的。特勞佛來把那信看了一遍。還給施頓道。

照這信上看來。奈維遜確是個沒有罪的人。施頓道。吾已把個好消息寫信給密司。濮愛兒使他芳心也好安了。正說時。忽聽得門上有彈指之聲。接着特勞佛來的僕人進來。報密司脫福達姆和密司濮愛兒求見。五分鐘後。他們父女倆已相將入室。施頓忙起身相迎。特勞佛來拽過兩把椅來。請兩客坐了。濮愛兒面上已畧有喜色。不像前天的憔悴堪憐。一面坐下來。一面向施頓看了一眼。現出無盡感激之意。密司脫先開口道。博士。吾們此番之來。並不多耽擱你黃金的光陰。惟有一事奉告。昨天足下的大名。發現於新聞紙上。之後。便有一人來和吾說。願意助足下一臂。好使那命案早日破露。施頓道。當真麼。福達姆道。當真。那人是個理財家。名兒喚做萊維克。立頓也是倫敦俱樂部一個部員。吾和他並非深交。不過時時在那俱樂部裏相遇。杯酒言歡。兩下裏畧事酬酢而已。近來纔和他有些商業上的往來。昨夜他見了那報紙上的記載。今晨就來求吾介紹他於足下。願做足下的助手。倫敦城中。東部西部。他都熟悉。就是那各處的俱樂部。啊。大酒肆。啊。劇場。啊。咖啡店。啊。和其餘的許多熱鬧之場。沒有一處不知道。據他說。於偵探事業上。很有用處。倘需相助。極願效勞。不知道足下意中如何。施頓答道。那人既肯相助。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福達姆掏出一張名刺來說道。這個便是他的名刺。足下且子細想一想。若要借他山之助。今夜好同吾往倫敦俱樂部去。吾替足下介紹。施頓把那名刺約略看了一看。向密司濮愛兒道。密司濮愛兒。小可有一個問題。要請姑娘賜答。姑娘和梅恩訂婚以前。曾與旁的人有百年之約麼。密司濮愛

兒很堅定的答道。沒有。施頓道。那時可有甚麼人屬意於姑娘麼。密司濮愛兒道。沒有。施頓又問道。然則有甚麼人妒忌梅恩麼。密司濮愛兒連連掉頭道。也沒有。也沒有。施頓從寫字檯上拈起一張照片。向密司濮愛兒道。密司濮愛兒這是你玉照上所見的指印。已經放大了。請姑娘脫下手衣。一試。越發有趣。咧。密司濮愛兒聽了。即忙脫下他左手上的手衣。施頓便把一張光潔雪白的信紙。授給他道。煩姑娘把這紙兒給密司脫福達姆。密司濮愛兒就如言遞與他父親。施頓又從福達姆手中取了。放在檯上。又取出一瓶黑色粉。返身過去。倒了些在那信紙上。然後回過頭來。喚特勞佛來和福達姆父女倆一同瞧。只見那黑色粉。傅在上邊。現出四個清清楚楚的指印來。施頓指點着說道。密司濮愛兒這是你左手大拇指的印。這。是。密。司。脫。福。達。姆。右。手。大。拇。指。的。印。那。上。邊。和。下。邊。便。是。吾。的。指。印。各。人。都。有。不。同。這。紙。兒。反。面。也。能。用。那。黑。色。粉。顯。出。吾。們。的。指。印。來。福。達。姆。兩。目。注。着。施。頓。說。道。奇。怪。奇。怪。如。何。會。顯。得。這。樣。清。楚。半。點。兒。沒。有。模。糊。之。處。施。頓。道。這。個。很。簡。單。不。足。為。奇。吾。們。的。手。指。上。本。有。一。種。油。質。一。執。那。信。紙。這。油。質。立。刻。附。着。在。上。邊。吾。把。黑。粉。一。撒。便。現。出。幾。個。指。印。來。了。倘。要。攝。影。放。大。都。可。隨。自。己。的。意。福。達。姆。立。起。來。說。道。好。聰。明。好。聰。明。此。刻。時。候。已。不。早。吾。們。要。回。去。了。博。士。可。有。甚。麼。好。消。息。給。吾。麼。施。頓。道。破。案。之。期。大。約。即。在。目。前。了。密。司。濮。愛。兒。高。聲。問。道。博。士。果。能。救。吾。喬。弗。利。麼。施。頓。道。姑。娘。儘。寬。懷。小。可。定。能。效。勞。密。司。濮。愛。兒。大。呼。道。博。士。果。能。如。此。吾。便。一。輩。子。不。忘。你。的。大。恩。說。罷。便。同。他。父。親。興。辭。而。去。施。頓。

也就匆匆而出去了。約摸三個鐘頭方始回來。又把他的記事冊瀏覽了半點鐘。便蹶然而起。立在火爐之前。兩手插在褲袋之中。眸子裏現出得意之色。笑吟吟的喊道。呵呵。今天纔入吾手中了。特勞佛來忙問道。怎麼可是那謀殺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兇手。已到手了。麼。施頓道。正是。已到手了。說着。從寫字檯上拿起一張紙片來。微笑道。這個便是他大指和食指放大的攝影。和那水杯上的指印。兩兩吻合。倘使不會見慣指印的人。看去須費半個鐘頭。方能辨得出像吾們吃這碗偵探飯的人。只消十分鐘。便能瞧出他的異回來呢。特勞佛來道。你已去見過那兇手。沒有。施頓道。今天午後。吾已和他談了半點鐘。這半點鐘中。吾險些兒送了性命。看他外貌異常溫和。目光中却不知不覺的流露出殺氣來。吾一瞧。早猜着三分。這厮不是個好相識。虧得吾善於作偽。一味的假意敷衍。不會露出馬脚。不然。吾怎能再在這裏和你講話呢。此時。吾但等希受白到來。便去拿住那兇手。交付與他。六點鐘時。那偵探長希受白到了。他很懇切的要知道破案之由。施頓約略說了一遍。希受白聽了。似有猜疑之色。施頓便在檯上取起一張紙片來。說道。足下請瞧這個。他以前還犯着罪。足下不妨回去檢查。檢查當下。希受白收了那紙片。告別而去。施頓就拉了特勞佛來。到維奈大酒肆晚餐。一壁談天說地。十分有興。餐後。回至挨爾勃麥爾街。入別室中。却見希受白已等着。把那取去的紙片放在桌上。指着說道。博士。吾立刻要這人。施頓道。足下所說的是誰。希受白道。勞愛特露賽兒。施頓道。可是那法蘭西警署也要他麼。希受白道。因爲去年十二月中。巴

黎拉法耶街的寶石大竊案便是這厮所做的勾當。只是他雖竊了那寶石去，却留了左手上的幾個指印無奈。吾們到處偵探，終不得他的踪跡。如今那萊維克立頓便是這勞愛特露賽兒的化身，所以吾要逮捕他。他在那裏施頓道：這竊案倒還是小事，犯了那命案罪名可大了。明晨九時請足下取提票來。吾便伴着同去捕他。但是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漢，隨身帶着火銃，足下最好帶兩個警吏去，纔有備無患咧。

(四)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時，那偵探長希受白便同着兩個警吏坐了一輛四輪馬車疾馳而來。先和施頓定了方略，然後一同下樓出門。施頓和特勞佛來在前面坐了一輛兩輪輕車，希受白同那警吏便坐在四輪車中，追隨於後。一路到辟開狄來，施頓道：吾們此行實是深入危險之域，須得防備纔是。特勞佛來聳肩答道：吾自理會得。吾們一到那邊，不必再虛與委蛇，竟下手逮捕那厮好了。施頓道：不打緊，橫豎偵探長和警吏都在後邊，他用武力，吾們也好用武力。這時那車兒已轉往格洛斯夫諾廣場，到意白來街上不多一會，便停在左面一所屋子之前。兩人悄悄地走了進去。施頓取出名刺，授與閤人。閤人忙領他們走進一間書室，只見那寫字檯前坐着一個三四十歲，軀幹瘦長的人，鬚兒新，頰骨高聳，一頭紅棕色的頭髮，堆得厚厚的，身上衣服很入時。兩人入時，他便從椅上旋將過來，一見了特勞佛來，似有疑訝之

色。施頓向特勞佛來揮了一揮手。說道：這位即是密司脫萊維克。立頓。立頓正要立起身來。希受白早和那兩警吏闖然而入。直至立頓身旁。大聲問道：你可是勞愛特露賽兒麼？快從實答來。立頓聳肩笑了一笑。條的立將起來。把兩手插入衣袋之中。施頓高呼道：大家留意。他要做個困獸猶鬥了。希受白原是個很敏捷的人。早和兩警吏一同撲將上去。把他擒住。立頓亂跳。亂跳了好一會。究竟一人氣力有限。抵不過他們三人。兩腕上已拍的上了手械。重又退坐椅上。當下裏施頓向希受白道：他袋中藏着手槍。不如搜去他的妥當。希受白一聲噉應。從立頓一面袋中抽出一把手槍來。立頓惡狠狠的瞅了施頓一眼。纔向希受白道：爲了怎麼一回事。好端端把罪人待吾。希受白道：沒有甚麼。不過爲了去年拉法耶街的一件小事。立頓聽了。面上立現惶恐之色。施頓舉日向四下裏瞧了半晌。跑到寫字檯前。說道：希受白。吾們須得一檢這書室。或者有些要領。如今且來看他所用的。深藍色墨水。和尖筆頭。希受白眼兒瞧着那許多文具。答道：這個足見足下心地精細。然而吾以爲不甚重要。且來搜了他的信札。再說說着。便在那紙架上抽斗中亂翻了一陣。立頓只睜着眼瞧着。末後施頓忽在亂紙堆中尋出一封團紮了的信來。立頓一見。就厲聲說道：博士。你須把這個捺下。上帝纔能助你。下一回。施頓微笑答道：露賽兒。吾無須下一回。這一回已足了。說時。把那信遞給希受白。希受白一看。立刻喊將起來道：好個上帝。一壁把那兩個漆黑的眸子。一會注在施頓身上。一會又注到立頓身上。施頓道：希受白。這個便是梅恩的第六封信。說不定。

那銀票也在這裏。吾們快子細尋去。此時那立頓憤火中燒。一時按捺不住。驀地裏撲向施頓。兩警吏慌忙把他拽住。按在椅上。使他不能動彈。施頓負手立在面前。瞧着立頓。對希受白道。希受白。他袖口上的金扣子。你須注意。更不見那左目和左眉的下面。有兩個深深的痕迹。麼。可知他常戴單眼鏡所致。這個也該記着。甚有趣味的。希受白又大呼道。好個上帝。立頓全身索索地顫動。兩眼中含着憤恨之色。高呼道。博士。今天你害吾至此。吾總一輩子不忘你。偷插足世界之上。吾總有一天報復你。施頓似乎不聽得的樣子。慢慢兒說道。密司脫勞愛特露賽兒。即是甲必丹。毛根。霍泊。甲必丹。毛根。霍泊。即是萊維克。立頓今天再逃往那裏去。謀害密昔司。新格爾頓的不是。你是誰。恐怕今天捉將官裏去。性命便沒有了。日後還想報復吾麼。說時。拊掌微笑。

這天午後。施頓希受白特勞佛來一同坐在挨爾勃麥爾街屋中。吸着雪茄。施頓的旁邊有一隻小桌子。上邊堆着許多紙片。施頓第一個啓口說道。這案今天總算破了。這一把神秘之鑰。實在密昔司。新格爾頓身上。他戀愛梅恩的情。妒忌密司。濮愛兒的心。隱隱然就是此案的總鑰匙。當初吾們去搜那梅恩的屋子。並不見甚麼嫌疑的東西。等到一檢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居室。就發見了那密司。濮愛兒的肖像。刻着G.M.兩字母的金鎖。一張明信片。和那半截雪茄烟。但是他住在勃洛姆斯白來屋的一月之中。梅恩似乎從未去見過他。就是他住在乞爾西亞的三個月裏。那使女也說梅恩從未過從這水杯上的指印。

又不是梅恩的那藍寶石。又不知道到底是伊誰之物。無奈那些證據件件都能坐實。梅恩況且密昔司新格爾頓身上的一切珍品都沒移動。單失去了一封信。這信除了梅恩以外別人取去毫無用處。如此看來梅恩確是個可疑之人。更驗那死尸左臂上隱隱有兩個指印。左面近心處微有傷痕。右手小指骨節已斷。似乎先前曾經爭鬥過的。看室中器物陳飾不甚紊亂。又似乎不會爭鬥過。照吾的意思料起來。那時密昔司新格爾頓正坐在那睡椅上。那兇手定是他生平相識的一人。據梅恩說他那夜出時並未見。桌上有甚麼威士忌酒。罇。水。杯。和烟灰盤等物。想來七點十五分。梅恩告別出後。又有一人進去。這人定是死的素所相識。所以吸烟喝酒十分舒暢。既下了毒手。便偷偷摸摸的逃了出去。不過照那維廉翻恩說來。七點鐘和八點鐘間。他曾在大門前盤桓了一會。却不見甚麼人出來。然而吾以爲這話也靠不住。他究竟不是生着翼的。斷不能破壁飛去。梅恩出來時。他既不留心。末後那兇手去時。自然也付諸不見了。吾從那天聽密司脫希受白說起了甲必丹毛根。霍泊以後。便隨時留意偵察。知道梅恩和密昔司新格爾頓並無何等關係。甲必丹毛根確是戚串。並且是個保護人。吾一想着了。那金鎖就恍然大悟。密昔司新格爾頓原喚做苟屈特。那上邊刻着的GM兩字。並非喬弗利梅恩。却是苟屈特和毛根縮寫的名字。可是苟屈特的第一字是G。毛根的第一字是M。兩字刻在一處。恰與喬弗利梅恩的名兒暗合。真是巧事。咧希受白道。博士。你不愧是個聰明人。吾却想不到此。真是笨伯。施頓又續道。至於那奈維遜。

也是個毫無關係的人。那夜七點半鐘時，他雖上過樓，不過是爲了要動身，他往收拾收拾行囊。五分鐘後，就匆匆下樓。這五分鐘中，斷乎來不及做這殺人的勾當。他忽爾離英也出於偶然，不是爲了犯了罪，所以高舉遠引，咧吾破這疑案。共得五個線索，最要緊的是指印。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密司濮愛兒的肖像。第四是失去的銀票，第五是六月十六日求見梅恩的客人說着，拈起一張紙兒來，又道：「那指印停一會，吾詳細和你說。」那藍寶石，吾已到倫敦西部幾家寶石店裏，詳細探聽過。據辟開狄來一家利却生寶石店中人說：六月二十四日，曾有一個瘦長身材，年約三四十歲的人，拿着一粒像這同樣的藍寶石，喚他們鑲在一個袖口的金扣子上。他的姓名却不知道呢。至於那密昔司新格爾頓室中尋着的密司濮愛兒肖像，吾以爲倘不是那歌女密司克拉拉伏愛珊的東西，定是五月十日密司脫福達姆客廳中遺失之物。那銀票目下雖還未尋到，推想起來，必是那兇手所取。至於那六月十六日禮拜二午後見梅恩的人，據琴肯司說，那人是瘦長的幹兒，嘴上有兩撇菱角鬚。吾費了好些心力，把各人所說的合在一處，方知那到利却生寶石店中鑲藍寶石的人，即是來見梅恩的那個客人。那客人不是別人，即是甲必丹毛根霍泊殺害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兇手，也就是這廝。他既殺了密昔司新格爾頓，便買禍於梅恩，只是他爲甚麼出此手段？這念頭一轉，便轉到密司濮愛兒身上。吾忙去問他，以前曾有甚麼人屬意於他？他說：「沒有。」又問他平日有甚麼人妒忌梅恩？他也說：「沒有。」不多時，那新聞紙上忽地登出吾破案的新聞來。

那惡賊奴詭計多端又想出個法兒來了。昨天午後密司脫福達姆來和吾說他有一個朋友喚做密司脫萊維克立頓的願來助吾一臂好幾天。前吾曾到福達姆家去過又聽得他說五月十日立頓曾到過他家。裡說那關於賽馬的事可是那密司濮愛兒的照片也是這一天遺失的密司脫福達姆又取出立頓的名刺來給吾吾細細瞧時那上邊有一個右手大拇指的印正和那水杯上的指印一模一樣。吾於是趕到意白來街去見密司脫萊維克立頓却見他鬚兒已剃得光光的一頭鐵色的頭髮已染做紅棕色。單眼鏡也已卸下不戴那兩個袖口的金扣子上却鑲着橢圓形的藍寶石。吾設法得了他的指印急急回來攝影放大了。一瞧那右手上的指印正與那水杯上和密司濮愛兒照片上的一樣。左手上的指印正和去年巴黎拉法耶街竊案中勞愛特露賽兒留下的一樣。吾一大半全仗這幾個指印纔得破那案兒。現在梅恩的第六封信已在露賽兒室中搜得那銀票不問可知也在他手裏。這斷實是一個神通狡猾的惡人。他名謂要來助吾實則口密腹劍。心懷叵測。怕吾加害於他。所以想漸漸近吾的身。然後下手殺吾。幸虧吾慧眼矚矚早覷破他的奸計了。施頓說到這裏停了會兒。纔續道。這幾天又被吾探得一事。他近來愛密昔司新格爾頓的心已冷下來了。却想買密司濮愛兒的歡心。萬一成了好事。將來密司脫福達姆偌大的遺產自然能穀穩穩到手。他定了這長線放遠鷓的政策。一面便揚言於外說甲必丹毛根霍泊已往柏林去。了一面換了個萊維克立頓的假名。在意白來街租了一所屋子做他的理財家。

起。來。密。昔。司。新。格。爾。頓。住。在。那。勃。洛。姆。斯。白。來。屋。中。不。相。過。問。可。是。露。賽。兒。既。屬。意。於。密。司。濮。愛。兒。第一。要。着。自。然。要。除。掉。他。唯。一。之。情。敵。喬。弗。利。梅。恩。一。天。不。知。道。從。那。裏。去。弄。了。梅。恩。的。六。封。信。來。便。又。假。意。去。親。近。密。昔。司。新。格。爾。頓。把。那。信。交。給。他。託。他。做。中。間。人。與。梅。恩。交。涉。一。壁。又。去。結。識。了。密。司。脫。福。達。姆。和。密。司。濮。愛。兒。五。月。十。日。那。天。捉。空。兒。竊。了。密。司。濮。愛。兒。的。肖。像。六。月。十。五。日。梅。恩。買。了。一。箱。雪。茄。十。六。日。露。賽。兒。就。到。他。家。裡。假。做。進。謁。私。下。裏。取。了。一。枝。去。十。七。日。梅。恩。去。見。密。昔。司。新。格。爾。頓。付。了。銀。票。只。收。回。了。五。封。信。那。第。六。封。却。依。着。露。賽。兒。的。囑。咐。留。着。不。給。他。那。時。露。賽。兒。原。在。隔。室。見。梅。恩。一。去。便。帶。了。威。斯。克。酒。罇。烟。灰。盤。和。那。水。杯。溜。將。進。來。喝。了。一。會。便。向。密。昔。司。新。格。爾。頓。索。取。那。銀。票。和。第。六。封。信。不。道。密。昔。司。新。格。爾。頓。不。肯。取。出。兩。下。裏。鬩。將。起。來。到。底。婦。人。家。弱。質。珊。珊。禁。不。得。老。拳。小。指。既。爲。所。斷。又。被。他。壓。在。胸。上。又。住。喉。嚨。頓。時。不。能。呼。吸。便。氣。絕。了。露。賽。兒。算。是。報。了。他。從。前。拒。婚。之。仇。事。後。即。取。了。那。信。和。銀。票。去。又。在。寫。字。檯。的。抽。斗。中。翻。了。一。陣。把。密。司。濮。愛。兒。的。肖。像。放。在。洋。琴。上。的。樂。譜。下。邊。又。掏。出。梅。恩。的。雪。茄。烟。頭。丟。在。烟。灰。盤。中。預。爲。賈。禍。地。步。但。是。那。盤。中。半。屑。烟。灰。都。沒。有。并。且。也。沒。有。烟。味。可。知。那。雪。茄。在。外。邊。吸。了。帶。進。去。的。這。個。猶。以。爲。未。足。再。把。那。明。信。片。放。在。火。爐。架。上。使。人。家。疑。梅。恩。的。心。加。深。一。層。一。切。佈。置。定。當。就。趁。着。機。會。悄。悄。地。走。了。出。去。他。那。裏。想。到。已。有。一。件。證。據。掉。落。在。那。邊。原。來。他。殺。了。密。昔。司。新。格。爾。頓。以。後。手。忙。脚。亂。把。那。袖。口。金。扣。子。上。的。一。粒。藍。寶。石。掉。了。下。來。他。却。不。會。覺。得。

過了幾天又去弄了一粒到辟開狄來利却生寶石店中鑲好自以為從此好安然無事了如今露賽兒的罪已彰彰不可掩密昔司新格爾頓的使女能證實他從前在乞爾西亞屋中時時過從的那琴肯司能證實他即是六月十六日求見梅恩的客人利却生寶石店中人能證實他即是在袖口的金扣子上鑲藍寶石的人此外更有幾個鐵證那水杯上照片上的指印那橢圓形的藍寶石那密司濮愛兒的照片那梅恩的第六封信都足以證實他是個罪人這幾件中那指印尤為重要吾就仗着這幾個指印得以破案現今梅恩已恢復自由露賽兒鐺鐺入獄吾總算告厥成功明天便襍被往羅馬去了





長篇名譯

慳人夢

狄氏小傳

狄更司。名查理。英之大文豪也。以千八百十二年生于英之卜至錫。父爲十至馬司某公司之書記。月得薪以贍家。氏二歲移居倫敦。其母名家女也。以倫敦繁盛。兒童之處者。皆沉溺于奢侈。乃效母之三遷。闔家移居開柵。氏在是地。受初等之教育焉。氏幼時受業於母。及年稍長。乃與其妹肄業于小學校。每試輒前列。師長皆嘉許之。氏天資穎慧。以身軀孱弱。不能從事於運動。乃專心文學。凡一紙一字。腦力所能及者。莫不披覽。而揣摩其精蘊。家貧不能致書。賴氏父少有藏書。得資研究。氏因賴此以消磨歲月也。氏曾著塊肉餘生錄。于千八百五十年出版。書中述氏幼時之際遇。及其不可言狀之苦境。觀此亦可知氏之潛心矣。氏嘗謂余尋譯于皮藏之書。有如飢渴。猶憶某日之夕。携杖周行室中。瞬念及英國皇家海軍艦長某。當被困于野人。欲犧牲生命之事。斯時群兒戲于庭。予

獨在室。幻境時起腦際。幾至一艸一木。皆似有係乎當日情形云。此足見氏讀書之深微矣。氏居闕
欄之最後二年。肄業于某學校。蒙校長極理斯嘉獎。逾恒。極爲開城施洗。長誠篤君子也。後數月。舉
家喬遷倫敦。迫于貧寒而遭橫逆。氏處之又數年。後嘗著書以述之。其辭曰：「余輩往往食不甘味。
緣與庖丁不甚相洽耳。後遭際不順。我父又被禍矣。（原氏父因負債爲債主所訟而下獄）所著塊
肉。餘生述中之米格白者。卽狀其父也。有曰：我見其餐于家者。淚盈眶矣。自知犴狴羈人。豈能倖免。
然中宵輾轉。尙以綢繆戶牖爲念。吁。于是可見氏當時家庭之苦况矣。當氏父之被囚也。親族皆憐
恤之。乃薦氏于某漆店。供其驅使。每星期受五六先令之酬勞金。氏處此顛沛之境。然尙不以此爲
念。每輒飲泣。強自修飾。以慰老母。後常流涕述之。每不能卒詞。及年長。喜著書。醫之以自贍。稍有盈
餘。每助貧兒衣食讀書之費。蓋深鑒于已幼年之苦境也。一八二四年。氏執事于惠林敦大書院。連
續者二年。後出爲訪員。後又連續數年。氏每于閒暇之時。援筆著書。所著松徑罪人于一八三三年
出版。社會皆歡迎之。氏嘗自序曰：每余著書。當下筆時。心常凜然。懼其不邀衆歡。及稿脫付刊。則亦
漠然置之。期得資以奉母而已。氏之孝思。可思一斑。千八百三十六年。白士談叢出版。是書爲氏之
傑構。舉國稱美。由是名大著。又一年。辟克威克報紙出版。詞藻紛披。一改當年文人樸質習氣。衆推
之爲文學家鼻祖。千八百四十年。氏去英往美。究察其風土人情。及東裝歸里。追憶當年軼事。故有

美洲見聞錄等書之作。氏所作中之最著者。爲賊史滑稽外史孝女耐兒傳等。千八百四十三年。聖誕節。怪人夢脫版及發行之期也。是書爲喝醒一般守財奴而作。言簡而意賅。忽諧忽莊。摹一富家翁。宛然陶朱公也。摹一俠客。宛然荆軻聶政也。維妙維肖。入情入理。當世文豪。見之莫不擊節嘆賞也。越數年。氏從事于戲劇。凡從前草率之作。一經修改。無不聲價十倍。後以勞悴過甚。遂罹疾不起。千八百七十年。卒于加得歇之宿舍。鄉人葬之于韋司得明司得寺。與大文豪沙士比亞及查叟之墓毗連焉。加理爾爲之銘曰。一生忠信。歷險濟屯。發爲文章。浩氣彌淪。

第壹章

邁雷已逝矣。夜臺長眠。再無緣於人世。其葬事亦既注册。史古魯奇爲之署名。而同時與事之牧師司鐸。理事者亦各附名其上。西俗人死後須在登記所登記其親屬人或治喪者皆須簽名以昭證實。於是史古魯奇之名崛起于商界貿易場中。拔趙幟立赤幟矣。史邁同事邁死則史獨營故云云。詳後文。史與邁老友也。合資經商。聲應氣求。各以爲世上吾兩人之外。無有知己者。邁無親族。身後承遺業受遺產。理後事者惟史一人。若骨肉之親者。然史居喪。曾未十分憂戚。惟其爲人工於心計。故所營窀穸之事。費省而事備。

閱者注意。注意。維何。即頃間所言邁雷確已死去也。若非明瞭此點。則後此所言一無奇特。可觀。即如亭。

利復仇記一書（沙士比亞原著）倘非吾人先已知亨利之父確然逝世則當星芒僅辨微風颯颯之夕現身城隅徐步徘徊眩駭其子之事吾人閱之一無足怪蓋夜色沉沉輕風駘蕩而扶杖逍遙延涼挹爽亦中年貴人常有事也焉足奇哉故閱者其勿忘

邁既葬其肆門之上名仍昭然蓋此肆之名即邁與史之合名也人之初至肆者有時呼史名有時呼邁史則二名皆應無所別噫史誠社會之蠹哉聚斂積實罔知紀極兩手堅握如舉物加礪上敲剝刮取剝蝕剝奪勒索無所不至而又吝嗇不拔堅利如取火之石星星爆出從未有閃爍之火經鐵一擊而得者嚴密自藏獨私其身如螭蟻之匿甲中冷血感其衷狀貌不能揜於外其面色慘白其鼻端剝落其腮縮其步蹇澀睛赤而突唇薄而青其聲斷續無連貫語霜髮覆其頂眉與鬢亦早白而史顧終日冷然自行其志彼能封冰蒸炭易其軀殼之寒溫而靈界之冷度曾不能增損其毫末其于聖誕節屆臨猶嚴厲其色一無所樂世界炎涼不能感史寒不能令冷暑不能令熱朔風颯颯凜冽之威尙較史爲溫霽雹雨奮擊之暴尙較史爲和藹且風也雨也雹也雪也其降以時惠茲下民尙有福益之可稱史則堅抱自利主義一毛不拔從無絲毫公德公益心當其躑躅市中彳亍街巷無人止步而語以寒溫丐者不向索小賜童子不向問時刻行路者無論男女不向問歧途卽瞽者之犬（西人瞽者用犬作導）亦似知其性質見史行近則曳其主避入路旁搖尾示意一似言曰「盲主乎有目而若史不如無目」然史曾不稍置

意。且最樂他人若是之遇已。獨行其志。與世相戾。以慈悲爲愚。以社會爲贅。一似世界上若祇有自己一人。則最爲快樂者。故知之者。咸以「核桃」目之。蓋以其無論外界如何激刺。其良心從不一發。正如核桃之皮厚。深藏不易取也。

第二章

十一月二十四號晚。即聖誕前一日。爲人生每年中最愉快之日。時則適屆冬令。天氣寒冽。朔風撲面。白霧彌天。史方在寫字房中。踞案高坐。耳聞戶外行人喘息之聲。絡繹不絕。市鐘報三下。遍地已黑暗矣。四處燭光閃爍。猶點點明星。懸照于瑤空之中。霧益密。雖左右屋宇。相距咫尺。猶蒼茫莫辨。似蓬萊瀛洲。不可踵至者。又以爲納邱神居于左近。以霧播散各處。史之書案左。闢一小門。故史能察記室之勤惰。記室踞小案上。謄寫書件。室昏暗。有一小火爐。煤僅二三。歷歷可數。蓋史吝其煤。置箱于己室。不願記室浪費也。記室性和藹。不與之校。常以白巾圍頸。置手于燭光上。以自暖。然熱力微不濟。

時戶忽開。一美少年側身入。少年丰彩煥發。玉立身長。翩翩然一佳公子也。面紅氣喘。蓋跋涉于風雪中所致。目色藍灼灼有光。既入。向前與史握手曰。母舅。聖誕安。我願上帝佑汝。史聞此言。面形怒色。冷然言曰。聖誕。又何可喜。又何可樂。且汝甚貧。又何樂。爲少年聞言曰。母舅。吾自知貧困。但母舅素封。何爲如此。鬱鬱。史聞言並無他答。惟「無稽」「妄甚」之聲不絕。少年曰。母舅。母怒。甥有言細陳。求母舅垂聽。久之。史

忽長嘆曰。噫。奈何。逐衆俚哉。人藉藉頌聖誕。與我無絲縷之關係。又何可喜。又何足道。且是時爲一歲結帳之期。人有累千金者。囊橐空空。日暮途遠。馬齒加長。赤貧故我。而頌美之聲。猶不絕于口。余不知彼是何居心。語至此。悻悻然曰。如余志。原此種人。殉其生命於此。史語間。獐獐怒目。逼視其甥。甥驚顛發。懇切之聲。謂史曰。舅父息怒。甥言良是。願舅父三思之。此柔婉之聲。在他人聞之。則必感而悔悟。惟史心如木石。不爲之動。徒增其怒氣。乃厲聲責其甥曰。余性孤獨。不樂與舉世鄙夫混。人云亦云。面諛取悅。非大丈夫所爲。爾自守爾聖誕節。余自遂余幽靜癖。毋溷我。勿觸我。怒。甥婉然曰。余之欲行善者屢矣。但余無絲縷之贏餘。故中止。惟聖誕爲一歲中最樂之日。蓋主捨身救世之日也。每歲屆此。富翁也。縉紳也。士子也。平民也。無不慷慨解囊。使平民得一飽爲主錫福。吾也雖無一金之助。但願昊天降福於斯輩。勿爲饑寒死。舅父以爲然否。記室聞甥氏言。不禁擊節嘆賞。旣已念已之鼓掌。與已相處之地位。殊不適當。乃以撲火聲亂之。孰意垂盡之微光。亦因以離塵世而去。史益怒。負氣謂記室曰。試再言之。吁。汝將因守聖誕而失汝職業矣。旋回首向其甥曰。汝誠能言者。何人不舉汝爲議員。異哉。甥氏又言曰。舅父息怒。明午其饑于我家乎。史默然不作聲者。再忽笑曰。我將謁汝。我將謁汝。蓋史意爲將見汝于煩惱鄉中矣。甥氏至此驚呼曰。何故。何故。史忽問曰。聞汝近已娶婦。果否。甥曰。然。余素鍾于情。今女郎來乞我。故允之。史曰。噫。鍾于情。蓋史以爲斯事較頌聖誕尤謬。蓋甥旣貧。且無自活之能。何婚姻爲。乃謂之曰。休矣。

再見。甥曰。但未婚時。叔父亦未嘗惠臨。何故。史曰。休矣。再見。甥曰。余未嘗乞一物于舅父。余未嘗叩一事于舅父。何相拒之深也。史曰。休矣。再見。甥曰。舅父何執也。余與舅父素無參商。今因聖誕期。故來問舅父聖誕安。史曰。休矣。再見。甥曰。恭賀新禧。史曰。休矣。再見。甥氏出門。無絲毫怨言。回向記室。致頌美之詞。記室位雖卑。然有熱誠。不如史稍之僻。因答甥氏以和藹之詞。史聞二人喁語。嘿然曰。噫。世人抑何愚哉。吾記室。星期受十六先令之薪。以贍一家。猶口頌聖誕不絕。我行將入彼得倫院（瘋人院）矣。甥氏既出。二紳士繼入。二人樸實壯偉。衣清素。面似頗有熱誠者。手挾紙筆。蓋司捐者也。入即除其帽。以示有禮。折磬而言曰。史邁公司。我誠知之。公係史君乎。抑邁君乎。史曰。邁君已死。屈指七年於茲矣。言間似已忘之者。行又語曰。自邁君死時至今日。適七載。蓋七年前之今日。適爲邁雷畢命之期也。紳士曰。吾儕無疑邁君仁德。將假手於史君矣。言已。持捐憑上。噫。史邁二人。誠同心者。蓋同抱楊朱之義者也。史今聞此。最無趣味之言。心茲不悅。然輾轉思惟。則覺二紳士之言。殊覺近理。蓋史天良發現之時也。中心志忑。不知所云。頻頻擊首。既而自言曰。吾何愚哉。遽返其憑。紳士舉筆謂史曰。史君。方今聖誕之期。爲一歲中最愉悅之時。吾儕日厭膏粱文繡。而不自覺。貧人求一餐而不可得。若干也。困于饑。若干也。迫于寒。其望我等之週濟。猶久旱之望甘雨。我等盍集資以助彼乎。史未卽答。遽然問曰。此處獄中有罪犯否。紳士曰。監獄患人滿者久矣。蓋當時英待罪犯甚豐。貧不得食者。輒故犯小事。以得羈獄爲幸。故史作此問。史又曰。公共製

造場仍進行否曰然史曰貧民作工廠仍開否曰然史曰卑田院仍設乎曰然史仰天而笑曰余初聞君言甚懼蓋恐彼等之不進行則貧民將因之而失所矣今聞君言若是余甚喜余甚喜紳士曰以基督救世之心推已及人之意居此聖誕之節富者樂貧者苦余等憫焉故集募一欸以爲貧民計足下其將何以教我乎史曰史古魯奇之名豈列于慈善事業之捐簿中乎幸勿再言紳士曰豈君將列于無名氏中乎抑何……史曰我願獨居我既自不樂于聖誕我安肯助彼無賴揮霍之費乎獄廠卑田院之成立我助費亦甚不薄彼等迫于饑寒盍趨于是乎紳士曰彼等不願往行將死矣史曰行將死矣……死矣死亦大好免致有人滿之患二君我素不悉此事其恕我紳士曰君宜知之史曰此非吾執業我但知我守我業不涉他事諸君已矣行矣再見二紳士知不可強乃引身出史面形喜色蓋自鳴其得意也於是持吝嗇主意益堅。

第三章

紳士去後霧益密天愈昏暗貧人奔走衢間手持火炬執事於衆車前蓋爲人作導藉博蠅頭史肆之三角窗外本可遙眺禮拜堂塔頂之古鐘現已隱約不可測惟聞鐘聲鏗鏗有似來自天外又似塔受寒風之抨擊振齒作聲街上衆工人方修葺氣管置火於一炭盆中衆貧人集焉衣衫襤褸鳩形鵠面號寒之聲不絕于耳時置手于火燄上以自暖愁眉雙鎖殆無生趣水已堅凍成冰旋水器置之不用若恐傷人

者。路旁店鋪。則懸紅結彩。松柏交輝。燈光照耀。有同白日。誠大觀也。時市政長方在其署中。指示其膳夫及侍者。守聖誕節。如市政廳取締者然。雖一介成衣匠。前星期方因使酒詈人。受五先令之懲罰。猶備聖誕節一切應用食物。其婦其子。出購物未返。天益寒矣。風益烈矣。如聖滕司登在日。可將利用其如剪之寒風。以制服惡魔。殆勝于火鉗矣。（聖滕司登爲古名人。被逐于衆。乃隱於某寺中。受惡鬼之擲。揄一日取鐵鉗置火上。候其紅。適鬼來鉗其鼻。鬼遁去。）一貧民欲求媚博歡。錫止於史之門。而歌曰：「上帝錫福貴人。萬般事業振興。」史聞之。怒甚。力闢其門。歌者驚逃。沒于彌漫昏霧中。不可復覩。又頃閉肆之時至矣。史悻悻然離其椅。謂記室曰：「盍行乎？」記室聞言大喜。急滅其火。取帽欲出。史曰：「予逆料汝明日將輸閑一日矣。」記室曰：「苟丈不我罪。敢求罷作。」史怫然曰：「安得不罪。余擲半格郎於虛。牝子經一日夜爲廢人。爲爾我計。均不值。」記室聞之。嗤然笑失聲。史又益曰：「汝若廢作。予何愚。與半格郎之薪金。于不我作者乎？」子其思之。記室喃喃自語曰：「此一歲一遇耳。」史側聞之。悍然曰：「是何言。世人藉聖誕節袖手高坐。而攬薪金。何異胥篋者之探囊于通衢乎？」言際整其衣。續曰：「子心不肅。明日作亦不勤。然則後日盍早來。言已。」史出其肆。徑趨一飯店。店僻在野。問者寥寥。貧饑之所萃集。而史氏所習至者也。斯時四座無人。惟史據案獨嚼。狀寂甚。所餐爲粗蔬黑麵。不堪適口。而史皆不介意。蓋醉翁志不在酒店。雖陋餐雖劣。而其值廉。故史樂之甘之也。餐畢。取本日新聞。徧覽一過。復玩閱肆中賬單簿記。爲娛樂。既而起。緩步出。蹣跚返家。史

所舍為湫隘小屋。前與其死友合居。今則一身塊然獨存。冷寂無逾於此矣。其屋位置僻隱。偏在一隅。離市既遠。人罕涉足。且狹窄黑暗。不受天光。又歷年既久。勢將頽圯。人皆屏而不居。惟其屋值甚低。費用無多。史故賃之。史關其一室為臥房外。餘皆用為辦事室。斯時院中深霧。迷漫沈墨。如漆。雖稔熟如史。鈞石可辨者。亦摸索。移時不能。即得。且寒冷加甚。陰氣森森。迷信者方疑霧神靜坐。謂門鎚者。剎那間。面目赫然。可驚可駭。非所謂門鎚。乃一鬼面。乃一與史絕無僅有之。至友邁雷之鬼面。然史自邁雷死後。垂七年。未嘗一稍置念。不過日間對募捐者。曾一齒及耳。而今忽無因發現。亦可奇矣。



此門鎚裝設已久。史朝夕出入所習。見而熟撫者。一無可奇。不過甚大耳。今乃有一大不可思議之事。出則所

遇雷之鬼面不可思議之邁雷鬼面突然陳露非若物影之在庭前搖曳扶疏若有物而實無物徒可望而不可卽者陰火燐燐繞圍環匝其色灰白如暗窖中所藏已朽之龍蝦然其面非怒非厲亦非其猙獰一如其生前故態兩目炯炯瞪視不稍瞬亂髮紛披似被風吹播且鬼光陸離益憎怖象迨史振氣凝神注目細觀則又厥狀如拳纍然一物剎那間仍爲門鎚而可怖之鬼面倏然無跡當斯時也孰有對之而不駭懼者乎史縮手却步木立有頃目眩神憎身搖體戰久之乃強抑其震恐鼓勇而前奮手振門鎚啟門入室惟遺門不闔愕然駐足檻次思索者片刻既而旋身細察門鎚之後無微不至蓋恐怖之餘幾疑邁雷鬼髮之辯尙曳門鎚後也（當時英族腦後留髮甚長結髮作辯但無辯線）及見別無他物惟螺旋螺錘之類及門鎚之附屬品等於是搖首而呼作咄聲者再闔門砉然有聲聲作迴響震動全室如驚雷砰發室之在上者及酒窖之在下者靡不響應作聲旋轉不已然迴聲雖高殊不足以震駭史氏爰鎚其門徐步穿室中至梯級燃燭登樓且行且剪之室雖老舊然結構宏大容積寬博故駕六馬之車可迴旋于室中尙有餘地其梯級亦甚闊六馬之車可溯行而上史在昏暗中常摹擬以爲火車之大不妨駛行其前然則室廣可知雖灼十二煤氣燈猶不足以十分明耀况史一點燭光照十分之一且不足安能使全室光明乎室中之黑暗可懸揣得之矣史殊不稍措意及此徐徐而登蓋室黑暗則不需錢故史安而樂之若令有光一如他人之舍則將大破慳囊也史每就寢前必先巡視各室妥否茲復觸想及所見

怪異。故立意一行。先客室。次寢室。次積柴所。儲木料所。檯桌依然。憩榻依然。其下固虛無一物也。惟熒然微火。尚在鑪中。羹匙碗箸。均齊整。鑪架上。則米汁一杯。無人匿牀下。無人匿櫃中。惟大衣挂壁上。龐然臃腫。一似伏人。然諦視爲衣。而非人也。此外尙有火械一。火鉗一。舊鞋一雙。魚籃一。以及沐器一。在三足架上。如數無失。既心安之矣。乃闔其寢門。加鍵焉。且加重鍵焉。此非史所習爲。今創爲之。殆以爲非如是。則不能免意外也。史於是圍巾於頸。披衣於身。加睡帽於頂。曳拖鞋於足。逡巡起坐。鑪火前。取米汁而徐飲。鑪火極微。星星然。炭僅一掬。際此苦寒之夜。朔風凜冽。砭人肌骨。屋復廣大。安能有濟。史於是徙椅近鑪。灣身就暖。鑪係舊制。尙係前居停丹麥人所設。繞鑪四周。皆以奇形之丹麥式磚砌築。磚上鐫刻聖經上事實。有寇應歐勃以及法老公主之丰姿。綽約。僖罷王后之氣度。凝重。繪刻之工。維妙維肖。又天使齋章。自天下降。彩雲飄渺。有如禱文。而耶蘇門人。操小舟出發。簸蕩海中之景。亦描摹盡致。凡此百象。皆足娛史之神志。而邁雷之鬼。已死七年之友。繞結腦中而不去。一若有大魔力。將此可玩可愛之畫。悉行障掩。史對之若無覩。惟念念頃見之怪狀。思索不已。設此時有泥磚。塊然光潔。一無雕鏤。則自史視之。將見無一磚不具邁雷面影。蓋驚愕之至。神思昏替。故所觸所覩。皆似與其心事有繫屬矣。有頃。史復言曰。無稽妄甚。因起繞室行數匝。後復就坐。倚身椅中。首後仰向前注視。眼線所及。則見古鐘斑斕。高懸室頂。古鐘者。前因事繫此。遺忘未取。久未使用者也。史瞪目不瞬。久之。忽見鐘錘自動。初則徐徐無聲。息繼而大震。全屋

響應誠爲奇怪不可解之事。况史驚弓之鳥聞絃而驚於是駭極如暈倒倚椅中。

第四章

約半分鐘鐘聲戛然止。然史則覺所延甚長如歷一旬鐘之長焉。鐘聲止後地下鏗然金鉄聲隨作繼續不絕聞者將疑酒窖中藏酒箱上有人曳練索環桎梏孑孑而行矣。史頓憶及人言魅鬼擾人時常有此聲蓋魅鬼多繫刑具也。既而似窖門砰然大開作激越之金鐵聲聲似由門出益近可聞其聲初在樓下地板上繼而升樓徑向史氏寢室之門進。史呼曰無稽妄甚予不信真有魅鬼相擾。史且怖且疑自言自慰然面色已勃然變矣。斯時聲益近不少停穿門而入若無扇鎖者直行逼史方聲之入罍中將滅之火轟然一發燄光上透一似有聲呼曰噫余知之此乃邁雷倏然遂熄。史舉目仰視則見魅鬼轟當其前。魅鬼垂髮辮衣襖襠肉色裏服穿敝靴靴上帶結作雙翹狀挺然如其結辮之髮而體上之襯衣外衣等畢肖邁雷生前其面邁雷也其飾邁雷也。真邁雷之鬼矣。練繞體曳其餘如長尾。史距離近審見練製甚奇似鋼製爲錢袋銀包鎖鑰契券帳簿等鎔合而成其身透明如晶自其腹直見其背後衣紐。史常聞人言邁雷之爲人無心肝臟腑每疑人何得無心肝臟腑。今細觀之下直見其腹內所蘊藏乃信邁雷果無心肝臟腑者。史此時猶滋疑不信。然鬼立于其前可見也。眼白陰沈寒氣砭人骨頭裹布即彼蓋棺時物。史前曾目擊也。顧史仍不信與其五官感觸靈筋角拗既而史呼曰我將何以處之乎。呼時其容沉吟。

一如平日。旋問鬼曰。爾將何求於我。鬼答曰。多甚。聲觸史耳鼓。覺奇稔。蓋邁雷生前所常發。而史所習聞者也。然史仍不信。問曰。汝爲何人。鬼答曰。汝應問吾生前爲何人。史遂振聲作氣問曰。然則汝生前究爲何人。以予觀之。汝……爲……似一魅鬼。史本欲言。汝爲一魅鬼。忽止而易爲以似。蓋史以爲如此。則較妥較合宜也。鬼曰。吾生前爲汝夥友。名邁雷。姓雅谷。史問曰。汝能……汝能就坐乎。史惶駭之餘。語聲若斷若續。注視魅鬼。疑信參半。鬼曰。吾能之。史曰。然則盍坐。史之發此問也。私心以爲。魅鬼透明其體。必不能就坐。不能則可省一番煩擾矣。（英俗賓主相見。賓立而不坐。則不能久談宜去。）不期鬼徐趨鑪旁。面史而坐。似甚習者。鬼曰。汝有疑于我乎。史曰。然。予不汝信。鬼曰。汝若何而證吾之非。是請申其說。史曰。因予五官受病。作用不靈。斯病也。則由余腹中積食。壅塞之故。汝或爲片牛肉。握菜蔬。予食而未消化者。之作崇乎。汝其爲余腦中之幻影。而非老友之化身乎。余證汝誠。予腹中宿食耳。豈墳墓中魅鬼哉。史固不習滑稽。亦非有意戲弄之。特欲祛已膽怖。故爲此語。移已神志。以冀釋其恐懼。蓋鬼所發音吐。冷峭逼人。史骨髓皆震矣。四壁峭立。萬籟無聲。與鬼燐光閃閃之。矚目相注射。其驚恐之情。不言而喻。尤可駭者。則鬼似有鬼風。圍繞其身。史身雖不能覺。而眼簾中顯爲呈露。蓋鬼雖植立不動。然其髮其衣。其帶則皆徐徐飄括。一似鑪中火冉冉上升。有頃。史問曰。汝見此牙籤乎。言時以手他指。史發此語。特欲引鬼目他注。使其可畏。可懼。瞪視不少瞬之睛。不向己面。鬼答曰。予見之。史曰。然汝曾未注目及之。何由見。鬼曰。雖

然余固見之矣。史作色言曰：予不過咀嚼吞吐之稍不當意耳。而鬼之相擾若是恐後。此將累千盈萬而來矣。吁！無稽妄甚。予實告汝。予決不汝信。史此時無稽妄甚四字不絕於口。未幾而鬼怒矣。呼聲陡作。陰慘異常。更手其練擲地上。作怪響。屋宇爲震。音浪奇怖。史駭極。幾踣急堅持其椅俾身。勿顛。鬼驟去。其裹首之巾一似室中稍暖。無須戴。此者巾去牙牀。陡墮掛胸際。益增怖象。史大震而踣。舉手蔽目。踣地上。欬鬼前呼曰：可畏之鬼靈乎。其稍施慈悲。何擾余若是之甚。鬼曰：汝貪鄙固執之人。其信吾否乎。史曰：予信之。予矢予信。但鬼何以能遨遊出現于世上。且何以獨至余處。鬼曰：爲生人須有生氣。須與人坦懷相處。熱誠相接。是天職也。不然者。則死後受大懲罰。責令周歷世間。不得休息。嗚呼！吾即其一也。生不好自爲之。死後無能爲力。苦且無量。樂又安望。鬼至此大聲哀呼。振其練。揚其手。史顛問曰：汝身奚縲綯。其告予乎。鬼曰：吾所曳之索。乃生前所自鑄者。鏈復一鏈。碼復一碼。累積而成。吾自樂之。因吾樂之。今乃不得不御之時。史益震顛。無人色。鬼繼言曰：汝亦知汝自煅煉之縲綯。七年前其長其重。已與吾練埒。自汝煅煉之不止。此時已倍蓰其量。洵奇重且長之練矣。史駭矚四周。以爲其身旁或有五六十尋丈之鐵鍊在。然環睹不能得。史哀之曰：雅谷——老友雅谷邁雷。其詳告余。所以然。稍作安語。勿更相苦。鬼曰：史格魯奇——吾無可助汝者。所謂幸福。乃從他處得來。有天使齎資。錫諸善人。吾又安從資汝。且吾亦無可多語者。吾不能久留。吾行矣。吾靈魂徘徊吾等寫字室之旁。一刻不能息。汝其——注意。吾生前心志。蓋無時不在。

錢財。無時不蜷伏寫字室中。持籌握算。噫！茫茫前路。俚俚何之。吾心碎矣。史當深思熟籌時。每插手禱袋中。蓋習慣也。此時深維鬼言。故態復萌。但不敢仰視。膝尙據地。乃發問曰。雅谷汝其厭倦矣。言時雖神色未復。語聲低下。然從容如坐肆中接市人之狀。鬼曰。厭倦乎。史曰。垂死七年。而魂遊世上。無一刻休息。甯不厭倦。鬼曰。冥途跋涉。終年勞勞。幾閱盡人間一切苦難。史曰。汝行程殆甚速。鬼曰。吾御風而行。史曰。然則汝七年中所歷之地當甚多。此言大觸鬼感。鬼乃慘然復哀號。振練作聲。際此夜靜。人深設令。巡士聞之者。將疑有醉人頽路中矣。鬼聲既止。乃哭而呼。繼言曰。噫。俘虜耳。獄囚耳。身罹錮中矣。吾烏知彼涉世者。勤勤懇懇。常恐日不暇給哉。而又烏知彼爲道者。兢兢業業。常恐年不我假哉。又烏知光陰一去不復來。終身之悞。後悔無窮哉。嗚呼。吾長已矣。復何言。史斷續語曰。汝于一已職業上。殆無闕矣。何悔爲。史此語蓋亦隱指己以諷之。鬼疾搖其手。號曰。職業乎。仁義忠恕人之職業也。公益慈善。惠愛人之職業也。商業上計。錙銖如滄海一粟。乃職業中一絕小部份。斯時鬼舉練與其臂齊。一似其重有戚者。皆此練所致。然旣復力擲諸地上。繼曰。每歲此時。吾悔益甚。當日行經市廛里巷中。彼鳩形鵠面。號救于吾側者。比比皆是。吾漠不注視。若良心一屑不動者。豈不能哉。乃不爲耳。史聞鬼言至是。中心益憂懼。身大戰慄。鬼復呼曰。聽之時促矣。吾不能久留。史曰。我誠傾聽。但願明告余。勿作隱語。雅谷乎。予乃乞汝。鬼曰。我如何而顯形。俾汝得見。吾不必言。予蓋日日守汝旁。汝不能見耳。此言殊非史意料所及。身復慄慄。手

揮額。汗。鬼復謂史曰。吾罪已無所道。此夕之來。乃警惕汝。願汝勿蹈吾轍。吾告汝以機會。其速悛。吾日望之矣。史曰。汝實余良友。余感甚。鬼更言曰。有三鬼將臨汝。舍史聞而復駭。面色若敗絮。與鬼面將彷彿。史顛聲問曰。雅谷。是豈汝所謂悔罪之機乎。曰然。史曰。予。予思予不如無此舉。鬼曰。微彼等臨汝。汝無機。自脫於厄。將同於吾矣。明日鐘鳴。一句其慎。處第一。魔之臨汝者。史曰。雅谷。予能一時見彼三鬼。免致再而三乎。鬼曰。是惡可者。彼等臨汝以次。安可紊序。史君乎。後此吾汝將不能復見。勿復見思。惟注意于遷善悔過。當記念吾此日之過從。鬼言及此。遽就桌。取布裹其首。其腮托上。肅然作接觸聲。史強舉其目。則見其身。臂繞練。對面逼立。鬼離史退行。每一舉足。窗即自升一度。及鬼至窗。則窗已洞然大啓。史隨之行。鬼作勢止之。史乃止。史非服從其令。實畏懼耳。當鬼舉手時。史遽然聞室外各聲。並起哭聲。哀聲。悔恨聲。懊惱聲。呼號聲。紛雜幾不可辨。鬼傾聽移時。遽哀嘯和之。倏然飄入。昏暗陰沈。夜氣迷漫之中。史趨視窗前。驚奇之餘。如發癩狂。斯時空中魔鬼無數。倏彼倏此。周行不息。且丁當作聲。皆如邁雷身曳鉄鍊。鬼皆史所熟稔。中有一白衣鬼。史最稔。足曳保險鉄箱。伊蓋生前未助一貧媪。及孤兒。今悔已無及矣。總之所有各鬼。皆思自新。然皆恨太晚。剎那間。夜之沉靜依然。一如史返家時。鬼是否攙入霧中。抑霧捲鬼而去。史亦不能知。史闔其窗。復細審其門。則深鎖無恙。一如頃間親鎖者。確信鬼無從入。將復欲言無稽妄甚。然未出口。遽止。史此時神經受擾過度。且日間煩于事。頃又擾于鬼。爲時亦已晚。睡魔頻催。途徑趨牀。

衣履未卸。已駢然入黑甜鄉矣。

第五章

史氏醒。天正黝黑。探首帳外。莫辨牖戶。極目以矚。不能見咫尺。隱聞鏗然遠鐘報刻矣。諦聽之。駭極六鳴！七鳴！由七而八而九矣。而至于十二而止。十二時耶。何意我就寢非二時乎。是必天寒機凍。致令失時。出時表捫之。丁丁報十二又止。史大駭曰。我非善眠者。安能臥。一日夜。是必日墮。失其明。今其正午矣。乎。思至此。更大駭。起離床。摸索至窗畔。霜凝玻璃面。如原幕。以袖拂之。微露天光。矚窗外。他無睹。惟見密霧作寒。一如昨夜。苟日墮。失其明。衆且大亂。惶惶街市間。今寂然。必非是。心稍安。返身就床坐。思之反覆。愈思愈幻。愈幻愈懼。急欲止其不思。腦筋抗不應命。邁氏昨夜駭之甚。致令神經錯亂。每事輒疑夢。今又自詔曰。此殆夢矣。史擁被復臥。鏗鏗報刻之。寺鐘驟觸其記憶之神經。邁氏臨去之囑言。忽紆細于耳鼓。大懼。既以爲與其入夢。被魔不若戒嚴待敵。決然睜目。候鬼謁。自思苟安臥行且長眠。天國矣。一刻鐘針驟進。史引耳聽。待不聞鐘鳴。自怨必小盹致失察。俄鐘聲破耳鼓來矣。屏息數之。鏗！半時矣。鏗！鏗！三刻矣。鏗！鏗！一時矣。無事矣。鬼不來矣。大喜。語音未訖。一黑慘空明之物。斗擁現於眼簾。物自身發光。燭室無纖屑遺。近床揭其幃。幃去。鬼現。史僵臥。半舉其體。自被角竊睇之。鬼相殊奇。童也。而有龍鍾相丈也。而具童形。白髮被背。而膚潤如襁。襁兒四肢。赤露筋暴。墳如塊。栗若不勝。用力者。短裙圍腰。潔白甚。

東以寶帶。光奕然。手執長青樹枝。翠葉繽紛。綴以鮮花。迥非隆冬之所可得。其尤奇者。鬼首冠以火焰。燭四隅。腋下挾一冠。其必用以息火者無疑。史瞬及其圍帶。驚駭驟增。帶上光閃爍。時耀時滅。飄忽不定。如野螢光。耀其半。體則餘半。體沒于黑暗。中頓失所在。故時則一臂懸空。時則一足植地。時見二肢。時見一首。史戰栗不可名狀。瞬息間又復其常。植立史前。史驚魂稍定。問曰。若非昨



即汝之過去者耳。史語時。目注其首。火炎炎。心若有觸。惡之甚。求鬼冠其冠以息之。鬼怫然曰。何耶。乃公與爾一線之光明。爾遽欲以貪陋之手而覆之耶。此冠之製本為若輩。余終年挾之腋下。固亦知未足以

夜投刺。(蓋指邁之先告也)今日走謁之鬼先生乎。應曰。然。聲和而柔。低而不抗。雖距史甚邇。隱隱若遠語。然史又問曰。若究何物。或何人。答曰。吾過去聖誕之神。曰。距今遠乎。曰。否。

慙。若輩之心也。史之觸鬼怒冥冥中固已不可數。故鬼已熟而不之怪矣。史又續問其來意。鬼率然曰。爲子謀耳。史聞之喜。旣自思曰。鬼終夜營營擾我安夢。令無半刻息。徒喪我身耳。方輾轉間。鬼已覺之曰。若疑我歟。起！言際出其暴筋之手。輕挾史臂曰。隨我來。史絮絮懇于腋下曰。此非出行時也。寒暑表且降。冰點下矣。我衣睡衣。冠睡冠。出門不日。殭凍死。鬼漠不應。挾之向窗行。及窗舉其裾。將下躍。史大懼呼曰。予非鬼！予乃人！安能飄飄下墮如先生。鬼曰。但執我手。我能助汝。問答間。已越窗穿牆而過。立於田隴間矣。回顧城市杳然無蹤。而慘黑之天光一變而爲晴光。燦爛日煖。風和之。冬日陌上積雪。方瑩瑩欲滴。燦然爭輝。史放目遠矚。不覺鼓掌大呼曰。天乎！此我產地也。我童時遊釣之地也。我胡爲而得重遊故地耶。鬼冷然注視之。輕撫其肩。雖長不三尺。而肅然殊有長者容。史時方顧盼。覺隨處愉快。空氣觸鼻。觀嗅之。似皆含有樂素。歡怵忘形。如失知覺。忽念半生勞勞心爲形役。若與此景判若天涯。遐想童時天真。驟發。黯然而悲。淚浪浪循頰下矣。鬼注視有頃。忽問曰。若昏何顛。彼墳然汝頰者。何耶。史方自艾。聞之慚甚。自掩曰。贅耳。促鬼導行。鬼曰。汝仍能躡舊途否。史應曰。雖目盲亦能辨。烏云不識。鬼曰。恐汝離鄉久。或將不憶耳。然則行矣。

第六章

二人循路行。道旁一樹一屋。皆足助史之記憶。躑躅間。村落在望矣。紅橋古寺。參差錯落。風景絕佳。村兒

跨。驢。背。左。右。矚。遇。街。車。有。稔。友。則。抗。聲。大。呼。此。呼。彼。應。聲。浪。激。空。氣。亦。如。助。其。歡。呼。者。時。阡。陌。間。融。融。充。
 喜。氣。矣。史。視。之。神。往。鬼。曰。此。幻。影。耳。無。涉。我。等。勿。惓。惓。盍。行。乎。於。是。又。前。行。途。間。史。自。奇。其。何。以。樂。不。可。
 支。何。以。目。灼。灼。心。躍。然。如。欲。穿。口。出。何。以。聞。人。聖。誕。慶。賀。語。欣。然。色。喜。聖。誕。與。史。何。有。哉。慶。何。有。哉。昨。宵。
 一。席。話。猶。在。耳。也。何。以。使。然。索。解。不。得。不。獨。史。不。自。知。讀。者。作。者。亦。不。知。世。無。知。之。者。鬼。先。生。或。能。道。之。
 鬼。顧。曰。此。間。有。私。塾。假。期。中。尚。有。人。跡。蓋。一。學。童。離。羣。索。居。於。彼。汝。知。之。否。史。聞。之。驟。有。觸。應。曰。知。之。言。
 際。迴。面。頰。以。指。彈。淚。袖。拭。其。痕。二。人。離。康。莊。入。羊。腸。迎。面。一。巨。構。牆。作。深。紅。色。屋。頂。作。穹。形。中。懸。鐘。一。屋。
 制。殊。輪。奐。惟。歷。年。久。垂。垂。如。年。邁。人。暮。氣。蒼。然。矣。牆。根。陰。濕。苔。莓。滋。生。牖。戶。皆。搖。搖。如。將。墮。二。人。入。門。過。
 馬。廄。雞。鳴。闕。步。高。視。傲。然。有。驕。客。容。入。一。廳。事。周。視。耳。屋。皆。寂。然。杳。人。跡。惟。二。三。折。足。椅。橫。陳。其。間。土。氣。
 觸。鼻。作。癢。令。人。噓。不。休。二。人。復。穿。廳。而。入。一。童。方。踣。踞。課。書。史。驟。見。之。心。大。動。倒。身。椅。上。淚。簌。簌。下。蓋。其。
 數。年。來。屏。諸。腦。後。之。故。我。今。日。忽。湧。現。於。眼。前。屋。靜。如。窵。古。屋。恒。多。鼠。狼。窟。馳。騁。複。壁。間。如。走。馬。今。寂。然。
 卽。破。敗。之。戶。軸。亦。如。恐。擾。遠。客。屹。然。不。動。水。管。恐。水。滴。作。聲。冰。其。口。庭。樹。恐。落。葉。作。聲。挺。枯。幹。矣。爐。中。火。
 亦。屏。息。沈。沈。如。將。燼。史。枯。坐。對。之。心。大。動。淚。漣。漣。如。斷。綆。鬼。撫。其。肩。指。其。幻。形。曰。不。觀。汝。方。攻。苦。乎。言。間。
 史。偶。舉。其。首。驟。見。一。人。衣。番。服。短。斧。插。腰。際。引。一。驢。驢。背。載。樵。木。目。眈。眈。立。窗。外。史。大。呼。曰。此。非。夏。禮。伯。
 乎。

乎。夏者天方夜潭中一樵夫也中國譯本俠女奴卽道此樵夫之故事泰西兒童好奇令讀之恒映腦

中不去)可敬之夏澧伯乎。吾識汝稔。汝愛我甚。我猶憶兒時。學友皆弃我去。獨丈人徘徊我側。慰我寂寥者。惟丈人耳。丈乎。丈乎。汝之同伴。皆無恙乎。彼等近又何業。仍舊業否。幸告我。親愛之丈乎。史發其天良。懇摯之音樂極而笑。笑極而哭。苟令其同事聞之。且駭然卻走。意其狂矣。轉瞬。史又呼曰。彼翠體黃翹冠。得得如園蔬者。非洛賓孫之鸚鵡乎。非稱其主人爲苦人兒者乎。寂寞荒島中。非伴其主人之長夜者乎。星期之五。非彼騰撲架上。歡迎其主人。新拯之友乎。胡爲而在此也。一却顧。見其孤寂之幻形。盡驅其貪吝心。而現燦然之天良。如風掠殘雲。呈澄然之蔚碧。出最痛切之聲曰。可憐哉。兒也。吾欲……言時。手入袋中。注視有頃。掩其面曰。咦。太晚矣。鬼問曰。何爲哉。答曰。無他。疇昔之夜。歌聖歌于我門者。我欲惠之。自恨無及矣。鬼咭咭作笑。撼其手曰。未止此也。來其視此。言未寂。史之幻形驟長。室驟狹。黑穢倍于前。板搖窗倚。壁墜塊。塊落露。復壁如破衲。何以變幻如此。速。史亦茫然。正如吾等。惟覺其布置陳設。猶在腦膜。爲舊遊地耳。幻形仍獨處。惟不續躑躅室中。如有思。史日視鬼。撼其首。若不勝愁者。俄門動。史急注視之。門啓。一小女郎翩然入。年穉于史。(指幻形)見史獨坐。躍投其懷。以手攀其頸。吻之。再曼聲呼曰。親愛之兒乎。妹來。迓汝歸矣。言既。鼓其小掌。垂其粉頸。大笑曰。歸家。歸家。童聞。(指史幻形)之曰。歸乎。一確耶。小芬妹乎。毋謊我。女孩嘻然答曰。確。最美最樂之家庭。其有逾于今日者乎。老父驟改其常態。藹然御我。昨夜就寢時。語我溫利甚。余胆驟壯。問以明日兄當歸否者。再彼撫我曰。然。彼當歸矣。予大喜。

今晨辨色興驅車來迎汝兄乎。兄乎。汝今成人矣。可以不再蹈此寂寞之地。令人悶欲死。今日歸。吾等當如何愉快。遇此可愛之作節。今日始我等可厮守。不相離。夏沈瓜冬圍爐樂方未央也。兄乎。兄乎。吾樂極矣。童聞之呼曰。妹誠可人。辦事能竟若成人婦。妹聞之。又鼓掌縱聲笑。臂短欲撫其兄首。不能及。笑益甚。張其臂圍兄腰。曳其裾拖之出戶外。童隨之。雀躍出廳後。發巨聲曰。來！取史生之箱去。一冬烘先生隨聲浪出。目注史身。灼灼如狸貓窺鼠。史跼蹐甚。久之始舉其手招史及其妹。令隨之入一室。室隘如井。爲校中款客處。故特盛飾之。思以炫客。輿地圖張破壁間。欲以之掩其壁竇。而圖破更不堪屬目。天地儀二列窗前。風日侵裂縫已縱橫。師入室出釀一盞餅一方。餉二童爲臨行之饒別。然酒薄若水。餅粗糲不能下咽。又分杯羹餉門外之御者。令侍者持之往。報命曰。謝先生賜佳釀。風味前曾領略。過敬辱尊。命下走不敢受。賜史之行篋已繫車頂矣。史忻然話別。其師挈妹躍登車。車聲隆隆繞園徑。過道旁松葉積雪。飛輪觸之。簌簌墮。遙望之如天女散花。繽紛四溢。鬼慄然曰。是女可兒。今溘朝露矣。余度其懇摯之愛。苗方蓓茁于人心而未已也。史應曰。文言誠是。彼愛彌濃。我良信。言時迴面仰天。微祝曰。天主赦我。鬼又曰。彼去世時已作人婦。余度之有遺孤矣。史曰。壹子。鬼曰。然則汝甥矣。史聞之跼蹐如針背。漫應曰。然。

第七章

語次二人相將離校。轉入城中。人摩肩。車擊轂。市肆煌煌。如不夜。光四射。望而知爲聖誕夜矣。鬼脚足一

棧前問史識此否。史審視曰：是我童時習業地也。二人入。一老者蓬蓬覆假髮。據一室底之高桌作書。桌高幾及頂。苟是翁增二寸。修即可叩首。室頂作鞞鼓聲矣。史見之。大呼曰：咦！彼非法錫韋乎。天相福人。今彼復活矣。時法擱筆抵其掌。擦之。睇鐘針指七時矣。旋俯整其褻衣。理既。大笑。自頂至踵莫不笑。笑聲中雜呼聲曰：歐朋尼（史名）與狄克（史之夥友也）速來此。史之幻身翩翩一少年矣。挈其伴笑謔跳躍入。史顧鬼曰：我識之。入者狄克（名）惠根（姓）也。天祐我。彼我之狎友也。哀哉狄克。不堪回首矣。愛友！愛友！汝命何蹇。俄法之歡呼又作矣。曰：噫！！僮乎。今夜不作矣。歐乎！狄乎！汝等知之乎。今夜聖誕夕也。速闔店板。言際笑不可仰。鼓其臃腫之掌。大呼曰：速與我。聲浪競速。率二僮聞言驟躍入街間。若鷗落。競闔其板。釘之一而十二。疾若馳駿馬。法慢步循級下高桌。隨步隨呼曰：僮乎！速去此累贅物。闔室務淨。二僮應聲作。力能荷者肩之。負之。屏出屋。瞬間盡淨。糞其室。沃水拭之。耀以燈光。閃爍倍增。采爐內火熊然。春徧一室。一貨物之堆積棧。一變而爲軟紅輕翠。風光綺妮之跳舞場矣。一樂師挾譜入。升高座。弄其琴。音雜如魚疾者之腹鳴。不辨節奏。伊啞間。法錫韋夫人入矣。張吻翕鼻。笑容殊可掬。後隨女公子二。丰采奕然。各挈少男子。蓋傾愛之檀郎也。肆中男女各擇偶聯臂入。竈婢庖夫餅師乳婦相配。殊愜鄰街頑童家宴未饜其饜。餐隱女伴襟角間。思乘間攫食。其女伴則面隱隱現緋痕。蓋方受其女主之耳提面命也。衆魚貫入。或昂然。或嬉然。妍媸畢具。老少雜呈。捉襟舉袂。謔浪如潮。瞬息間成二十雙矣。琴聲

激。跳。舞。初。撒。手。成。環。周。而。復。始。進。止。于。中。退。底。于。原。揚。袖。戍。削。折。曲。紆。徐。二。老。爲。之。率。然。恒。不。中。規。錯。亂。雜。出。他。對。代。之。遂。秩。然。進。退。間。法。擊。掌。止。衆。曰。足。矣。樂。師。聞。語。歇。入。首。水。器。作。驢。飲。雖。隆。冬。面。氣。氳。如。線。煙。飲。既。復。鼓。衆。不。能。繼。樂。師。大。樂。鼓。益。急。衆。少。息。復。舞。舞。畢。就。食。餅。餌。珍。錯。冷。魚。熟。炙。羅。列。方。丈。狂。嚼。竟。樂。師。復。鼓。琴。法。與。夫。人。創。他。對。繼。之。二。十。對。相。繼。作。法。錫。韋。年。髦。矣。然。殊。不。弱。脛。捷。靈。甚。耀。鑽。光。的。的。反。射。如。晨。星。夫。人。亦。勁。敵。衆。羨。不。已。二。老。舞。式。殊。多。時。折。罄。時。旋。螺。法。長。於。振。振。至。速。疾。轉。之。足。絞。幾。如。練。燈。炮。耳。熱。賓。客。興。辭。法。與。其。夫。人。恭。立。門。左。右。客。出。則。握。手。致。慶。祝。辭。客。去。既。盡。堂。中。惟。留。二。學。僮。二。老。亦。歎。之。一。如。佳。賓。二。僮。相。將。出。廳。就。店。後。櫃。旁。尋。黃。梁。高。夢。矣。史。視。之。木。立。全。失。知。覺。一。點。靈。犀。已。倏。倏。合。幻。身。矣。視。之。確。識。之。眞。處。之。竟。若。个。中。人。及。幻。身。沒。櫃。間。方。恍。然。若。夢。醒。覺。鬼。注。目。視。已。首。火。炎。炎。驟。謂。史。曰。彼。蠢。蠢。者。小。惠。之。已。感。激。無。地。矣。史。曰。小。惠。耶。鬼。令。史。聆。櫃。後。之。二。童。方。稱。其。主。之。仁。慈。愷。悌。曰。然。乎。曷。云。焉。彼。費。數。磅。之。金。三。四。多。矣。而。人。之。稱。道。語。已。盈。耳。矣。史。時。心。大。動。易。其。年。來。歷。練。之。私。心。發。天。眞。爛。熳。之。聲。曰。汝。言。確。吾。輩。苦。樂。出。之。彼。吾。工。勞。逸。操。之。彼。樂。我。逸。我。心。之。愉。快。感。激。有。甚。于。重。金。之。犒。矣。史。言。既。仰。首。沉。吟。鬼。問。何。爲。史。曰。無。他。鬼。曰。汝。必。有。思。史。曰。我。思。招。我。記。室。而。慰。以。令。詞。耳。言。際。幻。身。語。止。起。息。火。驟。黑。不。能。睹。史。回。視。則。與。鬼。先。生。仍。屹。然。對。立。于。曠。野。中。鬼。自。語。曰。我。去。時。近。矣。詞。非。語。史。特。如。幻。術。家。之。呪。詛。呪。効。殊。速。語。聲。未。絕。史。又。見。其。幻。身。幻。身。年。壯。矣。面。已。冷。酷。如。晚。年。然。方。其。初。

輒故時露笑容。二目眈眈四射。若鼯鼠覓食。蓋彼團蓋之慾念。他日將日長。炎炎今乃下種而培根也。幻身非獨。且坐一明眸皓齒之妙齡女子。被喪服。目瑩瑩淚盈睫間。經鬼火之返照。燦然如飾明珠。柔聲曰。

汝心方厭棄我。惡我甚。我亦知之。久。蓋汝心中燦爛之。愛花已易為陳。陳銅臭矣。然苟斯爛銅足為郎君造福。婢子亦甚願犧牲。愛情以相贖。郎君勉之。史佛然曰。是處世之大經也。世



間事有要于斯者乎。竭畢生力。傾畢生心。或且失之。嗟乎。不觀彼流丐乎。彼不知斯之要耳。小子不才。安敢不勉。女曰。君慾心太熾矣。金錢主義已奪君心之高尙觀。念而去矣。予目睹

君之日就迷津。而不能助君以自拔。余罪實深。帝乎。帝乎。為我助郎。史囁嚅曰。否否。我蓋日增智慧耳。然我性雖易。我愛尙未移。子謂何如。女撼其首曰。確耶。爾我交久矣。予猶憶曩者定情之日。予心躍然慶得

偶。自。謂。爾。我。均。貧。他。日。合。盞。之。後。我。爲。當。鑪。之。婦。子。爲。濯。盥。之。夫。其。樂。有。甚。于。畫。眉。者。而。今。已。矣。郎。君。變。矣。今。昔。判。若。兩。人。我。無。望。矣。史。曰。予。昔。者。童。耳。今。具。成。人。智。變。者。斯。耶。女。微。吁。曰。噫。余。何。曉。曉。汝。之。天。良。行。且。告。汝。矣。天。下。同。心。者。始。能。居。妾。與。君。臭。味。不。投。又。何。能。處。妾。亦。輾。轉。思。維。爲。俛。就。郎。心。之。計。意。我。輩。其。離。婚。耳。史。曰。天。乎。余。豈。語。離。婚。耶。女。曰。否。君。必。不。以。語。言。出。之。史。曰。然。則。以。何。女。曰。以。變。性。以。昧。良。以。平。日。之。行。爲。動。作。出。之。耳。嗚。呼。妾。願。休。矣。余。不。作。厭。人。久。留。行。且。爲。子。眼。中。釘。否。則。妾。且。問。君。設。我。二。人。素。無。繾。綣。今。陌。路。逢。君。亦。猶。傾。愛。如。昔。日。者。乎。嗟。乎。郎。心。去。矣。余。知。君。之。必。漠。然。他。顧。也。言。若。中。史。隱。囁。嚅。不。能。言。久。之。始。曰。汝。意。太。左。女。曰。妾。亦。望。意。之。左。也。奈。汝。心。天。知。當。妾。之。察。君。未。嘗。不。殷。殷。望。予。疑。之。不。中。奈。君。已。深。根。固。培。之。矣。郎。君。乎。予。今。日。離。君。君。且。如。脫。重。羈。明。日。而。後。行。吸。自。由。之。空。氣。矣。祝。君。物。色。風。塵。擇。資。財。富。厚。者。作。齊。眉。歡。勿。如。妾。之。秋。扇。見。捐。則。幸。甚。妾。去。君。且。樂。無。涯。然。噬。臍。亦。不。遠。也。行。矣。去。休。祝。君。得。佳。偶。言。時。史。若。有。語。女。即。疾。顧。其。首。曰。已。矣。勿。假。惺。惺。令。人。作。惡。也。不。忍。之。天。良。今。或。有。如。曇。花。之。現。隔。宿。後。行。且。如。秋。風。掃。葉。矣。往。事。如。煙。前。程。努。力。妾。今。去。矣。言。畢。珊。然。出。門。去。史。淒。然。曰。鬼。乎。余。不。忍。睹。矣。汝。何。樂。我。之。苦。耶。速。家。我。否。則。暈。矣。鬼。曰。母。躁。一。影。足。矣。史。呼。曰。母。再。母。再。我。不。願。視。鬼。置。不。顧。挾。之。強。令。觀。曰。來。矣。影。爲。一。室。適。而。不。華。小。而。不。隘。鑪。旁。坐。一。小。女。子。令。孌。風。采。恰。似。文。君。史。驟。視。疑。其。情。婦。及。見。一。中。年。婦。坐。其。右。雖。半。老。徐。娘。然。綽。約。輕。盈。妙。齡。體。態。模。糊。猶。能。仿。佛。之。蓋。卽。其。離。婚。之。

女也。女今爲母矣。子女繞膝。喧嚷達戶外。牽裾躡履。喜氣盎然。隆然叩門聲作矣。婦起。衆童逐之。歡呼跳擲。如浪擁朝曦。淪漾莫捉。久之始得。鍵拔之。門闢矣。一店傭肩荷巨包。隨父入。甫逾限。兒輩呼聲驟大作。見包大喜。蓋皆聖節玩具也。攘臂欲攫。不及環備。頸曳之力弱。不能逞恨。傭故不與足蹴之。黠者拾椅登及肩矣。急去包紙。得之歡呼益劇。又取其他。每取欣喜如獲寶。得輒均其儔。群兒得物摩挲之。自詡其善戲。或入小鉢口中。試吞之。刺唇痛不止。或出泥鷄。嚙之。鼓舌稱味美。衆愚之笑聲振屋。如潮喧呶。寢時至。群兒各就樓上寢。聲頓寂。室間惟留三人。長女坐火次。讀父母左右之。切切作深談。史窺之。覺其和藹之氣。氤氳布室中。雖隆冬。雪夜不減。明媚陽春。夫笑顧妻曰。予今日得復見卿之愛友。妻異曰。誰耶。夫曰。度之。妻曰。安能度。豈妾知之耶。噫。是矣。言時。嫣然曰。非史……耶。夫曰。中矣。予適經其室。窗未閉。燭光搖曳。予不能禁竊窺之。彼方獨坐。屹不動。聞其夥。邁君死矣。彼將長。此爲無侶之孤人。于此世乎。史聞至此。不能忍。呼曰。鬼乎。速離此。哽咽不成聲。鬼曰。予前非語汝乎。此幻影耳。彼是彼。何與吾。勿真之可耳。史曰。否。余不能忍。速離此。回首顧鬼。見鬼面作怪相。視已。叱之曰。引吾家。速離我。勿再擾。乃公言際。聳身搏之。鬼身隱現。莫可捉。史喘不能繼。見鬼首。火方熊熊。若足左右。已乘鬼。懈急奪其腋下冠。驟覆之。鬼身如蛻脫。隨史手。縮力壓之。冠底火四溢。如隄決。俄力墮。昏昏如暈。久之。張目視。則其臥室矣。冠猶在手。力團之。疲極。倒身臥。又入黑甜矣。

第八章

史中夜而醒。神氣稍舒。披衣盤坐牀中。一一回憶前事。自謂鐘再不能鳴一句矣。又猛想此時適爲邁雷所遣第二伴來之時。展其帳幕之際。不覺爲之膽寒。既而強自鼓勇。兩手堅握帳幕。開處目炯炯。週視四圍。蓋史意欲戒嚴。以拒鬼不願示弱也。人每防患於未然。自細至鉅。無不周備。而事常出於其所料之外。世事滄桑。不可逆億。是言誠不謬。史既嚴陣待敵矣。有頃鐘忽又鳴一下。無他狀。逾五分鐘矣。逾十分鐘矣。轉瞬又將一刻矣。史兀坐。注視四週。目光流轉。不少息。忽見一燎火光從空起。史驚躍。較見十二神鬼。爲猶甚。設我人處此境。亦必駭然。史翻覆思維。疑火從毗鄰房中發。欲跡之。稍自振心。益決迺倒屣出。方及彼室。欲闢其戶。一異聲從內出。呼之入。史從之。此室史之休憩室也。平時無長物。惟二三桌椅錯雜而已。惟現已爲神靈所易。化爲一華美之室。壁上松柏交輝。珠菓纍纍。鳥不宿樹。密史脫樹。長春藤葉。反照燈光下。歷亂成文。燈甚明。光可鑑。爐中獸炭。弈奕生紅。此景于史邁同事時。數十冬季所未見者。乃見于今日。此外則火鷄也。鵝也。獾獸也。雞也。豚肉也。臘腸也。雜食也。小餐也。梅李也。螞蟻也。橡栗也。蘋果也。多汁之橘也。甘美之梨也。與夫諸式之餅餌也。無一不備。旁置一椅。一健壯之偉人居焉。手持火炬。以火照史。史趨趨而進。鬼呼曰。丈人見我。史俯首進。蓋鬼意雖不惡。史則甚懼之。雅不願見。鬼曰。余現時聖誕之鬼也。舉汝首。注目我。史敬從之。鬼衣長袍。色青。緣羊毛。衣過逼束。故袒其胸。足赤。首繞花圈。髮鬖而無理。

面和善。目灼灼。聲慈愛。態從容。腰繫劍。銷中無劍。銷銹已舊。生銹痕。鬼呼曰。汝前曾見有肖我之形者乎。史曰。未也。鬼曰。我在族中最幼。長者較我尤偉。我昆仲千有八百人。史曰。誠大家也。言至此。鬼起立。史謙遜而言曰。君有命乎。余疇昔之夜。執役不謹。今知罪矣。如有後命。敢不凜從。鬼曰。撫我衣。史從之。鷄也。鵝也。禽也。獸也。一切室中物。皆無有。非但無物。並無室火。且時亦非夜。乃聖誕晨也。史與鬼。矗立街左。天氣凜冽。漫空霧雪。群兒方互擲雪球爲樂。

第九章

道旁屋隅。積雪成阜。枝頭草際。綴絮如茵。遙望之。疑似一銀世界。街中積雪。經車馬之輾轆。與夫陽光之鎔化。轉爲小溝。合流。屈曲而滙於渠。天已向曙。里巷中霧氣朦朧。屋頂時有黑煙縷縷。上升。蓋當此天寒地凍。英倫各戶室中。咸燃火以禦之。氣候雖冷。而人心反若甚熱。轉較春光明媚。百花爭研時。尤覺喜不自勝者。蓋念救世主降臨之佳節也。屋頂掃雪夫。皆笑容可掬。倚欄互呼。頻擲雪球爲樂。偶有一二中者。則相顧捧腹而笑。不中亦嫣然置之。售雞者之扉。尙半掩。售果者歷陳其果。有條不紊。風栗也。盛以鼓腹之筐。猶老丈所衣之襠。然西班牙之葱也。壯肥猶傳道上。潤澤欲流。過往士女。莫不駐足。桃李梅杏。堆積如山。葡萄成球。高懸于鈎。過此者。輒垂涎。榛子。萍果。以及諸微果物。無不雜備。衆人爭購之。盛以紙筐。携歸以備飯罷不時之需。桌中置玻璃盃。金魚二三。游泳上下。雖毫無知覺。然掉尾往來。有如知聖誕之樂。

者。噫！雜貨舖！其戶將閉矣！已闔其扉矣！購者仍踵接。從板隙中窺之。肆中所陳。歷歷在目。櫃上置一天平。櫥中滿貯罐食。咖啡也。古古也。芬芳撲鼻。葡萄乾價貴而味甘。杏仁色白而形美。布丁也。肉桂也。行人不欲購而購之矣。無花果也。撲來梅也。盛以華美之匣。凡百諸物。屆此聖誕之時。覺無不適口者。買者爭購。互相傾軋。時有價微而售貴。貨美而值廉者。店主知其舛誤。亦以一笑置之。少頃。禮拜堂塔鐘鳴矣。衆人爭趨。車塵雜沓。面皆形喜色。里巷中履舄相錯。以得先達者爲快。閒人三五成群。携籃食至路旁。小肆暢飲。此情此景。若使鬼史甚快者。史方與鬼立于一餅肆前。手持火炬。行人踰此。鬼以炬上之瀝水滴之。此炬非常炬也。蓋當聖誕之時。偶有口角。鬼每以炬上之瀝水滴之。而和好如故。因此人每言曰。「於聖誕時相爭者。羞莫甚焉。」上帝愛斯日。我儕宜敬之！既而鐘止矣。各肆皆閉矣。餅肆爐旁熱氣蒸騰。若仍在炊爨者。史叩于鬼曰。瀝水之發于斯炬者。有裨益于斯輩乎。鬼曰。誠然。吾愛之。丈乎。史又問曰。此瀝水施于衆人乎。抑施于個人乎。鬼曰。施于衆。但於貧者益甚。史曰。何故。鬼曰。貧者缺乏。此較富者益甚。故施之益宜。史沉思半晌。忽曰。鬼。我願君開喻平民。使禮日勿晚於飲食。而忘是日爲主日。君以爲善乎。鬼曰。誠然。史曰。君誠能實行斯事否。鬼曰。誠然。史曰。赦吾。吾疑君。吾實妄。幸勿校。鬼默然良久。忽長吁曰。世人作種種惡。驕狂也。猜嫌也。谿刻也。嫉妬也。執迷也。自私也。自不知改。而歸罪於吾儕。鬼魅暗中揶揄。實則吾儕與若等。曾未覩面。豈不冤哉。盍憶此。其自知已罪。毋善責人。史唯唯。鬼與史復前進。止于

一鎮。鬼有一異。身雖如巨靈。而能容矮簷下。不見局促。入高堂大厦。則位置適宜。亦不覺屋之遼闊者。行重行行。史與鬼止于其記室之門。鬼祝福之。兼以炬灑濡之。思之哉。史記室克來吉。每星期受十五先令之薪金。而鬼猶祝福于其門。可見無論貧富。一心向善。神靈必佑之。史覺已身飄飄然入門。見克夫人衣檻樓而緣以絲邊。蓋因其值廉也。時方整理桌案。其女白玲大助之。其子彼得衣碩大之領。係其父之物。而以聖誕故授之。翩翩自顧。自以爲美少年。時方置叉于薯盆中。又頃二小兒入。一男一女。克氏之幼兒也。入門後。見所煮之鵝。知爲己等設。踴躍而舞。旋舉彼得起于空中。彼得之大領。搯喉幾致氣不屬。時爐上番薯。勃勃作響。克夫人謂兒輩曰。汝父不知爲何事所羈。迄今未返。湯姆汝父所携。亦不知何如。馬太於去冬聖誕日。來甚早。今奈尙未來。言未已。一女郎躍入曰。母乎。馬太來矣。二兒亦呼曰。母乎。馬太來矣。馬太汝盍觀此可美之鵝乎。克夫人躍起。爲之去帽。接吻而言曰。我可愛之馬太乎。馬太曰。母乎。女昨晚事未畢。今晨補爲之。是以來遲。母乎。盍赦我。克夫人曰。無礙。盍坐。二兒呼曰。勿坐。勿坐。父將來。馬太盍匿以戲父乎。於是馬太匿於門側。克來吉偕其子湯姆入。克衣破裳。肩湯姆。湯姆跛一足。持小棒以自衛。克來吉四顧而言曰。馬太何在。已來乎。克夫人笑而答曰。未克。尙未來。！聖誕日不來。面間驟發憂狀。蓋方自禮拜堂欣返。其家遽聞斯言。悵悵若失。馬太不欲以謔而失望。克來吉也。喜躍而出。依克腋下。二兒携湯姆至後室中。禱聽布丁鳴鍋之聲。克夫人曰。湯姆何如。克曰。甚善。初入禮堂時。依吾側。鎖其眉。若

有深思者。出而謂吾曰。我願人見我之跛。俾知念聖誕為救世主降臨時。斯人也能使跛者行。而瞽者觀也。言未頃。聞擗埴聲。則湯姆携小棒拄地而入。二兒翹之若恐其顛撲者。克乃指其袖和酒於樽櫺中。置于鑪。使熱。彼得及二女弟往視鵝。返而大喜。鵝克家之黑鵝也。何則。鵝黑色者。味最雋。得者以為珍。鵝賤物。而克家視之不啻黑鵝。蓋克貧。作于史肆薪區區耳。得鵝甚難。故作是云。時



未幾而鵝熟矣。衆人就坐。克引禱。禱畢。夫人出小刀剖鵝食之。群兒大喜。湯姆亦隨附其兄妹。擊刀于桌上。而呼曰。哈囉！蓋喜悅之詞也。此鵝克家所未曾有者也。以聖誕故。不惜資購之。兼以番薯及芋菓汁。

克夫人置肉汁於鑪上。彼得碎薯白玲大傾糖於芋菓汁中。馬太洗碟。湯姆默坐爐旁。靜視其母其姊之作。為二兒為衆人設坐。已則高踞桌左。二小椅上。閒以匙置口內。作憨笑為樂。

蓋舉家之飽餐也。鵝罄。白玲大易其碟。克夫人獨出而携布丁。克夫人既出。羣兒互相議曰。此布丁或尙未成乎。或已成而碎製乎。或爲鄰人所竊乎。衆議紛紛。幼者恐甚。未幾而克夫人捧而入矣。形似散花。克夫人滴以白蘭地少許。酒面置長青枝。皆聖誕時之景物也。克來吉呼曰。此最美之布丁乎。我成婚以來。所未曾有者也。克夫人曰。今吾任卸矣。方我作斯時。惟恐不善。今善矣。噫。細矣哉。一布丁。而羣兒不以爲少。及覺甚足者。蓋推念上帝之恩錫。與夫體其父處境之難也。食畢矣。桌布去矣。爐淨矣。火起矣。壺中之調和品已飲訖矣。萃菓橘子。四佈桌上。一鏟之栗。置于火中。舉家環坐爐旁。克夫婦居中。前置小几。一有杯三。一已折其柄。杯盛壺中物之具也。克氏視之。不啻玉盞。舉家飲之。喜。克起立而呼曰。上帝祝福吾儕。一喜悅之聖誕與共。一舉家和之。聲震戶壁。湯姆坐于父側。握父手。若不勝羸弱者。至此至高呼曰。上帝錫福吾人。史覩此狀甚喜。叩於鬼曰。湯姆羸弱。能享高年否。鬼曰。我祇見一空座耳。一棒耳。未見其人也。汝盍諦視之。如仍然。則湯姆將不壽。史注目良久。果符鬼言。悻悻然言曰。否。否。我仁愛之鬼乎。我願彼永壽。鬼笑而言曰。彼將死。與汝何干。且死亦大好。免致有人滿之患。史聞之。慄然。蓋是言也。即已所語紳士者。不意爲鬼所揭。慚愧交并。俯首不能仰。鬼正色責之曰。翁汝一生物耳。奈何可論他人生命事。以吾觀之。汝命更不若彼貧者也。何嘵嘵爲。譬如居葉之蟲。俯覩其族之處于塵者。饑欲死。不拯之。而反望其死。其可得乎。史聞鬼言。益慚愧。嗚咽欲泣。俯首不語。忽聞有聲呼其名。仰視之。則克來吉之詞也。克來吉

曰。密史忒史格魯奇。此餐之主人翁也。蓋克作于史。備餐之資。皆出于酬金中者。克夫人曰。誠然。我意欲彼在此。悉吾輩感謝之心。我願彼有最佳之餐。于今聖誕。白玲大曰。母知其爲人乎。性吝嗇。又陰僻。雖聖誕日。亦冷冷然如冰霜。舉城人皆惡之。克曰。今聖誕佳節。盍勿談此。克夫人續言曰。以聖誕之故。我等願彼福壽康寧。度茲佳節。令聞令望永終無極。言既。衆人復聚飲。而群兒皆略有不愉。蓋史名爲衆人所棄。每一談及。皆有片刻之不快也。移晷。樂仍如舊。克言將爲彼得謀一設身地。彼得聞言大喜。以謂得資作富家翁矣。衆妹皆笑賀之。馬太爲帽工。言其業事歷歷不倦。又言曾見一小伯爵。年較彼得猶稚。然和藹可親。衆人皆嬉笑和之。時爐中栗已熟。群兒爭食。食畢。湯姆歌詩一曲。歌聲清越。衆皆鼓掌。噫。克來吉家。非素封也。饌非嘉美也。室非輪奐。物無琳琅。然煦煦穆穆一門和悅。無以貧爲憂者。蓋念救主之德。而足足以報恩也。鬼見此狀甚喜。史惟注視湯姆。不少他瞬。鬼促之乃行。

第十章

暮色蒼然。漫天雪舞。史蹤鬼穿街入衢。一路各戶。燈燭輝煌。有同白晝。厨間火焰騰騰。堂中熱炭炎炎。重幕半掩。以禦寒風。街中行人絡繹不絕。有欲訪其姊妹者。有欲謁其叔伯者。有欲叩其眷屬者。有欲見其友輩者。有乘車者。跨馬者。徒步者。紛紛不絕。喧嚷歡呼。幾如煙海。有少女豔容。嫵娜娉婷。見青年男子。則含笑逢迎者。人稱之曰。『狡猾之女巫。』蓋操皮肉生涯。而聖誕時所習見者也。行間見一燃路燈者。方

燃燈于一黑巷。中史鬼經。此彼不自覺。高唱讚美詩。未絕。又行數里。忽現一沙漠。地怪石森。然或立或踞。如巨人然。青草叢生。樹木稀少。天色昏暗。伸手幾不辨五指。史叩於鬼曰。是何處耶。鬼曰。礦工之居處耳。此種人作于地下者。彼等悉我。試視之。史仰首。忽見一線燈光。自附近一茅舍中。射出。史與鬼亟趨之。越墻而入。一室爐旁。環坐數人。一老翁。一老婦。子三人。女四人。老翁方引吭高歌。聲與烈風相抵。子女和之。樂未央也。鬼逡巡數秒鐘。卽引史前進。未幾至一大海旁。洪濤訇厖。震耳盪胸。史鬼超海而行。海中一燈塔。野草叢生。海鷗隨波上下。或棲于塔尖。或翔于浪頂。塔頂二守者。方酣飲。燈光慘暗。作深綠色。射二人之面。因爲海風所吹。面皆頽而黝黑。方引吭歌未罷。史鬼仍鼓勇疾趨而進。見一舟。掌舵者在尾。司槳者在首。舟中人或臥或起。或立或仰。時歌時笑。繼以歡呼。有時談及聖誕之軼事。則津津樂道。衆人靜聽。史閉目靜思。感觸往事。陡聞笑聲。張目視之。則倏忽之間。海非海。舟非舟。乃立于一光明美麗之室中。蓋史曾一過顧。故今能識之。時鬼跼其旁。注視其甥。噫。此何聲。史甥弗蘭德氏之笑聲也。其妻亦笑不止。親友之在斯室者。亦笑。笑聲如潮湧。忽中止。聞弗蘭德曰。彼稱聖誕爲無稽。可笑孰甚。其妻曰。此老顏厚不識羞。言旣憤憤之色。溢于眉目。史甥之妻甚美麗。且甚賢。甥氏每有微過。彼嘗勸誡之。時弗蘭德又曰。彼誠一乖戾之人。性孤僻。不受人言。時作違心論。以拒諫。余數忠告之。不入也。今已矣。其妻曰。彼甚富。然否。弗蘭德曰。富何益。彼從未行一慈善事。又安得福已。終沈慾壑而已。嘻！其妻言曰。我不能忍彼之冷峭。卽

我姊妹亦皆引而遠之矣。弗蘭德曰：吾嘗忍之。我嘗爲之憂。欲解勸之。昨晨我邀彼蒞此早餐。彼不願。語未竟。其妻問之曰：誠然。彼失此餐矣。語已。衆人皆和之。同聲一辭。蓋彼等方畢餐也。冷汁殘羹滿散桌上。弗蘭德曰：我誠非能言者。我但盡我力耳。回顧董栢。乃妻姊之情人也。言曰：君以爲然否。董栢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其妻又曰：弗蘭德續言之。余知汝辭尙未畢。姪氏續言曰：叔之所以不喜與我人交者。蓋意氣不相投也。余日與之親洽。以理勸之。以情感之。積年累月。彼必自悔。人非木石。無不可化者。君等以爲然否。衆人聞姪氏此言。皆捧腹笑。笑罷。皆據案飲茶。俄樂聲作矣。若賓若主。皆樂此。蓋此中三折肱者也。董栢歌葛麗之曲。引吭長吟。聲沉而雄。延時至久。面不紅色。不變。推巨擘也。弗蘭德鼓瑟錚錚然。調鏗鏘而溫婉。時復雜以嘯聲。衆聲雜沓。而甚諧。俯仰疾徐。咸合節奏。史目擊心怡。思想頓發。乃悔前此之非計。自思倘往日慷慨好施。閭巷必交口頌之。則此時刻。樂且未艾。何虞蹈邁雷覆轍哉。夜會不專音樂。尙有禍斐特之戲。戲前先捉迷藏。董栢活潑異常。矯捷聰覺。爲儕輩之最。斯時躡一女郎。女郎四向趨匿。而董栢迫之急。東西奔突。如盲虎。傾鑪架。翻臺椅。時橫觸鋼琴上。聲鏗然大作。時誤入帳幔中。摸索移時而反走。女郎逃何處。董卽隨之。環立者甚衆。董皆不加手。惟輾轉撲女郎。時有人橫阻其間。多方以誤之。董亦虛張聲勢。僞爲受給。顧倏已斜出。仍迫女郎。女時呼其非。然而無濟。裙屐繚繚。步履慌亂。董乃迫之。屋隅而攬之。他人乃瓜代。史甥之妻。不與迷藏隊。憩身椅中。爲狀甚泰。適背史鬼二人藏處。旣而禍斐特戲。

招之。乃起身與焉。媿娜娉婷。與弗蘭德矯立場中。洵一對璧人。良足欣羨。

第十一章

福斐特戲既畢。爲猜字戲。史甥尤靈警。所擬輒中。其女兄弟雖亦能手。然遇史甥。則一接卽北。不能不退避三舍。于是史姪乃大快樂。與此戲者。凡二十餘人。老幼男女。歡聚一堂。叱咤擾攘。時雜笑聲。史亦自忘其身。係遊魂。大聲呼射。顧聲雖發。而無聲浪。堂中賓主。咸不之聞。而其所猜。乃如并州剪。由基箭。無不中的。鬼覩其雀躍狀。色然喜能悟。面現誠懇容。史要其允留。以期終觀。鬼不應。史哀之曰。又一新遊戲作矣。允吾再留一句半鐘乎。否則一句鐘亦可矣。時新遊戲「是否」已始。令官意以一事或一物。令衆猜。惟宣示其物之性質形狀。中則應以是。不中則否答之。史甥爲令官。乃起言曰。予頃得一物。諸君試射之。此物屬動物類。且一生活之動物。與人異趣。狠厲剛愎。時嗥時。言出也。無借入也。無知市上。常有其跡。人不加害。亦不注意。顧此物非驢。非馬。非貓。非犬。亦非虎豹。不入動物園。斯爲何物。衆乃俯首沉思。或起立繞室行。或憑几閉目索。有得者。問令官。則輒撫掌大笑。答之曰否。久之皆不能得。史已似不可耐。離椅側立。一足頓地。若奇衆之不一得者。最後。前此與托潑戲之肥碩女郎。忽似有觸。大呼曰。吾得之矣。弗蘭德（史甥名）吾知之。吾知之。史甥曰。然則語吾曰。彼物乎。乃汝之伯父史格魯。一魯。一魯。奇也。史甥應曰。然！然！衆聞之。訝然有羨美其機敏者。亦有起窮其故者。紛議者久之。史甥俟衆稍靜。乃舉杯曰。雖然。我

利史以博歡。彼固惠我等。以無窮之快樂者也。盍共飲此杯。以祝其壽康。不然則非禮矣。因呼曰。舅父史格魯奇壽無疆。引觴立盡。衆亦舉杯。呼和之。弗復曰。願此老能樂斯聖誕。更願其新年多福。彼雖不我洽。我則深望其能感悔。又呼曰。舅父福無疆。而此舅父史格魯奇亦心感。幾欲攫杯以謝。時鬼不願再有稽延。當史甥祝詞之尾聲未盡時。史頓覺。廬舍杳然。人琴俱逝。身仍與魔鬼植立街中。

二人乃復前進。歷途甚遠。所見益多。入入室中。輒覩佳果。魔鬼現病人側。則其人即有康復之象。現貧人前。則有舒泰之形。現于龍沙萬里中。則遊子恍見故鄉。現于兩軍對壘中。則兵氣化爲祥光。現于僑貧所卑田院。則淒風苦雨變爲和甘。森嚴囹圄重門深鎖。杳杳聲聲。而史及魔鬼出入自如。鬼施人以相當之惠。莫不泥首投誠。此願銜環。彼甘結草。嘻奇甚。此夜長甚。史甚懷疑。以爲何得一時徧覽如許景。徧涉如許境。更可奇者。自顧依然。故我而魔則垂垂老矣。久隱忍未敢言。迨入路旁一家中。出則見其鬢髮蒼然。顏色益老。頹然髦矣。史乃駭問曰。汝何老之易。殆壽甚短乎。魔曰。吾在此世上。誠不永。今夜卽盡期矣。當呼曰。今夜乎。卽盡期耶。魔曰。然。十二時卽盡期。叱。勿多言。時且益促。遠鐘鏗鏗。報十一句。又三刻。夜色沉沉。聲乃益震。史目注魔衣。語曰。我欲昧問一事。果當者告我。不當者恕我。我見汝衣甚奇。臃腫處似有物。而又若不屬汝身者。爪乎。足乎。魔曰。謂之爪固亦可。特其上不見有肌肉在乎。答時。闇然慘然。旋又曰。在此。盍觀之。言時。探其衣囊。出小孩二。狀貌醜。顏色慘澹。伏魔鬼足下。戰慄若不勝懼。魔呼曰。嗟乎。有

人心者。盍觀之。此一雙可憐虫。一男一女。膚黃而縐。肌暴而弱。委置于地。身殼棘目。眈眈若小狼。使在他孩者。則際此年華。正粉粧玉琢之時。笑也可親。啼也可愛。人生最樂意之年度也。而今此二孩。何如者。手面裂坼。痕已如老邁。龍鍾肌紋。若蘿卜之絲。眼無神光。奄奄待斃。造物雖奇妙深奧。不可測度。而人生榮枯。其階級之懸殊。何至此。史駭甚。却走將欲稱之。謂一雙佳美之孩。然自覺妄誕。噫其語。問曰。此二孩殆屬汝乎。魔曰。非也。乃世人所公有者也。彼弃于其父。而來訴諸吾耳。童名愚拙。女曰貪吝。而其所以共誕生于斯茫茫塵世。實皆彼蠢蠢之世人。樂而召之也。吾言之。人必不承。顧其惡果。豈能因不承而免哉。言時。手向城內而指。問史曰。此間無收蓄之者乎。此間寧無監獄。寧無工所。何必收蓄之。蓋誦史日前對募捐者之言。以譏之也。

第十二章

鐘鳴十二點矣。史注視魔鬼。則已杳絕蹤跡。鐘聲停時。史頓憶邁雷所言。舉目前視。則第三魔鬼果已來。首蒙布衣。敝衣躡足。向史而進。陰氣逼人。然殊不明瞭。其行動若迷霧。飄搖地上。徐徐進。悄無聲。既近。史屈膝長跽其前。魔行動時。陰風旋繞之。黑暗不可思議。衣深黑。全身蒙罩。其中惟露一手。加以夜色未央。如在霧煙中。更難辨晰。史但覺鬼似甚長。然其奇怪突兀。大異前此二魔。心怖甚。又不能得其故。蓋魔不問。亦不應不動。史曰。予其在將來。聖誕神之前乎。魔惟伸手上指。不作答。史曰。足下殆來示吾以將來之

事乎。魔上衣條收縮。一似其首在內。點動以示默認者。史雖三次與魔聚。然覩此魔之陰閔。乃不禁瑟縮。欲隨之行而足不自主。隱約間。又見魔雙目自其首。衣中外。注光閃閃。逼人及睜目視。則又茫然。仍見一手颯揚。一大黑團。上史呼曰。予懼足下甚于前。此所見之聖誕神。特予知足下此來。非害吾而將益吾。且予已決計一反昔日行爲。故感激莫名。謹願隨行。一覩幻狀。俾知後此事。足下其稍明語我乎。魔殊不置答。惟直伸其手。一似導史外出。史呼曰。導前。一導前。一夜無多時。寸陰可貴。魔乎其速導前。魔前攝史行。史覺已載其衣影中。前進不輟。

剎時城門在望。城似自迎來。倏然已在城中。二人立城內中心點。一銀行前。行人山湧。踵接肩摩。或摸時計校針。或駢立相談笑。史所習見。今又現于面前。有二三人方駐足絮語。魔偕史立於後。聽其言。一豐頤之肥人曰。否。予不知其詳。予亦不知其已死。又一人曰。彼何日死者。殆昨夜乎。第三人曰。彼何爲而死。予以彼永無死日矣。言時。出鼻煙壺。取煙加掌。以鼻嗅之。第一人欠伸似呈倦態曰。嗟乎。上帝鑒之。又一紅顏紳士。鼻垂小瘤。搖曳若雞冠曰。其所積累之金錢。今如何乎。第一人復欠伸言曰。予未聞之。殆遺諸其店中。總之彼固一分未與我。則我所能告者也。衆咸大笑。此人復曰。其葬事之簡略在意中。弔者亦必無人。予等何不一往鼻瘤之紳士曰。予無可無不可。祇須有筵見惠。即趨之。衆復大笑。第一人復曰。予無所貪。不願御黑手套。(弔者手套每黑)亦不願得筵。衆往予亦往。予惟從衆。惟予亦爲彼生前之一友。街

中遇時常稍寒暄。故雨之情時惓惓耳。再會再會。衆遂散。分道而趨。與行人雜合。不可復見。魔率史進一街。手指路旁聚談者二人。令史聽。史方惑于頃間所言。不知其解。自思或可從此二人稍得真消息。二人史素所稔。商界中重要人物也。近好近好。二人相向言。甲曰。彼老（蓋指史古魯奇）已達其盡期矣。乙曰。予亦頃聞人述及。君覺寒乎。甲曰。固如此。天時甚正。君殆不喜滑冰戲故云。否否。予不善滑冰戲。予尙有事。願君早安。再會。二人所言已盡於此。史疑其言與已無涉。魔何乃視之甚重。嗣思事非無因。或真有涉已處。於是沉吟思維。若謂所講係邁雷。則應爲過去。聖誕神幻狀。然此時之魔。乃將來之聖誕鬼。必無是理。顧一時不明其所指何人。又念不論其所指何人。想與已必有益。故竭力記憶之。又望能見己之幻身。知將來之得失成敗。而預爲地也。史狼顧四處。祇見一人立市角。則即已常立之處也。又仰首觀鐘。則即已日常到彼之時也。而幻身絕無可見。心甚焦急。魔竚立其後。手仍上指。靜寂無聲。史陡自思潮中驚悟。當鬼轉其手時。覺其目灼灼注視已不瞬。心頓爲之戰慄。既而去市。通一巷。巷淺狹。不受日光。店肆住舍皆猥隘。居人半赤其體。倒曳其鞋。酌酒而狀惡劣。窄路曲徑。污溝惡氣不可嚮邇。入巷既深。見店一。其簷外突。蔽路旁側徑。中售鐵器碎布瓶罐雜骨及脂肪物。店內地板上堆置銹鐵器種種。堆後常有私貨交易。外間人阻于堆。無從窺其底蘊。有一七十老者。當衆貨之中。近舊磚製之火鑪旁。據椅而坐。髮灰白。挂腥羶之碎布片。以御寒。口啣煙管。狀似泰甚。突來一女携物入店。又一女踵之。又一黑衣人踵之。三人

相觸各驚愕。呆立不語者久。老者自椅下趨與三人談。大笑聲驟作。首入之女曰。余司事女傭。當先得與交易。此洗衣傭次之。而此辦喪之僕。殿老糾知之。吾等無事不登三寶殿也。老糾手其烟管曰。汝等舍吾處。固再無妥善之處矣。來入吾廳事議之。汝誠吾老主顧。彼二人亦非生客。雖然稍俟之。吾往闔門。噫聽之！



此門之機樞。歷年既久。呶啞作聲矣。予矢予信。天下固亦無老皮囊如老包地上。據櫬而坐。雙臂圍作圈。抱膝作傲岸自得態。獐視其餘二人曰。密昔斯迭白而（洗衣傭名）盜竊無足奇。蓋人各有利己之天職。且我主固持利己主義。達極點者也。吾等特效之耳。洗衣傭曰。誠然。世

朽者矣。予與此機樞誠一雙老友。世間絕無僅有之一雙老友焉。來進廳！進廳！廳在雜貨堆後。老者以舊鉗撥爐中炭。然其燈。乃復啣煙管于口。此時三人中所謂司事女傭者。投

無再較彼貪吝矣。司事女傭忽呼曰：女子！必懼駭。智者必不若是！洗衣傭及衆曰：然哉。司事女傭復曰：予等竊之得實用。彼既死矣。留之奚爲者。密昔斯迭白而笑曰：留之不取。於彼死者固無益。司事女傭復曰：彼若真欲其物。常存則宜放平心田。稍留遺愛於人。則今日必有經紀後事者。何至於此。密昔斯迭白而曰：判斷良當。司事女傭曰：予以爲此言尙不盡其辜焉。汝以爲已足乎。老糾啓此包。估其值。明言之。予不畏作贓首也。老糾正欲啟包。黑衣人爭先售。急暴其所得。則印章若干。鉛筆套一個。袖扣一付。以及其他細物若干。老糾一一檢觀。以粉筆書于牆上。乃加得總數。告衣黑者曰：視之。此汝貨所值。予不能更多給。即六辨士亦不可來。何人居次。密昔斯迭白而出所有。乃枕衣被單若干。衫袴一襲。古式銀茶匙二。糖鉗一付。以及敝靴數隻。其總值亦加得于牆上。老糾曰：予于女子所售。常多給過值。予業因之不獲利。此乃汝貨之估價。分文不能多。蓋已寬給汝半克郎（錢名）矣。於是司事女傭曰：糾啓吾囊。糾乃踞身地中。徐開其囊。得物重累團結。解之乃一束汚布。糾曰：此何物。床帳乎。傭加首雙臂。側身向前而笑曰：然。此係床帳。糾曰：豈死者尙在其床。汝即竊其帳。若環若圈而去乎。傭應之曰：予手可及者。安有袖觀而不取乎。況取彼之物。更何忌憚！慎之。勿令燈油污之。糾曰：此氈氈亦彼所有乎。傭曰：舍彼尙誰屬。糾曰：死者得毋傳染品。傭曰：勿懼。決非傳染者！汝不必再細審。汝雖審至腦暈。亦不能得一洞。蓋彼物之最佳者。設予不取。則聽其費去。良可惜也。糾詰之曰：何謂費去。傭笑曰：殉葬豈非費去。彼身祇宜劣布耳。且彼。

即御劣布亦無所謂醜惡。史傾耳靜聽。至此乃大慄。見老者立微光下。數人聚坐。臆側憎厭。慊恨一時並作。惡此數邪魔分死者遺物也。老料方自其小絨製之錢囊中出錢付此三人。傭笑聲復作。曰衆觀之。此誠彼結果也。彼生時一毛不拔。今乃爲吾儕利。史心膽震搖。謂魔曰。魔鬼乎。予知之矣。予知之矣。此可憐之死者。殆吾將來幻影乎。天帝慈悲。此何爲者。

第十三章

史面前景頓易。忽覺身臨一榻之旁。榻帳盡撤。上有一物。碎布蒙之。雖噤無聲息。然一似有怪音。時時作響。室黑暗。竭目力不能辨。正環矚四周。忽灰白光一綫注榻上。驟見一屍橫陳。身無贖物。無守者。無哀者。亦無憐之者。史面視魔鬼。方舉手指頭。其面罩不甚掩蓋。若稍揭之。則可立覩其面者。然史心知其不可揭也。人之死者常有誄詞祭文奠于其側。而此死者前則絕無。史心私念。設此死者能回生。其最初思想當何如。將仍爲吝嗇乎。貪慊乎。其死而不見恤。皆以此。豈生而仍不知悛改乎。死者身睡黑屋中。無一弔者。惟一狸貓伏地。一鼠瑟縮。鑪石下。啾唧作聲。此輩何知。擾死者室。無休止。史念及此。不能復置想。乃問曰。魔鬼。此地誠可畏之地矣。請離之。然予不敢忘。請信我。魔仍揚其手指。咫尺不移。史曰。予悟汝旨矣。予決悔改。但此時我不能。此時我不能。魔仍兀立對視。史懊喪言曰。此城中究亦有人感念此死者乎。設有之。則請示我其人。予求汝見允。魔張其黑衣如翼。旣而去之。則日色方中。光明射入一屋。內則一母率子

女若干在焉。母似重有繫念。繞室蹠躩。時聞聲。則止步驚顧。時探首窗外。時注目鐘上。時試刺其綉。然不成。兒童嬌咭盈耳。若不勝其煩者。久之。叩門聲作。急趨門間。迎其夫。夫年華尙盛。而家貧抑鬱。遂形蒼老。至此面現一種色。似喜又似羞。竭力強自抑。時午餐已陳案上。遂據案大嚼。女問有何新聞。夫吶吶不能出諸口。女曰。告吾佳消息乎。惡消息乎。夫曰。惡消息耳。吾等貧窶極矣。雖然尙有望。女愕然曰。設彼慈悲心慨然勃發者。則吾等誠有望。夫曰。彼已死矣。安從發慈悲心。女面和藹而心慈祥。然聞此言。乃似稱意。拍其手不止。旣而倏停。禱告上帝。求赦罪。然其初之拍手。實其真心流露也。夫曰。予昨夜告汝。所謂半醉女子者。今日告吾。云彼已死。予昨日往求彼。緩償一星期。予思必能永避其索。方可。此時乃成事實。蓋彼病篤死矣。然則吾等欠債將償。諸何人。予亦不知。但吾等必備錢以償。雖吾等力不足。亦宜措置。否則彼惡厲之嗣人。將復苦吾矣。克洛林。吾等今夜且高枕臥。斯時兒童繞膝。聞其父所談。咸簇聚求解。亦似稍悟。其意面有喜色。蓋史所欲見。感念死者之人。乃如此。史曰。魔鬼求汝別示我。魔導史經數路。路皆似甚熟。史四望。冀見已幻身。然無有。魔引史進克來吉之室內。亦一母率子女圍鑪坐。室靜謐。克來吉之諸童。平時擾攘萬狀。此刻咸圍坐屋隅。默誦聖經。母及女則方從事刺繡。鴉雀無聲。魔及史履檻而進。時聞一童正讀（彼取小兒立諸衆中）句。此乃聖經上句語。諸童方讀至其處也。史忽止步不進。克夫人置針於案。舉手拭目而歎曰。燭光傷吾目矣。言時。淚撲簌下。蓋夫人傷湯姆之疾。而不欲感兒輩之心。故飾詞

掩之。既而言曰。燭光誠可惡哉。我不願汝父見我之目。傷彼之心。噫！此時諒將歸矣。彼得棄書於案而言曰。母乎。父此數晚步緩。故歸較平素稍遲。克夫人黯然曰。汝輩猶憶前日汝父肩湯姆而疾行否。彼得唯唯。衆從和之。克夫人方舉針。又從而言曰。湯姆體輕。汝父樂携之。且愛之。故疾行猶不知苦。嘻。汝父已來矣。入門矣。疾趨而迎之。克來吉頸圍白巾。如平日邁步而入。時壚上之茶已沸矣。克夫人持之進。克雖甚樂。然以兒病故稍鬱。面似重有憂者。二小兒繞膝歡呼。時吻其父而言曰。勿憂勿憂。克視舉家皆樂。亦轉憂爲喜。旋注視其妻及女之針黹。譽其神速。克曰。禮拜日前可畢矣。克夫人曰。然既而問曰。汝今日何往。克曰。往公園。與史東甥邂逅長談。是以歸晚。後又凄然問曰。湯姆稍愈否。克夫人曰。汝盍往觀之。克聞言即啓戶出。拾級登樓。入一室。室中陳設甚稀。一搖牀上臥湯姆。一案一燈。二三竹椅雜置而已。克入坐牀側。湯姆方酣臥未覺也。腮白唇紅。睡容可掬。克撫之。悉熱已稍退。大喜。下樓入室。于是舉家圍爐而坐。夫人及其女注心于針黹。克與群兒談日間事。娓娓不倦。言至史姪弗雷德。克長嘆而言曰。乃舅如此。而乃甥又如此。真不可以常理測也。吾遇之于途。互相爲禮。彼謂我曰。君真福人。我實愛羨君。賀君之得賢婦也。言至此。衆兒皆鼓掌欣呼曰。母誠賢。克夫人聞之。亦嫣然笑。克又續言弗語曰。克君如吾能助君子萬一。則吾亦悅甚。君無事盍常來吾家。吾告以湯姆病。彼亦爲之扼腕良久。後語我曰。彼行將爲彼得謀一設身地矣。旋別。克夫人謂彼得曰。兒聞之乎。彼得俯首不語。羣兒呼曰。彼得成人矣。彼將自立矣。克

至此。忽念及湯姆。謂羣兒曰。勿高聲。致擾湯姆清夢。嗟夫。湯姆真慧兒。奈何天使之病。年雖幼。從未與兒姊輩口角。兒輩當念之。羣兒曰。然。克又言曰。吾觀汝輩狀。吾甚喜。衆人聞之。亦喜。乃相與接吻。史願謂鬼曰。鬼。吾知吾等行將判袂矣。前所顯于我者。我盡悉之。惟陳尸在牀者。究何人。鬼不答如初。與之俱行。史翻覆思維。以爲亡友邁雷也。而形不似。以爲夥友也。而又不若。總未嘗揣及己身也。是時鬼疾行如飛。史急隨之。及經史之辦事房。史止之曰。此吾辦事房也。吾願悉將來之事。鬼從之。指稍不動。史趨窗前。見其故屋也。室故室也。器具仍史前所應用者也。惟案上所坐之人。非史也。鬼手又前進。史從之。止于一塚地。地外繚以短牆。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鬼立于羣墓之中。手指一墓。史驚顛而前。進謂鬼曰。我問君。此種現象。爲將來所必有者。抑「或有」者。鬼仍不答。史不得已。迺俯而讀其墓碑。其文曰。「故友歐朋尼史格魯奇之墓。」史跪而呼曰。豈吾爲墓中人乎。鬼手乃前指其墓。旋即返指史。史驚呼曰。非也！非也！鬼手仍不稍移。史呼曰。自二鬼之訓我。吾已非故吾矣。又益以君之訓。我將敬聖誕而敬守之。君輩三鬼之訓。吾受之終身不忘。鬼乎。汝盍抹其墓碑乎。史是時心焦急。遽捉鬼手而強求之。鬼擲之。忽見鬼之帽。鬼之衣。忽縮爲一床。史臥于其上。

第十四章

史霍然若覺。手握床檻。堅不釋。睇視則床已床也。檻實質也。放視則猶在淒涼寂寞之臥室中。大喜。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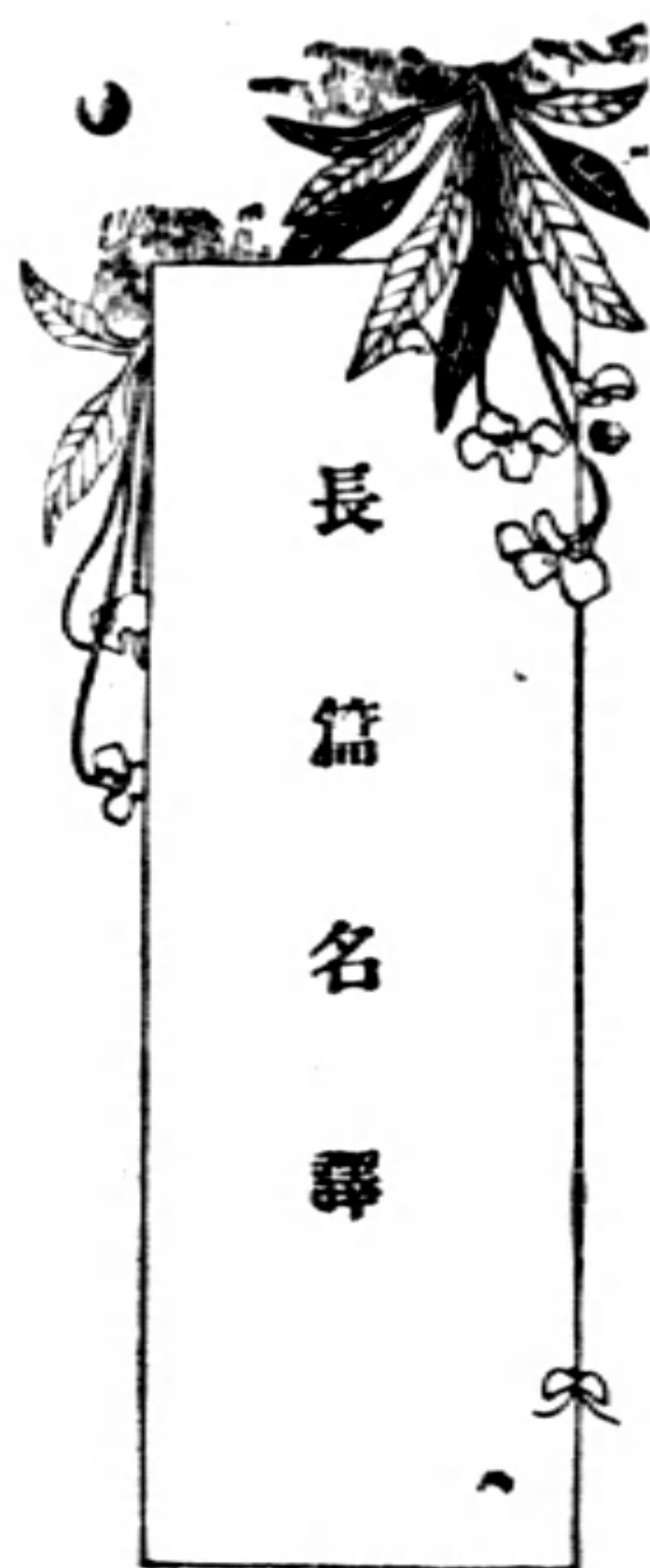
時。機。猶。未。失。痛。改。尙。可。期。史。支。其。身。起。離。床。口。喃喃。自。語。曰。余。歷。過。去。現。在。未。來。三。時。期。斯。三。鬼。者。其。勦。予。者。歟。天。乎。予。爲。復。生。人。矣。邁。雷。老。友。予。感。若。提。携。恩。不。朽。願。泥。首。屈。膝。謝。然。曷。足。酬。君。時。史。身。搖。若。顛。張。吻。欲。呼。音。吃。不。成。聲。蓋。歷。與。諸。鬼。鬪。力。竭。聲。嘶。矣。捉。其。帳。睇。視。曰。帳。猶。是。也。鐘。猶。是。也。物。皆。真。不。幻。也。噫。幻。影。已。屏。除。淨。矣。我。今。非。夢。中。矣。言。時。手。弄。其。衣。複。之。展。之。上。下。左。右。疊。不。休。大。呼。曰。予。不。知。措。矣。身。輕。若。羽。心。洋。洋。如。得。水。之。魚。我。其。爲。學。童。乎。我。其。爲。爛。醉。之。酒。人。乎。何。樂。不。可。支。也。聖。誕。樂。安。有。涯。哈。囉。！！哈。囉。！呼。聲。高。步。聲。急。史。又。躍。入。鄰。室。矣。見。醬。盞。大。呼。曰。此。非。予。飲。米。汁。之。具。乎。何。猶。在。言。既。繞。室。行。歷。指。曰。此。門。！鬼。友。所。進。此。隅。！鬼。友。所。坐。此。窗。！衆。鬼。所。皇。皇。是。皆。確。是。皆。真。是。皆。喜。根。也。史。年。來。未。識。笑。笑。蘊。于。中。待。機。發。今。忽。突。口。出。如。火。山。口。如。噴。水。泉。勢。不。能。止。笑。稍。止。自。語。曰。予。不。知。月。日。矣。予。伴。鬼。不。知。幾。許。時。余。無。知。蓋。予。襁。褓。兒。耳。然。無。妨。予。無。憾。予。願。爲。孩。哈。囉。！哈。囉。！寺。鐘。鏜。然。驟。止。其。聲。側。耳。聽。之。！釘。！鐺。！史。趨。窗。前。探。首。出。天。朗。然。霧。蕩。然。燦。爛。閃。爍。晴。光。積。雪。輝。映。成。彩。朔。風。微。吁。曉。日。初。曛。鐘。聲。傳。來。如。挾。歡。呼。一。童。衣。主。日。之。禮。衣。躑。躅。過。窗。下。史。急。止。之。問。曰。今。日。何。日。童。駭。然。曰。奇。矣。今。日。非。聖。誕。日。乎。史。聞。之。自。語。曰。聖。誕。日。耶。我。云。亦。然。鬼。乎。汝。力。何。巨。一。夜。間。而。能。令。我。越。數。宿。歷。萬。境。噫。我。信。汝。蓋。萬。能。者。即。願。語。童。曰。哈。囉。！我。之。愛。友。童。亦。報。之。以。哈。囉。（西。人。慶。賀。語。也。）史。曰。汝。識。彼。路。角。食。肆。乎。童。曰。識。之。史。曰。能。兒。！智。兒。！汝。亦。知。彼。最。昂。價。之。山。雞。亦。曾。懸。諸。肆。中。乎。童。曰。有。之。碩。大。且。

如兒。史曰。善謔者汝也。我樂語汝。汝能爲我購之來乎。識之。價昂肥碩者。彼淺淺不足塞齒隙之瘡雞。幸勿顧之。童曰。然。彼肆中待沽久矣。史曰。去。速購之。余需之急。令彼肆中遣价持之來。余將令之持贈我友。汝亦偕來。我將與汝幣。苟能趨若步五分鐘內返。余將與汝半格郎。童聞之。喜雀躍去。史自語曰。予潛贈之。克來吉。彼將疑天賜矣。余度之。雞且倍壯于湯姆之軀乎。言時。慢步下樓。啟其門。待童之返。眺矚間。門環忽入其眼簾。自語曰。生生世世。余將愛之。余前以頑鉄視之。孰知靈越我。上前日之面。其誠懇之容。令我思之。敬起噫。山雞來矣。哈囉。史持雞視之。默思曰。此非無告之哀禽乎。彼不能植其足。鼓其翼。翱翔闊步矣。復顧店傭曰。余將送之肯滕市。汝步行得毋疲。汝其乘車去。言時。面微笑。授以值。呼車命登之。驅去。出幣授童。笑聲不可遏。入門。坐椅。更放聲笑。淚被頰。身手搖顛。不知何可。既自語曰。行其最善耳。起闔門。出行街衢間。男女雜遝。車喧馬填。史均伴鬼前見之矣。背手行。遇物卽笑。值人于途。輒作禮慶聖誕喜。途人皆心詫之。行未遠。值昨日籌賑之二紳士。致禮語史曰。信實之司邁公司東乎。史心領其意。趨前左右。携二紳手。答曰。二老安乎。昨日罪甚。余今助若成功矣。聖誕萬福。二紳曰。史先生。史曰。然是蓋余名也。二君乎。其能赦余日昨之罪乎。求君惻心。勿念前惡。二紳曰。主賜福君。敬愛之。史君。汝其醒歟。史曰。然。苟不棄。余將傾囊助君。汝肯見諒。余心耿耿。戴德無涯矣。紳曰。先生勿再作是語。史曰。然則語止此矣。明日乞過我。光蓬葦。紳曰。是所願也。言懇出真懷。史曰。謝君。願天福君。言際。別史往來禮堂街市間。視士女之

往來遇孩童則與之戲。遇丐者則投之錢。破竈頽垣。一若皆具。氤氳喜氣。日前夢想不及之。樂觀今身受之矣。日過午。折往其姪家。抵門逡巡不敢入。進而復返者幾二十次。奮勇欸關。一女傭出應。史問之曰。若主在家否。答曰然。史又問安在。曰方伴主母在餐室中。余導若登樓何如。史曰謝子隨之行。語之曰。若主識我。至餐室。史曰。余入室矣。旋其門鑰。側身入。姪及婦整飾室中陳設具。蓋少年之普通性耳。史呼曰。弗蘭德。姪聞聲顧曰。上帝錫福。來者誰乎。史曰余也。踐若昨日約。赴華筵耳。汝其納我。姪聞之曰。速入。史隨聲入。初跼踏甚不安。五分鐘後漸如常。筵家宴耳。然史視之。珍錯羅陳。無是樂。朦朧若符。夢境奇事也。亦樂事也。明晨史早興。赴辦事室。蓋欲先其記室至。九時矣。一刻過矣。記室尙未至。史面門坐。欲守其入對室也。記室來矣。除其冠圍巾。仍垂垂頸際。史故莊其容。擲筆案側。出前日冷酷之聲曰。噫！汝來失時。語我究何故。記室想曰。余知罪。余失時矣。史易容曰。然。汝知罪。汝循此作例可耳。記室誤其意曰。余昨夜太樂。致失時。然終年一遇耳。必不再。祈君赦吾。史曰。友乎。汝誤余意矣。余非前日陳陳無生氣之故物矣。故汝有憂者。我且助汝。言時躍然離椅。力太驟。觸記室。踉蹌跌入對室中。記室大懼。身就近木尺。以爲史狂易矣。苟鬪擊之。墮奪戶。出呼塗人制之。史藹然曰。克來吉。聖誕萬福。言時誠懇之容。足使狐疑冰釋。續曰。聖誕萬福。記室乎。余知若困。我且濟君。汝來此下午可耳。勿太自苦。來取此錢去購煤炭。實此爐。勿令此火垂垂將燼也。史自是爲愷悌仁人矣。湯姆藥之。今更生矣。人值之稱爲善人。友遇之呼謂摯友。記室見

之。誦爲良主人。聲名蜚遠邑。有誹其不自謀之愚者。彼置之不顧。蓋彼自知我且智倍人。余醫中之三折肱也。世人夢夢。特如瞎馬盲人。不知胡底。彼笑我。我且笑之。鬼自此亦絕跡矣。史嘗語人曰。惟余知何以度歲者耳。然人所必當具之知也。邁蘭語我笑。我今轉告世人。諸君勉之。





長篇名譯

巾欄鬚眉

(續)

(著者冠子)

第十三章

都督太太之談片

鄒太太自與黃太太分別後，很想布置方法，發洩他的惡氣，恢復他的名譽。接連幾天，差人去請黃太太來商議。耐耐黃太太只是託故不來。後來知道黃太太已賣了老友，入了少年黨的夥兒。鄒太太一得了這個消息，直氣得一個發昏，又曉得少年黨的領袖占了優勝，成日價耀武揚威。在他所辦的女權日報上大吹法螺，直瞧得蘇州女界除了他們幾個同志外，全無一個人物。鄒太太年紀雖老，卻是薑桂之性。愈老愈辣，越是少年黨得意，他老越不伏氣。越要鬪一個你死我活，但是官僚派裏的第一個重要人物，要推黃太太。因為他的學問，是同黨中的魁首。如今背了本黨，投入少年黨，鄒太太分明折了一隻臂了。其次的人物，要輪着陸太太。只是口才不佳，不甚得力。除了兩人外，還有甚麼舉人太太、秀才娘子、咧。每況愈下，更不濟事了。他們宛如戲臺上搖旗吶喊的小卒，只好壯壯威，擺擺炮。若要同他們計議甚麼。

方法。那就糟了。鄒太太左思右想。全沒一個計較。成日價悶聲歎氣。門也不出。只在家裏懊惱。做書的表了一番。正用得小說家「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通套語了。那時光陰迅速。早已秋去冬來。南京城剛才光復。那革命軍的祖師孫中山先生。新從海外回國。滿載着許多革命精神。灌輸到祖國裡。替同胞們造就幸福。就在南京城裏組織了臨時政府。中山先生就執行大總統的職務。那時金陵城裏早已換了一番氣象。轟轟烈烈的革命偉人。都在那裏奔走文的。臯夔復生。武的頗牧再世。人才薈萃。好不熱鬧。就是各省的巾幗鬚眉。都會聚在南京。預備謁見總統。發展他們的能力。鄒太太一得這個消息。便道。我終朝在家裏納悶。幹得甚麼事來。如今南京城裏既有這番驚天動地的舉動。我也不妨向南京去走一回。碰碰機會。倘能大從人願。做得一二樁新事業。也好恢復從前的名譽。發洩胸頭的惡氣。但是要到南京。也要覓一個重要人物。做個介紹。方才有些把握。我想這個介紹。卻請誰來做呢。當下思索了一回。忽然拍手說道。有了。有了。我爲什麼放着這條門路不去走呢。主意想定。便喚僕人去預備一頂中轎。急忙坐着。用著四名轎夫。輪流換班。飛也似的趕到都督府裏。要去拜會都督太太。列位看官。這位都督太太。就是從前的撫臺太太。蘇州沒有光復的時候。他同鄒太太都是朝廷的一品命婦。曾經會過幾面。後來鄒太太組織一個會。這會的名兒。小子卻記不清了。但曉得會裏的宗旨。彷彿是禁止男界納妾的意思。鄒太太便是一個發起人。這位都督太太。也是一個名譽贊成。後來這會正式成立了。鄒太太被舉爲正

會長這位都督太太也被舉做了個名譽會長。所以兩人的關係更加密切了。閑話少說。鄒太太轎兒到了府前。把名刺傳了進去。等了好一回。裏面傳出一個請字。鄒太太下了轎兒。步進內衙。這位都督太太少不得以禮接待。兩人見過面。叙過寒暄。那都督太太先問道。鄒太太。我好一回沒有同你會面。狠惦記着你。我聞得人說。你連大門都不出。一切社會場中。從沒有見着你個影兒。你從前狠熱心做事的。今兒爲什麼冷淡到這般地步。你沒來由恁般的灰心。倒要請聞其詳。鄒太太歎着。一口氣說道。不瞞太太說。這叫做彼一時。此一時了。如今另換了一番世界。正是那一般小孩子出頭露角的時代。像我這樣衰朽的人物。他們正眼都不瞧一瞧。怎容我插甚麼嘴說甚麼話呢。都督太太道。這也難怪你灰心。但據我看來。你也不值得同他們反對。你須曉得。如今的世界是個糊塗世界。越是糊塗。越是自己受用。你若同他們論什麼年齒。講什麼資格。那就不對了。只要他們怎樣。你也就怎樣。糊塗塗塗的。隨着他們幹去。倒是一個絕妙的辦法。你不信。時。只要看我們的老頭兒。便是個模範了。他在滿清時代。也是一個一品大員。當那革命風潮鬧得緊急的時候。老頭兒沒了主意。一會兒說要報答朝廷。一會兒又說要扶助民軍。成日價在內衙。轆轤般的打轉。覺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那時見過了。好幾回。便笑向他道。你年紀是恁般。老大了。這些事。當什麼真呢。報答朝廷也好。扶助民軍也好。如今且不要表示甚麼態度。且給他一個悶葫蘆。看甚的事情說甚麼話。做一日長。老撞一日鐘。北軍占勝。我仍做我的巡撫。民軍得利。我再說法。

做我的都督。儘管糊糊塗塗。只要我們一輩子不吃虧便了。後來老頭兒從了我的話。才有今兒的富貴。這不是糊塗的好處麼。鄒太太道。太太的話原是金玉良言。我是狠欽佩的。但事到其間。卻叫我進退兩難。若說退避三舍。任他們少年黨混鬧。叫我如何甘心。若說變換面目。去俯就那少年黨。我卻與他們翻過臉兒。怎好再去入夥呢。都督太太道。鄒太太你別憂慮。橫豈有我在這兒。替你做個和事老。兩方面解釋嫌疑。這事便好辦了。你只看我們的老頭兒。從前同那些革命黨。不是漢賊不兩立麼。甚麼黃上將。陳都督。咧在滿清時代。老頭兒還出了賞格。要緝拿他。如今同他們做了一塊兒。異常的親熱。稱兄道弟。宛如刎頸之交。翻過臉兒的人。一同入夥。有什麼不可呢。鄒太太道。太太肯同我出力。這是最好的事。但是我今兒來。懇求太太。卻不是爲着調停的事。那些小孩子。我就一輩子不同他來往。也不見得有甚麼妨礙。比不得民國。偉人是反對不得的。我今兒專誠奉謁的意思。因聞得南京政府已經成立了。應該舉辦的新事業。定然不少。各處謀幹的人。紛紛都往南京去。走一躺。不揣愚陋。要奉懇太太轉告都督公。替我寫一封介紹書。給孫大總統。吹噓吹噓。我也要預備着進京去。面謁總統。發抒我一生的抱負。太太肯玉成此事麼。都督太太笑道。你真叫做老當益壯呢。這些事。值得甚麼。我當夜就叫老頭兒照辦便了。好在我的話兒。他性命是聽的。明兒書信修好了。我那裏差人送到你府上。不誤你的事便了。鄒太太聽了。便千恩萬謝的說了許多話兒。方才辭別都督太太。得意揚揚的乘轎回去。都督太太送過客。回到上

房喚着一個了，鬢裝袋水烟才抽了兩三口。忽見外面僕役又遞進一張名片，說有客來拜會。接過名片一瞧，只見上面寫着黃宋漢貞四字。看官這就是醒獅女校的校長女權促進會的宣講員。因他夫家姓黃，所以標着兩個姓氏。有人叫他做黃漢貞，也有人叫他做宋漢貞。閑話休提，且說都督太太瞧過名片，暗道：一客才去，一客又來，真叫做應接不暇呢。

(評)

鄒太太擬至南京謁總統，可謂夔鑠哉。此婆

糊塗二字，是都督太太之朴天祕訣。

都督太太云：漢賊不兩立，不知誰是漢，誰是賊。

第十四章

女界中之申包胥

(鳴劍)

都督太太向着僕役說了一個請字，不到片刻，外面早走進了一位西式裝束體態嫵娜的女界偉人。兩人見面時，鞠着躬兒，拉着手兒，親熱了一會子。分賓坐定，開場講了幾句通套話，便提及女權促進會的事兒。都督太太道：貴會成立，真是一般女界的幸福。將來愈推愈廣，定然可以遍及全國的。漢貞道：太太這話講得狠，就是我們這幾個發起人，本來也抱着這個宗旨。只要對於二萬萬女界同胞有些利益，就是犧牲些財產，犧牲些精神，都是情願的。都督太太點着頭道：國民義務應該如此。漢貞道：我們這會

成立的時候。女界入會的共有一千零八百人。這也好算極一時之盛了。我們正想竭力進行。各鄉各鎮多去設立分會。耐耐機會不巧。會裏幾個重要人物都碰着特別事故。風流雲散。弄得這事務所裏靜悄悄地。白晝裡鬼也捉得出。看來這會竟有些難以支持了。都督太太道。這是什麼緣故呢。倒要請教一二。漢貞道。不瞞太太說。這會裏的會員雖多。但是主持一切的。不過是我同沈荃。蔣振坤。朱明權。三四個人。現在荃。蔣碰着家庭的變故。家事都鬧不清。那裏能來照顧會中的事務。明權呢。他的志願很大。自從投入軍界去。規復南京後。到今兒還沒有回來。振坤前幾天又到南京去了。他們風流雲散。事務所裏只剩下我同幾個沒要緊的職員。叫我如何支持呢。都督太太道。你們爲什麼不重開大會。再舉幾位重要的人物繼續進行呢。漢貞道。可不是呢。我也曾發過此議。後來曉得事實上有些窒礙。只因我們會裏的經費都是荃。蔣一人擔任的。如今荃。蔣遭着變故。不能向他去索經費。等到他家事弄清後。不知要耽擱到幾時。若說再開大會。要重行選舉幾位重要的人物。也非難事。但是不愁無辦事的人。卻愁無出錢的人。我一時乏了計較。素聞太太是仗義疎財的女界英雄。今兒爲了這個問題。特地前來拜求。太太設個法兒維持維持。好歹認幾個月經費。橫豎荃。蔣的家事總有個了期。等到他了結時。這經費仍可向他結算。太太不過籌墊幾個月的款罷了。我已把這層意思在敝會裏提議。得了他們的同意。都說如太太允許了。這事就請太太做個名譽會長。好在太太對於女界公益的事。素來是狠肯熱心贊助。我們這番請

求。想。太。太。沒。有。不。允。之。理。都。督。太。太。聽。着。不。即。回。答。停。的。一。回。兒。便。道。論。理。呢。貴。會。的。經。費。鄙。人。原。該。扶。助。的。休。說。籌。墊。幾。個。月。款。兒。就。是。認。着。常。年。的。經。費。也。沒。有。甚。麼。希。罕。但。是。蘇。省。光。復。以。後。軍。務。狠。爲。緊。急。我。們。老。頭。兒。爲。着。南。京。未。下。百。姓。還。不。能。高。枕。而。臥。便。督。着。兵。隊。千。辛。萬。苦。把。南。京。下。了。當。那。軍。隊。出。發。的。時。候。餉。需。浩。繁。急。於。星。火。老。頭。兒。沒。奈。何。把。歷。年。在。任。上。的。積。蓄。一。古。腦。兒。都。用。掉。在。裏。面。仍。舊。不。敷。支。應。一。時。也。沒。有。籌。款。的。方。法。鄙。人。就。出。個。主。意。把。老。頭。兒。從。前。用。的。珊。瑚。頂。兒。翡。翠。翎。管。兒。白。玉。扳。指。兒。瑪。瑙。鼻。煙。壺。兒。以。及。一。切。細。毛。的。袍。兒。套。兒。都。取。了。出。來。運。到。上。海。去。拍。賣。後。來。這。些。撈。什。子。通。共。變。換。了。八。九。千。兩。紋。銀。湊。在。軍。餉。裏。面。使。用。方。才。敷。衍。過。去。所。以。我。們。家。裏。現。在。的。景。況。也。叫。說。破。不。得。瞧。着。老。頭。兒。外。面。的。排。場。似。乎。好。歹。總。拿。得。出。幾。個。錢。來。那。曉。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正。合。着。你。們。蘇。州。人。兩。句。俗。語。叫。做。描。金。箱。兒。白。銅。鎖。外。面。好。看。裡。面。空。了。漢。貞。聽。着。都。督。太。太。一。派。愁。窮。歎。苦。的。話。兒。心。裏。狠。覺。失。望。卻。仍。是。和。顏。悅。色。的。說。道。太。太。的。難。處。我。們。那。有。不。知。的。道。理。但。是。今。兒。請。求。的。事。件。卻。不。是。個。人。的。私。事。無。非。爲。着。我。們。二。萬。萬。女。同。胞。掙。扎。些。前。途。的。權。利。太。太。你。可。憐。見。這。些。女。同。胞。蜷。伏。在。那。黑。暗。地。獄。裏。受。盡。男。子。種。種。的。壓。制。啞。吧。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如。今。政。體。改。變。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幾。個。先。覺。的。女。子。怎。不。同。他。們。竭。力。設。法。把。失。去。的。權。利。一。一。都。恢。復。了。呢。太。太。你。就。是。萬。分。困。難。也。要。着。女。權。促。進。會。面。上。看。二。萬。萬。女。同。胞。面。上。想。一。個。維。持。的。方。法。救。救。那。困。苦。無。告。的。女。同。胞。才。

是好呢。漢貞說到此處。把手在眼兒上一揉。那眼圈兒紅紅的。弔下幾滴愛國的熱淚來。連忙離了座位。推金山倒玉柱。把那雙膝跪下。向着都督太太拜了。幾拜。仍舊哭泣不止。實做了女界中的申包胥。弄得都督太太過意不去。只好暫時允任名譽會長的職務。同他們籌墊些經費。按月給付一百銀元。以兩個月爲限。限滿以後。無論荃孫出來不出來。那籌款一層。萬不能再行擔任。漢貞沒奈何。只好暫顧目前。滿口承應。當下拭乾了眼淚。辭別了太太。出得都督府。一路走。一路尋思道。今兒走一躺。雖不能如願以償。卻也不算得十分失望。否則一切用度。叫我如何發放呢。又掄着指頭兒算道。本月的職員薪水。庶務部四十元。書記部三十元。還有各處的宣講員。有十元的。有十二元的。合算起來。要有一百五十塊錢才敷開銷。明兒都督送來一百元。還少五十元。誰人肯代墊呢。也罷。只好大家吃些虧。都按着七成支領便了。漢貞且走且思。卻不道走岔了路兒。出了都督府。沒有向護龍街轉灣。卻一直向大太平巷走去。及至覺得自己。也覺好笑起來。正要折回。猛想着荃孫正住在這條巷裏。何不乘便去訪訪他呢。當下便走到荃孫家裏。門口也不見有僕役。走入廳堂。卻聽得裡面一陣吵鬧聲響。漢貞便停着腳蹤兒。側耳細聽起來。

(評)

荃孫振坤明權近狀。都於漢貞口中說出。爲後文伏線。

兩百元代價。能止秦庭之哭。可知女豪涕淚之價值。

以下三章文字均從漢貞走岔了路生出是能以閑文爲書中之關鍵者。

(鳴劍)

十五章

家庭之衝突

漢貞聽得一片喧鬧聲中夾着荃蓀發怒的聲音說道：「嫂子你們既然來此地做主人請你索把我們母女兩人攆了出去罷當下又聽得一個婦人冷笑了幾聲說道：「好姑娘言重咧我們夫婦二人本來聽你發付的你不攆出我們已是天大的造化了我們怎敢攆人呢漢貞暗想今兒偏不巧他們又在裏面鬪口幸虧我進來時沒有人瞧見照這樣情形也不便與荃蓀會面不如回去罷想定主意便靜悄悄的退出門外竟回醒獅女校去了看官那女權促進會會長沈荃蓀女士自從被衆人公推他做了領袖以後真叫做名噪東南一時無二後來又兼充了女權報的總編輯報紙發行以後內容豐富很有精采風行一紙價重洛陽那沈荃蓀三個字從此在各種社會裏面沒有一個不如雷貫耳的了那曉得荃蓀在社會上的名譽果然愈弄愈大在家庭裏的事情卻是愈弄愈糟了只因小子祇有一張嘴說了一處就不免丟了一處看官要知道其中的詳情且待小子把漢貞回校的事按下慢提把荃蓀的家事補述一番便了原來促進會成立同那女權報出版荃蓀卻犧牲了許多金錢做那會長及總編輯的代價幸虧他的性情本來是疎財仗義的就是用掉了千餘塊錢也不放在女丈夫的心窩上但他的父親龍谿老先生本來是出身寒素只因八股有靈中了個進士在河南做了幾任知縣宦囊裏面就此膨脹起來後來

退歸林下。安享清福。回想當年。坐擁青氈。蓋着幾甕蔓菁。做那醋浸的措。大何等苦楚。如今良田也有了。華屋也有了。這不是全靠着。一支羊毫筆。掙扎得來的麼。想到這裏。便不敢把那阿堵物。看輕了。不料這位愛財如命。的老先生。卻生了這一位揮金如土的女英雄。父女異性。也是一件奇事。但是這位老先生。雖然愛惜金錢。卻也疼愛他的女兒。荃蓀平日裏。稍稍揮霍。老先生瞧在眼裏。縱然萬分難過。只因對於女兒的愛情。比着對於金錢的愛情。愈加懇摯。所以荃蓀在家裏時。十元八元的使用。老先生見了。也不去責備他。如今荃蓀插足社會場中。一舉手。便是整千整百的揮霍。老先生查察得實。彷彿剝去了他心頭的肉。一般。再也忍耐不住。便把荃蓀喚到面前。嘮嘮叨叨。着實申斥了一番。再把聖經賢傳中。崇尚節儉的格言。講給他聽。看官像荃蓀這樣的新人物。他的腦膜裏面。只有平等自由的字樣。是一經映入。永遠不會模糊的。這些迂夫子。老學究的口頭禪。他那裏肯進得耳中。他父親口苦舌乾的講了一番。全然沒有一字入耳。真叫做以水投石。全然無益了。荃蓀初時。只不開口。後來他父親責備不休。這位女英雄。少不得用幾句極文明的話兒。對付對付。說道。金錢是偷來之物。沒甚希罕。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價值狠貴。比着金錢。真有天壤之隔。女兒如今在社會裏面。已占得最高的名譽。就是用掉幾個錢。也是應該的女兒的名譽。也就是你老人家的名譽。記得女兒被選舉做會長時。蘇州新報裏。就載着一條要聞。說沈荃蓀係某某之女。家學根柢。狠有淵源。云云。女兒用掉幾個錢。也是替你老人家掙個名譽。父親你何

苦將人責備不休呢。荃孫這一派義正詞嚴的議論，卻不料這冬烘頭腦的老先生聽了，頓時色也變了，手也顫了，大聲斥罵道：「你說甚麼替我掙名譽，你簡直是要結果我的老命哩。當下荃孫的母親見勢不佳，便向荃孫道：「你還不走開，只管向你老子嘔氣，是甚麼道理。」荃孫沒精打採的，只得退了下來，仍舊出門向女權促進會裏去辦事。一路喃喃的念着黑闍家庭野蠻家庭，念個不休。按下慢表，再說那老先生，素來有痰厥的毛病。荃孫的母親恐他觸動舊疾，才把荃孫喝開，看那老先生時，早已氣倒在沙發上面。一言不發，只是吁氣忙叫，下女們來同他揉胸揉了好一回，咽喉咯咯有聲，吐出了幾口頑痰，才覺氣平了些。便向荃孫的母親說道：「早知媛媛這般放縱，就不該叫他入校讀書。從前我們的西席王先生曾經幾番勸我不要叫這妮子入學校，我那時沒有聽他。如今懊悔也嫌遲了。那老先生正在歎苦的時候，外面早走進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肩窩上挂着一個皮書包，跳躍似的走到老先生面前，叫了一聲「爹爹」，旋轉身來，又叫了一聲「媽媽」。那老先生歎着，一口氣說道：「玉兒，你年紀還小，我這時瞧不出你的爲人如何。你若同你的好姊姊一般淘氣，那麼我就吃不住了。」玉兒聽着他父親沒頭沒腦的幾句話兒，一時揣摸不出其中的道理，呆瞪瞪的兩隻小眼睛兒向他父親瞧瞧，別轉頭來，又向他母親瞧瞧。他母親道：「我的兒，你好姊姊觸惹了你爹爹，你快向爹爹面前親熱一回兒，你若引得你爹爹開了笑口，我給好東西你吃。」玉兒聽着，慢慢兒把書包解了下來，給他母親挂好了，便走到老先生面前，道：「爹爹，你別氣惱兒，今

天。在。學。校。裏。面。聽。那。先。生。講。這。狐。狸。請。仙。鶴。赴。會。故。事。險。些。兒。哈。哈。大。笑。起。來。這。狐。狸。自。己。算。狡。猾。得。狠。卻。不。料。後。來。也。吃。了。仙。鶴。的。虧。這。長。頸。瓶。裏。的。東。西。聞。得。着。吃。不。得。教。他。如。何。忍。耐。得。住。麼。爹。爹。這。狐。狸。爲。什。麼。不。把。這。長。頸。瓶。裏。的。東。西。一。齊。倒。了。出。來。一。口。氣。吞。了。下。去。豈。不。便。利。麼。兒。想。這。狐。狸。究。竟。算。不。得。狡。猾。咧。老。先。生。聽。了。這。伶。俐。孩。子。的。一。派。言。語。果。然。發。出。笑。容。伸。手。樓。着。玉。兒。語。道。狐。狸。原。是。慫。的。比。不。上。你。的。乖。巧。哩。荃。蓀。的。母。親。笑。道。好。孩。子。快。隨。我。進。去。吃。東。西。罷。

(評)

十一章之王先生。十二章之蘇州新報。均畧畧點逗映帶生趣。

玉兒數語真能破涕爲笑。

(鳴劍)

第十六章

曇花一現之玉兒

老。先。生。自。從。被。玉。兒。引。開。了。笑。口。把。荃。蓀。嘔。氣。的。事。漸。漸。拋。撇。開。來。就。是。荃。蓀。女。士。也。拗。不。過。他。母。親。的。幾。番。叮。囑。少。不。得。下。氣。怡。聲。向。着。老。先。生。賠。了。一。個。不。是。一。陣。愁。雲。立。時。掃。盡。家。庭。之。間。仍。不。失。洩。洩。融。融。的。氣。象。列。位。看。官。原。來。龍。谿。老。先。生。單。生。着。荃。蓀。一。人。性。格。聰。明。素。所。鍾。愛。只。因。膝。下。無。兒。便。把。三。房。裡。的。胞。姪。承。嗣。過。來。就。是。玉。兒。這。孩。子。老。先。生。夫。婦。視。若。珍。寶。一。般。偷。使。長。成。起。來。怕。不。是。一。個。克。家。的。令。子。但。是。我。們。小。說。家。的。筆。端。偏。不。肯。成。就。人。美。一。味。的。助。天。爲。虐。隨。意。胡。亂。譏。幾。句。竟。把。這。美。滿。的。家。

庭弄得七顛八倒起來。閑話少說。這老先生把全副精神都傾注在玉兒身上。卻不料彩雲易散。琉璃易碎。玉兒有一天忽傳染了痘症。病勢凶險。不到三四天。竟一命嗚呼了。當下老夫婦放聲大哭。肝腸摧裂。自不必說。老先生本來身軀不强。遭此變故。便病倒在床席之上。那荃蓀女士雖則痛弟情殷。但心中更有一層痛苦。比死了弟子更覺着急。原來促進會的經常費。女權報裏的開支。從前都是這位女偉人擔任的。自從與老先生破了口。這金錢兩個字。卻不能像從前的任意取携。但看荃蓀低首下心。向着老先生服禮。雖說是拗不過他母親幾番叮囑。卻也是爲着手頭竭蹶。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得不向野蠻家庭中討尋生活。如今老先生氣已平了。正好慢慢兒想個方法。把手頭活潑起來。卻不料又出了一個岔子。弄得父母晨夕哭泣。諸事灰心。這金錢問題。愈加不便提起了。荃蓀又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聽不慣人家的熱嘲冷罵。如今因無錢撥充會裡。同報館裏的經費。卻飽受了許多奚落。會裏的人說道。荃蓀我們正在進行的時候。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你是個會長。又是擔任常年經費的熱心家。你今兒不想一個維持方法。我們不如自行解散了罷。報館裏的人說道。荃蓀你名義上是個編輯長。實際上是個大股董。我們已經幾個月枵腹從公了。你再不想一個法兒。不如宣告了。停刊罷。當下你一句我一句。把這位女偉人弄得又是氣。又是惱。又是焦急。待要使個標勁。拿出幾個錢來堵堵他們的嘴。卻被這老先生把持得異常堅固。休想分毫到手。待要從了他們。真個把女權促進會解散了。女權報停辦了。卻想到女英雄初出

茅廬。就如此。下場不但有礙自己。面子。且恐這些風聲。吹到反對黨。鄒太太耳管中。怕不要惹他揚揚得意。麼。荃蓀幾番思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對着大眾。只有咳聲歎氣。迸定。隨何。禁住。陸賈前兒的唇槍舌劍。早以化爲烏有了。一天正在報館裏。商議維持方法。辦事室中。擁着了無數索債的人。有些說。我們訪員的薪俸。幾個月沒有發了。有些說。我們印刷所裏的一切工料費。已積欠許多了。倘今兒還不把錢發出。我們一定要到法庭起訴了。當下衆人三三兩兩擁擠不開。把這位女偉人困在垓心。正在四面楚歌的時候。驀地裏外面跑進一個老媽子。氣噓噓地的嚷着大。大。大。小姐在那兒。荃蓀認得他是家裏的傭婦。老王便趁此機會。突圍衝陣而出。向老王道。王媽。你覓我做甚。老王道。大。大。大。小姐不好了。老爺今早起身。又爲了玉官悲傷了。一回。不料陡然痰湧起來。人事不知。如今一面差人去覓大夫。一面差人去請二房裏的大少爺過來。我是奉了太太之命。來尋覓大。大。大。小姐回家的。跑了許多路。各處都覓不着。好不容易在這兒尋見。大。大。小姐。你趕快回去才是。荃蓀聽着老王的言語。真叫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借此可以脫身。懼的是父病。或有不測。當下向衆人說明原由。便隨着老王揚長走出門來。衆人見着這般情景。明知不便阻當。只得由他出去。各人自認晦氣。便了。荃蓀同着老王兩個。一口氣跑回家中。才進大門。碰見一個婢女。急匆匆的說道。呀。大。大。小姐回來了。老爺病情危急。太太正着我前來尋覓你們。好了。好了。現在不用尋覓了。荃蓀也不等他說完。趕緊跑到裏面。走進他父親的臥室。但見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

子。人。心。中。鶻。突。不。已。又。見。他。母。親。坐。在。床。頭。嚶。嚶。的。哭。泣。二。房。裏。的。族。兄。名。叫。秋。士。的。也。在。床。前。拭。淚。荃。蓀。走。至。床。頭。探。首。入。帳。瞧。瞧。他。父。親。原。來。老。先。生。正。在。那。裏。噉。氣。眼。見。他。女。兒。到。了。把。兩。隻。枯。瘦。的。手。兒。按。住。床。褥。身。軀。向。上。一。盞。彷彿。要。支。撐。起。來。卻。不。料。只。一。鬆。手。身。軀。依。然。倒。下。嚇。得。荃。蓀。的。母。親。忙。鑽。進。帳。內。看。視。其。時。老。先。生。把。兩。眼。一。翻。雙。足。一。伸。早。向。地。府。裡。做。修。文。郎。去。了。

(評)

金錢一去則良平失其智儀秦失其辯矣荃蓀開口不得其故在此。

百忙中鑽出一個老王來出人意外。

(鳴劍)

第十七章

金錢孝子

老。先。生。名。登。鬼。錄。寢。室。裏。面。鬧。得。震。天。價。的。哭。聲。荃。蓀。同。他。的。母。親。自。然。格。外。的。悲。傷。不。必。細。表。但。他。兩。人。以。外。還。有。兩。個。人。在。傍。邊。痛。哭。一。個。就。是。荃。蓀。的。族。兄。秋。士。一。個。就。是。秋。士。的。娘。子。秋。士。喊。着。親。爹。爹。秋。士。的。娘。子。喊。着。好。公。公。都。是。伸。着。脖子。拚。命。的。亂。喊。竟。把。荃。蓀。母。女。的。哭。聲。都。罩。住。了。荃。蓀。雖。然。覺。得。詫。異。當。時。也。不。便。查。問。停。了。一。回。衆。人。齊。來。勸。住。了。他。們。啼。哭。商。量。後。事。的。辦。法。荃。蓀。乘。這。個。隙。兒。向。他。母。親。查。問。他。母。親。帶。着。哭。備。細。說。了。一。遍。列。位。看。官。原。來。老。先。生。有。個。隔。房。姪。兒。號。叫。秋。士。老。先。生。在。日。因。膝。下。無。兒。思。量。把。秋。士。承。繼。爲。子。當。着。秋。士。面。前。也。曾。微。微。吐。露。意。思。在。秋。士。一。方。面。平。日。裏。瞧。着。老。

先生許多財產本來瞧得眼熱順水推船那有不願的意思更兼秋士的爲人是個威繼光第二也會實授過怕老婆的都元帥當下窺着了老先生的意旨趕回家中便一是一二是二的在他娘子面前稟告他娘子本是女界中一員能將天生的潑辣貨足智多謀能言善辯同着石頭記裏的王鳳姐拜得姊妹得了這個消息便竭力攬掇他丈夫一心一意的向那老先生夫婦二人聯絡今兒去獻殷勤明兒又去送東西兩下裏的感情漸漸弄得火炭般熱這承繼的事越看越近情了卻不料功虧一簣事敗垂成老先生的胞弟新從浙江回來携着他的兒子與老先生厮會了這小兒年方七歲生得眉清目秀伶俐異常老先生夫婦看中了到底疎不問親便把胞姪玉兒承嗣爲子那堂姪秋士的希望無端的打消秋士夫婦一番心計竟做了水月鏡花心中懊惱自不必說倒弄得老夫婦過意不去時時去慰問他但是秋士夫婦曉得前途已沒有絲毫的希望從此對於老先生夫婦漸漸冷淡起來此番玉兒夭亡老夫婦悲苦達於極點秋士夫婦卻暗暗了歡喜不迭死灰復燃又把那從前籠絡的手段發放出來但是面子上卻不露出絲毫歡喜的樣兒揣着老夫婦痛念玉兒借着慰問爲名今兒秋士去勸解明兒他娘子去勸解把那迷湯一杯一杯的灌下老先生向來已瞧破他們的殷勤是個假意見但到了現在爲了兩層的激刺一層是荃蓀揮霍無度又與他衝撞了一回後來雖言歸於好但總覺見了他有些心病一層是玉兒亡過了老先生病倒在床膝下異常寂寞荃蓀又成日價在外面奔走他老子面前從不曾完全侍奉

過一天老先生舉目淒涼心中狠覺難忍如今秋士夫婦脚不停蹤的天天去探問老先生要湯要水他們侍奉得格外殷勤低着眉兒垂着頭兒迷花着眼兒放輕着脚步兒馨折着腰肢兒禮記上溫清定省四個字做得十分周密祇教除了金錢的欲望就是古來的孝子順婦想來也不過如此老先生當時感激涕零真個把從前愛荃蓀的心漸漸移到秋士夫婦兩人的身上了但是荃蓀的母親畢竟愛護着荃蓀從前玉兒沒有承繼的時候秋士夫婦常來走動荃蓀的母親對於他們的感情卻不惡中間添了玉兒他們夫婦絕足不來荃蓀的母親猜破他們的念頭就不把他們瞧上眼了今番老先生入了他們夫婦的圈套越見得秋士夫婦孝順就越覺得荃蓀不好還加着秋士的娘子在老先生跟前時時用話兒挑逗說他在娘家的時候逢着他老子生病他便怎樣的提心弔膽怎樣的侍奉湯藥怎樣的衣不解帶怎樣的通宵陪伴老先生聽了怎麼不提他心境暗道秋士的娘子沒有讀過書卻怎樣的通達道理媛媛這孩子枉讀了幾年書竟讀得連父親都不認識了我如今病倒在床他的影兒都不見竟把我當做已死的人看待照這樣的女兒我還要戀愛他做甚呢老先生想到此處便把這痛愛荃蓀的熱度十分中冷了七八分有時向着他妻子數說荃蓀的不是口口聲聲說要同他斷絕父女的關係荃蓀的母親曉得他丈夫受了人的挑唆要想個法兒挽救挽救老先生就埋怨他到了這般地步還要溺愛不明老夫婦就不免因此口角起來那秋士娘子乘這隙兒便連珠箭般的用話來挑逗老先生不知不覺竟

把痛愛荃蓀的心漸漸冷到冰點以下。十分中竟半分都沒有了。那時早把承繼秋士的事重行提起。那秋士的娘子瞧着老先生的身體如風前殘燭一般。便趕緊催着老先生把那承嗣的事預備停當。老先生恐怕他妻子從旁緊聒索性瞞過了老妻把那承嗣的憑單安排定妥。秋士的娘子暗想此番的事不會小產的了。但是老先生的財產究不知有多少。總須開個清單將來秋士便好按單接收。免得被人從中隱匿。因此在老先生面前用話打動他說那偌大的財產都是老人家心血掙來的。做後人的應該保守得牢。絲毫沒有損失。方才對得住上代起家的人。倘或破壞了一絲一毫。豈不把老人家歷年的心血白白地糟踐了麼。老先生聽了連連點頭感歎不已。秋士的娘子又說如今老人家的病體第一是要保養萬萬操心不得了。橫豎秋士閑着無事。老人家應該管理的事交給他照管。照管他若管理得宜。將來老人家病體全愈的時候就有了一個帮手。也可省着你老人家一二分的心血。當下一味兒的甜言蜜語。把這位龍谿老先生哄得如小孩子一般。從此老先生所有的財產。秋士夫婦早調查一個清澈。何處有田地若干畝。何處有房屋若干所。何處有存銀若干兩。一一上了清單和盤托出。沒有絲毫走漏。後來老先生的病體一天類似一天。雖有秋士夫婦侍奉左右。但他見景傷情。總忘不了玉兒這孩子。等到病篤那一天。老先生自知不起。便請了一位族長過來。把那承嗣秋士的事說明了。又口授遺囑。叫秋士一書了。上面載着所有一切的財產都交給秋士執管。那時荃蓀的母親着了急。含着眼淚向着老先生。

說。道。媛。媛。將。來。的。奩。贈。這。遺。囑。上。面。也。該。提。起。一。句。老。先。生。隨。着。眼。氣。噓。噓。地。的。答。道。媛。媛。……媛。媛。麼。他。那。裏。有。父。親。……說。到。此。處。便。咯。咯。的。痰。湧。起。來。頭。上。冷。汗。如。雨。慌。得。荃。蓀。的。母。親。趕。緊。差。老。王。去。尋。覓。荃。蓀。回。來。趁。這。一。息。尚。存。的。時。候。向。他。老。子。哀。求。哀。求。或。者。有。個。父。女。之。情。也。未。可。知。耐。耐。老。王。覓。到。荃。蓀。後。那。老。先。生。沒。有。發。得。一。語。早。已。嗚。呼。了。這。不。是。女。偉。人。熱。心。社。會。的。事。竟。把。他。固。有。的。財。產。白。白。地。犧。牲。了。麼。

(評)

幾聲親爹爹好公公博得許多財產孝經一書真可作財政學讀矣。

秋士娘子確係荃蓀勁敵。

媛媛奩贈數語與第一章來年文明結婚一語遙遙相映。

第十八章

前清逋客之幸運

秋士夫婦當時搶地呼天。哭得死去活來。所有盛殮的衣衾棺槨格外豐盛。自不必說。等到老先生含殮已畢。才隔得二三天。秋士的娘子就發放那種潑辣手段。出來把家中一切的大權都要歸他一人作主。荃蓀的母親素性是忠厚的。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單單惱着這位女偉人。見了那肯干休。少不得在他嫂。子。面。前。時。時。發。話。俗。語。說。得。好。一。隻。碗。不。響。兩。隻。碗。丁。當。他。們。姑。嫂。兩。個。都。不。是。好。惹。的。一。個。是。眼。高。於。

頂的女偉人一個是膽大如天的女丈夫。一經決鬪如何肯相讓呢。老先生亡過了，不滿一個月，早已鬧了七八次。當日黃宋漢貞出了都督府去訪那荃蓀女士，聽得裏面沸反揚天，說什麼嫂子你攆了我們出去罷。又聽得說什麼好姑娘你不攆人，已是天大的造化。我們那裏敢攆人呢。這就是女偉人同着女丈夫第八次的大決鬪。畢竟勝負如何。小子且按下慢表。接說那漢貞女士不會遇見荃蓀，心中異常納悶。回到醒獅女校門口，報告謝振坤小姐，新從南京回來。現在裏面坐候着會話。咧漢貞聽着，三步化作兩步，急匆匆走進裏面。同坤斯會說了幾句套話。漢貞便問他到南京去，宗旨振坤道我此番到南京也。叫出於無奈，本來同着家兒在這兒辦報，可以無須出門。只因荃蓀遭了家變，這報館漸漸支撐不住。前月已宣告停刊了。後來家兒一塵蒙孫大總統招去充當秘書，十分信任。上星期家兒信來約我到南京去，走一躺，見見大總統，倘若機緣相巧，也可謀一個位置，發展發展能力。當時匆促萬分，不及前來話別，實在心中抱歉。漢貞道我們都是自家姊妹，還要說什麼客氣話兒。我急要問你到了南京後見過總統麼。振坤道我第一天到南京，就同總統斯會，卻沒有講着話。直到第二天，才同他面談。咧漢貞道這也奇了。既然第一天就會面，怎麼不講話呢。振坤道你別性急，我慢慢兒告訴你便了。我到南京那一天，已是下午四句鐘了。當時不及到總統府去求見，卻無意中碰着大總統從明孝陵祭奠回來。原來這天大總統去專誠謁陵，預備着一篇音節蒼涼哀感動人的祭文，還是家兒一塵的手筆。大總統回府的時候

候。異常氣概。我在中正街地方站在一傍觀看。當先馬隊幾十騎。都是口外良馬。乘着許多彪形大漢。風馳電掣的向前掃去。隨後一對一對的對子馬。那馬上坐的人。都是總統府裏的職員。戴着高冠兒。挂着徽章兒。嘴唇上翹着兩絡燕尾鬚兒。一隊一隊的過去。家兒也在馬上。我那時不便招呼。由他過去。隨後有許多健兒。捐着鎗兒。鎗頭上明晃晃。裝着刺刀兒。簇擁着前清逋客。民國總統孫中山先生。向着總統府而去。那中山先生坐的一乘黃韁雙馬車。車兒上面用許多奇花異卉。紮得光怪陸離。耀人眼簾。中山先生笑嘻嘻的坐在裏面。兩隻眼睛骨碌骨碌的向左右觀看。得意非凡。漢貞姊。你想他從前囚在英倫使署的時候。何等苦楚。瓦片也有翻身日。困龍也有上天時。他如今回首一想。真正像狀元及第的時候。追想當日做窮秀才的苦況。怎不躊躇滿志呢。漢貞道。吾聞得中山先生。狠有扶助女界的決心。如今女界中人。去謁見他的。狠多。振坤姊。你後來見了他。講些什麼話。倒要請教呢。振坤道。這天我就在旅館裏胡亂過了一夜。明天早晨。就到總統府裏去請見。這座總統府。就是太平天國的天王府。滿清時代的總督衙門。體制崇隆。規模闊大。休說別的就是門前兩隻石獅兒。又高又大。恐怕別處也尋不出第二對呢。两根棋杆兒。高出雲霄。上面張掛着兩面大旗。振坤說至此。漢貞使用手帕兒。按着嘴。笑道。這旗子。上面可是寫着替天行道四個字。麼。振坤道。漢貞姊。別取笑。曉得你熟讀水滸。又要在這兒賣弄了。振坤道。你正文一句不談。順着口兒。把這些閑文鋪張起來。同那王效松演講水滸有什麼分別呢。振坤笑道。我就

算。是。說。大。書。的。你。越。要。聽。正。文。我。越。要。賣。關。鍵。了。原。來。這。兩。面。旗。兒。並。不。是。杏。黃。旗。也。不。是。寫。着。替。天。行。道。四。個。字。不。過。兩。面。白。旗。兒。黑。字。標。着。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九。個。大。字。便。了。這。幾。句。話。慚。得。漢。貞。焦。躁。起。來。便。央。告。道。好。姊。姊。親。姊。姊。我。再。不。同。你。取。笑。你。別。放。刁。了。振。坤。道。你。要。聽。到。面。謁。大。總。統。擴。張。女。子。權。的。正。書。明。口。講。早。罷。漢。貞。板。着。面。孔。道。振。坤。姊。姊。我。已。給。你。賠。過。不。是。你。再。慚。我。不。成。朋。友。了。當。下。振。坤。便。把。謁。見。總。統。的。事。沿。沿。汨。汨。演。講。出。來。只。因。這。一。席。談。真。叫。做。吳。下。英。才。羣。聚。白。下。閨。中。麗。質。名。震。寰。中。咧。

(評)

此章緊接第十五章脫卸處頗自然。

總統謁陵寫得有聲有色。

漢貞越焦急振坤越從容煞是好看此吳諺所謂急急風遇着慢郎中也。

振坤善詼諧一見於第二章之作弄荃蓀再見於第九章之作弄希班三見於此章之作弄漢貞閨中之淳于髡也。

末數語爲承上起下之關鍵。

(鳴劍)



慾海情波

(續)

(接)

(笑)

第八章

時已午夜。壁上鐘聲。鏗然一下矣。而司德芬。尙未歸。彼曾期二少年。以卽時歸者。今竟杳如黃鶴。時適猶太老人入室。查里即詢司德芬回來之期。老人含笑言曰。不久卽歸。不久卽歸。裴爾曰。然則渠非去已三小時乎。彼出時。曾言轉瞬卽回者。何至今杳然也。嗣二少年。沉默不語。老人乃轉而與艦長言。願艦長醉態模糊。尙未全醒。老人他出。此時僅有兩少年。對話。至艦長雖在室中。實如未在一餐終席所言。亦如格格不相入。餐畢各起而吸烟。意態亦頗落寞。及至最後時。屆則爲若輩於昨夜就睡時矣。爾時兩人思睡。若渴不及半小時。各入黑甜。深處。裴爾仰首於椅背。查里則蹲伏於沙發。此時查里睡眠中。已入於奇夢之境矣。夢此身已在全雪。可艦中而此艦。遠涉重洋。風平浪靜。船行亦穩。但見一人在甲板上。大呼夥伴來前。已而司德芬含笑趨承。並曰。余爲君招夥伴來。乃斗見一群可恐之物。爲狀直如妖魔。咸從甲板跳出。向彼譁譟紛拏。查里退後。意欲逃避。第回顧室中。司德芬正迫一人。使沉於海。此人非他。蓋一少年之

女郎也。女郎力張雙臂大呼查里求救。細聆語音，酷肖前者被窘，酩酊鑛工之女郎。其容貌亦頗相似。查里正欲力前救護，不意前後左右忽爾火起。查里尙奮力以臂挽女郎，司德芬以肩力擠查里，致推出船邊。查里縱欲盡力拒抵，乃終無效。復有他人亦以拳抵查里，查里奮力抗之，始得出險。然回顧僅一身耳。時查里遽然已醒，見司德芬明明立已前，以手推之室中，洞暗惟祇猶太老人所提之燈發出如豆之微光。司德芬曰：少年速與我偕行者，余無暇埃汝也。查里卽呵欠而起，並熨雙目，且自語曰：怪哉！此何夢耶？司德芬急曰：今不應談夢。此際非作夢時也。余有事詔汝，吾輩萬不應於此虛牝光陰。全雪可已。定午夜啓纜，今已十下鐘矣。願司德芬前曾有言，彼將告彼火伴以啓纜之日期。今午夜啓纜而卽於此時通告若輩，鮮不以此爲奇特者。裴爾曰：船主先生然則僕輩行篋均在宿舍爲之奈何？司德芬曰：余已爲君輩移至船中矣。司德芬又顧艦長曰：君醉矣，吾輩其卽至船中耶？艦長惛然不言，亦不動。司德芬附近艦長之耳而呼曰：老友請醒，艦長呻吟曰：是也是也。余至晨間卽起可耳。展身又睡。司德芬曰：趣令彼醒，如吾輩不擾彼勢必憤事。密司脫鮑朗速來助余，小艇已在門前。我輩以強力濟之，乃可。卽將此半醉之艦長力舉其身，使起。願艦長仍不能行，於是裴爾與查里二人合力抱其足，司德芬則舉其顛，以三人之力始昇艦。長出此門時，小艇已待諸門前矣。二人以擣繫彼二臂，並以馬鐙絡彼二足，彼全雪可艦長已如貨物之負荷入小艇矣。司德芬語裴爾曰：汝坐在此，請以二足抵彼，勿令動。裴爾如計而行。查里則向前司

機。司德芬與猶太老人作長談。少選司德芬即起而解纜。一時乘風行矣。查里回憶夢境。實覺離奇。私念夢中情兆。或於此境有關乎。爾時停泊碼頭。各船皆靜傍岸際。桅檣矗立。空中繁星閃動。東船西舫。悄然無語。顧爾時各船上貨之時間已過。正渠輩安閒時也。當小艇直抵碼頭時。查里於遙處見衆人雜還。至爲忙碌。工人等提燈照徹船中。有如白晝。見彼輩方搬運行李。邪許之聲相續。而船上甲板貨物山積。司德芬曰。若輩何猶擾擾。余曾囑令於我輩來船之前。各事皆應妥洽。何以此刻猶在上貨。耶。司德芬指傍側一船。語查里曰。彼亦八百噸之船也。顧吾船出水。尙高於彼。足見貨未裝足。小艇立傍大船。司德芬即先上大船。急至甲板。與一人略談。嗣即又回至小艇。曰。若輩因裝貨已遲。當即於頃刻間了事矣。當小艇停時。此艦長亦漸漸醒。舉首週視。始知身在船中。顧疲軟莫能舉其軀。乃呻吟曰。孰來扶我起者。汝輩不應來助余者。耶。喃喃自語。不知所云。司德芬曰。趣起移入大船。否則我輩遺汝於此艇中矣。艦長曰。汝輩欲遺余者。亦不荷我入此小艇來矣。但汝輩須爲我解此擗。否則余將如何起立也。彼力脫此所繫之擗。及馬鐙。遽即起立。然欹斜若復將傾。跌者幸斐爾將護之。蹣跚即行。查里復在旁挾持之。司德芬則隨其後。衆人遂登大船。先至船後之一艙內。司德芬即向查里曰。汝須牢記。余頃者囑汝之言。汝今爲全船之司令矣。願汝好自爲之。勿負厥職也。爾時適來一水手長者。彼兼掌查驗船中貨物。卽下冠向司德芬言曰。先生。貨已裝竣。正待後命矣。司德芬曰。汝知之乎。吾輩本可立時解纜。但當時風狂不宜前行。然可以

先。行。出。港。以。待。風。靜。鮑。朗。君。凡。船。中。水。手。應。歸。君。節。制。者。余。思。再。選。一。副。手。以。爲。助。又。回。首。語。此。水。手。曰。汝。其。諦。聽。當。受。鮑。朗。之。使。令。勿。梗。命。也。此。人。唯。唯。卽。向。查。里。行。禮。查。里。見。此。人。軀。幹。甚。短。惟。精。悍。之。氣。現。於。面。目。雙。眸。銳。利。且。又。極。巨。面。部。幾。爲。雙。目。所。全。佔。繞。頰。均。髭。鬚。大。似。刺。蝟。司。德。芬。卽。向。查。里。曰。汝。今。更。不。能。耗。廢。時。間。余。且。入。室。少。停。顧。余。意。立。刻。解。纜。爲。得。也。查。里。一。遵。司。德。芬。之。命。司。卽。入。室。而。水。手。長。尙。立。查。里。之。側。以。待。後。命。

查。里。曰。汝。趣。派。人。整。理。帆。索。密。司。脫。裴。爾。將。來。監。視。起。錨。水。手。奉。命。而。去。未。幾。船。人。咸。集。高。桅。之。際。卽。徐。徐。將。各。帆。升。起。查。里。督。率。各。役。爲。狀。殊。形。忙。碌。且。彼。對。於。船。中。水。手。從。未。加。以。惡。聲。但。見。有。數。數。印。度。水。手。殊。不。合。用。因。此。查。里。乃。不。能。不。加。意。檢。察。已。而。各。帆。皆。升。高。船。亦。啓。錨。漸。離。棧。橋。至。帆。受。風。力。船。頭。上。下。微。顛。舵。葉。激。水。浪。花。微。翻。機。輪。之。聲。發。於。波。上。查。里。語。裴。爾。曰。飽。滿。此。帆。因。東。南。有。佳。風。來。可。以。速。吾。航。力。以。便。出。此。灣。道。然。縱。得。借。此。一。帆。風。而。未。敢。鼓。足。機。輪。故。出。港。之。時。尙。須。明。晨。也。查。里。畧。測。風。路。卽。爾。乘。風。掛。帆。約。行。數。小。時。回。顧。美。爾。本。燈。光。明。滅。全。雪。可。艦。鼓。輪。而。前。未。幾。卽。至。港。口。查。里。碌。碌。終。夜。各。事。略。得。妥。洽。默。念。今。日。之。地。位。良。非。易。處。彼。意。以。爲。今。在。此。良。好。之。船。中。負。責。雖。重。將。來。或。可。藉。此。以。圖。進。取。因。是。其。意。甚。適。顧。船。身。漸。漸。作。顛。播。狀。浪。亦。隨。之。起。落。然。查。里。立。意。以。爲。身。爲。海。員。者。生。命。初。已。置。諸。度。外。惟。空。氣。暢。舒。於。人。類。衛。生。大。有。裨。益。對。鏡。細。觀。又。覺。已。之。面。龐。較。往。時。爲。豐。潤。昔。日。所。期。望。者。卽。

此新鮮之空氣耳。一思念及此。反覺蟻行陸地者。轉不若海上浮家泛宅之生活樂也。繼思二日前與彼女郎晤談。不過立談數分鐘耳。抑何令我滿裝腦中。不能去懷。此何故耶。天甫破曉。全雪可艦已近港口。風已較厲。浪乃大作。蓋風勢之增。大抵來自南方。洋面者。查里竊思。倘風再加厲者。彼將預備絞帆。(航法)惟以船之載重於此。風浪想不致有碍耳。爾時水手即向查里索望遠鏡窺之。查里曰。汝窺何物者。得無有前來之輪船乎。水手曰。然。果見一船。正向前行也。查里曰。汝知爲何等之船乎。水手曰。恐爲水巡船時。水手即徐徐下帆。而船中人皆就詢此巡船來此何爲者。少選。司德芬偕水手均上甲板。語查里曰。鮑朗君吾輩已長行矣。君適將何作也。查里曰。聞有一水巡船直駛而來。司德芬曰。良佳。良佳。請君假余遠鏡一窺。司德芬自查里處借得遠鏡。即舉而眺望前來之汽船。查里曰。適水手語僕謂係水巡之船。司德芬曰。此何爲者。其注意於吾船乎。水手雜言曰。恐此巡船將欲搜索吾船。得無有自他船脫逃來此者。頗聞邇來當道檢查逋逃者甚嚴。司德芬聞此。斜睨以視。查里曰。此何關吾輩事。船中亦奚有此項逋逃者。我又何畏彼哉。雖然。余且決不令若輩來檢查吾船也。否則我試先與之一戰。語畢。即往船後甲板。艦長室。查里佇望來船。心滋疑駭。以爲彼脫至全雪。可船從事檢查。則此一船中。寧無有自他船逃來者。惟司德芬極力抗拒。勢必衝突。我輩將助之與否。實爲一問題。特以己之職位。則毋須有所相助。蓋我爲司航者。不應棄航事而助彼禦敵也。轉思設謂我爲他船之逋逃者。則此際地位。實臻困難之域。試念今者。

非已在官吏之勢力範圍中乎。轉展思維，心乃大躍。查里尙佇望來船，司德芬卽由室內拉艦長白秋出。顧白秋方在泥醉之中，不審其何以能持遠鏡窺遠。至數抄鐘之久，彼去此遠鏡，且頻搖其首。嗣對司德芬與水手略作數語，已而司德芬回至室中，取出來福鎗一手鎗一，置諸甲板之上。髣髴爲防敵計。查里見之不覺慄慄爲之毛戴。此時全雪可艦已乘風行駛甚速，將至港口。惟彼漁船直向前進，力趣全雪可艦。水手數人時至甲板眺望，若頗注意者。水手長行至船前，有多人佇立以望。少選，全船水手均起操作。有舉索針者，有持纜索栓者。（以上皆航器）印度工人則皆挾巨斧，全雪可艦中爾時均嚴裝以待。惟斐爾默然若有所思。艦長亦在甲板往來蹀躞，監視衆人不覺氣象爲之一變。時艦長卽將其職務交查里任之。轉瞬間，全雪可艦幾變成一軍艦矣。查里代任白秋之職，司德芬則佇立於甲板多時。旣而乃見司德芬長跼在甲板之上，惟不敬誦禱詞如前。艦長者水手長與艦長則佇立兩旁，而查里乃隱於一艦。瑟縮不敢出艦，全雪可艦仍進行不已。彼小漁船則高揚殖民地旗，飛駛而前。未幾來船漸近，司德芬卽坐於迎風之一邊。查里斗然於來船中見有軍裝之司法警察四五人，其中似有一首領，大呼曰：前船阿哈（航海口令）爾時白秋艦長卽轉其輪，亦回答曰：來船阿哈。彼船上人又呼曰：前船速轉帆。吾輩欲上汝船也。白秋曰：汝船速離吾艦，決不容汝輩登船也。查里曰：吾輩有權強登汝船，汝須知此乃巡船也。吾輩要求艦長卽行停駛，否則吾輩亦有力足以登汝船。白秋曰：汝輩究爲何事。警吏曰：汝舟中有一人名

司德芬者。請其速出。吾輩奉有命令。須令彼登岸。白秋含笑曰。吾艦並無有司德芬其人。請從他船跡之。或得警吏大呼曰。如不允者。吾輩將立登汝舟矣。艦長曰。穉子敢登者。當與汝一決雌雄。一面將手槍舉起。嗣即走下。令大眾戒備。查里始知巡船之來。蓋爲司德芬天下事。固有竟出意外者。以彼司德芬竟爲犯罪之人。然則彼或未錯誤耶。查里念頃刻間。將有不法之擾亂起矣。大似萬木無聲。以待雨至。而巡船相距已祇百碼。且又徑向前進。而此艦之人皆武裝以待。印度工人則雙皆赤。巡船突向前進。惟至將近二十碼許。白秋即令司輪之人將全雪可號轉其方向。一如避彼之鋒者。已而聞司德芬大呼曰。衆皆臥。衆即臥下。未幾砲聲隆隆。呼晷如雷。烟霧迷漫。中似聞來福鎗連珠而起。司氏與白秋歡聲大作。水手長於船頂。在烟霧中望見彼舟。已將他遁。查里驚魂略定。方舉步而前。則見巨砲一尊。置於甲板。而巡船則橫停於船後。似船中之機爐已壞。船面立一警長。頻搖其手。司德芬則立於甲板對之。作冷笑爲狀。似有得色。而全雪可已盛加其速。力向前進。爾時司德芬再語水手長曰。彼若窮。追汝可徑發大砲轟之。時司德芬即携槍而入。而水手長即令數人曳砲。徑對敵船。且笑語查里與斐爾。謂吾輩已佔勝。着彼鼠輩焉。敢登吾艦者。約逾半小時。雪全可艦已出港口。向東北而馳。斐爾與查里回至已室。下令指導各事。爲時約四小時。乃得稍事休憩也。

第九章

是日查里在全雪可艦中晨興時斗覺有海面和風拂彼襟袖精神爲之一爽又聞此風中挾有樂歌之音細聆之嬌婉乃出自女郎口吻度此音又似熟聞者惟念當日在家似聞此種音調至於今蓋久已不聞此矣特從前所聞者音調頗相似惟無此嬌婉可聽於是髣髴將前日存貯於腦界中之音調悉捉而出之以爲試驗之品顧查里至此良用狐疑詎此船中之執事亦有挈眷來者乎適裴爾此時亦入室以查里之室係在甲板之前裴爾之室適與對面中間隔一升梯而艦長與司德芬室則在船尾裴爾曰君已醒耶余來擬偕君至甲板探望者蓋此時風已略靜故余欲滿張帆篷以加此船之速率耳且我輩亦在早膳時候矣查里卽起而言曰余今日之運命已付與此艦矣已而又曰余卽至甲板可也恐此際已無巡船踪跡矣裴爾笑曰卽彼巡船之魂魄亦不復在此惟有一魂則追隨於吾輩之後余爲君告實則此艦中有乘客附載吾船耳查里訝曰噫乘客耶裴爾曰誠然實爲一老年之紳士彼爲船主之友查里曰得非猶太老人乎裴爾曰烏有猶太老人而尊之爲紳士者是一未曾相識之新客伙伴中有愛而蘭人者曾告我以此人不過以呼吸海風故作航海計耳查里曰異哉然則君能告余船中同伴有挈眷來船中者乎裴爾曰渠輩於陸地客妻殊多船中初未聞也顧我所言者乘客之紳士而君詢及此不亦奇哉余暫往甲板君其卽來裴爾遽出查里見裴爾去後疾趨而出或謂彼自航海以來其行走未有如此次之迅者查里行後亦不往視羅針之方向乃逕往晤彼所謂愛而蘭人者此人爲狀頗博碩特牛性魯

鈍耳年約三十左右赤髮穠繞大抵不事櫛沐者久矣彼畧視查里卽手捥額際之壯髮喃喃以愛爾蘭語自詫查里曰此時脫無所事者請君入室一談何如愛爾蘭人曰先生僕甚願進謁也於是遽向室中行少選此人先查里入矣查里曰吾件汝誠佳也愛爾蘭人曰先生謬贊如僕者終日碌碌無有寧晷人方安息而余尙勤動不已余頗欲投身爲一水手也查里笑曰君誠太勞苦矣且余聞近日船中新來一乘客此後恐君之勞將倍於昔愛爾蘭人曰誠然早餐甫竟又將午餐午餐之席初撤而夜餐又接踵而至矣語至此頻搖其首又皺眉歎息不已旣復徐步而出查里進食後頗爲暢適遂又回至甲板命舵工輩轉輪向北而行已復行至船舷見有美地拉椅二設於此間其一坐一老年之紳士默然觀書尙空其一查里行過其前脫冠向之爲禮老紳士不僅答禮且起身與語並自陳爲船中乘客又曰吾輩航行至爲順利蓋老朽頗好航遊嘗於海上求生活如此風和日麗更於吾身有益也此雖我長旅行之一然余固常爲海上旅行者也查里曰是誠爲極有趣味之航游然客以高年不畏勞頓乎老紳士曰不見大陸者已久今僅見最後之澳洲一角此非在東方耶查里曰非正東也大抵在夏威夷角以南卽轉身指示彼以方向方彼二人凭欄眺望時查里斗聞有絮語聲此聲直入於查里之耳鼓恍聞其呼曰阿父此間有賊旣在查里聞此聲卽旋身覓視乃發語者一見查里若驚地爲之一驚略注視查里卽趨前出其玉腕與查里懇切行握手禮查里此時顏色大赧不知爲驚爲喜氣促聲顫嚶嚶不能作一語噫彼何人斯非

卽查里在美爾本市於酩酊鑛工手中救出之女郎耶查里至此樂極乃不能發一語蓋百覓須以何語慰終日憶念之人者又念彼姝者子何以偕彼司德芬及乘客在此船耶因又憶及前次在猶太老人室中所作之夢詎無影響此又何爲者哉女郎卽向彼紳士曰阿父彼卽前此保護兒身者也當美爾本市上醉漢凌兒時幸此君拯兒出險兒當日非曾與阿父言之乎紳士曰卽此君耶然則君爲吾好友富許握手表老朽感謝之忱吾女曾告我君蓋俠勇之士也此際老紳士殷勤與查里握手查里大窘彼不知應答以何語方爲得體正百覓其詞以致答而老紳士又言曰君誠年青而心熱僕感君至深不可名狀吾女告我當彼見凌於醉漢時人皆袖手作壁上觀而君獨冒險赴敵義形於色爾時無有一人能及君之俠勇者渠言君似一航海生涯之少年然初不料遇君於此船此實僕之光寵也女郎曰前次邀君至敝廬一見老父而君乃力拒今君自詣吾父之前矣可謂有緣君當尙何言耶查里默然無語而女郎則倚老父之肩含笑視查里查里不知所措覺進旣不可退又不能方張皇四覓時突見司德芬佇立於船長室之門次日灼灼以視若輩之叙談顏色至獐厲可怕度其狀態殆將作吼怒渠卽挺步而前曰朗華德君請恕余僕不能容吾船中執事拋其職務擅與旅客作閒談鮑朗君汝宜在船中從事檢察以盡汝職務朗華德女士饒已具矣請入勿延任僕導君等至餐室可也其趣行乎朗華德曰不意君艦中有如許法律實令人驚詫司德芬君乎彼密司脫鮑朗者乃我之舊友也司德芬冷笑曰誠然此鮑朗君之幸

事也。請君用膳矣。餐席已備多時。恐殺炙將冷耳。女郎緊握查里之手曰。鮑助君。且暫別。君有暇期。行再相見。時朗華德亦與查里握手。女郎挾阿父之臂而行。曾不一囑。司德芬。司德芬不覺面蘊怒意。顏色如死灰。復顧視少年。頗露輕蔑之狀。又佯作微笑而行。顧一離查里。心乃大恚。查里此際心搖搖如懸旌。一時萬感交集。默念今又遇彼美矣。此情根乃常種於我心中。夫復何言。憶自二日前遇此懊濃物。無時無刻不縈於懷。惟其思念之深。反覺此遇上天之窘。我試思究以何術足使我怡然於心耶。又念彼船主之狡猾而專制。頗不易令人滿意。然而我之行事對於此船及主人。皆出以誠。蓋以性質如是。即欲稍飾以僞。亦有所不能也。矧今以彼姝在船中。脫我不將之以誠意。匪特爲彼美所輕。亦且無以對己。繼思噩夢無端。如再有險事。我當力任保護之責。決不忍令致彼於危。查里至是此心幾直沉於海水深處。回憶頃者所見聞。如在夢寐之中。蓋自入猶太老人所居之屋。以迄司德芬開槍拒敵。竊思彼船主司德芬者。得無犯殺人之罪而逃亡者耶。則今日在船之司德芬與之相處。將無入於危險之域。然則司德芬究竟爲何如人者。亦不能不一研究也。查里正沉思間。裴爾突然入室。查里思潮爲之一落。裴爾曰。君何不至船後與彼旅客款接耶。我見若輩頻與君握手。似與君爲素識者。查里曰。余乃識此女郎耳。實則余之逅彼曾不及二日也。裴爾曰。汝知渠輩已爲此船之乘客耶。查里曰。然此遇實出於不意也。爾時查里即將如何得遇女郎於美爾本道中之緣起。出以簡言語之。裴爾裴爾大呼曰。此足下之佳運也。人不將豔羨君。

乎。然余與君忝爲知友。理宜進以忠告。老友乎。如司德芬之船主者。據吾輩上。則君與彼。殊似不宜過於密邇。查里曰。君言何自而至。我何嘗親眼彼美。然則君之忠告與余奚涉。至司德芬則彼一船主耳。又與此事何涉。裴爾曰。彼侍者柏西曾告余。彼屢見船主頻頻注目於女郎之身。恐非無因也。查里聆此。即嚴然曰。自後乞君轉告柏西。勿作此無聊之言。語已。昂然竟出。裴爾目彼情狀。不禁仰視乾笑。

第十章

是日之晚。司德芬忽至查里處。笑容可掬。褒獎之詞。續續如貫珠。將出。則曰。余有數語。頗欲與君言之。諒君亦大概深悉也。此時君可至室內。與我輩及旅客同餐。惟余卽須告君。蓋我輩不宜放浪。并任意舉動。此言。足使君不適。然君必改正君之態度。君自思。乃一船員耳。朗德華君者。紳士也。查里曰。我不知船中。乃分如許階級。人或能爲船員者。焉知不能爲紳士。猶之船上之水手。焉知不能爲船主乎。司德芬含怒曰。少年。汝勿梗頑。我言我今警告君。如君對彼乘客。敢言平等者。必將有不利於汝。我言盡之矣。查里見司德芬忿然於色。狀如晨間見查里與朗德華及女郎交談之時。查里亦忿忿反以船主之怒容爲快。蓋司德芬刻已漸漸爲彼仇敵矣。查里入餐室。見終日沉醉之艦長。已坐於席次。自餐室中。可望見乘客之屋。頗爲明瞭。朗德華女士坐於彼父肩下。一侍兒以暈船故。臥於二人之對面。席間。司德芬則傲然據案首而坐。查里坐依艦長之下。大抵爲船員長者。一舉一動。理應聽候船主之命。查里則不然。頗不慊於

船主卽在此餐室中亦不待船主之命而遽行坐下矣。已而朗華德父女亦至。朗華德則竭力與查里周旋。自入席以迄於散座。朗華德頻與查里作暢談。女郎不耐。勉與司德芬交談。顧神情不屬。屢注目於彼父與查里所談之詞。且屢欲插語於彼二人之中。然司德芬輒以言撓之。而查里今日大似得有專利權。與彼老紳士交言者。查里偶一冷眼視司德芬。仍如晨間之狀態。顏色蘊紫。怒氣勃勃。人皆不審其爲何由也。蓋以船主司德芬自矜爲彼係一艦之主。今在此席間人之欺洽。彼者反居查里之下。意謂我以多金雇得此與我爭席之人。中心能不爲之忿恨。司德芬是日至晚。竟不與查里交一語。查里亦不與語。夜來風浪大作。全雪可艦顛播於海中。人人暈眩。次日查里行至甲板。見朗華德女郎坐於椅上。而司德芬則俯首與言。若與女郎作密談。然語細乃不能聞。查里不覺妒心大熾。尋問侍者。朗華德君何以不在中板乎。侍者答稱。朗華德先生非適臥於室中耶。然至餐時。查里尙介介於司氏之與女郎。顧以爲一臨席間。其情境當仍如昨日。彼女郎亦仍與己接談。必不棄余如遺也。乃查里自入席後。其心爲之大駭。蓋此時女郎之對於查里。爲狀殊冷淡。即其父在席間。亦甚落寞。初不知若輩待遇查里。何以一變至此。查里滿腹疑雲。百思不得其解。顧自入席以迄於終。竟未得與女郎交一言。須知彼妹既不垂青。盼查里亦何敢語者。第終不知究竟何以變易至此耳。時渠方行至甲板。瞥見司德芬對之而笑。狀有得色。彼默念司德芬必進所言於朗華德。父女因而若輩對於我之狀態爲之一變。顧何以前恭後倨。一至於此。爾時

查里行甲板上。念及司德芬與朗華德。不勝恨恨。蓋彼之恨朗華德者。恨其輕信司德芬之讒言也。回憶朗華德第一次相見。抑何親密。今乃冷淡。一至於此。前後若判兩人。思至此。即自言曰。是矣。此必司德芬短我於彼美前。有以致此。脫有人告我以實情者。我必不與之並立也。自此者兩日已過。全雪可艦得風勢之順利。行已甚迅。且已航經新西蘭之北部。顧自澳洲啟纜。行航向美國。將入印度洋。風乃大盛。查里於此數日間。忙碌殊甚。因司德芬仍囑查里擔負一艦之全責。查里頗以其責爲太重。倘艦長能至甲板代爲監督一切。或可稍釋重負。然彼艦長者。終日與酒魔宣戰。僅與水巡船交關。時曾一任司令之役耳。自此以後。查里難得見彼隻影也。光陰迅疾。不覺又行十日矣。此十日中。全雪可艦徑前進行。船員長查里。每見日光斜射於地圖。冉冉向西。而沒有時。流覽風物。並研思造物之奇。惟此十日中。查里之思潮。漸不起。落於女郎之身。似微覺心灰矣。每日見司德芬坐彼女郎之側。頗有親暱之態。則仍不能去懷。時見彼二人呢談之狀。尤不能無介介。查里每思及此。不禁悲憤交加。而於同伴。裴爾尤爲不慊。於懷以裴爾前日之所言。胸中良覺耿耿。顧彼又輒自語曰。可憐之查里乎。汝何其蠢蠢若此。汝乃以汝腦專注於此。尤物之身。耶。顧世界之美麗女郎。皆魔道也。若輩皆陷人於阱。使不能自拔者也。喃喃自語。爲狀。似癩實則查里。凡將所見所聞之事。時湧上心頭。繼思朗華德女郎爲好女子。何以與此。檢壬爲緣。致此身爲彼所掠。試觀水巡船追蹤捕彼。可知其決非馴良之徒。即就彼媚視烟行。以納交朗華德女士之事。

亦足見。偷徒之爲人矣。顧查里未見女郎。則意頗恨恨。及一見玉人。又將恨彼之念。冰消霧散。於無何有之鄉。惟嫉視司德芬之心。仍無稍釋。是日夕陽初下。裴爾自室中出。彼亦職司視察之役。直至日落方去。此時甲板上寂然。查里信步而行。斗見甲板前之憩坐室。女郎與司德芬在也。二人對坐談話。司德芬頗露其親暱之狀。且頻側首視女郎之面。女郎若甚落落。嗣見司德芬欲與女郎握手。而女郎斗然起立。若惟恐其相觸者。昂首仰被海波者五分鐘。即伸手於衣囊中而行。旋與司德芬一點首。卽入已室而去。致令司德芬一人悵悵然坐於休憩室中。木然如癡人。旣乃力握雙拳。緊闔咬兩唇。容色似頗恨恨者。然而查里見此。則大慰。細語曰。敬謝上帝。彼女郎已窺破此人儉詐之性質矣。爾時見司德芬起立。查里卽避之。司德芬旣行。瞥眼之間。查里又見一黑影踳踳於大桅之下。查里知此人爲水手。長顧彼。狙伏於此。狀頗奇特。似偵探船主之動作者。查里私念此。究何爲者。其中得無又有別項事狀乎。爾時查里至各處檢察。時尙狐疑不釋。明日查里見司德芬循例至甲板散步。明知朗華德女郎亦例必每晨坐於甲板室前之一椅也。然事有竟出於意外者。當司德芬散步時。此間僅賸一空椅。而玉人不見。司德芬意頗悵悵。蓋朗華德女郎畢此清晨。從未一見彼驚鴻之影也。司德芬至此。良失望。旋卽行至艦長室。卽聞高聲喧鬧。出自室內。念彼二人爲至密切之友。則此又何說。寤非不可思議者耶。然而此喧辯之詞。已乘空氣奪門而出。惟艦長之語音甚低濁。想因恣飲過多。身軀轉弱。然此時音響似彼已力竭聲嘶矣。查里百思不得。

其解及後復聞有發誓之語約略可聞此爲惡辯之結果耳至進膳時乃見艦長自彼室中出與查里爲禮狀有得色查里見之心中暗以爲奇異是人面赤如棗步伐蹇緩一無昂藏之態又時時作啼笑之狀一見查里即與周旋他人皆置未與交語也曰少年乎祝汝晨佳汝乃能善航此瀛機此機惡也此船機乃亦猶此船之人余雖不舉其名諒君固已知之雖然余細思之君或未審此人爲誰脫已知此底蘊雅不欲與此人相周旋矣君尙憶余在美爾本時在猶太人家中詢君之言乎君欲知彼船主之底蘊乎然余固勸君謂不知爲佳汝究欲知乎否乎其語無倫喋喋不已想以日處醉鄉舌本強澀查里曰先生汝即不言余亦能揣測其爲人艦長聞言磔磔而笑其聲如破竹須知艦長每至發言例以笑聲磔磔爲先容此笑聲中一語又發矣彼謂汝恐未必能知彼也即余至今日對於此人恐未必了了耳查里曰先生之言果何所指此醉鄉中之艦長曰余亦不望汝明了今膳已備矣船主命余即往君亦可同行也爾時二人即入膳室見司德芬仍坐於席首旅客中僅有朗華德一人在直至餐進數道彼女郎始姗姗來遲並向司德芬及查里鞠躬致禮又見艦長白秋伏座若有疑訝之狀即向艦長曰聞先生體有不適儂頗悵悵想頃已康復矣白秋曰謝姑娘繫念僕無他病實病酒耳並將恣飲洪醉之故詳述於女郎乃今日席間皆女郎與艦長傾談之詞而朗華德女郎則始終不與司德芬交一語查里始而詫怪旣而欣喜以爲彼二人者惡感深矣固知彼儉壬亦終有破露時也顧查里此時方心快意適乃未幾又怒氣勃勃蓋

富女郎至甲板後。即坐於常坐之藤椅。以待阿父。少選。即見司德芬。孑孑然來。蹣跚至女郎。許似與之作密談者。而女郎即起立。與之殷殷爲禮。即以玉葱授司德芬。司德芬緊握之。良久。乃釋。脫帽鞠躬。趨而入室。自後朗華德亦來。坐於其女之次。查里目擊種種。舉向者所熱望。全投諸冷壺之中。似周身之血已凝凍矣。默念以昨日晚間之情狀。卜之。彼司德芬已不懌於女郎。願何以一宵之隔。頓易涼燠。今日司德芬與女郎。非已甚接洽。得非彼女郎已恕司德芬之行爲乎。此實足使查里疑雲莫釋者也。查重念及此。深爲悵悵。意謂彼女郎之心。實不可測度。何以瞬息之間。變幻若此。此則即他人處。此亦有不能忍此者也。時海面漪漣。舟行頗平。一帆風正。速力亦合度。而查里眺望海面。意乃滋適。惟回顧身世。實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遠矚海天。無際一如爲己。寫照查里是日。自晨至暮。間惟在天風海水之中。蕩滌其塵襟。以消彼岑寂矣。已而紅日西沉。遠望天際。幻爲五彩影。天查里默念。脫在巴黎倫敦之間。此日一沉。世界中即有多少曠男怨女。將赴彼跳舞會矣。而此間則俯仰之間。海天一色。萬物都在寂靜之中。在此波面如鏡之洋中。進行泰然。輪音轉轉如船在天上。坐也。甲板上。悄然無人。度彼朗華德又體有不適。不然渠輩必樂而散步也。或爾時與彼女在室中。暢叙家庭之樂。亦未可知。查里佇立甲板。幻想若夢。直至日已昏黑。繁星閃動。始覺竚立已久。漸聞一片歌聲。出自艙中。此聲初非突然。直含柔媚之音。查里覺此時此境。將頃者之憂慮。直拋撇入於九霄雲外。既覺此音。一如前日晨醒時所聞。妙歌之音。查里一時神爲之移。第

聆此妙音不覺感動鄉思淚珠續續自亦不知所由至此也但覺身所經歷一切之事都上心來少選琴聲已寂祇聞歌詞嚶嚶春鶯其妙未可以言喻查里癡然木立俄而歌聲亦止忽聞背後朗華德女士呼曰君在是乎我觀君在此徘徊其亦何所思耶查里回顧見爲朗華德女郎注視者久之乃曰何處天風乃吹仙人下降某以塵濁之軀姑娘拒僕者已十日矣然而僕則曾未一日去懷也言時意頗怏怏惟女郎聆此既不嗔責亦未他去若有詞欲致辯者彼注視查里者半响乃即力言曰鮑朗君汝勿戚之以君盛年儂又知君爲一健者也今君能努力振作爲時正未晚也從前種種棄之可也查里即起而言曰奇哉姑娘之言正不知此說何來君謂我拋棄前事計余一生謹守繩墨實無有足以拋棄之事此蓋足以自信者女郎注目下視且徐徐言曰鮑朗君此語固非儂之所當言然君須知儂之所以告君之故全出於忠告之心君能恕余者決不以儂言爲罪查里曰此實墮我於五里霧中僕實不知姑娘何所指而云然女郎曰鮑朗君儂已全悉君之不幸事矣而君之受刑事也此事君聞之或將不堪因我雖女子賦性戇直且勸君亦全出於好意想君必不以刺君往事爲恨查里曰孽哉君言實覺不可思議顧僕一生實堪自對除生性迂執愚憨或童心未去此乃余所自審以之抱憾顧自余墮地以至於今生所爲大足表白於世人至逃艦一事略有微眚余亦自知其謬然亦過受刺激不得不然之勢也女郎沉思曰儂本思即可明以告君繼思交淺言深是何可者查里見女郎轉軀欲出卽大呼曰姑娘少待今承姑娘已暗

示。僕。以。一。生。之。玷。辱。然。究。誰。語。君。者。女。郎。曰。君。試。猜。誰。能。詳。悉。君。事。以。告。儂。者。非。司。德。芬。而。誰。耶。查。里。曰。噫。姑。娘。聞。彼。言。信。耶。否。耶。彼。何。人。者。而。姑。娘。信。此。一。無。根。據。之。言。耶。余。知。君。爲。係。一。純。潔。高。尙。神。聖。不。可。侵。犯。之。女。郎。嗟。夫。上。帝。乎。但。今。則。知。君。已。入。彼。人。籠。絡。之。中。矣。朗。華。德。女。士。則。若。似。未。聞。者。但。曰。君。忘。之。耶。余。自。蒙。君。援。手。以。來。甚。願。君。爲。一。佳。士。而。余。亦。思。有。藉。於。君。今。乃。與。我。意。見。相。左。能。不。悵。悵。女。郎。轉。身。即。行。查。里。遮。立。於。女。郎。之。前。即。大。呼。曰。嗚。呼。君。誠。誤。矣。顧。我。將。何。以。自。白。於。君。也。願。君。少。緩。須。臾。聽。余。對。天。宣。誓。余。生。平。實。未。有。虧。行。事。所。愧。者。即。前。日。之。逃。艦。事。耳。然。誰。實。媒。孽。我。短。者。我。當。不。與。之。同。履。此。地。噫。信。耶。否。耶。惟。君。裁。之。我。復。尙。可。言。哉。時。女。郎。未。即。去。而。查。里。迅。步。先。行。遺。彼。女。郎。一。人。在。此。至。良。夜。迢。迢。星。月。交。輝。彼。女。郎。尙。佇。立。一。隅。悵。然。若。有。所。失。

第十一章

全。雪。可。海。員。長。查。里。此。時。中。心。憤。憤。腐。心。切。齒。於。毀。已。於。女。郎。之。人。以。彼。司。德。芬。陳。其。虛。僞。之。詞。盡。感。女。郎。而。女。郎。竟。信。彼。如。簧。之。口。將。向。者。女。郎。與。已。親。密。之。情。今。付。諸。流。水。即。此。一。端。情。何。可。恕。查。里。怒。氣。無。可。宣。洩。惟。蹀。躩。往。來。於。甲。板。環。繞。至。千。百。次。謂。誓。必。報。司。德。芬。誣。已。之。仇。轉。念。今。日。之。地。位。又。係。踣。伏。於。司。德。芬。之。下。者。報。仇。之。舉。不。知。何。日。方。達。目。的。轉。念。間。又。思。如。此。好。女。子。而。轉。面。冷。如。冰。雪。反。深。信。司。德。芬。之。言。我。又。將。何。能。爲。力。繼。念。因。此。而。或。斬。斷。情。絲。則。此。事。轉。於。我。有。益。我。盍。決。計。一。揮。此。慧。劍。斷。此。思。

念之爲愈也。此念一決，反覺釋然。然查里安有如是之決定力，仍終夜思維。雖至入室，及倒臥於牀，迄不能忘情於女郎。是日思深，腦動至半夜方睡。及醒時，側耳以聽，船鐘已四鳴，乃即起身。覺室外有脚步聲，脫爲尋常步履之音。查里決不如此之注意，顧其聲細碎，躡足而行，有如鼠步。查里以此種足音，必有人恐爲人所聞，故舉趾如是之輕也。爾時即坐起，細聽聞此細碎之音，向船尾而逝。後又聞彼向司德芬室作輕輕三扣，顧此室距查里之室僅隔一房，以是聽之，頗了了。繼聞司德芬之室門閉，然而啓，似聞二人談話之音，隱約可聽。查里不覺駭然，念此果何人而乃作此鬼祟之行爲，不可不一偵之。彼亦潛身而起，輕輕啓門而出，嗣聞語聲斷續，出自甲板中之一室。且審彼談話者爲水手長與司德芬二人，顧彼中秘事查里渴欲知之，已而聞水手長低語曰：我之老友乎！今夜汝意云何者？嗣後吾輩以笑顏相向矣。我望汝不忘舊好也。司德芬即止之曰：汝勿作高聲，防爲人所聞也。且汝來此間，究欲何爲者？脫汝爲人所見，則事乃敗矣。水手長曰：汝怒納德乎？今汝貴矣，汝當一念及吾輩也。司氏悍然曰：汝頃來有何事報告耶？倘汝欲留此者，請勿高聲。查里聞水手作微笑，並曰：納德乎？汝今日果成爲紳士耶？余乃仍目汝爲老友。然則余將詢汝，汝今日之所圖者何事？汝果有意於彼女郎耶？司德芬即搖手曰：勿聲，勿聲。此間有人刻刻注意於我，如貓之伺鼠。汝當知屬垣有耳，勿孟浪也。爾時查里立即退出門，亦隨闔。約略又聞司德芬舉步出室，四覓竊聽之人。嗣查里又冒險啓門，則聲已遠在他室，語細不可聞矣。查里尙欲窮其究竟，然

不。敢。潛。入。後。室。防。爲。若。輩。所。覺。惟。於。木。建。室。頂。尙。有。可。以。竊。聽。之。處。彼。即。由。己。室。之。門。登。屋。上。之。平。頂。見。有。兩。布。橫。置。室。頂。查。里。卽。自。雨。布。下。潛。身。以。達。彼。兩。人。談。密。之。室。卽。聞。司。德。芬。向。水。手。長。言。曰。萬。勿。謂。吾。言。有。未。確。須。知。我。雖。愚。亦。決。不。授。君。匪。特。君。也。即。同。舟。者。無。論。何。人。亦。不。能。輕。授。也。水。手。長。曰。余。不。料。君。乃。愚。至。此。然。當。知。吾。言。出。於。正。當。吾。輩。之。要。求。分。潤。亦。非。無。爲。而。然。試。思。我。輩。以。此。女。郎。贈。君。此。一。副。禮。物。要。亦。不。非。至。船。中。餘。利。則。須。潤。吾。同。伴。之。涸。轍。但。恐。汝。或。昧。心。耳。如。其。然。者。吾。輩。事。裂。矣。蓋。知。苟。不。以。公。平。出。之。須。知。我。亦。足。以。梗。汝。事。汝。欲。得。此。溫。柔。鄉。奈。何。不。施。以。代。價。我。今。預。告。汝。汝。其。誌。之。司。德。芬。聞。之。切。齒。言。曰。儻。汝。下。役。也。余。將。終。不。見。汝。矣。水。手。長。曰。汝。不。應。無。端。詈。人。倘。汝。能。處。己。以。正。者。則。吾。輩。仍。爲。朋。友。如。初。司。德。芬。曰。可。矣。汝。當。靜。待。機。緣。苟。至。其。時。者。有。何。不。可。至。汝。欲。分。潤。者。倘。此。舟。售。去。後。汝。當。亦。爲。一。分。子。今。何。急。急。爲。此。時。爾。不。應。久。佇。此。間。彼。舟。中。夥。伴。皆。在。四。週。汝。且。速。去。爲。佳。水。手。長。曰。余。當。去。此。老。友。乎。汝。亦。勿。以。余。言。撇。諸。腦。後。余。之。所。以。語。汝。者。實。無。一。言。謬。也。司。德。芬。曰。汝。何。嘵。嘵。不。已。煩。絮。若。此。余。當。日。豈。不。與。汝。輩。詳。言。之。耶。水。手。長。曰。余。知。之。余。知。之。但。恐。汝。如。前。之。善。忘。耳。老。伴。別。矣。下。次。再。相。見。也。查。里。似。聞。彼。水。手。長。輕。躡。足。而。去。司。德。芬。雖。未。舉。步。惟。佇。視。此。人。去。後。喃喃。然。自。語。曰。汝。誠。狡。者。余。將。以。黃。砂。擲。汝。眼。汝。誠。狡。者。惜。程。度。尙。淺。耳。查。里。聞。彼。閉。門。後。始。由。室。頂。漸。漸。而。下。躡。足。並。入。於。己。室。登。榻。後。輾。轉。不。能。成。寐。念。頃。者。所。聞。抑。何。奇。特。乃。爾。被。堂。堂。船。主。抑。何。與。彼。蠻。野。之。水。手。相。晉。接。且。彼。

水。手。之。對。待。船。主。絕。無。一。毫。尊。敬。之。狀。而。出。語。不。遜。時。呼。船。主。曰。老。友。曰。老。伴。詞。意。中。更。挾。恫。嚇。之。語。而。船。主。對。此。恫。嚇。亦。莫。敢。誰。何。此。誠。不。可。思。議。之。事。也。

(未完)





雜記隨筆

紅冰閣雜記

紅冰閣雜記小序

予生平酷好佛乘。能明真如之旨。故字曰貝葉子。號曰小梵。嘗自名爲飲酒食肉之佛弟子。蓋不事小乘道也。癸丑之春。寓於姑蘇之紅冰閣。閣故一傑樓。面山臨江。遠眺虎阜獅山之勝。近視山塘運河之繁麗。旁有金尺蠖樓。則與閣而並峙焉。在光緒庚子辛丑之交。有一女郎居此。女郎名翠微。年方二八。以托身非人。竟終年飲泣。冬日衾枕間。淚血濕濡。凝而爲冰。自是竟以不起。瑤歛之夕。枕間冰璘璘然。其光色蓋深紅云。（其歷史詳予著冰怨小說一篇。他日當布之。）復聞女郎在日。深稽佛心。人呼之爲葉小鸞之流也。予居是一年。因顏之曰紅冰閣。蓋誌其實也。居閣久。長夏無事。汗如雨下。碧梧蟬聲遠咽。於無聊中。輒記憶舊聞。書之片紙。以爲消暑之樂。積久漸多。凡得百餘則。書成爲識。其原起如此。亦方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歟。民國二年十一月慈谿柴紫芳識於紅冰閣。

李闖苛刑

李自成之入燕也。觀政進士孟章明。死最慘。先是章明聞杜勳德勝門射書約降。知事已不可爲。遂命公服衣之。家人妻子俱修飾畢。煮粥一釜。將以餐之。而合室閉戶焚。忽門外鐵騎拷索琅璫至。繫章明於柱。其妻子則練縛曳之出。既而一賊首至。謂章明曰。好忠臣。好忠臣。遂取刀出刺字。身上面上。殆滿。都不可識。章明求速死。不可得。殆遍身刺滿。然後割舌抉眼出。取牛目鑲入之云。李闖故事。凡重犯刺面割舌。逃兵刺臂。杖一百。立斃。求需索不應者。刺左右面有差。再刺而仍不應認者。梟首示衆。以故凡破一城。豪家有銀不敢藏。棄之逃。以遠害。河爲之塞。章明亡國盡臣。而亦躬受此刑。不解何故。或云。是其仇家所爲。其殆近之。或云。李闖刺字之刑。實其子赤心所創。大罪長闊一寸。其下以次遞減。以字數爲算云。

顧亭林之寬厚

顧炎武先生居家。喜穿布衣。寸絲不上身。著音學五書時。詩本音卷二稿。再爲鼠嚙。先生再爲謄錄。毫無愠意。有勸先生翻瓦倒壁。一盡其類者。則可免如許憎厭。先生曰。鼠嚙我稿。實勉我也。不然。好好擱置。我豈肯五易其稿哉。其量類如此。不怪鼠之嚙蝕。而藉之爲策勵物。誰言天下小人之不能用也。亦善用之而已。

劉綎軍器

明劉綎所持槍長九尺。大刀視此。太平天國破岳州。得吳三桂兵械。內有綎短劍一柄。言是純鋼所練。血痕隱隱然。猶能辨柄端則雕一猴頭。長四尺。闊亦二寸。秀全得此。常佩之。今不知在何處。

血字聯

姚秋農先生典試廣東時。全攷官某言。乾隆十三年。陶士儂分巡蘇松。好用非刑。凡罪犯應大辟者。士儂先以油繩然火。燒其陰莖。罪犯大哭。則以爲笑樂。又凡劇盜有四五人。全拿得者。士儂先命劊手挖去其目。血流不止。則以大甌承之。曰。以此寫聯書符。可以鎮邪。故士儂藏紫字對聯最多。至今始知其以此物寫也。目挖去後。然後質問。以免其抵賴。指誣。故凡大盜一入其門。即無生理云云。嗚呼。此真天高皇帝遠。由彼做去可也。

燒酒對

清純廟南巡。徧遊姑蘇之玄墓。支硎穹窿諸山。玄墓至今尙有御坐椅榻在焉。舟至橫塘。以橫塘故出燒酒。乃卽以橫塘鎮燒酒五字。命隨鑾諸臣工對。而諸臣瞠目枯思。皆辭不能。蓋此五字。初視之。無甚難應。不知其偏旁適按木土金火水五行也。至今懸爲謎語。此亦吳中之佳話也。

活佛封冊

清初西藏班禪達賴來京入覲。大抵皆賜金印金冊。或玉印玉冊。乾隆三年。西藏第六輩班禪哲布尊巴

勒丹伊喜生三十年。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達賴刺麻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云。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坦喇達賴刺麻之印。玉印文同。而印字易寶字。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鏤敕封達賴刺麻之玉冊。其字四體。四體者。前漢文。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最後清文。國書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後乃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如展書者矣。此皆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而無玉印玉冊。康輅紀行云。

瓜龍

予少時在蘇州見番瓜一本。菁蔥森鬱。蔓籐四支。似龍爪。其嫩尖大發。似龍首。領下有鬚長尺餘。長嫩支籐生一小瓜。似龍之戲珠者然。蟠旋突兀。狀若蛟螭。每風來搖撼飛舞。恍欲凌霄。雖善繪者不能摹也。遠近奔赴看瓜龍者。凡千百人。後且供香花以祀。取其香灰。云可治病。後吳縣令某。以其惑民。盡摧芟之。夫草本挺者自挺。蔓者自蔓。此常理也。今此瓜乃如龍矣。朱子所謂此理之不可格者。將以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耶。

雌雄龜

爾雅云。大腰無雄。又云。龜以目交。殊不然。或云。龜不能交。蛇交焉。雄者惡之。濺溺爲圈。蛇觸之輒潰爛。雌

乃盤蛇於蓋。負以出。雄無如何。惟昂首望其交。故世俗多目妓之匹爲龜。言知之而故縱之。此殆笑談。未知何如。亦未一見其究竟。如謂大腰無雄。則鼃鼈靈蔡。俱爲大腰。而皆有雄。殊未然也。

烏骨雞

開封民家。宰一老雞。筋骨俱黑。乃至臟腑油髓。亦無不深黑。肉粗成縷。不可食。煮之三晝夜。不爛。民竟食之。亦無他異。此事喧傳。鄰人頗異之。後一道人過此。聞之歎息曰。可惜一個烏骨雞。予訪之三十年。不得。蓋食之長生不老云。後民越二年而死。道家修煉之言。不可信如此。

紙人行路

白蓮教異術。謂能避槍砲。則不然。至其微小作用。誠有令人驚者。河南教酋。能剪紙人萬餘。置地上。咒後。便能起立行走。如過一晝夜。則不可用。不知其以何術也。

錢謙益知鷄鳴

公治長審鳥音。介葛盧辨牛鳴。佛圖澄知鐸聲。人皆知之矣。虞山錢謙益蒙叟審鷄鳴。人不知之也。方袁崇煥以遼事繫獄。八月十七日。天微明。謙益初起。聞鷄鳴曰。冤乎冤乎。如是羣鷄皆然。謙益爲之動容。引紳。旣而袁崇煥者。即會官處決之詔下矣。可謂奇已。

奇石

曾文正藏奇石一座。色潔白如璧。置日光中。石心隱隱有血紋無數。後文正相度其形。製爲水盂。一隻兩耳。各虬頭上仰。有環。置滴水。明日。便盈盈滿矣。此盂能知晴雨。每當天將雨時。盂邊緣上垂露滴滴如珠。石色愈爲蒼潤。盂內水忽現微紅色。若大雨數日將晴之時。則盂珠頓落。一潔如故。而盂內水忽又復轉現淡綠色。一望深碧。有光。真奇物也。文正在軍中。每以此盂相隨。文正嘗言。寧失兵丁一翼。必不可失此盂。蓋以其有益軍事也。洪楊平後。文正獻於清帝。入內庫。遵義黎庶昌。有獻奇盂表。文頗美麗。可傳。而文集竟失之。存不存。亦有命也夫。

服枸杞身輕

服枸杞身輕。古書所載甚多。自不誣也。鄖陽女子黃絹。服犬形枸杞二十年。能跳躍自由。丈餘重墻。不能阻障。若稍運氣。可離地寸許。

金屑滿天飛

清慈禧太后。幸李蓮英。凡太后所欲。李無不極意承歡。元宵取金葉屑二升。臨高撒之。飄飄可之。金觀謂屑滿天飛。屑墮宮人頭額。謂之金花點額。凡受點者。皆賜食有差。然不欲光緒帝知。亦私爲之而已。

卍字簪

慈禧后妙齡時。頗事粧飾。香粉取素粉和珠屑。艷色均之。名嬌蝶粉。卽世所謂宮粉是也。宮簪翡翠之深。

綠。爲世所罕有。二端各鑲赤金卍字七個。名曰卍字簪。宮粉既塗。翠簪畢插。后必取鏡顧照數四。又后最喜戴花。而必命李蓮英簪之。若李不在。他人簪之。后終口不安。若有所失。亦天意也。

贈優人詞

曹顧菴學士。在京師觀女伶。賦高陽臺一闋云。鶯舌新調。鴉鬟猶鞞。湘褰欲整還拖。懶散心情。朝來愁畫雙蛾。風約菱花搖樺燭。對菱花倦眼生波。儘嬌態動人些子。原不爭多。魂銷一曲清歌。卻似曾相識。無可如何。影好難描。空勞石墨之螺。燈前小立。紅粧換笑。還嗔喚弟稱哥。暗相憐。細腰無力。又著蠻靴。李尙書容齋居京師。有優人新婚。戲爲賀新郎詞云。夫子門楣。卻贏來嬌羞事業。風流經濟。一向弄妝身作妾。此舉差強人意。指山海香盟粉誓。笑煞逢場花燭假喜。今嘗花燭真滋味。貪美酒。恣尤殫。個儂休作男兒戲。料無非鉛華伴侶。裙簪班輩。正自難分姑與嫂。謾道燕如兄弟。恐還並趙家姊妹。兒女過存原自慣。願卿卿憐婦如憐婿。今何夕。三生會。二詞可謂異曲全工。惜不知女伶何名。而學士猶有白傳情懷也。

忠王府繡鞋

姑蘇城北八旗會館。洪楊之亂。爲忠王李自成之府。初亦無所異也。克復後。縣令某於隔廊中。掘得紅繡鞋三隻。裙帶一條。刀四柄。小印記一方。最後得一匣。封閉甚固。闢之內藏人爪無數。不知當時何用。而紅繡鞋則何必埋藏。既埋藏矣。又祇三隻。此皆理之不可解者。或曰。此必婢僕等爲之。改裝以遁也。豈其然

乎。

開甕收魂

稗乘所載妖術。飛沙走石。咒刀入石。咒刀飛空。想真有之。白蓮教之亂。有領袖某與官軍戰。勝則直前窮追。敗則取一小甕。開其口咒之。則所統兵俱各倒地殪死。氣息奄無。官軍見之。疑其遇毒。亦不追而返。領袖乃開其甕口。復咒之。所死兵俱持戈起矣。惟不克施於敵軍。亦見邪不敵正。有人云。欲制之極易。但須取而殺之。自無患後。否則苦守一晝夜。魂魄化散。不能凝聚。即咒亦不能活矣。未知然否。

鼠畫

閩縣某廣文。爲其妻寫照。紙墨筆硯。紫紅紺綠。已齊備桌上矣。因腹瀉暫如廁。頃刻歸房。遙見一書生與一大白鼠對談。似甚警欬者。廣文不敢入。伏門後窺之。見白鼠與書生語。書生不解。俄又見白鼠潤毫伸紙。逞筆亂畫。書生點首。遂卽擱筆。白鼠與書生倏不見。廣文怖甚。力叫家人入視。則一幅戰事圖也。圖中有大城一。四面衆山環抱。城下死屍無數。河色殷紅。有一人黃馬褂紅頂花翎騎馬上。手提人頭三顆。血猶泔泔下。廣文頗知術數。見此圖汗流浹背。大哭不已。知亂離事卽在目前。因將圖拉雜焚之。全家遁往海島。後二年。洪楊黨徒固於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廣文得圖時。乃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也。

夜光珠

宋書符瑞志。地球王者不以財為寶。則生珠。予嘗見海舶得一珠。其圖徑寸。色深紅。夜間置之黑暗處。炯炯有光。若一開戶。其光頓滅。而不知其名。後南潯富商得之。名曰地球。蓋言此珠為地氣所鬱聚也。未知與宋書所記者符合否。按徐堅初學記云。魚參魏略。大秦國出夜光珠。又郭義恭廣志言。有珠稱夜光。大秦今羅馬也。於地不類。且今羅馬亦不以出夜光珠著聞於世。然則此果是夜光珠耶。

鰲魚鬚

慈谿海濱。浮出莖綠細毛十餘鈞。似苔條而甚勁有力。(苔條浙海產。如細絲。慘綠可食。)似綠絲而條縷不分。以火燎之。臭氣難聞。且反側旋繞。似有生機者。土人呼為鰲魚鬚。其實強加之名。而此物凡居海者。亦未之前見也。

蚣蜈珠

江西三面環山。林木蔚茂。採木者不知凡幾。有一大杉。可合抱。而不敢下斧。謂有神也。一日。樹忽爆烈。有焰上騰。樹空中而多竅。每一空中。有蚣蜈一尾。其身節閃爍。似有光者。頭則深紅如焚。細足如人之指。長各二尺餘。頃刻間。如此者三尾。而其細者莫能數焉。採木者駭甚。因共舉斧亂斫。斃其二而遁其一焉。剖其身所見節中閃爍者。俱徑寸明珠。共得一升。次年入內庫。此咸豐十年事。

洪秀全禱辭

洪秀全本傳教士。故其破金陵後。一切設施。頗爲識者所嗤。稱曰天國天王天兵天將天京等等。俱爲尊教而然。錢東平爲大司馬時。頗上書非論之。謂如是不足取信於民。而爲民耳目之怪。東平幾至梟首。以翼王力得免。自是不爲洪氏用矣。天王在金陵宮中。凡早晚臨餐。則鳴鑼集衆。率念讚美詩。念時置桌屋中。列肴饌。茶三盞。飯三碗。燃燭而無香。館人散坐於兩旁。瞑目揚聲。如僧諷偈。詞爲洪王親製。其詞云。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耶穌。爲救世聖主。讚美聖神。封爲神靈。讚美三位。爲合一真神。天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人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初入城時。俱念此。後又屢易。念畢。各向外跪。手書默念。小子秀全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親爺。大開天恩等語。末句則高呼殺盡妖魔而起。然後始飯。說者謂洪王幸而大業未成。如傳之數代。必有如西國之有教皇。此言信非偶然。

崇禎手書

吳門任道鎔家藏明代人書翰甚多。而其中以崇禎手書爲尤貴。黃絹本。爲遼事手詔一道。字如核桃大。道勁虬曲。意態自在。潑墨濃厚。數層絹裱。而背後終隱隱欲現。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表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五號發行

編輯兼發行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旭街有正書局

鎮江柴炭巷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	五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郵費	二元八角
每一册	六角	郵費	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人間孤本珂羅 何雙雙藏版印	李北海法華寺碑	四元
又太史手鈞重刻本一冊		
行書	陶齋藏宋拓麓山寺碑	七角
行書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七角
行書	宋拓李北海雲慶碑	六角
草書	宋拓薛紹彭書譜	七角
草書	宋拓太清樓書譜	七角
草書	大本初拓書譜	六角
楷	原拓塔塲銘兩種合冊	三角半
寸珂羅 楷版印	原拓塔塲銘	三角
寸	宋拓唐姜柔遠碑	四角
草書	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四角
草書	初拓懷素草書自叙帖	五角
書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達冲碑	三角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五角
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六角
小楷舊拓靈飛經		五角
初拓滋蕙堂靈飛經		四角
●宋元明帖類		
行書	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四角
宋拓東坡西樓帖		五角半
大楷	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八角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七角
行書	新拓蘇文忠公習字帖	三角
三希堂	蘇長公法書帖三冊	一元四角
三希堂	黃山谷法書一冊	六角

三希堂	米南宮法書帖上下兩冊	八角
三希堂	蔡君模法書一冊	三角
三希堂	小楷八種	四角
三希堂	小楷五種	三角
小楷	王右軍樂毅論	三角
楷	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二角半
行書	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二角
正書	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二角
趙松雪	小楷金剛經	三角
小楷	宋拓王右軍金剛	三角
楷	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二角
寸	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二角
行書	金拓先主廟碑	五角
書	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三角
●叢帖		
精印	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	十四元
宋拓	淳化閣帖十冊一套	七元
宋拓	淳熙秘閣續法帖	一元半
初拓	快雪堂帖五大冊	一元半
思古齋	真本足榻	三角
初拓	真賞齋法帖	四角
初拓	南田叢帖	一元五角
●雜類		
甸齋	吉金錄	十元
鐘鼎	欵識原器拓片第一	四角
楊秘	殿珠林	二元

●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		
中國內府藏	右軍千文	墨跡合冊一元四角
日本內府藏	右軍尺牘	四角
六朝人書	左氏傳墨蹟	四角
珂羅 版印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	墨蹟七角
草書	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	四角
蘇黃米	蔡墨寶	一元二角
宋元	墨寶第一集	六角
黃山谷	書發願文墨蹟	六角
黃山谷	書屏	一元六角
宋人	手寫發願經	二角
趙松雪	淨土詞墨寶	四角
行書	趙松雪書海賦墨蹟	四角
書	趙松雪心經墨寶	二角
宋張	樛察寫華嚴經	三角半
鐵崖	書張氏通波阡表墨蹟	三角
元明	古德手跡	三角
遺民	爲僧之遺墨	四角
●墨蹟二 (明代)		
明代	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	四角
明代	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	四角
黃石齋	書張天如墓誌	四角
吳穀	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	四角
黃石齋	手書孝經	六角
黃石齋	夫人書孝經	六角
文衡山	行	三角半
王雅宜	草	三角半
北山	移文合璧墨蹟	三角
文徵	明正草千文墨蹟	三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墨蹟價目

行書 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	四角	錢南園楷書墨蹟	二角
行書 董香光墨蹟三種合刻	四角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三角
董香光四種墨跡	五角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四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	四角	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	二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四角	何子貞臨張遷碑	五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	三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四角
草書 王覺斯草書	三角半	翁相國隸書三種	五角
沈文合璧	三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四角
沈文恪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蹟	二角	翁覃溪手鈎宋拓化度寺碑墨蹟	二角半
●墨蹟三 (國朝)		寸楷 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	二角半
國朝名人手跡第一至第八集	四角	大楷 張廉卿墨蹟	四角
劉石庵墨蹟	三角	明姚廣孝手書金剛經正楷	三角
劉石庵楷書墨蹟	三角	汪由敦臨多寶塔楷書墨蹟	三角
劉梁合璧	四角	何巖叟行書墨蹟	二角
行書 張文敏公真蹟	三角半	梁聞山水陰符經	一角
行書 姜西溟先生墨蹟	三角	檀聯墨迹第一輯	五角
趙搗叔吳讓胡亥甫篆書合冊	三角	翁松禪寫書譜墨蹟	四角
王夢樓行書墨蹟	三角半	小楷 習字帖詞林硯滴	三角
行書 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二角半	板橋書道情詞墨跡	三角
王夢樓書壽屏十二幅合冊	四角	●墨蹟四 (手札二十一種)	
小楷 陳玉方小楷墨蹟	三角	行書 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跡	四角半
行書 王虛舟先生墨蹟	三角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一二三集	四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	三角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一元半
寸楷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	二角	翁覃溪手札	六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三角	行書 陳曼生先生尺牘	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	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三角
		翁相國手札四五集	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	三角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	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八集	四角
		十家手札	六角
		奚鐵生手札	二角半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	四角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	二角半
		劉石庵手札	三角
		李申敏公手札	三角
		完白山民手札	二角
		董香光手札	三角
		王文敏手札	五角
		●墨蹟五 (手寫詩稿八種)	
		林和靖先生手書詩稿	四角
		鐵雲舒 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	四角
		王仲瞿 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	四角
		行書 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	四角半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	八角
		草行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二角
		草書祝枝山草書豔嗣墨蹟	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六角
		小楷 金冬心先生自詩書稿墨蹟	三角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精製名畫外集已出八種可任
木匣四十種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
佳購者連匣計洋金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定價
一元二角

第二冊 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開題字八開共十八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
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王山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
開石谷山水八開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
佳之作每册定價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德粹觀
察藏每册定價八角

第七冊 御賜竹爐山房王孟端畫
卷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爐山房者高宗
南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
寶也合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
以所藏九
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彙為一册
定價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
徵明書羅漢贊○文
休承○惲南田○王石谷○漸江上人○鄒
虎臣○隄半千○查梅壑書畫各一洋一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角
外册第一 國朝六
大家 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百廉州一百石谷二頁麓台四頁
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鶴逸觀
察藏八角

第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
最精之作畫
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
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第十三冊 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二頁
乃石谷中年
用功時仿臨宋元名家誠為石谷生平合作
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尚書所藏
之册端緒雙璧明眼人當自知之後有吳榮
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藏茲用珂羅版精
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第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
為增
菲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於臨學
共印成一册定價六角

第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遠
圖○惲南田秋聲圖
○大滌子○趙左○張子羽○蔣南沙○張
璠○王忘菴○王宸○王虛舟定價一元

第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
秀絕倫
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册十二頁樊樊山
方伯藏定價一元二角

第十七冊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
作樊樊山方伯藏每
頁有方伯題詠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册十帖
定價一元

第十八冊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
傳之寶世守勿
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
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
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第十九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
為著名劇迹屢見著錄經火焚缺少許有程
孟陽沈孝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誌誠至
寶也陶齋尚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第二十冊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
會審定精品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八角
外册第一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
會審定精品

第二十二冊 扇面第二集 定價一元
外册第二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定價八角

第二十四冊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一元

第二十五冊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定價大洋八角

第二十六冊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
嵐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為十八
開茲合印為九頁定價洋八角

第二十七冊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有
何子貞題首
一香雪草堂圖有俞蔭甫香雪草堂記一篇
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共裝一册洋六角

第二十八冊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仿
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
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
柳○王伯穀寫詩扇定價大洋一元

第二十九冊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此册為
生烟
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
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册品可
以觀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册於學堂中臨
摹最為合宜樊樊山方伯藏者計二大頁洋
一元二角

第三十冊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畫
極難得
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第三十一冊 李復堂寫真册 為復堂最得意
之作題詩亦可
愛之至計十頁定價洋八角

外册第一 國朝六
大家 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日價畫圖術美印精局書止有

外冊第 三十二冊 **揮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 定價一元
 外冊第 三十三冊 **草花虫蝶合冊** 定價一元
 外冊第 三十三冊 **扇面第五集** 石谷六幅 南田一幅 定價一元
 外冊第 三十四冊 **徐青藤墨筆花卉** 青藤老人此法移寫花樹令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者都皆偽作矣後有翁覃溪作青藤墨筆花卷首歌一長大以用青藤畫法作為狂草題之真人間雙璧也每冊大洋九角
 外冊第 三十五冊 **華新羅八段錦畫冊** 新羅此八段做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水花草鳥獸草蟲人物皆全精印成冊袁珏生太史藏定價大洋七角
 外冊第 三十六冊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冊** 是冊入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冊者紛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誠為無上之品計十頁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 三十七冊 **張華南山水冊** 此冊乃聚精會神最為經意之作樊樊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連跋共九開定價六角
 外冊第 三十八冊 **南樓老人鳥花山水冊** 陳氏號南樓老人錢康華之母也此冊乃生平最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為角錢氏家藏定價八角
 外冊第 三十九冊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姜實節之妹桂蔣南沙之妹嶺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香樹為各女史書傳於卷後更有錢穉石何蓮舫等多人題誌定價八角
 外冊第 四十冊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定價一元
 外冊第 四十一冊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定價六角

外冊第 四十二冊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六角
 外冊第 四十三冊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冊**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 四十四冊 **龔半千細筆畫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 四十五冊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此卷共美人一百人窮態盡妍乃改七香臨仇十洲畫本洵為美術界精品珂羅版精印為十五大幅共訂一冊王氏寄青霞軒藏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冊第 四十六冊 **王石谷谿山霽雪圖卷** 此卷甚多凡墨色濃滯用筆粗俗者皆偽作也此為顏伯藏清靈絕俗洵精品也每冊定價大洋五角裱為橫幅者加裱上四角
 外冊第 四十七冊 **董思翁山水兩種台冊** 第一種開用濕筆潑墨為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種居士藏第二種做古六種并字六開共為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四十八冊 **邊頤公花果草虫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四十九冊 **王烟客山水冊**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五十冊 **華新羅山水冊** 定價大洋二元
 外冊第 五十一冊 **王耕烟墨筆山水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五十二冊 **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五十三冊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冊** 七角
 外冊第 五十四冊 **顧西眉畫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五十五冊 **大滌子大水冊**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五十六冊 **趙孟頫畫枯樹圖蹟墨** 定價六角
 外冊第 五十七冊 **沈石田墨筆山水長卷**

外冊第 五十八冊 **石谷老年擬古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五十九冊 **廉州做雲林山水冊** 洋八角
 外冊第 六十冊 **王奉常做古山水冊** 洋六角
 外冊第 六十一冊 **項孔彰山水人物冊** 一元八角
 外冊第 六十二冊 **扇面第六冊**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六十三冊 **郎世寧畫乾隆帝春郊試馬圖小照** 定價大洋五角
 元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跡竹石譜人舊藏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以千元購歸計畫竹十幅畫石二幅於初學者入手最佳精印每冊定價洋七角
 天然習畫帖 此一冊取各種花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置非種種畫稿所能及亦非種種習畫帖所能及凡寫生者得此真為無上妙品矣此冊無論中學堂小學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水彩畫鋼筆畫毛筆畫亦無不相宜共十幅用珂羅版彩色精印紙質欲活中國美術家向所未曾夢見者本局以便學子之故取價格外從廉每冊定價大洋六角每張一角以上六五折
 袖珍名畫 南田撫古花卉冊 本局現印小冊精本 定價大洋六角
 袖珍名畫 耕烟山水小冊 大洋六角
 袖珍名畫 李復堂畫小冊 大洋六角
 袖珍名畫 董東山畫冊 定價大洋六角

有正書局各種美術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四。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惲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畫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雨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水軸。明仇十洲擣衣圖。王煙客擬一峯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館溪松仙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沈南蘋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癡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疇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鼎之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圖畫價目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煙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之仙祝壽圖。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蟄圖。王廉州松湖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雨峰飲篠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一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長分三幅。惲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瘦瓢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第十二集 每冊一元五角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貓。明金本清太僕畫雙鈞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蕭田叔雲壑秋高圖。惲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冊之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大軸。石溪上人山水大軸。黃瘦瓢東坡待硯圖。黃尊古歲寒圖。金俊明梅花。梅遠公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叔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中國名畫第十三集 每冊一元五角

宋人畫鴉鵝秋菊宮扇。元人畫嬰戲圖。顧見龍仕女停琴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隱圖。惲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石谷冊之十二。王麓臺畫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翠簾高捲圖。

中國名畫第十四集 每冊一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宋人畫工筆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卷。趙仲穆畫馬橫幅。文衡山筆墨山水卷。唐六如山居圖卷。吳墨井雨散烟巒圖卷上。吳墨井雨散烟巒圖卷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一。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二。王石谷谿山霽雪圖。五彩珂羅版印惲南田做于子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戴文節鴛湖春禪圖卷。顧西樸息亭送別圖卷。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中國名畫第十五集 一名(名閨寶繪) 每冊洋一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惲水女士工筆花卉卷一。黃皆令女士山水立軸。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姬人金曉珠花鳥立軸。冒巢民姬人蔡女羅荷花鴛鴦。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范雪儀女士張做畫眉圖。馬湘蘭畫蘭竹石。顧香女史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廖織雲女史設色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繡寫生冊一二。五彩珂羅版印吳香輪女史牡丹中國名畫集全年一分其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新 出 版 書 畫

外冊第 六十二 扇面第六集
 此册全係七香所畫扇面凡仕女人物山水花卉俱
 全共二十扇皆極精之作合為一册此薛氏舊藏平
 泉書屋以重價得之珂羅版印 定價一元

外冊第 六十三 朗世寧畫乾隆帝春郊試馬圖小照長卷
 此卷乃前清內府所藏庚子年為外人携出攝影遂得流傳乾隆騎馬郊游小照神采如生並有
 八駿各盡姿勢乃郎世寧筆其中補景乃唐岱筆印為一册定價大洋五角

此書曾在時報按日登載近
 以索此書者紛紛茲特印成
 二册定價大洋四角

梅花落再版

吳門天笑生譯○是書銷行至萬餘現已重版又出今將回
 目錄下 第一回 意纏綿 獨立主義者 話勞叨戀愛自由
 第二回 白雲紅梅 男爵感奇遇 明瑞翠羽貧女歎
 第三回 講心理 姪兒重登門 第五回 老男爵連天掀醋海
 第四回 勃爾氣 走迷香洞 波臨頓開亂遊山場 第七回 折駕翼腸斷一封
 第五回 下鳩毒 命傾三滴藥 貞女蹈危機 老人墮淚
 第六回 冤家又遇活冤家 第十回 痛憔悴 病室結珠胎 第十二
 第七回 劇淒涼 獄窗囚玉體 痛憔悴 病室結珠胎 第十二
 第八回 玉貌珠衣 嬌兒慰寂寞 第十五回 苦冰孃
 第九回 走倉皇 玉貌珠衣 嬌兒慰寂寞 第十五回 苦冰孃
 第十回 穆特侯 父女重會聚 常勃男 夫婦慶
 第十一回 玉貌珠衣 嬌兒慰寂寞 第十五回 苦冰孃
 第十二回 穆特侯 父女重會聚 常勃男 夫婦慶
 第十三回 玉貌珠衣 嬌兒慰寂寞 第十五回 苦冰孃
 第十四回 穆特侯 父女重會聚 常勃男 夫婦慶
 第十五回 玉貌珠衣 嬌兒慰寂寞 第十五回 苦冰孃
 第十六回 穆特侯 父女重會聚 常勃男 夫婦慶

知音 第四回 動感情 夫人初入 家 第三回 白雲紅梅 男爵感奇遇 明瑞翠羽貧女歎
 惡醫 生遍地 布疑雲 第六回 常勃爾 氣走迷香洞 波臨頓開亂遊山場 第七回 折駕翼腸斷一封
 嬌娥 貞心盟 古塔 病大佐 苦口慰 侯門 第八回 冤家又遇活冤家 第十回 痛憔悴 病室結珠胎 第十二
 書 第九回 促狹人 偏逢促狹鬼 死冤家 又遇活冤家 第十回 痛憔悴 病室結珠胎 第十二
 惡徒 露密計 奸黨談心 第十一回 劇淒涼 獄窗囚玉體 痛憔悴 病室結珠胎 第十二
 回 黑獄 無人來 黑獄 情大 不老 老死 情天 第十三回 玉貌珠衣 嬌兒慰寂寞 第十五回 苦冰孃
 魂歸 離恨 天 第十四回 冰天雪地 孝女走倉皇 玉貌珠衣 嬌兒慰寂寞 第十五回 苦冰孃
 自天 來藍 出失 玉 喜出 望外 合浦 還珠 第十六回 穆特侯 父女重會聚 常勃男 夫婦慶
 團圓 原價八角 今減價六角

洋裝
金字
布面

上海驚鴻影

定價
大洋
三元

● 冊 相 照 人 美 白 五 名 一 ●

上海為中國最繁盛之區商賈輻輳楚館秦樓於茲為盛
個中佳麗正不乏人此冊徵集三十年來名妓及現在最
時髦之信人照片擇其艷名尤噪者都凡五百餘人上海
一埠之名妓盡網羅於此冊之中秦濃鏡淡燕瘦環肥各
盡其妙至裝飾之新奇爭妍競巧層出不窮非惟美術家
繪畫家得此裨益不淺即舟車行旅酒後茶餘亦一種陶
情適趣破悶消愁之良品也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原片
清朗鮮麗有過無不及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茲
擇其名之最著者列數十名於後

- | | | | |
|------|------|-------|------|
| 花佩珍 | 秦美雲 | 潘逢春 | 繡雲閣 |
| 藍橋別墅 | 翁梅倩 | 沈寶寶 | 趙斐雲 |
| 紅水館 | 醉春閣 | 身雲小榭 | 胡玉蓮 |
| 王寶寶 | 花蘭芬 | 左盤珠 | 王桂英 |
| 陳蕊寶 | 吟香館 | 凌鈺卿 | 金五寶 |
| 蔡新寶 | 花寶林 | 洪如意 | 文素琴 |
| 思補軒 | 金媛媛 | 秦 厲 | 林月英 |
| 十二樓 | 金菊仙 | 秦薇雲 | 左芸臺 |
| 夏月閣 | 天香閣 | 洪蘭芬 | 林四寶 |
| 張 鵬 | 四金剛全 | 後補金剛 | 沈麗華 |
| 張雅雲 | 鷗波小榭 | 趙香玉 | 賽金花 |
| 花奇英 | 花奇玉 | 林小星星 | 時鳳儀 |
| 胡玉梅 | 金佩蘭 | 花元春 | 小林寶珠 |
| 金元仙 | 妙香閣 | 陸小寶 | 朱小二寶 |
| 洪媛媛 | 花鶯鶯 | 韓翠蘋 | 金湘娥 |
| 名女優 | 金月梅 | 高金秀 | 林鳳仙 |
| 林媛媛 | 冶 葉 | 阿 小 | 阿 招 |
| 文 鍾 | 小脚阿毛 | 葉榜狀元等 | |

洋裝
金字
布面

艷 簫 花 影

定價
三元
五角

● 影 小 姬 名 埠 各 國 全 名 一 ●

簫管秦淮燕趙歌舞為古人所艷稱本局前印海上
驚鴻影銷數逾萬蔚為大觀惟前只在一隅向未普
及全國茲特搜羅各省會各商埠著名妓女及女優
小影都凡數百餘片用五彩網目版精印較前尤為
宏麗南朝金粉北地胭脂會合一冊形形色色各隨
其地方風氣嗜尚而不同非但為美術家繪畫家絕
好之參考書凡未經身歷其間者得此已不啻臥遊
矣洋裝金字布面尤為美觀耐用

- | | | | | |
|------|----------|--------------|----------|-------|
| 蘇寶寶 | 雲屏別墅 | 金月香 | 王韻秋 | 于品 |
| 一 寶 | 花寶琴 | 翠 蘭 | 妙香閣 | 蘇映雪 |
| 五 寶 | 韓月娥 | 喜 鳳 | 桂 蘭 | 金 桂 |
| 蕙 芬 | 湘 雲 | 小萍果 | 賽金花 | 謝 珊 |
| 洪鶯鶯 | 金 仙 | 金 紅 | 月 仙 | 玉 福 |
| 金 喜 | 林桂萍 | 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 王克琴 | 楊翠喜 |
| 天津 為 | 金月梅 | 賈玉文 | 王金花等七十影 | |
| 孟金子 | 蔣玉文 | 小四子 | 小五子 | 小五寶 |
| 南京 為 | 小 喬 | 薛文仙等十七影 | 江上船諸妓十九影 | |
| 杭州 為 | 金 鳳 | 李雙珠 | 小白蘭花 | 湘妃 |
| 蘇州 為 | 閣 阿毛等五十影 | 洪四寶 | 文桂香 | 花瑞英 |
| 上海 為 | 胡四寶 | 孫鳳雲 | 茶花女 | 怡情別 |
| 高鈿玉 | 金文仙 | 張娟娟等七十人皆最新之影 | | |
| 聖 時 | 漢口 | 江西 | 九江 | 鎮江 |
| 其餘尚有 | 奉天 | 山東 | 保定 | 烟台 |
| 西 安 | 慶 湖 | 回部 | 福建 | 廣東等不及 |
| 細載 | | | | |

●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

錄目聯楹畫圖術美種各印精局書正有

大畫片類

八彩珂羅版印

南田詭菊圖大幅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五彩珂羅版印

○五彩大中堂四種

沈南蘋柳陰鸞禽圖
郎世寧羣兒戲鶴圖

唐六如羣鴉高樹
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五彩小中堂五種

戴醇士深山讀易圖立幅
王小梅美人立幅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

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高其佩鍾道像
沈南蘋五倫圖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蘇東坡畫竹墨寶
王石谷松壑垂綸圖
丁南羽淵明澆酒圖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黃一峰天油石壁圖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每張八角
南田詭菊圖
沈翠蘋柳陰鸞禽圖
慈禧太后硃筆葡萄圖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石濤溪山釣艇圖
董香光山水大圖
仇十洲墨筆人物大圖
每張八角
綾裱一元三角
顧見龍仕女
宣紙每張一元

一號條幅畫片六種

樂民桐蔭整暇圖
王小梅柳陰鸞影仕女條幅
眉仕女條屏四張共一元二角
順治御筆畫達摩渡江圖
每張大洋五角
綾裱一元

三號大畫片十三種

珂羅版印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大幅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大幅
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王石谷平坡曲澗圖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王石谷仿天游生山水大幅
御題仇十洲畫臘梅水仙大幅
仇十洲彈箏篴美人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郎世寧嬰戲圖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楹聯類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五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

石印書房掛小楹聯十一種

劉石菴七言一對
左宗棠七言一對
翁覃溪六言對一對
張廉卿八言一對
每對大洋一元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縮成三尺左右計
王夢樓七言一對
翁覃溪七言一對
劉石菴七言一對
戴梅菴書與夫人七言一對
陳勾山七言一對
梁山舟七言一對
張得天七言一對
李春湖七言一對
陳玉方七言一對
戴醇士七言一對
顧南雅七言一對

石印名人墨迹楹聯橫幅

每對定價大洋兩角已表者加表工洋四角
洪北江聯篆
黃小松篆
湯金釗聯裱成五尺對
每副大洋六角
每堂定價六角

楹聯第一輯

定價大洋五角

楹聯第二輯

定價大洋四角

有正書局各種美術畫圖目錄

條屏類

五彩珂羅版印 **王小梅小青詩意條屏** 畫小青小
用小青詩意幽絕可愛四幅共洋二元

石印名人書小單條三種
張船山行書一幅
每幅大洋兩角已讀者加洋三角

陳曼生行書一幅
李春湖行書一幅
彩色精印 **秦淮八艷小像** 八條屏
此為璧雲女史所畫明末八名姬小影共八幅用彩色網目版精
印定價大洋二角半全屏八幅定價洋一元六角

李香君小影
董小宛小影
顧橫波小影
馬湘蘭小影
卞玉京小影
柳如是小影

照相類

瓶水 **秋波小影冊子** 此舒鐵雲之情人小影也用
間情 文曲聯畫等共數十世之多誠為瓶水齋韻事也 定價四角

艷鏡花影 一名全圖各埠名姬小影
此冊乃收全國各省會各商埠凡著名妓女及女優影
相用五彩精印洋裝成冊

北京為 洪媛媛 洪彩玉 洪寶寶 洪寶玉 蘇寶寶
雲屏別墅 金月香 王韻秋 于品一 花寶琴 翠蘭
妙香閣 蘇映雪 花五寶 郭月娥 喜鳳 桂蘭
金桂 蘇芳 金湘雲 小萍果 賽花金 謝珊瑚
金桂 蘇芳 金湘雲 月仙 玉福 金喜

天津為 金月梅 賈玉文 王克琴 楊翠喜 孟金子
林桂孫月香等共一百九十影

南京為 李金花等七十影 小五子 小五寶 薛文仙等
蔣玉文 小喬 小四子

杭州為 江山船上諸妓十九影
蘇州為 金鳳 李雙珠 小白蘭花 湘妃閣 阿毛等

上海為 五十影

胡寶四 洪四寶 文桂香 花瑞英 高鈿玉
金文仙 孫鳳雲 茶花女 怡情別墅 時風亭 張娟娟
其餘尚有 漢口 江西 九江 鎮江 揚州 奉天 山東
保定 烟台 河南 山西 陝西 安慶 蕪湖 回部
福建 廣東等共六百餘影不及細載較驚鴻影頁數多加
一部洋裝精製每冊定價三元五角

海 **驚鴻影** 亦名五百美人照相冊
上海一埠為中國最繁盛之區茲徵集得三十年來名妓照相
全以及現在最時髦之俗人影片共計五百人上海一埠之名妓
盡在此冊中矣用五色新法銅版精印較原片清晰過之遠
當有益不少茲擇其最著名者列數十名於後

花佩珍 秦美雲 潘逢春 繡雲閣
翁梅情 沈寶玉 趙雲雲 紅冰心
身雲小樹 胡玉蓮 王寶雲 醉春閣
王桂英 陳蕊寶 吟香館 左盤珠
蔡新寶 花寶林 洪如意 凌鈺卿
金媛媛 秦雲 夏月英 文素琴
秦薇雲 左雲 四金剛 天香閣
林四寶 張雲 驅波小星 後補金剛
張雅雲 花奇玉 林小星 胡玉梅
花奇玉 林小星 趙秀玉 沈麗華
朱元春 小梅 金元仙 金佩蘭
名女優 阿金 高金秀 文鳳仙
冶葉 阿小 阿招 林鳳仙
葉榜狀元 金字洋裝每冊定價三元

全國學堂影相

此冊萃聚全國男女各學堂各式
六十八人現用精墨大紙印刷與原片無分毫差異洋式裝訂共
一冊特別從廉取價定價大洋八角合之照相每片僅取小錢
三四文可為廉極矣

戰地 **漢口大戰真相** 初集一角六分
戰地 **南京大戰真相** 二集四角
戰地 **頭顱** 每冊大洋三角

英雄遺像 漢族流頭顱 第三冊

有正書局各種書籍發行

珂羅敦煌石室秘寶 全書出版
 一 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
 二 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

三 唐人畫壁千佛岩圖
 四 唐人畫壁明王像
 五 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
 六 唐太宗溫泉銘
 七 化度寺塔碑師塔銘
 八 柳公權書金剛經
 九 西州志殘卷
 十 尚書顧命
 十一 摩尼教經殘卷
 十二 景教三威蒙度讚
 十三 老子西昇化胡經
 十四 佛頂陀羅尼經
 十五 金剛經刻本

江郵消夏錄

照初版此等書籍不能不有絲毫
 精印錯誤有則誤人不淺今
 鑒于此弊用初印本點石精印好古家請一觀便知言之不謬

龔臺題畫藁

合冊

定價大洋
 二角五分

聖嘆選古文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批左傳一本 幼時讀聖嘆批西廂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輩要他做好文字會將左傳國策莊騷公毅史聖嘆批國策一本 漢韓柳三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聖嘆批史記一本 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聖嘆批漢書一本 讀書云當時讀西廂至此便急欲一讀此書聖嘆批唐文一本 股之學究也舊時古文選本大都全為作八股起見今八股既廢此本誠為最相宜之讀本矣聖嘆批宋文一本 一則選擇精當一則批論透關誠得未曾有之至文也 印成六冊共裝一套定價兩元

聖嘆選批唐才子詩 并尺牘 出版 定價七角

金聖嘆尺牘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宋稗類鈔 本局自去年秋間即將此書排印現已一律印成計共八冊定價大洋一元五角批發從廉

東坡筆記 凡廣黃廣惠廣謔志林小品遊記短筆多本集未載者為學生暑假中批覽佳品共二卷為一本定價大洋三角

品共二卷為一本定價大洋三角

簷曝雜記 此書為趙翼雲 所著其中關於掌故以及奇聞甚多共兩冊 定價大洋四角

詞苑叢談 此為吳江徐電發先生所輯詞話將歷朝名佳之作 四本定價大洋七角

中華大事紀 元年 二月第一冊 每冊大洋三角
 二月第二冊 每冊大洋四角

鄒容革命軍 此書為著名革命黨志士鄒容遺著為清政遺著 府所嚴禁以此書無存者茲重為印行二角

革命文牘 初三集 每集二角

風倒梧桐記 是書專記明亡時諸逸事為三山何是非所作共二卷又附揚州十日記一卷 共訂一冊定價大洋二角

東塘日劄 朱子素著皆明末國初遺事二卷 定價大洋二角半

汴圍濕襟錄 亦紀明末遺事定價大洋二角半

滄洲紀事 倣指南錄 此皆定未紀事之冊書共一冊一角

納蘭飲水詞全稿 此為成德詞全稿共三百四十闕 定價大洋五角

女子書翰文 第一冊 出版 吳門天笑 定價大洋五角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半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第二冊 目錄

禪之法記 禪之名目及尺寸之大概一覽表 裁禪之算法
 裁大襟時須留意之處 女禪之裁法十種並圖 袴之裁法
 二 小兒缺襟衣 小兒和尚襟衣 雨衣 襖衣
 操禪 海軍服 西禪 小兒和向襟衣 西式女兒衣 西式半臂馬
 夾一 小兒兩片禪 小兒連胸禪 西式又胸裁一角
 附屬品四 西式海軍衣上裝 西式時裝高領架○三
 裁法共四圖 三套禪之縫法 四西式時裝高領架○三

有正書局各種書籍發行

水雲樓詩詞稿合本 蔣鹿潭先生詩詞均臻絕詣此冊計水雲樓詞二卷燼餘稿詩一卷合為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筆記叢書第一集出版 本社編輯筆記叢書專取本朝人秘本及近人所作凡坊間所通行之筆記概不採入每集長或二三種短或六七種不等售大洋五角陸續出書購者從速為快茲將第一集目錄錄下 夢談隨錄 此為政治筆記 隆福寺隨話 此為遊覽筆記 遊梁隨記 此為軼聞筆記 柏林劇話 此為考察筆記 蝸廬雜錄 此為掌故筆記 國朝諸家詩歌凡感神種艷情逸事全行選錄 有九西堂王漁洋諸序評共上下二冊 定價大洋六角

本事詩 此書為徐鉉選集自元明以迄國朝諸家詩歌凡感神種艷情逸事全行選錄 有九西堂王漁洋諸序評共上下二冊 定價大洋六角

烟霞萬古樓殘稿 此冊從王仲瞿先生手錄稿本付刊皆已刻稿中所未見之作每冊大洋二角

平等閣詩話一二卷合本 定價洋四角半

大清新刑律 計由諮政院通過總則計分十七章所列最便查閱 定價大洋三角半批發從廉

袖珍本大清現行刑律 此書照原本精印無一錯字且字體尚大又便于攜帶共十冊定價一元六角

四百家遺民詩 有二臣傳行於世不可無遺人所知者不及十之三四然則非賴此書則亦淹沒久矣嗚呼吾黃帝之子孫僅此四百家也吾知凡有血氣者必欲一讀此詩以考證當日情狀及種種佚事又必欲知此四百人之姓氏聆其言論焉照原印厚冊定價大洋二元

庚子秋詞 崇殿撰宋芸子檢討等於庚子秋間共在都門所作當時諸君同處危城躬自閱歷凡所以悚魄而少陵神者皆寄之吟詠今讀者悲憤交乘當與庚信之哀江少陵之悲陳陶並傳千古又得劉伯崇殿撰端楷寫成字體秀擬擢花端稱雙絕茲照式印成二冊 定價大洋四角

鬱華閣遺集 盛伯熙祭酒遺稿世所罕見茲精印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玉茗堂尺牘 湯臨川尺牘世少流行茲印成二本 定價大洋三角

寄賣書 散原精舍詩集定價八角 錢注杜詩定價三元 素蘭集定價三角 環天室詩集定價一元 古緣萃錄定價四角 吾炙集定價四角

紅樓夢出版 此秘本紅樓夢與流行租得版權並請著名小說家加以批評先印上冊部十冊共為一套定價一元八角 後部十冊共一套定價一元八角

白石道人歌曲 定價大洋四角

項蓮生憶雲詞 定價大洋三角

初等小學歌詩 定價洋一角

紫桃軒又綴四冊 定價大洋一元

電報密碼 定價一角

華嚴原人論合解 定價一角五分

阿難小傳 定價洋五角

環球旅行 定價洋四角

銷金窟 定價洋四角

雙淚碑 定價洋三角

情網上下 定價洋三角

新西遊記 定價洋三角

寄賣書 散原精舍詩集定價八角 錢注杜詩定價三元 素蘭集定價三角 環天室詩集定價一元 古緣萃錄定價四角 吾炙集定價四角

佛學叢報第八期出版廣告

佛學叢報第八期出版廣告

佛敎總會向政府請願布敎蒙藏意見書(詞林)悲鷲鷲(雜俎)(一)頻伽漫筆(二)無爲館筆記(三)名山游訪記 每冊大洋三角

命法國革 九十三年 排日登載時報爲海內所稱譽茲印單行本每部兩本售大洋六角購者從速

角購者從速

插畫(一)彭尺木先生遺像(二)金山大定老和尚遺像(三)金山秋崖老和尚遺像(四)湯雨生畫達磨面壁圖(五)黃塔寺六(六)大鐘寺(七)日本私法大師手造辨才天如像真跡攝影(八)暹羅佛敎徒之火葬(論說)(一)佛學乘言(二)論淨土法門貫通諸法大義(續)(學理)(一)維摩詰所說經講義錄卷一

之下(續)(二)法性宗明綱論(續)(歷史)敦阜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專件)(一)金陵刻經處募刊大藏啓(二)擬上

情網再版

吳門天笑生譯○情網一次久已膾炙人口自印行單行本後已銷至六七千部今再版又出原價售洋八角今減價每部售洋六角購者從速勿誤

婦女時報第十二期出版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

匄齋臧印初二集出版

此漢印數千方爲王蓮生所藏後歸劉鐵雲復歸匄齋茲擇其佳者精印出版初集四本定價大洋八角二集四本定價同

空谷蘭再版出版

定價大洋七角